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 前言

自从大学五年级时当许宝华老师汉语方言课的崇明方言发音人以后，又在许老师指导下写了崇明方言音系作为毕业论文，1964 年又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语言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中国语文》编辑部（当时丁声树先生是主编），于是和汉语方言、音韵、汉语史整整混了四十个年头。承蒙所内语言学大师丁声树、吕叔湘、李荣三位先生的谆谆教诲，终生难以忘怀；奈资质顽钝，虽不时有所感悟，终是点点滴滴、似是而非、或曰疑似之类，不敢说以报师恩之一二。

数十年来，旦夕所思梦魂萦绕的是一些错综复杂、千奇百怪的语言现象。它们引起我的注意和兴趣，引起我去观察和思考。本集所收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稿，都是我的一点观察和思考，所以总其名曰《语言现象的观察与思考》（《崇明方言的连读变调》和《崇明方言三字组的连读变调》两篇因为录入费时，只好不收）。

《语言现象的观察与思考》的重点，一是词头词尾，如“祖、妣、父、母、翁、婆、伯、大、哥、子、儿、个”等，在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还有周边邻国语言中都有使用。这些词头词尾的使用，显然是整个汉藏语系的一大特点。而且这些词头词尾的使用，既反映有这个地区古代文明的轨迹，也关联着语言中复辅音的来源，和性、数的表达等有关问题。二是语言之间种种接触交融。这些接触交融，有些有线索可寻绎，有些暂时还不好解释，而且在短时期还难以解决。所以，个人以为至关重要的，或者说个人兴趣所在注意所及的，就是辨认其相似相类相同或相异之处，也就是挖掘不为人们一眼就能看清的奇异现象。希望能为日后更好地解决这类问题有所裨益。

承民族出版社欧光明先生对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研究的热情关注，《语言现象的观察与思考》得以付梓，谨在此深表谢意。

张惠英

2005 年 6 月 2 日

于北京东湖别墅

# 目　录

前　言 …………………………………………………………………… (1)

从客家话的性别词尾说起 …………………………………………… (1)
一、客家话的性别词尾“公、婆、牯、姑、嫲、哥” …………………… (1)
二、性别词的位置在汉语和亲属语言中有的在前，有的在后，有的在前在后交叉出现，因而性别词作为词缀可以是词头，也可以是词尾 ……………… (4)
三、性别词作为词头或词尾的发展演变，和“子、儿、老”等用作词头词尾属同样性质 …………………………………………… (8)

从词头“不、布”谈起——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比较札记 ………………… (13)
引　言 …………………………………………………………………… (13)
一、汉语词头“不” ………………………………………………………… (13)
二、少数民族语言词头“布” ……………………………………………… (19)
三、词头“不、布”来自“父” …………………………………………… (21)

从“祖、妣”说起 ……………………………………………………… (26)
一、祖（海南陵水县的“祖”字地名；海南屯昌话的“祖”字词尾） ………… (26)
二、妣 …………………………………………………………………… (27)

从山西话的称谓词看古代文明 ……………………………………… (34)
一、称母亲为“姐”（附“简、奶、蛮、maŋ） ……………………………… (34)
二、称父亲为“哥”、“大”，称姐为“大大” ………………………………… (36)
三、汉语称谓词“祖姐、母奶、叟嫂、老大”等或来自生育器官名，或来自尊长之义 ……………………………………………………… (38)
四、关于“哥”的讨论 …………………………………………………… (40)

从吴语“官”表示孩子说起 ………………………………………… (42)
一、吴语用“官/干”表孩子 ……………………………………………… (42)
二、佤语用“官/管/果恩”表孩子，京语 kon[1]称孩子 ……………………… (43)
三、闽语用字“囝”的语源来自“官” ………………………………………… (46)

从段注《说文》“单呼猴，累呼母猴”说起 …… (49)
一、段注《说文》谓猴“单呼猴，累呼母猴” …… (49)
二、方言和文献中动植物以“母（马、妇、婆）”作词头词尾来命名的用例 …… (50)
三、少数民族语言中以“母（马、妇、婆）”作词头词尾来命名的用例 …… (52)

从“一”用作指示词、量词、领属助词、词头说起 …… (57)
一、吴语、客赣语“一”可用作指示词“这，那” …… (57)
二、山西洪洞话“一”可作量词 …… (58)
三、闽语“一”可作量词，可作指示词 …… (58)
四、壮语龙州话 ʔi⁵⁵可表示“一”，可用作量词，可表示指示、领属，也可用作词头 …… (59)
五、南宁平话 a⁵⁵表示近指这，“二”表示远指那；南宁白话 a⁵⁵可表示“一”，a³³表示近指；玉林白话 a³³表示远指，可知 a⁵⁵和 a³³来源相同 …… (60)
六、广东连南八排瑶语 a⁴⁴可表示“一”，a⁵³可用作量词，可表示指示、领属，a⁴⁴和 a⁵³都可用作词头，可知 a⁴⁴和 a⁵³来源相同 …… (61)
七、靖西壮语“一”的读音来自汉语“乌”，“二”的读音来自汉语“双” …… (63)
八、初步结论 …… (64)

从吴语“一”可作指示词说起 …… (68)
引　言 …… (68)
一、吴语“一”可以用作指示词 …… (68)
二、湖南涟源话“一”表示近指，“你”表示远指 …… (70)
三、海南儋州村话表示远指的 ɔ³⁵，是“一”［ɔt²²、ɔ²²、ɔʔ²²］的变体 …… (70)
四、傣语“一”可作词头 …… (71)
五、闽语“个”可用作“一”，“一”可用作“个” …… (71)
六、福建连城客家话“一个”可表指示 …… (72)
七、新疆汉语方言“一个”可作句末语气词 …… (73)
八、古代汉语“一”可以表示指示 …… (73)

说“几”可表尊称可作词头 …… (76)
一、“几”在临高话、湘西吉卫苗语中都可用作疑问词；“几”在汉语方言和古代汉语中除了用作数词、疑问词以外，还可用作程度副词，形容程度之甚 …… (76)
二、“几”在汉语方言中可用作泛指代词、尊称和词头 …… (77)
三、吉卫苗语词头 tɕi⁴⁴大概来源于“几” …… (80)

说“个、的”可以表示完成、持续 …… (86)
一、吴语崇明话“个、个特”可表示完成 …… (86)

二、湖南长沙话“咖、咖哒”可表示完成；湖南嘉禾土话“咯”
可表示完成、持续 …………………………………………………… (87)
三、粤语中山话“个、哦”可表示完成；广州话“个、
嘅、喋”可表示完成 …………………………………………………… (89)
四、闽语广东电白话“哦”[$o^{44}$] 可表示完成 ……………………………… (90)
五、客家话广东梅县方言 [e] 可表示完成，惠州方言 [$ɛ^{55}$] 可表示完成 ……… (91)
六、粤北皈塘土话 [ke]（轻声）可表示完成 ……………………………… (93)
七、湖南益阳话“帝”、常德话“的”可表示完成；
山西阳曲话“的”可表示完成、持续或进行；新疆汉语方言“底呢、
的（呢）”可表示持续或进行 ……………………………………………… (94)
八、“个、的”表示完成、持续，是同一类型的演变 …………………… (96)

说“给”和“乞” ………………………………………………………………… (99)
一、“给” gěi 的读音不规则 ……………………………………………… (99)
二、方言中表示给予的词 …………………………………………………… (99)
三、早期白话文献中“乞（吃、喫）”用来表示给予、被动等意义的例子 ……… (100)
四、对《金瓶梅》《山歌》中“乞（吃、喫）”用例的分析 ………………… (102)
五、《老乞大》和《朴通事》的“馈” …………………………………… (103)
六、关于“给”的假设 ……………………………………………………… (104)

少数民族语言被动词语源试探 …………………………………………………… (106)
引　言 ……………………………………………………………………… (106)
一、龙州壮语 $hɯ^{24}$、傣雅语 $haɯ^{11}$可以表示被动、给予等，来自“与” ………… (107)
二、龙州壮语 $ŋaːi^{31}$可以表示被动，水语 $ŋaːi^{4}$可以表示被动，
来自“挨（捱）” ……………………………………………………… (108)
三、傣雅语被动词 $tʂo^{11}$/$tɕo^{11}$来自“着”；湘西吉卫苗语被动词 $tɔ^{42}$
可能也来自“着” ……………………………………………………… (109)
四、仡佬语被动词 $ŋkɛ^{21}$可能和“给”同源 ………………………………… (111)
五、广东连南八排瑶 $ban^{44}$可以表示被动、给予等，来自“分” ……………… (111)
六、海南临高话 $ɔu^{1}$/$ou^{23}$/$ŋau^{23}$可以表示被动、给予等，来自“要？拿？” ……… (112)
七、云南莽语被动词 $tɕɔ^{55}$ $pə^{31}$大概就是“叫、被”合用 ……………………… (114)
八、海南回辉话被动词 $pi^{33}$来自“被”，海南村话被动词 $bi^{3}$、$tsɯəŋ^{5}$
分别来自“被、赠” ……………………………………………………… (115)

湖北方言词浅谈 ………………………………………………………………… (118)
一、通摄三等字“弓、供、共（附：嗅）” ………………………………… (118)
二、表示搂、抱的 $k'ɤ^{55}$（匼） ……………………………………………… (119)
三、指示词“个”的留存 …………………………………………………… (120)

吴语札记（之四） …… (126)
一、时间词“难末”、“蔼轩” …… (126)
二、搨、擊 …… (129)
三、迅、猛 …… (130)
四、探 …… (131)
五、发 …… (133)
六、伴、畔、叛 …… (134)
七、办 …… (136)
八、毒、触毒、恨毒 …… (137)
九、学 …… (138)
十、清水 …… (139)
十一、射私 …… (139)
十二、邪、邪气 …… (141)
［附］ 門、撐、牚、樘、 …… (142)

关于《儋州村话》语言现象的思考 …… (145)
一、量词 no[55]可作指示词、领属助词，可表示人，来自“那” …… (145)
二、量词 qʻuɪ[55]可作处所名词和指示词，来自“窟” …… (150)

说疑问词“底、等” …… (154)
一、“底”的变读：可读入声一等舒声一等 …… (154)
二、“底”的分布 …… (161)
三、“等”作为疑问词是因为“等”的多改切读法和“底”的一等读法同音而致 …… (163)

从词头“个”的分布看语言接触 …… (165)
一、仡佬语、格曼语、克木语词头“仡、格、克”来源相同，“仡佬”即“个老” …… (165)
二、傣语词头 ko[4]/kɔ[4]、壮语词头 kuɪ[51]，都来自量词“个” …… (167)
三、苗瑶语词头“嘎、郭”来自量词“个” …… (169)
四、汉语方言中的词头“个（圪、孖）” …… (172)

说“哀牢”就是今“仡佬” …… (175)

从“乞大，韃靼，莽固岱”说起 …… (178)
一、汉人被称“乞塔、乞大、扎忽歹”（附“契丹”） …… (178)
二、蒙人被称“韃靼、莽固岱”（附“台吉”） …… (181)
三、蒙人之名“哥、格、该”；清廷称谓“阿哥、格格”（附：青海喇嘛称“阿卡”） …… (186)

四、可汗、汗、罕、汉 …………………………………………………………………… (191)
五、地名“沁、浅”就是“人”、清廷称谓“福晋”就是“夫人” ……………… (193)

从“胡同”说起 ……………………………………………………………………………… (199)
一、胡同（胡洞、忽洞、圪洞）来自“圪洞” ……………………………………… (199)
二、嘐喻、囫囵（囫圇、库伦）、曲连（胡阑），来自“圈” ………………… (201)
三、蒙语村庄叫嘎查，来自“嘎岔” ………………………………………………… (206)
四、蒙古语表示“街”的 gɛː/dʒəːl 来自“街” ……………………………………… (209)

从“窟”表示寺庙说起 ……………………………………………………………………… (211)
一、傣语表示佛寺的 vat⁸/vat⁸ 来自“窟” ………………………………………… (211)
二、傣语表示佛寺的 tsɔŋ² 来自“冢” ………………………………………………… (213)
三、傣语表示坟墓的 heu⁶/hɛu⁶/hiu³ 来自“丘” …………………………………… (214)

临高话和汉语方言比较研究举例…………………………………………………………… (215)
一、表示父亲的 ʔbeʔ⁵⁵（即“伯”） ………………………………………………… (215)
二、表示母亲的 mai³¹（即“母”） ……………………………………………………… (216)
三、表示家的 lan⁵⁵（即“栏”） ………………………………………………………… (217)
四、表示人的 leŋ²³ hun⁵⁵（即“灵魂”） ……………………………………………… (218)

临高话和汉语方言的一种比较——从“家、宿、栏”可作词头说起 ……… (220)
一、“家”可作词头 ………………………………………………………………………… (220)
二、“宿”可作词头 ………………………………………………………………………… (221)
三、海南临高话 lan⁵⁵（栏）可以用作词头 ………………………………………… (222)

音韵和方言——关于以母读同晓匣母 ………………………………………………… (226)

# 从客家话的性别词尾说起*

客家话的性别词尾很发达，使用频率很高，在汉语方言中显得很突出。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加以讨论：

## 一、客家话的性别词尾“公、婆、牯、姑、嫲、哥”

客家话的性别词尾“公、婆、姑、牯、嫲、哥”等。它们用在有性别特征的名词之后，表示人的男、女性别，或动物的公（雄）、母（雌）性别，这时它们是实词，是性别词；而它们用在无性别特征的名词之后，或并不用来区别其性别特征时，它们就是虚词，是词尾。本文统称之为性别词尾，词义的虚实，在词例中可以看得清楚。

客家话的性别词尾要比相邻的粤语、赣语、闽语丰富得多，再比较周围的亲属语言或其他非亲属关系的亚洲地区的语言，会给我们一些有关语言的发展演变以及语言之间互相接触交融的启示。下面我们先看有关词例。[①]

1. 公

客家话的“公”可表示男性长者、男人，以及雄性动物：

| | |
|---|---|
| 阿公（祖父） | 姐公（外祖父） |
| 舅公（母之舅父） | 伯公（父之伯父） |
| 翻头公（继父） | 龟公（妓院男老板） |
| 斋公（留发出家修行的男人） | 新娘公（新郎） |
| 相公（旧称售货员） | |
| 鸡公（公鸡） | 鸭公（公鸭） |
| 鹅公（公鹅） | 兔公（公兔） |

按，“公”表雄性义，在把鸡交尾叫做“打公、承公”[②]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鸡嫲母鸡承了公，好生卵了。”也就是说，“公”可单独用作宾语表示雄性。

客家话的“公”也用作不表性别的或无性别的名词词尾：

| | |
|---|---|
| 细猫公（小猫） | 虾公（虾） |
| 蚯公（蚯蚓） | 鲩公（草鱼） |
| 喷屎公（屎壳郎） | 猪屎粪公（屎壳郎） |
| 蜢公（蚂蚱） | 蚁公（蚂蚁） |
| 黄蚁公（小黄蚂蚁） | 喇蚁公（大蚂蚁） |

* 载林立芳主编《第三届客家方言研讨会论文集》，第134—146页，《韶关大学学报》2000年增刊。和张振兴联合署名。此次出版小有修改。

① 材料据黄雪贞《梅县方言词典》、李如龙、张双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刘镇发《带性别后缀“公、婆、哥、牯、嫲”的客语词》（未刊稿）、谢永昌《梅县客家方言志》、何耿镛《客家方言语法研究》。

② 黄雪贞《梅县方言词典》47页、152页。

老鼠公（老鼠）
耳公（耳朵）　　鼻公（鼻子）
念鼻公（塌鼻梁）　　手指公（拇指）
脚趾公（脚趾头）　　茧公（茧子）
爆茧公（皮肤龟裂）　　碗公（碗）
篓公（鱼篓）　　箣公（口小肚大的竹篓）
钓虾公（戏称打盹儿）　　髻鬃公（男孩头上留的一撮头发）
纽公儿（中式扣子）　　出屎□naŋ[11]公（脱肛）
雷公（雷）　　太阳公（太阳）
天公（天）　　沙公（沙）

2. 婆

客家话的“婆”可表示女性长者、女人：

阿婆（祖母）　　姐婆（外祖母）
舅婆（母之舅母）　　伯婆（父之伯母）
翻头婆（继母）　　龟婆（妓院女老板）
老姑婆（老处女）　　水婆（指在南洋替人当保姆的女人）

客家话的“婆”也用作不表性别的或无性别的名词词尾：

鷂婆（鷂子）　　蝠婆（蝙蝠，也作匹婆）
膨皮婆（一种小鱼）　　鱼鬼婆（桂花鱼，新丰客话）
袄婆（棉袄）　　□□kep[1] zoi[44]婆（水田里的一种小动物）

3. 牯

客家话的“牯”可表示男性，雄性动物：

贼牯（男贼）　　肥牯（胖子）
癫牯（男疯子）　　花癫牯（因相思而精神失常的人）
戆牯（男傻子）　　大山牯（指少见世面的人）
阿明牯（人名，即阿明）　　华牯（人名）
平和牯（平和人）　　饶平牯（饶平人）
花牯（多指好色之徒）　　蛮牯（多指顽皮的小男孩）
朘牯(称经常在女人面前动手动脚的人)　　叩牯(指男人与有夫之妇相勾搭)
猪牯（公猪）　　牛牯（公牛）
羊牯（公羊）　　狗牯（公狗）
细狗牯（小公狗）　　猫牯（公猫）
老虎牯（雄老虎）　　山猪牯（雄山猪）
马牯（雄马）　　猴牯（公猴）

按，“牯”可单说表雄性，和“嫲（雌性）”相对：“系牯系嫲（是雄的还是雌的？）”（引自黄雪贞《梅县方言词典》37页）

客家话的“牯”可用作无性别的名词词尾：

拳头牯（拳头）　　膝头牯（膝盖）
石牯（石头）

按，海南文昌话把石头叫做“石母”，“母、牯”都由表性别义虚化为不表性别的名词

词尾。

4. 姑

客家话的"姑"可表示女性长者、女人：

阿姑（丈夫的姊妹）　　姑婆（父之姑母）

大细姑（女人）　　小（娘）姑（丈夫的妹妹）

客家话的"姑"可用作无性别的名词词尾：

须姑（胡子）　　乳姑（乳房）

奶姑（乳房）　　鱼鳍姑（鱼鳍）

5. 嫲

客家话的"嫲"可表示女人、雌性动物：

贼嫲（女贼）　　戆嫲（女傻子）

癫嫲（女疯子）　　阿珍嫲（阿珍，女人名）

淫嫲（卖弄色相的女人）　　斋嫲（留发出家修行的女人）

生离嫲（指任性的女孩）　　生豺嫲（指好嬉戏撒娇的女孩）

矮嫲（女矮子）　　嬲告嫲（指东游西荡，好饶舌的女人）

泼妇嫲　　惹摄嫲（指搔首弄姿的女人）

猪嫲（母猪）　　牛嫲（母牛）

羊嫲（母羊）　　狗嫲（母狗）

猫嫲（母猫）　　鹅嫲（母鹅）

鸡嫲（母鸡）　　鸭嫲（母鸭）

客家话的"嫲"可用作不表性别或无性别的名词词尾：

鲤嫲（鲤鱼）　　虱嫲（虱子）

拐嫲（小青蛙）　　刀嫲（菜刀）

杓嫲（水勺）　　索嫲（粗绳）

笠嫲（斗笠）　　糟嫲（酒糟）

凳嫲（凳子，新丰客话）　　纽嫲儿（中式扣襻儿）

舌嫲（舌头）

6. 哥

客家话的"哥"表示男人，雄性动物：

细阿哥儿（男孩儿）　　后生哥（轻浮不庄重的年轻人）

壮勇哥（称当兵的）　　耕田哥（农夫）

单只阿哥（单身汉）　　单鸟阿哥（单身汉）

契哥（姘夫）　　猪哥（配种公猪）

客家话的"哥"也可用作不表性别或无性别的名词词尾：

兔哥（兔子）　　猴哥（猴子）

滑哥（鲶鱼）　　蛇哥（蛇）

猿哥（猿）　　乌鹩哥（八哥鸟）

豹虎哥（一种小蜘蛛）　　□［se¹¹］螺哥（蜗牛）

罂哥（瓶子）　　卤哥（铁锈）

□［vet⁵］哥斑鱼（一种鱼，广州话叫塘虱鱼）

## 二、性别词的位置在汉语和亲属语言中有的在前，有的在后，有的在前在后交叉出现，因而性别词作为词缀可以是词头，也可以是词尾

同是藏缅语族，藏语和土家话性别词在词末；基诺语的性别词表公的在词首，表母的在词末；门巴语两种方言性别词一在词首，一在词末。请看：

1. 藏语的性别词尾 -pa（公）、-ma（母）（引自田德生、何天贞 1986）。

父亲 pa$^{54}$ pa$^{54}$（135 页）
云 tʂĩ$^{54}$ pa$^{54}$（135 页）
风 ɬak$^{54}$ pa$^{54}$（129 页）
雨 tɕha$^{55}$ pa$^{54}$（129 页）
猪 phak$^{54}$ pa$^{54}$（130 页）
腿 kaŋ$^{55}$ pa$^{54}$（134 页）
手 lak$^{12}$ pa$^{54}$（134 页）
皮肤 pak$^{54}$ pa$^{54}$（134 页）
肝 tɕhĩ$^{55}$ pa$^{54}$（135 页）
屎 ɕak$^{54}$ pa$^{54}$（135 页）
尿 tɕhĩ$^{55}$ pa$^{54}$（135 页）
墙壁 tsik$^{55}$ pa$^{54}$（136 页）

母亲 a$^{55}$ ma$^{12}$（135 页）
太阳 ɲi$^{12}$ ma$^{12}$（129 页）
星星 ka$^{55}$ ma$^{12}$（129 页）
天（日）ɲi$^{12}$ ma$^{12}$（130 页）
竹子 ɲuŋ$^{55}$ ma$^{12}$（132 页）
乳房 o$^{12}$ ma$^{12}$（134 页）
肾 khɛ$^{55}$ ma$^{12}$（134 页）
肠子 ɕu$^{12}$ ma$^{12}$（134 页）
蚂蚁 tʂho$^{12}$ ma$^{12}$（131 页）
房屋 khaŋ$^{55}$ pa$^{54}$（136 页）
线 ku$^{55}$ pa$^{54}$（137 页）
胖 ɕak$^{12}$ pa$^{54}$（143 页）

2. 土家话的性别词尾-pa$^{55}$（公）、-ma$^{55}$（母）（据田德生、何天贞 1986）。

父亲 a$^{21}$ pa$^{55}$（178 页）
男人 no$^{55}$ pa$^{55}$（176 页）
丈夫 no$^{55}$ pa$^{55}$（179 页）
哑巴 a$^{21}$ pa$^{55}$（177 页）
公鸡 za$^{21}$ pa$^{55}$（169 页）
墙壁 xũ$^{55}$ pa$^{55}$（180 页）
石头 a$^{21}$ pa$^{21}$（32 页）
头 kho$^{55}$ pa$^{55}$（42 页）
高粱 ũ$^{55}$ pa$^{55}$（172 页）
衣服 si$^{55}$ pa$^{55}$（47 页）
青蛙 kha$^{55}$ tɕhe$^{21}$ pa$^{21}$（170 页）
青蛙 khie$^{21}$ tɕhe$^{55}$ma$^{21}$（170 页）
苎麻 tshi$^{55}$ pa$^{21}$（172 页）
苎麻 tshe$^{21}$ khu$^{35}$ ma$^{21}$（172 页）

祖母 a$^{55}$ ma$^{55}$（178 页）
工人 xu$^{21}$ zi$^{55}$ ma$^{55}$（177 页）
农民 je$^{21}$ zi$^{55}$ ma$^{55}$（177 页）
学生 tshi$^{55}$ thu$^{55}$ ma$^{55}$（177 页）
富人 ɕe$^{35}$ ma$^{55}$（30 页）
穷人 thai$^{55}$ ma$^{55}$（30 页）
蜜蜂 mi$^{55}$ ma$^{55}$（56 页）
蜜蜂 tshe$^{35}$ tshe$^{35}$ ma$^{55}$（170 页）
蜻蜓 zuã$^{55}$ ku$^{55}$ li$^{55}$ ma$^{21}$ ma$^{55}$（170 页）
蚕 sai$^{55}$ ma$^{21}$ ma$^{55}$（171 页）
大 tshi$^{55}$ pa$^{55}$（32 页）
长 ɣie$^{21}$ pa$^{55}$（32 页）

按，“青蛙、苎麻”两例，既有表母的词尾，也有表公的词尾，可见性别词尾最终会失去其性别意义。

3. 基诺语性别词缀表公的 pu- 在词首，表母的 -mɔ 在词末（据盖兴之 1986）。

父亲 a$^{44}$ pu$^{33}$（153 页）
月亮 pu$^{33}$ ɬɔ$^{33}$（147 页）

母亲 a$^{44}$ mɔ$^{33}$（153 页）
母鸡 jɑ$^{42}$ mɔ$^{33}$（149 页）

星星 pu$^{33}$ ki$^{44}$（147 页）
石灰 pu$^{33}$ mə$^{55}$（154 页）
傣族 pu$^{33}$ tɕhɛ$^{44}$（153 页）
螃蟹 pu$^{33}$ tɕhɔ$^{33}$（149 页）
龟 pu$^{33}$ jiɔ$^{44}$（149 页）
蝴蝶 pu$^{33}$ ɬu$^{42}$（150 页）
蚂蚁 pu$^{33}$ xo$^{42}$（150 页）
蜈蚣 pu$^{33}$ tʃu$^{44}$ va$^{33}$ ki$^{55}$（150 页）
蝉 pu$^{33}$ tʃho$^{33}$ lo$^{33}$（150 页）
蚯蚓 pu$^{33}$ sə$^{44}$（150 页）
虫子 pu$^{33}$ tʃu$^{44}$（150 页）
蛔虫 pu$^{33}$ tʃu$^{44}$（150 页）

虎 lɔ$^{44}$ mɔ$^{33}$（149 页）
猴子 xo$^{44}$ mɔ$^{33}$（149 页）
水獭 œ$^{42}$a$^{44}$ mɔ$^{33}$（149 页）
鹅 tʃo$^{44}$ mɔ$^{33}$（149 页）
老鹰 tsø$^{42}$ mɔ$^{33}$（149 页）
酒曲 tshi$^{44}$ mɔ$^{33}$（155 页）
锄头 tshə$^{44}$ mɔ$^{33}$（155 页）
口袋 ɬu$^{55}$ mɔ$^{33}$（156 页）

按，从“父亲、母亲”的词干看，pu$^{33}$表示公性，mɔ$^{33}$表示母性，但用作词缀时，是无所谓性别的。

4. 西藏门巴族的门巴话，南部方言错那县的麻玛话和北部方言默脱县的文浪话，其性别词 phɔ$^{53}$（公）、mɔ$^{53}$（母）一处在前，一处在后。例如（据陆绍尊 1986，143 页）：

麻玛话：phɔ$^{53}$ te$^{53}$公马
phɔ$^{53}$ phʌʔ$^{53}$公猪
phɔ$^{53}$ chi$^{53}$公狗
mɔ$^{53}$ te$^{53}$母马
mɔ$^{53}$ phʌʔ$^{53}$母猪
mɔ$^{53}$ chi$^{53}$母狗

文浪话：te$^{53}$ phɔ$^{53}$公马
phʌʔ$^{53}$phɔ$^{53}$公猪
chi$^{53}$phɔ$^{53}$公狗
mɔ$^{53}$ te$^{53}$母马
mɔ$^{53}$ phʌʔ$^{53}$母猪
mɔ$^{53}$ chi$^{53}$母狗

5. 景颇语性别词 la$^{33/31}$（公）、ji$^{33}$（母）表实义时在词末 lǎ$^{55/33/31}$作词缀时在词首。例如（据戴庆厦、徐悉艰 1995）：

la$^{33}$男子（174 页）
la$^{31}$公的（174 页）
tui$^{31}$ la$^{33}$祖父、外祖父（180 页）
kui$^{31}$ la$^{33}$公狗
u$^{31}$ la$^{31}$公鸡
waʔ$^{31}$ la$^{31}$公猪
wǎ$^{55}$ la$^{31}$公水牛
nam$^{31}$ la$^{31}$公山羊
woi$^{33}$ la$^{31}$公猴
koʔ$^{31}$ la$^{31}$公犀鸟
pau$^{31}$ la$^{31}$大锣

kui$^{31}$ ji$^{33}$母狗（51 页）
u$^{31}$ ji$^{33}$母鸡
waʔ$^{31}$ ji$^{33}$母猪
wǎ$^{55}$ ji$^{33}$母水牛
nam$^{31}$ ji$^{33}$母山羊
woi$^{33}$ ji$^{33}$母猴
koʔ$^{31}$ ji$^{33}$母犀鸟（以上 127 页）
pau$^{31}$ji$^{33}$小锣（187 页）

按，表示公的和表示大的意思相通，表示母的和表示小的意思也相通，故把“大锣、小锣”也列于此，供参考。

lǎ$^{55}$ ti$^{51}$鼻子（298 页）
lǎ$^{31}$ ko$^{33}$脚（299 页）
lǎ$^{31}$ pu$^{33}$蛇（300 页）

lǎ$^{31}$ phut$^{31}$膝盖（314 页）
lǎ$^{31}$ taʔ$^{55}$手（314 页）
lǎ$^{31}$ pu$^{31}$裤子（321 页）

| | |
|---|---|
| lă$^{31}$ kat$^{31}$蜜蜂（300 页） | lă$^{31}$ mu$^{31}$天（323 页） |
| lă$^{33}$ ŋu$^{33}$芭蕉（301 页） | lă$^{31}$ lam$^{33}$度（323 页） |
| lă$^{55}$ tʃit$^{55}$麻（301 页） | lă$^{31}$ phai$^{31}$汉字姓（205 页） |

按，词头 lă$^{31}$还可以作动词词头：

| | |
|---|---|
| lă$^{31}$ khon$^{55}$缠（线）（318 页） | lă$^{31}$ ku$^{55}$偷（320 页） |

6. 道孚语性别词 pho/phu（公）、mo/mu/mɛ（母）有的在词首，有的在词末。

道孚语和景颇语同是藏缅语族，但性别词的位置就有不同。道孚语有的公的在词首，母的在词末，有的则相反。例如（据戴庆厦等 1991，20 页）：

| | | |
|---|---|---|
| 性别词在词首： | pho la 公獐 | mo la 母獐 |
| | phu cçhə 公狗 | mu cçhə 母狗 |
| 性别词在词末： | lə phu 公猫 | lə mɛ 母猫 |
| | sta phu 公虎 | sta mu 母虎 |

公的在词首，母的在词末：phu pha 公猪　　vɛl mɛ 母猪

公的在词末，母的在词首：ɣzəmdə phu 公猴　　mu ɣzəmdə 母猴

7. 壮侗语族语言和汉语甲骨文、金文，性别词有的在前，有的在后。

壮侗语族如黎语、水语、侗语、仡佬语等，性别词在词首，壮语表示动物性别的在词末，如“鸡父（公鸡）、鸡母（母鸡）”。黎语性别词在前的情形，在地名中也有反映。例如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的地名就有（据海南省民政厅 1996）：

祖沙　祖路　祖明　祖对　祖空　祖拜（220 页）

祖关　祖如　祖合　祖修　祖哈　祖具（221－222 页）

母付（220 页）　母育　母茂（223 页）

母发　母供（225 页）

乾隆五十七年（1793 年）《陵水县志》卷八，13 页还有“母赞、母农、母圭、母阳、母顿、母葵、母剌、母寝”等。

回头再看上古汉语的情况。在殷卜辞中，我们看到：

祖乙　祖辛　祖丁　祖庚　祖甲　祖丙……

妣己　妣庚　妣癸　妣辛　妣戊　妣甲……

父甲　父乙　父丁　父戊　父己　父丙……

母甲　母丙　母丁　母戊　母己　母庚……

在周金文中，我们有见到：

鱼母　毂母　大母　车母　客母　良母　庚母……

白龢父　白犀父　白懋父　叔向父　毛父……

这些“祖、妣、父、母”的称谓，其义和我们今天不同。甲骨文“母、女”字同，王国维《女字说》一文中早就指出，“某母”就是“某女”，女子曰某母，犹如男子曰某父。所以这些“母、父、妣、祖”也就是汉语最早的性别词。郭沫若在《甲骨文字研究·释岁》136 页中说：“古之父母，意犹男女，今人称雌雄牝牡为公母，即其遗意。”

这些性别词的位置，从汉语和亲属语言的情况看，都是有前有后，并非一成不变。汉语和亲属语言在性别词的表现上，完全相类，来源相同。

这些性别词的来源，无论汉语还是亲属语言，多数情况都来自“祖、妣、父、母、爸、妈”这些表示男女性别的词。在进入有确定夫妻关系的家庭为单位的社会之后，这些原来只

表男女性别的词就成为亲属称谓词。

8. 江永土话词尾“关、每”解。

对性别词的来源有了上述的基本了解之后，就可以对汉语方言中有些不明来历的词尾有个较清楚的认识。例如湖南江永土话中的词尾“关”，黄雪贞《江永方言研究》20 页有如下叙述（调值改用数字表示，下同）：

江永土话［kuoɯ$^{44}$］音用途较广，本文写同音字“关”，其用法可分为三类：

（1）指动物：

猫关$_{\text{猫}}$ ȵiau$^{44}$ kuoɯ$^{44}$　　猫关鸟$_{\text{猫头鹰}}$ ȵiau$^{44}$ kuoɯ$^{44}$ liu$^{35}$

野猫关$_{\text{野猫}}$ ye$^{13}$ ȵiau$^{44}$ kuoɯ$^{44}$　　虾关 fɯə$^{44}$ kuoɯ$^{44}$

（2）指男性：

讨吃关$_{\text{男乞丐}}$ tʻau$^{35}$ ie$^{33}$ kuoɯ$^{44}$　　疯关$_{\text{疯子}}$ fai$^{44}$ kuoɯ$^{44}$

哑关$_{\text{男哑巴}}$ vɯe$^{35}$ kuoɯ$^{44}$　　邋遢关$_{\text{不讲卫生的男人}}$ lø$^{33}$ tʻø$^{5}$ kuoɯ$^{44}$

儱嘴关$_{\text{口齿不清的男人}}$ naŋ$^{33}$ tɕya$^{35}$ kuoɯ$^{44}$　　想吃关$_{\text{馋嘴的男人}}$ ɕiaŋ$^{35}$ ie$^{33}$ kuoɯ$^{44}$

（3）其他：

口叶关$_{\text{舌头}}$ hou$^{35}$ i$^{33}$ kuoɯ$^{44}$　　天地关$_{\text{老天爷}}$ tʻəŋ$^{44}$ ta$^{33}$ kuoɯ$^{44}$

我们以为，这个“关”大概就是“官”，虽然“官”字在同音字表中音［kaŋ$^{44}$］（58 页），这个音和“关”［kuoɯ$^{44}$］不同音，但山摄一等字在江永土话中也有读 uoɯ 韵的，如（56 页）：

丹单　luoɯ$^{44}$　　滩摊　tʻuoɯ$^{4}$

难　nuoɯ$^{42}$（阳平）　　难　nuoɯ$^{33}$（阳去）

懒　luoɯ$^{35}$　　缓　huoɯ$^{35}$

腕　uoɯ$^{13}$

而且，福清话就用“官”来称呼爸（冯爱珍《福清方言研究》186 页），所以江永话用“官”来表示男性，用作性别词尾，音义上都说得过去。

还如江永话中的词尾［məŋ$^{5}$］，和“妹、媒、枚、梅”韵母相同，作者写作“每”。《江永方言研究》22－23 页叙述如下：

江永土话有个用途广泛的音［məŋ$^{5}$］，本文依据“煤梅枚”等字读［məŋ$^{51}$］，“妹”字读［məŋ$^{33}$］，推出与“煤梅枚妹”相配的上声“每”的声韵可以是［məŋ］（“每年”的“每”在口语中读［mai$^{13}$］）。又根据江永土话一些次浊上声字今音可以读成入声，如：“李$_{\text{姓}}$ lai$^{13}$｜李崽$_{\text{李子}}$ lai$^{5}$ tsɯ$^{45}$”；“眼睛 ŋuoɯ$^{13}$ tsioŋ$^{44}$｜格眼$_{\text{格子}}$ kuə$^{5}$ ŋuoɯ$^{5}$｜扣眼 kʻou$^{21}$ ŋuoɯ$^{5}$”，推出［məŋ$^{5}$］可以写作“每”。

“每”［məŋ$^{5}$］在江永土话里的用法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1）植物的植株、茎或叶子

树每$_{\text{树}}$ ɕyu$^{33}$ məŋ$^{5}$　　玉米每$_{\text{玉米杆}}$ ȵyu$^{33}$ mi$^{13}$ məŋ$^{5}$

桃每$_{\text{桃树}}$ tɯ$^{42}$ məŋ$^{5}$　　麦稿每$_{\text{麦杆}}$ mu$^{33}$ kau$^{35}$ məŋ5

桑每$_{\text{桑树}}$ saŋ$^{44}$ məŋ$^{5}$　　灰薯每$_{\text{芋头茎}}$ fɯ$^{44}$ ɕyu$^{42}$ məŋ$^{5}$

辣姜每$_{\text{辣椒株}}$ lø$^{33}$ tɕiaŋ$^{44}$ məŋ$^{5}$　　蒜头每$_{\text{蒜苔}}$ saŋ$^{21}$ tou$^{42}$ məŋ$^{5}$

叶每$_{\text{叶子}}$ i$^{33}$ məŋ$^{5}$　　油菜每$_{\text{油菜苔}}$ iou$^{42}$ tsʻø$^{21}$ məŋ$^{5}$

葱每$_{\text{葱叶}}$ tsʻai$^{44}$ məŋ$^{5}$　　甘蔗每$_{\text{未砍的甘蔗}}$ kaŋ$^{44}$ tɕyə$^{21}$ məŋ$^{5}$

（2）指女性

讨吃每$_{\text{女乞丐}}$ t'au$^{35}$ ie$^{33}$ məŋ$^{5}$
疯每$_{\text{女疯子}}$ fai$^{44}$ məŋ$^{5}$
聋牯每$_{\text{女聋子}}$ lai$^{42}$ ku$^{35}$ məŋ$^{5}$
邋遢每$_{\text{不讲卫生的女人}}$ lø$^{33}$ t'ø$^{5}$ məŋ$^{5}$
胖牯每$_{\text{女胖子}}$ p'aŋ$^{21}$ ku$^{35}$ məŋ$^{5}$
大腹每$_{\text{孕妇}}$ tø$^{33}$ pu$^{5}$ məŋ$^{5}$
矮牯每$_{\text{女矮子}}$ ø$^{35}$ ku$^{35}$ məŋ$^{5}$
婊子每$_{\text{婊子}}$ piu$^{35}$ tie$^{35}$ məŋ$^{5}$
瘦骨每$_{\text{女瘦子}}$ sou$^{21}$ kuø$^{5}$ məŋ$^{5}$
戏子每$_{\text{戏子}}$ ɕi$^{21}$ tsɯə$^{35}$ məŋ$^{5}$
儱牯每$_{\text{女傻子}}$ naŋ$^{33}$ ku$^{35}$ məŋ$^{5}$
哑每$_{\text{哑女}}$ vɯə$^{35}$ məŋ$^{5}$

（3）指雌性动物

牛每$_{\text{母牛}}$ ŋou$^{42}$ məŋ$^{5}$
鸡每$_{\text{母鸡}}$ tɕi$^{44}$ məŋ$^{5}$
羊每$_{\text{母羊}}$ iaŋ$^{42}$ məŋ$^{5}$
鸭每$_{\text{母鸭}}$ vɯə$^{5}$ məŋ$^{5}$
猪每$_{\text{母猪}}$ liu$^{44}$ məŋ$^{5}$
鸟每$_{\text{雌的鸟}}$ liu$^{35}$ məŋ$^{5}$
狗每$_{\text{母狗}}$ kou$^{35}$ məŋ$^{5}$
猴子每$_{\text{母猴}}$ hou$^{42}$ tie$^{35}$ məŋ$^{5}$
兔崽每$_{\text{母兔}}$ t'u$^{21}$ tsɯ$^{35}$ məŋ$^{5}$
鳖每$_{\text{雌元鱼}}$ pi$^{5}$ məŋ$^{5}$
猫关每$_{\text{女猫}}$ ɳ̍iau$^{44}$ kuoɯ$^{44}$ məŋ$^{5}$
鼠每$_{\text{母鼠}}$ ɕyu$^{35}$ məŋ$^{5}$

（4）指小动物

八脚每$_{\text{蜘蛛}}$ pø$^{5}$ tɕiu$^{5}$ məŋ$^{5}$
蜞每$_{\text{蚂蟥}}$ tɕi$^{42}$ məŋ$^{5}$
荀$_{\text{音}}$婆每$_{\text{蚯蚓}}$ ɕyə$^{35}$ pu$^{42}$ məŋ$^{5}$
虱每$_{\text{虱}}$ sø$^{33}$ məŋ$^{5}$
夜狗每$_{\text{蚱蜢}}$ yə$^{33}$ kou$^{35}$ məŋ$^{5}$
蚤每$_{\text{跳蚤}}$ tsau$^{35}$ məŋ$^{5}$
野游每$_{\text{蜗牛}}$ yə$^{13}$ iou$^{42}$ məŋ$^{5}$
□每$_{\text{泥鳅}}$ ka$^{5}$ məŋ$^{5}$
□□每$_{\text{小蜘蛛}}$ pu$^{33}$ su$^{33}$ məŋ$^{5}$
蜂每$_{\text{蜜蜂}}$ p'ai$^{44}$ məŋ$^{5}$

（5）器物和身体器官等

柱每$_{\text{柱子}}$ tsiu$^{13}$ məŋ$^{5}$
筋每$_{\text{筋}}$ tɕie$^{44}$ məŋ$^{5}$
带每$_{\text{带子}}$ lø$^{21}$ məŋ$^{5}$
脚髀每$_{\text{腿}}$ tɕiu$^{5}$ pø$^{13}$ məŋ$^{5}$
碓每$_{\text{碓子}}$ lie$^{21}$ məŋ$^{5}$
咮唇皮每$_{\text{嘴唇}}$ tɕyu$^{21}$ ɕyə$^{42}$ pø$^{42}$ məŋ$^{5}$
砖每$_{\text{砖头}}$ tɕyn$^{44}$ məŋ$^{5}$
大髀每$_{\text{大腿}}$ tø$^{33}$ pø$^{13}$ məŋ$^{5}$
笔每$_{\text{笔杆}}$ pa$^{5}$ məŋ$^{5}$
眼皮每$_{\text{眼皮}}$ ŋuoɯ$^{13}$ pø$^{13}$ məŋ$^{5}$
担每$_{\text{扁担}}$ loŋ$^{21}$ məŋ$^{5}$
鱼肚每肉$_{\text{小腿肚子}}$ ŋu$^{42}$ tu$^{13}$ məŋ$^{5}$ vu$^{35}$

黄雪贞先生把这个词尾写作“每”，无论从声音上看，或是从近代汉语文献复数人称词尾有作“每”的情形看，都是说得过去的。笔者试从成系列的性别词角度重新视察这些词尾，觉得如果把这个［məŋ$^{5}$］写作“妹”似可更直接明了。“妹”和“母、婆、嫲、姑”，还有广州话的词尾“乸”；是成系列的表女性、雌性的一类词。

## 三、性别词作为词头或词尾的发展演变，和“子、儿、老”等用作词头词尾属同样性质

客家话和其他南方方言，乃至少数民族语言中的性别词作词头词尾的现象，比起北方方言中只剩下“公、母、雌、雄”几个性别词的情况看，显然是一种值得注意和研究的语言现象。其实，在北方方言中，虽然很少性别词作词头词尾的现象，但“子、儿、老、头”作词

头词尾的现象还是非常丰富的。而客家话及南方方言中“子、儿、老、头”作词头词尾的现象也是很常见的。子尾词不用说了，儿尾词在南方也不少，黄雪贞把梅县客家话的轻声[·e]尾就写作“儿”，江西黎川话也有大量儿尾词，儿尾音有［i、mi、ni、ŋi］等变化形式。例如（据颜森 1993，15 页）：

［i$^{33}$］疤儿 pa$^{22}$·i$^{33}$　　柴儿 sai$^{35/53}$ i$^{33}$$_{\text{棍子}}$

［mi$^{33}$］钳儿 k'iam$^{35/53}$·mi　　门插儿 mɛn$^{35}$ t'ap$^{3}$·mi$_{\text{门闩}}$

［ni$^{33}$］湾儿 uan$^{22/53}$·ni　　侧侧睏儿 ts'ɛʔ$^{33}$ ts'ɛʔ$^{33}$ k'uən$^{53}$·ni$_{\text{略侧身睡}}$

［ŋi$^{33}$］鸡□儿 ki$^{22}$ hɔŋ$^{13/341}$·ŋ$_{\text{半大的母鸡}}$　　慢慢行儿 man$^{13}$ man$^{13}$ haŋ$^{35/53}$·ŋi$_{\text{慢慢儿走}}$

笔者以为，性别词作词头词尾的现象并非孤立，而是和“子、儿、老”等作词头词尾的现象相类似，相关联，所以属于同样性质的成系统的语言现象。这从少数民族语言中除了丰富的性别词词头词尾外，也有表“子、儿”的词用作词头词尾的现象中得到进一步认识。例如：

1. 仡佬语以“子”lei$^{21}$作词头（据张济民 1993，37 页）。

lei$^{21}$儿子、小崽　　lei$^{21}$ plɯ$^{21}$孤儿

lei$^{21}$ len$^{55}$曾孙　　lei$^{21}$ paŋ$^{55}$尼姑

lei$^{21}$ mɒ$^{21}$姑娘　　lei$^{21}$ lu$^{33}$外甥

lei$^{21}$ tɑu$^{13}$中间　　lei$^{21}$ pɛ$^{33}$火星儿

lei$^{21}$ ni$^{55}$利钱　　lei$^{21}$ tsu$^{33}$星星

lei$^{21}$ qɑ$^{33}$鸽子　　lei$^{21}$ qo$^{55}$ tsu$^{33}$萤火虫

lei$^{21}$ zɑu$^{55}$耳环　　lei$^{21}$ ɑ$^{33}$小杯子

2. 景颇语用表孩子义的 ma$^{1}$（变体为 ma$^{2}$、ma$^{①}$、ma$^{②}$）作词头。例如（据戴庆厦、徐悉艰 1992，音标右上角的①②是调类号）：

ma$^{1}$孩子（10 页、453 页）

ma$^{1}$ chyi$^{②}$病（484 页）　　ma$^{1}$ dai 怎么(457 页，无调类号的原文缺，下同)

ma$^{1}$ de$^{5}$（句尾用）（449 页）　　ma$^{1}$ di 湿（432 页）

ma$^{1}$ dit$^{1}$使湿（432 页）　　ma$^{1}$ dun$^{2}$指（462 页）

ma$^{1}$ doi 找（458 页）　　ma$^{1}$ du$^{①}$主人（471 页）

ma$^{1}$ du$^{①}$妻（459 页）　　ma$^{1}$ du$^{①}$ wa 丈夫（476 页）

ma$^{1}$ dun$^{2}$指（462 页）　　ma$^{1}$ ga$^{2}$面（按，指方位）（454 页）

ma$^{1}$ gang 一边（479 页）　　ma$^{1}$ go 梨（93 页）

ma$^{1}$ gui 大象（463 页）　　ma$^{1}$ gum$^{2}$屋脊；罩、捂（431 页）

ma$^{1}$ jo$^{1}$因为（450 页）　　ma$^{1}$ jo$^{1}$因此（474 页）

ma$^{1}$ joi 随意（482 页）　　ma$^{1}$ ka（养）育；运气（477 页）

ma$^{1}$ kau 旁边（490 页）　　ma$^{1}$ hka 口（430 页）

ma$^{1}$ hka e 口处（466 页）　　ma$^{1}$ hka$^{1}$张开（430 页）

ma$^{1}$ hkam$^{2}$扣子（471 页）　　ma$^{1}$ hkon 姑娘（10 页）

ma$^{1}$ hku$^{①}$ ma$^{1}$ ra$^{②}$友情（489 页）　　ma$^{1}$ la$^{②}$ la$^{②}$非常（474 页）

ma$^{1}$ lai$^{2}$改变（472 页）　　ma$^{1}$ li$^{1}$ 森林（464 页）

ma$^{1}$ li ma$^{1}$ nga ya$^{②}$四五天（489 页）　　ma$^{1}$ ling 树林（452 页）

ma$^{1}$ lom$^{2}$ ma$^{1}$ gom$^{2}$万一需要的（433 页）

ma$^{1}$ long 缺口（454 页） ma$^{1}$ lu$^{②}$ ma$^{1}$ le$^{②}$滑头滑脑（433 页）
ma$^{1}$ na$^{2}$祭饭（457 页） ma$^{1}$ na$^{2}$ ma$^{1}$ ga$^{1}$特别地（433 页）
ma$^{1}$ nam 香（474 页） ma$^{1}$ nang 别人（462 页）
ma$^{1}$ nang 朋友（490 页） ma$^{1}$ nap$^{1}$清早（461 页）
ma$^{1}$ nat$^{2}$抓（488 页） ma$^{1}$ nau$^{1}$目瑙舞（430 页）
ma$^{1}$ nau 跳（目瑙舞）（430 页） ma$^{2}$ ni$^{2}$ ni$^{2}$昨天（18 页）
ma$^{1}$ ra$^{1}$惩罚；错（467，474 页） ma$^{1}$ rang 雨（16 页）
ma$^{1}$ re 寨子（13 页） ma$^{1}$ ri 买（477 页）
ma$^{1}$ ron$^{2}$大喊（453 页） ma$^{1}$ sha$^{1}$人（457 页）
ma$^{1}$ sin$^{1}$ ma$^{1}$ chyi$^{②}$心痛（477 页） ma$^{1}$ su$^{①}$哄（461 页）
ma$^{1}$ tai$^{1}$仇（465 页） ma$^{1}$ htang 这个（483 页）
ma$^{1}$ htet$^{1}$ 热（140 页） ma$^{1}$ hti$^{①}$掐（487 页）
ma$^{1}$ tsan$^{1}$可怜（486 页） ma$^{1}$ tsan$^{1}$ dum$^{2}$同情（480 页）
ma$^{1}$ tsan$^{1}$ ma$^{1}$ yan$^{2}$穷苦（477 页） ma$^{1}$ tsing ton 记住（449 页）
ma$^{1}$ tu 为了（465 页） ma$^{1}$ tut$^{1}$接（430 页）
ma$^{1}$ tut$^{2}$接班人（430 页） ma$^{1}$ yan$^{2}$难（470 页）
ma$^{1}$ yat$^{1}$ ma$^{1}$ ya 繁衍（464 页） ma$^{1}$ yu 想（461 页）
ma$^{1}$ yun$^{2}$悄悄地（432 页） ma$^{1}$ yun 暗地里（432 页）
ma$^{2}$ de$^{3}$那么（465 页） ma$^{2}$ jing$^{3}$亲（454 页）
ma$^{2}$ ren$^{3}$一样（467 页） ma$^{2}$ te$^{②}$那么（465 页）
ma$^{①}$ ai（句尾）（449 页） ma$^{①}$ ni$^{3}$（句尾）（17 页）
ma$^{①}$ yang$^{1}$（［句尾］时候）（478 页） ma$^{②}$ hkra$^{1}$全部（465 页）

3．羌语用和汉语“子”音义都相似的 tsɿ$^{33}$和 tʂuə$^{33}$作词尾。

羌语有个后附成分 tsɿ$^{33}$/ tsɿ$^{31}$和 tʂuə$^{33}$，音义都和汉语的“子”相似，例如（据孙宏开 1981）：

phiɑu$^{13}$ tsɿ$^{31}$票子、钱（74 页） tʂue$^{55}$ tsɿ$^{33}$桌子（74 页）
phiŋ$^{55}$ tsɿ$^{33}$瓶子（93 页） xo$^{55}$ tsɿ$^{31}$盒子（92 页）
sia$^{55}$ tsɿ$^{33}$笔（64 页） dʒɿ$^{231}$ tsɿ$^{33}$食物（64 页）
tia$^{31}$ tia$^{55}$ tsɿ$^{33}$织布机（64 页） sɑ$^{55}$ ma$^{5}$ tsɿ$^{33}$抹布（64 页）
mi$^{31}$ phə$^{55}$ tsɿ$^{33}$吹火筒（64 页） ʒi$^{31}$ʒi$^{55}$ tsha$^{33}$ tsɿ$^{33}$信筒（64 页）
suə$^{31}$xuə$^{55}$ la$^{55}$ tsɿ$^{33}$牙刷（64 页） zɿ$^{31}$ ŋu$^{33}$ tʂuə$^{33}$小牛犊（73 页）
tshie$^{55}$ tʂuə$^{33}$小山羊羔（73 页） tshie$^{55}$ pa$^{55}$ tʂuə$^{33}$小锅（73 页）
kua$^{55}$ tʂuə$^{33}$小锄头（73 页） dʐo$^{33}$ tʂuə$^{33}$小背兜（73 页）
tɕhe$^{33}$ tʂuə$^{33}$小秤（73 页）

4．拉祜语用表小的 si$^{7}$ 作词尾。

拉祜语有个表小的词尾 si$^{7}$，例如（据常竑恩等 1986）：

va$^{3}$ si$^{7}$冰雹（18 页） a$^{4}$ pɔ$^{3}$ si$^{7}$香蕉（101 页）
ma$^{4}$ khɯ$^{4}$ si$^{7}$茄子（18 页） ma$^{4}$ ni$^{4}$ lu$^{4}$ si$^{7}$柚子（101 页）
xa$^{4}$ pɤ$^{1}$ si$^{7}$石头（18 页） ma$^{4}$ li$^{5}$ si$^{7}$梨（101 页）
a$^{4}$ vɛ$^{3}$ si$^{7}$ 桃子（18 页） a$^{4}$ pɛ$^{3}$ mɤ$^{3}$ si$^{7}$ 葡萄（101 页）

mɤ$^{3}$ si$^{7}$眼睛（18 页）
qha$^{3}$ phɯ$^{1}$ mɤ$^{3}$ si$^{7}$柿子（101 页）
ɔ$^{2}$ la$^{3}$ si$^{7}$ 肾（18 页）
ni$^{1}$ ma$^{1}$ si$^{7}$心脏（18 页）
u$^{4}$ qu$^{2}$ si$^{7}$ 脑袋（18 页）
za$^{5}$ zi$^{4}$ si$^{7}$洋芋（土豆（21 页）
tshʅ$^{2}$ kv$^{1}$ si$^{7}$ 慈姑（21 页）
sai$^{3}$ si$^{7}$沙子（21 页）
ɣu$^{3}$ tv$^{1}$ si$^{7}$ 肚脐（103 页）
tsa$^{2}$ si$^{7}$稻子（100 页）
ɣa$^{3}$ si$^{7}$ 荞麦（100 页）
pɛ$^{3}$ si$^{7}$芋头（100 页）
mi$^{2}$ nɔ$^{6}$ si$^{7}$花生（100 页）
nv$^{2}$ si$^{7}$芝麻（100 页）
na$^{2}$ si$^{7}$子弹（$^{11}$0 页）
li$^{2}$ ki$^{1}$ si$^{7}$砖（108 页）
phɯ$^{3}$ mɤ$^{4}$ si$^{7}$南瓜（101 页）
a$^{4}$ phɛ$^{3}$ si$^{7}$黄瓜（101 页）
i$^{4}$ si$^{7}$果子（101 页）

5. 扎坝语用表小的 zi$^{55}$或 zʅ$^{55-33}$作词尾。

扎坝语有个表小的词尾 zi$^{55}$或 zʅ$^{55/33}$（据戴庆厦等 1991，76 页）：

mdʐo$^{33}$ zʅ$^{55}$马驹
k'ʌ$^{13}$ zʅ$^{33}$狗崽
t'ʊ$^{33}$ zʅ$^{55}$山羊羔
ge$^{33}$ zʅ$^{55}$黄牛犊
di$^{33}$ zʅ$^{55}$小舌

从以上的材料看，汉语和亲属语言用“子、儿”来作词头或词尾的情形，有些明显来源一致，如羌语的后附成分 tsʅ$^{33}$/ tsʅ$^{31}$、tʂuə$^{33}$，拉枯语表小的词尾 si$^{7}$，扎坝语表小的词尾 zi$^{55}$或 zʅ$^{55/33}$，从音义看，都和汉语“子”有某种关联。有些虽然来源不一定相同，但人们的思想方法和思路是一致的，因而，反映在语言上，也有相同或相类的发展演变。

最后，我们要说，在汉语和亲属语言中，在整个汉藏语系，很多亲属称谓如“父母爸妈祖妣子儿”是成套的成系统的词头或词尾，它们一开始只是表明人的性别、动物的雌雄（如“父母祖妣”），由此引申而可指人、指动物、指世间所有的万事万物，乃至演变为虚词、语气词等。所以，从“父母祖妣”开始的这套性别词及其发展演变，是汉语及汉藏语系的一个重要语言现象，是汉语史及汉藏语言学史的一个重要史实。

## 引用书目

常竑恩等　1986　拉祜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戴庆厦、徐悉艰　1992　景颇语语法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戴庆厦、徐悉艰　1995　景颇语词汇学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戴庆厦等　1991　藏缅语十五种　北京燕山出版社
冯爱珍　1993　福清方言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盖兴之　1986　基诺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陵水县志　乾隆五十七年（1793 年）刻本
海南省民政厅　1996　海南省行政区划简册（打印本）
何耿镛　1993　客家方言语法研究　厦门大学出版社
黄雪贞　1993　江永方言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黄雪贞　1996　梅县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如龙、张双庆　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厦门大学出版社
刘镇发　1998　带性别后缀“公、婆、哥、牯、嫲”的客语词（未刊稿）
陆绍尊　1986　错那门巴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孙宏开　1981　羌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田德生、何天贞　1986　土家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谢永昌　1994　梅县客家方言志　暨南大学出版社
颜　森　1993　黎川方言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张济民　1993　仡佬语研究　贵州民族出版社

# 从词头“不、布”谈起*

## ——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比较札记

## 引　言

王念孙《读书杂志》卷三之二“弗生”指出，“弗、不、毋”在词首有只发声并无实义的情形：

《十二诸侯年表》：“穆侯弗生元年”。念孙案：生上本无弗字，此后人依《晋世家》加之也。索隐本出“晋穆公生”四字，而释之曰：“案世家名费生，或作沸生，世本名弗生。则生是穆公名，费沸弗不同耳。”据此则穆侯本名生，或作弗生者，发声耳。或作费、沸，字异而义同也。生之为弗生，犹降之为不降（夏本纪帝不降，世本作帝降），阆之为毋凉（周本纪惠王阆，世本作毋凉，凉阆古字通，毋发声），皇之为弗皇（鲁世家惠公弗皇，汉书律历志作惠公皇），上一字皆发声，故索隐以生为穆侯名，无庸加弗字也。

周法高在《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篇》（205 页）在王氏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不、弗”在古汉语中可作“前附语”，即本文所说词头。周氏所据例子有：

不蜩，王蚁；不过，蟷蠰。（王国维《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释虫》）

夷上洒下，不漘。（《尔雅·释丘》，郭注：“不，发声也。”）

龟：左倪，不类；右倪，不若。（《尔雅·释鱼》，邢疏：“不，发声也。”）

本文拟一方面补充“不、弗”作词头的资料，另一方面说明汉语的词头“不”，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词头“布”来源相同，就是来自表示男性的“父（夫、甫）”（词头“毋、无”来自“母”，参拙作《从姑苏、无锡说起》，张惠英 2001，222－229 页）。

## 一、汉语词头“不”

海南省临高县、儋州市，至今仍有不少人，无论男女，小名以“不”为首。

先看临高县人的小名和称呼。笔者调查了三个临高县人，一位是临高县志办公室的编辑王军先生，另外两位是海南师范学院的刘剑三教授和他的夫人，他们的小名都是以“不”字开头。

在 1990 年出版的《临高县志》中，有两种资料很值得我们注意，一是 511—526 页的“革命烈士表”，一是 452—460 页的“临高县 90 岁以上寿星表”。请看：

临高县“革命烈士表”中的“不”字人名（共 64 人，女性注女，男性不注，下同）

---

* 载《中国语文》2002 年第 3 期 270－274 页，和张双庆联合署名。因发表时删节太多，故此次作较大补充。

| 姓名 | 牺牲时间 | 姓名 | 牺牲时间 |
|---|---|---|---|
| 符不肃$_{\text{女}}$ | 1931 年 11 月 | 符不楼$_{\text{女}}$ | 1930 年 6 月 |
| 王不争$_{\text{女}}$ | 1943 年 5 月 | 吴不望 | 1945 年 3 月 |
| 符不女$_{\text{女}}$ | 1945 年 5 月 | 符不值 | 1946 年 9 月 |
| 严不掉 | 1946 年 9 月 | 符不宗 | 1948 年 3 月 |
| 颜不吊 | 1948 年 9 月 | 黎不子 | 1950 年 |
| 许不伦 | 1944 年 6 月 | 谢不戴 | 1942 年 3 月 |
| 符不清 | 1944 年 6 月 | 谢不发 | 1943 年 8 月 |
| 王不显 | 1944 年 2 月 | 王不俊 | 1944 年 9 月 |
| 符不团$_{\text{女}}$ | 1944 年 11 月 | 林不星 | 1948 年 3 月 |
| 王不四 | 1949 年 2 月 | 符不四 | 1949 年 |
| 陈不伍 | 1950 年 | 许不安 | 1951 年 6 月 |
| 欧不子 | 1928 年 3 月 | 张不利 | 1923 年 6 月 |
| 陶不昌 | 1928 年 7 月 | 洪不平 | 1940 年 3 月 |
| 罗不七 | 1928 年 3 月 | 符不麻 | 1942 年 10 月 |
| 陈不展 | 1943 年 1 月 | 黄不宜 | 1943 年 2 月 |
| 李不积 | 1943 年 6 月 | 王不四$_{\text{女}}$ | 1944 年 6 月 |
| 陈不家 | 1944 年 10 月 | 陈不善$_{\text{女}}$ | 1945 年 2 月 |
| 洪不去 | 1943 年 1 月 | 符不成 | 1946 年 8 月 |
| 唐不益 | 1947 年 2 月 | 王不豪 | 1948 年 |
| 符不文 | 1948 年 | 符不狗 | 1948 年 |
| 黄不益 | 1950 年 6 月 | 符不中$_{\text{女}}$ | 1944 年 8 月 |
| 罗不茂 | 1942 年 3 月 | 陈不益 | 1948 年 9 月 |
| 邓不元 | 1946 年 7 月 | 苏不妹 | 1946 年 7 月 |
| 曾不云 | 1942 年 9 月 | 王不东 | 1949 年 3 月 |
| 李不明 | 1948 年 6 月 | 汪不麻 | 1948 年 8 月 |
| 黄不老 | 1948 年秋 | 林不各 | 1949 年夏 |
| 陈不丕 | 1942 年 9 月 | 黎不六 | 1931 年 6 月 |
| 王不习 | 1930 年 2 月 | 符不酒 | 1945 年 3 月 |
| 王不粉 | 1949 年 9 月 | 黄不动 | 1949 年 2 月 |
| 王不政 | 1947 年 9 月 | 王不四 | 1949 年 8 月 |
| 黄不廉 | 1949 年 9 月 | 程不成 | 1940 年 10 月 |
| 羊不旺 | 1943 年 | 王不介 | 1949 年 6 月 |

临高县“90 岁以上寿星表”中的“不”字人名（共 36 人，全为女性）

| 姓名 | 生卒年月 | 姓名 | 生卒年月 |
|---|---|---|---|
| 陈不展$_{\text{女}}$ | 1876－1983 | 黄不花$_{\text{女}}$ | 1881－ |
| 王不雷$_{\text{女}}$ | 1886－1984 | 陈不小$_{\text{女}}$ | 1885－1984 |
| 黄不花$_{\text{女}}$ | 1887－ | 黄不女$_{\text{女}}$ | 1887－ |
| 柯不英$_{\text{女}}$ | 1889－ | 陈不生$_{\text{女}}$ | 1877－1972 |
| 林不姻$_{\text{女}}$ | 1890－ | 林不希$_{\text{女}}$ | 1887－ |

| | | | |
|---|---|---|---|
| 王不章女 | 1889 – | 符不转女 | 1885 – 1980 |
| 林不转女 | 1890 – （以上452页） | 郑不花女 | 1891 – |
| 陈不合女 | 1863 – 1955 | 林不尾女 | 1889 – 1979 |
| 林不转女 | 1882 – 1974（以上453页） | 杨不香女 | 1890 – |
| 陈不花女 | 1891 – | 曾不干女 | 1879 – 1972 |
| 王不小女 | 1892 – （以上454页） | 王不姬女 | 1886 – 1977（455页） |
| 汪不苦女 | 1882 – | 陈不粉女 | 1890 – 1985 |
| 钟不角女 | 1891 – | 符不转女 | 1886 – 1981 |
| 郑不爱女 | 1890 – 1981 | 秦不笑女 | 1881 – |
| 林不三女 | 1886 – | 曾不三女 | 1890 – |
| 符不三女 | 1895 – | 林不调女 | 1889 – （以上456页） |
| 林不杰女 | 1887 – （457页） | 陈不姑氏女 | 1886 – （459页） |
| 李不元女 | 1875 – 1969 | 罗不母女 | 1884 – 1976 |
| 王不三女 | 1886 – 1977（以上460页） | | |

临高话中“不”不仅可用作人名首字，还可用作亲属称呼的首字，请看《临高县志》474页所载：

本县称呼，其特点是：以人们的排行和“不”字来称谓。无论对祖父母、父、母、伯、叔、婶、嫂、兄弟姐妹之间都同样适用。例如，称呼祖父母叫“不公”、“不婆”，称呼伯父、叔父，叫“不伯”、“不叔”……其余类推。对父亲的称呼，除对其排行称呼外，还叫“不官”（“官”念 hak 音），“不爸”，“不大”（“大”念 da 音），“不哥”（“哥”念 go 音），“不兄”（“兄”念 hia 音）。对母亲称呼的有“不妈”、“不嫂”（“嫂”念 dou 音，或念 do 音）。

引者按，“官”念 hak 音，疑标音有误；如果标音无误，hak 音当是“客”，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称呼汉族人为“客”。“兄”念 hia 音以及“嫂”念 dou/do 音，都和海南闽语音一致。

下面我们再看海南省儋州市地方志编委会编、1996 年出版的《儋县志》“革命烈士名表”中的用“不”字为首的人名：

王不吉　王不吉　王不四　王不所　734 页
王不二　王不环　占不生　许不文　735 页
许不发　736 页
李不恩　773 页
李不武　738 页
陈不正　陈不吉　陈不海　陈不由　陈不兴　陈不若　739 页
林不成　周不善　740 页
符不汗　符不伦　符不仲　符不环　符不保　符不凉　符不堂　符不模　符不雷
符不强　符不遵　742 页
符不安　743 页
谭不尾　744 页
王不火　王不生　王不生　王不登　王不成　王不信　王不盛　王不河　王不积
745 页
王不养　王不遵　王不振　746 页

古不善　许不雷　748 页
羊不逢　749 页
李不三　李不化　751 页
张不衍　张不俭　753 页
陈不环　陈不暗　陈不尾　陈不游　754 页
吴不进　吴不念　吴不该　756 页
郑不仁　758 页
林不旺　林不西　759 页
罗不开　罗不符　761 页
郭不艺　黄不凤　黄不气　763 页
符不化　符不比　符不后　符不合　符不婶　符不伯　符不直　符不养　符不黑
符不胡　符不科　符不诗　符不攀　符不耕　符不衡　765 页
符不维　766 页

我们注意到，用“不”作为人名首字，在《史记》中也常见到，例如：

不降（夏本纪，86 页）
不窋（周本纪，112 页）
不衍（鲁周公世家，1546 页作“显”，索隐：系本作“不衍”。）
不寿（越王勾践世家，1747 页）
韩不佞（赵世家，1747 页）
申不害（韩世家，1869 页）
公山不狃（孔子世家，1914 页。《论语》作弗扰。）
吕不韦（秦本纪，219 页）
不逝（卫康叔世家，1604 页作遬，索隐：系本作“不逝”。）
不其侯（惠景间侯者年表，983 页。即吕种。）
不辰（齐太公世家，1481 页。索隐：系本作“不臣”。）
刘不识（孝景本纪，446 页）
刘不疑（常山哀王。吕太后本纪，401 页）
刘不疑（涓侯。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1114 页）
刘不害（河间共王。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858 页）
刘不害（陪安康侯。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1086 页）
刘不害（俞闾侯。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1115 页）
刘不害（淮南王列传，3088 页）
刘不审（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1073 页）
陈不得（高祖功臣侯者年表，939 页）
卫不疑（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1037 页）
卫不害（高祖功臣侯者年表，938 页）
张不疑（高祖功臣侯者年表，891 页）
赵不虞（建元以来王子侯者年表，1035 页）
赵不害（高祖功臣侯者年表，959 页）
庄不识（高祖功臣侯者年表，908 页）

许不疑（高祖功臣侯者年表，940 页）

王不害（高祖功臣侯者年表，883 页）

其他情况下“不”作为词头的用例，从古至今都能看到。例如：

不屠何。《管子·小匡》：中救晋公，禽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万有文库本 107 页）引者按，房玄龄注谓：“屠何，东胡之先也。”《逸周书·王会》作“不屠何”。此“不”是词头，可有可无。

不令支。《逸周书·王会》：“北方……不令支玄模。”引者按，不令支是东北夷。《国语·齐语》作“令支”，在今河北迁安县一带。可见“不令支”的“不”是词头。

不羹，不羹亭，东不羹，西不羹。《左传·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陈蔡不羹。”注谓：“襄城县东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后汉书·郡国志》：“襄城有西不羹，定陵有东不羹。”可见“不羹，不羹亭”，也就是“西不羹，东不羹”。分别在今河南省襄城县和舞阳县西北。这几个地名中的“不”并无意义。

不更。秦爵名。《左传·成公十三年》：“（晋）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杜预注：“不更，秦爵。”引者按，“女父”是人名。

不周山。（《山海经·大荒西经》）

不周风。西北风。《史记·律书》：“不周风居西北，主杀生。”

不则。犹言则，就。《逸周书·祭公》：“我不则寅哉寅哉！”孔晁注：“寅，敬也。不则，犹言则也。”

丕则。于是。《逸周书·祭公》：“丕则无遗后难。”王引之《经传释词》卷十：“丕则，犹言于是也。”引者按，“丕、不”可以相通。

不兰奚。元朝指逃亡农奴，典籍也作“拦遗”或“阑遗”。例如（据蔡美彪《元代白话碑集录》）：

（1）中间或有不兰奚及奸细人等，本处官司自合审问来历，无得因而将僧众摭赖。9页

（2）今教宣差马珪不妨本职，提领修盖。于姚小底处见官不兰奚内，选拣年壮可以出气力男子一百人，不兰奚牛二十头。……这不兰奚人匠人，官仓内与粮食，休教阙。13页

（3）有草堂寺今长老告：不兰奚一百人、匠人一十五人阙少穿着粮食。14页

蔡美彪注谓（9 页）：“‘不兰奚’或译‘孛兰奚’。元代逃亡之农奴如无原主认领，即‘发付有司，收系当差’（元《通制条格》卷二十八），成为官奴。‘不兰奚’主要指此种人。《元史》及《通制条格》、《元典章》诸书中又有所谓‘阑遗’‘拦遗’者，亦即此词之异译。”从蔡氏上述所言看，我们可以明确，这个“不”或“孛”，是不表意义的可有可无的词头。

《金瓶梅词话》中，有“不端不正”、“不当不正”的用法，表示端端正正的意思。例如：

不端不正。即端端正正。“妇人出来，望上不端不正道了个万福。”（七回 6 页下）

不当不正。即端端正正。“（李桂姐）打扮的粉妆玉琢，望上不当不正道了个万福。”（15 回 8 页上）

又如《元曲选·渔樵记》三折白：“老汉也分开人丛，不当不正站在那马头前。”按，这个“不当不正”是正当中的意思。

在今汉语方言中，“不”用作词头的情形也常见到。例如：

山西洪洞话的“不”可以用作名词、动词、量词的词头（据乔全生《洪洞方言研究》）：

名词如：不糊儿：煮熟的玉米面糊，“糊儿”不能单说。

不鞋：破旧的鞋，“鞋”可单说，是通称，与“不鞋”词义不同。

不脐窝：肚脐，“脐窝”不能单说。

不残原文残下加皿子（放鸡狗食的器皿），三音节词，不能分开。

二不愣：愣头愣脑、办事粗野的人，可以说：二愣子。（以上103页）

动词如：不撩：用手迅猛向外拨物。

不弹：人、动物躺在地上挣扎，或指人气得身体发抖。

不拉：手在物体上从一边捋摩到另一边。（以上104页）

量词如：不了儿：指炒菜时的短时间。这菜一不了儿就中哂（熟了）。

不雷儿：地上一片一片的小草。

不袭儿：地上一大片一大片的草。

不摊：1）大量饭菜。看你做下一不摊的饭没人吃。2）地下乱糟糟的一片。

不溜：一不溜房子一排一排的房子。（以上104页）

陕西户县方言有个词尾“不乱”，一般用在形容词或动词结构“不×”之后，形成“不×不乱”的构词格式。例如（据孙立新《户县方言研究》，东方出版社，2001）：

柿子不瞎坏不乱，能搁多好长时间。

这个台台台阶不高不乱，好上得很。

天气也不热不乱，出门方便得很。

他成年不忙不乱，没多少事。

这包行李不沉不乱，好拿着呢。

他的日子也不可怜穷不乱，你嫁过去受不了可怜。（你嫁过去不会受穷——引者）

我吃咧一斤饺子也不难受不乱。

这个娃也不唠叨个性强不乱，好哄得很。

他一百岁的人咧，不糊涂不乱，心清白脑子清楚得很。

过年不热闹不乱，不像个过年的样子。（以上64页）

他也不打我不乱，你有怕的啥呢怕什么呢？

我也不惹你不乱，你想咋怎么咧？

我也不理你不乱。

他也不看这些不乱，凭啥要寻他的事呢？（以上64页）

你一天在屋家不看书不乱，太不像话咧。

你进厂也不提高技术不乱的，有啥出息？

工厂也不停工不乱。

他成天不出门不乱的，啥事都不做。

叫你拆房，你懒得不上房不乱的。

他把娃拉住咧孩子干坏事被抓住了，不打不乱的就放咧。

论起你是个作家，一年到头不写不乱，都忙咧些啥事吗？

我把申请都递上去一年咧，你们不研究不乱，像啥话吗？

他给我当领导，我在三楼住，他住在二楼，他正年年成年也不上来不乱。

娃跑不见咧孩子跑得找不到了，我叫他去寻，他也不寻不乱的。

这么大的事，你不出主意不乱，咋了呀怎么得了呢？

他成天操手不拾毛什么都不干，把娃跌摔到井也不急不乱的。

这个娃平常不狂不乱的，谁都爱。（以上 63 页）

## 二、少数民族语言词头"布"

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壮语和布依语等有一个词头"布"，可用于民族自称（据王均等 1984，23 页，125 页）：

壮族自称：pou$^{4}$ tsuːŋ$^{6}$　　pou$^{4}$ ɕuːŋ$^{6}$　（广西中部、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

pou$^{4}$ jai$^{4}$　（广西北部、西北部和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北部）

pu$^{4}$ noŋ$^{2}$　（广西西部有些地方和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南部）

pou$^{4}$ dai$^{2}$　（云南省文山、麻栗坡、开远等县）

pho$^{6}$ thai$^{2}$　（广西龙州县金龙埇一部分人）

pu$^{4}$ to$^{3}$　（右江地区）

pou$^{4}$ maːn$^{2}$　（广西河池等地）

pou$^{4}$ baːn$^{3}$　（广西武鸣等地）

pou$^{4}$ lao$^{2}$　（广西凤山等地）（以上 23 页）

布依族自称：pu$^{4}$ ʔiui$^{4}$　（pu$^{4}$ ʔjai$^{3}$、pu$^{4}$ ʔjoi$^{4}$、pu$^{4}$ jai$^{3}$、pu$^{4}$ ʔji$^{4}$）（125 页）

词头"布"也可以用来称呼其他民族，例如武鸣壮语称汉族为 pou$^{4}$ kun$^{1}$，布依族人称汉人为 pu$^{4}$ ɣaːʔ$^{7}$（王均等 1984，820 页）

这个词头"布"（pou$^{4}$/pu$^{4}$），作者明确指出，是指人的量词（王均等 1984，23 页）。

那么，这个量词"布"又是从何而来？我们以为，这个可指人的量词，可以用来指父亲，指丈夫，指男子，指人，还可以表示指示，是来源于表示男性表示尊长的"父（夫、甫）"，"夫、甫"都是"父"的引申。下面我们以李方桂所著《龙州土语》和《武鸣僮语》为例来说明。

请看广西龙州壮语的例子（据李方桂 1940）：

po$^{11}$指父亲、丈夫、男人：

po$^{11}$父亲；男子尊称（作量词用）

po$^{11}$ t'au$^{24}$父亲（男子的）；公公

po$^{11}$ ta$^{33}$父亲（女人的）；岳父

po$^{11}$ me$^{11}$夫妻（引者按，me$^{11}$指母、妇$_{\text{260页}}$，所以 po$^{11}$就是丈夫。）

tu$^{33}$ po$^{11}$丈夫

ti$^{11}$ po$^{11}$男人（以上 271 页）按，同页还有 pu$^{24}$指人，pu$^{33}$指夫，是 po$^{11}$的异体。

po$^{11}$ ta$^{33}$ luŋ$^{31}$伯父，舅（母兄），姑夫（父姊夫）（女子的）（273 页）

po$^{11}$ ta$^{33}$ ʔaːu$^{55}$叔父，姑夫（父妹夫）（女子的）（274 页）

po$^{11}$ t'au$^{24}$ ke$^{55}$祖父（男子的）

po$^{11}$ ta$^{33}$ ke$^{55}$祖母（女子的）　（以上 241 页）

po$^{11}$ k'əːi$^{33}$ maɯ$^{55}$新郎

po$^{11}$ pi$^{11}$ k'əːi$^{33}$姊夫

po$^{11}$ k'u$^{24}$弟弟（女子的）

po$^{11}$ t'au$^{24}$ k'u$^{24}$舅父（母弟）（男子的）

po$^{11}$ ta$^{33}$ k'u$^{24}$舅父（母弟）（女子的）（以上 248 页）

po$^{11}$用作量词：

（1）pin$^{24}$ mi$^{31}$ po$^{11}$ kwaːn$^{33}$ tin$^{11}$ hin$^{33}$，……（45 页）
于是 有 个 官 听 见 （147 页译文：于是有个官听见，……）

（2）po$^{11}$ kwaːn$^{33}$ nai$^{24}$ tɕau$^{11}$ jaːu$^{24}$ mən$^{31}$ ʔau$^{33}$。（46 页）
个 官 这 就 叫 他 拿
（147 页译文：这官就叫他拿［跟他要］。）

（3）mən$^{31}$ jaːu$^{24}$ ŋaːm$^{55}$ mi$^{31}$ ɬaːm$^{33}$ po$^{11}$ luk$^{21}$ baːu$^{55}$，……（39 页）
他 就 刚好 有 三 个 子 男
（145 页译文：他刚好有三个儿子。）

（4）mi$^{31}$ po$^{11}$ laːuʔ$^{31}$ ke$^{55}$ ŋ$^{33}$ heːn$^{33}$ vaːi$^{31}$。（89 页）
有 个 老 老 一 看 牛 （163 页译文：有一个老头子看水牛。）

（5）mən$^{31}$ joːm$^{11}$ han$^{33}$ hou$^{24}$ laːi$^{33}$ po$^{11}$ ɬan$^{31}$。（91 页）
他 看 见 好 多 个 神 （163 页译文：他看见很多的神。）

po$^{11}$表示指示（相当于"这、那"）：

（1）jiːn$^{33}$ vi$^{11}$ po$^{11}$ kwaːn$^{33}$ jaːu$^{24}$ ʔau$^{33}$ ŋe$^{55}$ hu$^{31}$ lu$^{31}$ pai$^{33}$ a$^{55}$。（46 页）
因 为 个 官 叫 拿 个 葫 芦 去
（147 页译文：因为官要那个葫芦。）

按，po$^{11}$ kwaːn$^{33}$指的是那个官，是见了葫芦要那个葫芦的官，，所以是确指。犹如 ŋe$^{55}$ hu$^{31}$ lu$^{31}$是指"那个葫芦"一般。po$^{11}$和 ŋe$^{55}$都是量词，在没有数词或指示词时单独修饰名词，就起到指示的作用。这种用法，和汉语方言如吴语粤语都一致。

（2）po$^{11}$ kwaːn$^{33}$ jaːu$^{24}$ jaːu$^{24}$ mən$^{31}$ paːn$^{11}$ ʔoːk$^{55}$ ma$^{31}$ ɬik$^{21}$ pʻiak$^{55}$ nəŋ$^{33}$。（46 页）
个 官 就 叫 他 办 出 来 席 菜 一
（147 页译文：官就叫他办出一桌菜出来。）

按，这 po$^{11}$ kwaːn$^{33}$和上例一样，都是表示确指的"那个官"。

武鸣壮语和龙州壮语和相似。武鸣话用作量词、也指人的 pu$^{51}$有个方言变体 pau$^{51}$，李方桂在《武鸣僮语》330 页特别指出：

pɑu$^{51}$，人，个（人），（有方言读此音，即 pu$^{51}$字）

笔者以为，武鸣壮语表示父亲的 pø$^{13}$（333 页）也是那个 pu$^{51}$的变体，因为"姑、菇、古、鼓、顾；可、棵、过、果"等字武鸣话都读 kø（303 页），所以古遇摄果摄字都有读 ø 韵的情形，这样我们可以判断这个表示父亲的 pø$^{13}$，也来自"父"。也就是说古遇摄字在中有 u 韵、ø 韵、ɑu 韵几种读法。请看武鸣壮语 pu$^{51}$的用例（据李方桂 1953）：

pu$^{51}$指人：

（1）pu$^{51}$ pu$^{51}$ tø$^{51}$ kan$^{33}$ a$^{31}$。（41 页）
人 人 相 同 （193 页译文：人人相同的嘿！）

（2）ʔau$^{33}$ pu$^{51}$ ʔdan$^{33}$ kaŋ$^{33}$。（49 页）
拿 人 个 缸 （195 页译文：一个人一个缸。）

（3）pu$^{51}$ rɑɯ$^{31}$ kuak$^{13}$ jau$^{24}$ ɕaŋ$^{55}$？（83 页）
人 何 作 校 长 （217 页译文：谁作校长？）

（4）liaŋ$^{31}$ pu$^{51}$ ɵim$^{33}$ ʔdwai$^{33}$ fuk$^{12}$。（107 页）
梁 人 心 不 服 （225 页译文：梁家人心不服。）

$pu^{51}$作量词：

(1) $ɕi^{55}$ $ɵeŋ^{33}$ $koi^{55}$ $pu^{51}$ $xun^{31}$ $pa^{31}$。(41 页)

只 生 几 个 女 人 (193 页译文：只生几个女儿。)

(2) $pu^{51}$ $xun^{31}$ $nai^{51}$ $ɵan^{31}$ $ɕiŋ^{31}$ $ne^{55}$ $ɵat^{12}$ $koi^{31}$ $miau^{55}$ $lo^{33}$。(42 页)

个 人 这 人 情 呢 实 奇 妙 了

(193 页译文：这个人的人情呢实在是奇妙了!)

(3) $ɵɯ^{13}$ $pan^{31}$ $kai^{24}$ $xun^{31}$ $pu^{51}$ $pu^{51}$ $kan^{33}$ $ʔeu^{33}$。(43 页)

自 此 些 人 个 个 同 叫 (193 页译文：自此人人同叫。)

按，“$xun^{31}pu^{51}pu^{51}$”虽然译文作“人人”，实际上还是个个人、每个人的意思。

$pu^{51}$表示指示(相当于“这、那”)：

(1) $pu^{51}$ $ʔiŋ^{33}$ $tai^{31}$ $ɕin^{24}$ $ŋø^{55}$。(105 页)

个 英 台 正 我 (224 页译文：英台这个人正［是］我。)

按，$pu^{51}$在句中表示确指，译文作“这个人”也明确无误。

(2) $wi^{13}$ $pu^{51}$ $ja^{13}$ $ʔbau^{55}$ $pan^{31}$。(117 页)

［为 个 妻 不 可以］(228 页译文：因为妻子不肯。)

按，原文有壮字，未注汉字，方括弧内汉字由引者据词汇表加注。$ja^{13}$单用就表示妻子意，前面加上 $pu^{51}$表示确指这或那的意思。

(3) $pu^{51}$ $xun^{31}$ $mɯŋ^{31}$ $koi^{31}$ $kjau^{55}$。(97 页)

个 人 你 奇 巧 (222 页译文：你这个人很灵巧。)

(4) $pu^{51}$ $ʔiŋ^{33}$ $tai^{31}$ $ti^{33}$ $lɯk^{12}$。(103 页)

个 英 台 的 子 (223 页译文：英台这个人。)

按，例 3、4 中的量词“$pu^{51}$”，译文都明确译出“这个”，表示确指。

由于武鸣壮语这个量词 $pu^{51}$，和汉语“父”在读音上有明显的对应关系(武鸣壮语今读 u 韵的字，多数来自遇摄、果摄，只有几个如“富、妇”来自尤韵，参李方桂 1953，18 页)，而且和 ø 韵属于来源相同的不同读音变体(参同上 24 页)，这样，这个量词 $pu^{51}$，就和表示父亲的 $pø^{13}$只是来源相同的变体而已。所以，无论武鸣壮语还是龙州壮语，这个既作量词又表确指的词，都和“父、夫”同源，都是来自“父”。

## 三、词头“不、布”来自“父”

我们以为，汉语词头“不”、少数民族词头“布”都来自“父”，词头“布”来自“父”上文已有说明，这里重点就是说明“不”来自“父”。我们的一个根本出发点，就是“不”是象形字，是指男性器官。

关于“不”的本义，在对《诗·小雅·唐棣》“唐棣之花，鄂不韡韡”可以窥见一斑。郑玄笺注谓“不”通“柎”；王国维谓“不”和“帝”同象花萼的全形；郭沫若谓“不”象子房(参郭沫若 1976，18 页)。单周尧(1984)疑“不”为树木之根的“本”。我们以为，无论“不”象花萼、子房，还是根“本”，其形其义都和男器相通。

另外，“不”之象形为男器，犹“且”之象形为男器，而“不”义之通“父”，犹“且”义之通“祖”，都是用来称呼男性尊长。

今广东西北部连南瑶族自治县的油岭八排瑶语，仍用男阴女阴的名称作为人名用字。巢宗祺《广东连南油岭八排瑶语言概要》199 页指出了用“考(男阴)”和“扫比(女阴)”来

取名的习俗。我们还发现，同页除了用“考（男阴）”和“扫比（女阴）”外，还有“不、吊”也作人名用字：

大不 tam[53] bu[41]　　“大名”，多用于长男。

考 hau[24]　　“睾丸”，多用于长男。

吊 tiam[53]　　用于排行第二的人名中。（以上 199 页）

我们认为，“吊”通“鸟”，用来表示男阴。“考”者老也，本是长、老义，用来指男性尊长以及男性器官。“扫比”者，通“叟妣”，本来也是称呼长者老者，用来指女阴。“大”是尊称，“不”显然也是表示尊贵之意，也是男子之象征。而在人名中所用的性器官名称，并不区别男性女性，很值得注意。请看：

姓名例子：唐买社表古考？

唐老马扫比考公

唐北都吊

唐民意大不尔

唐古六瑶龙大不公（以上 200 页）

唐白头吊贵（198 页）

原来，这些姓名中的“不”就是指父亲，实际就是来源于“父”字。“公”指祖父，“尔”指母亲，“尔”即“奶”也。“贵”指男孩、弟弟，“贵”者季也（参巢宗祺 1990，194—199 页）。

下面我们再看“不”在甲骨文中用作人名地名的例子（据徐中舒 1990）：

作人名：贞子不其有疒（前四·三二·二）

乙午卜韦贞御子不（簠人一一）

方国名：方还率伐不王告于祖乙（南明七九）

勿乎从犬于不（乙五八〇三）

庚申卜王贞余伐不（丙一）

所以，“不”和见于《史记》、海南临高、儋州一带的人名首字可谓一脉相承。

至于“父”，在甲骨文金文中，常用来尊称男性，并非确指父亲。

甲骨文例（据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7 页上）：

贞㞢于父庚，贞㞢于父辛。

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辛一牡。

祖日乙，大父日癸，大父日癸，仲父日癸，父日癸，父日辛，父日已。

贞帝……多父。

告于三父。

戊子卜庚于多父旬。

金文例（据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毛公鼎》134—135 页）：

王若曰：父厝，不显文武，皇天弘猒厥德，配我有周。

王曰：父厝，……

王曰：父厝，雩之，庶出入事于外，尃命尃政。

厥非先告父厝，父厝舍命。

按，“父厝”是对毛公厝的尊称。“毛公鼎”之名就因落款为“毛公厝”而来。

郭沫若在《释祖妣》一文中，引述了“多父”例句后，认为这是原始社会群婚制不明谁

是生父的反映。我们从语言学角度看，这个“父”是对于男性的尊称，和后来的“尼父、仲父、渔父、田父、师父”等同理。而且，从《释祖妣》看，“妣”也有“多妣”的情形，所以，“父、祖、妣”都可以用作反映性别的尊称。《汉书·食货志》“父马”用来指牡马就是“父”指男性雄性的遗迹。如果我们看一下《左传》中“父”字人名地名，就可以获得更深的印象（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地名加注）：

禄父（齐僖公）、考父（蔡宣公）5页注（隐一）

侏仪父（侏国君）7页，9页（隐一）

晋阳处父22页注（隐二）

孔父（名嘉）29页（隐三）

羽父（公子翚字）35页注（隐四）

顷父之子嘉父49页（隐六）

五父（文公子佗）50页（隐六）

虢公忌父58页（隐八）

展王父63页注（隐九）

宋华父督（好父说之子）83页（桓一）

潘父95页（桓二）

虢公林父105页（桓五）

家父（天子大夫）120页（桓八）

施父（鲁大夫）126页（桓九）

詹父127页（桓十）

公子庆父158页（庄二）

仲庆父173页（庄八）

管至父174页（庄八）

县贲父184页注（庄十）

公父定叔（共叔段孙）202页（庄十六）

周公忌父203页（庄十六）

五父222页（庄二十二）

城父地292页注（僖四）

大子兹父323页（僖九）

丕郑［父］（箕郑父）、胥甲（父）段氏《左氏古经》以“父”为衍文337页（僖十一）

卜徒父353页（僖十五）

宋公兹父（慈父、慈甫）40 1页（僖二十三）

简师父、左鄢父、石甲父428页（僖二十四）

国归父458页（僖二十八）

叔兴父463页（僖二十八）

阳处父504页（僖三十三）（又：处父518页（文二）

夏父弗忌（夏父不忌、夏父弗綦）523也（文二）

季孙行父542页（文六）

箕郑父568页（文八）

富父终甥581页（文十一）

皇父充石（皇父字，充石名）、牛父 583 页（文十一）
成父 584 页（文十一）
胥甲父 646 页（宣一）
公孙归父 704 页（宣十）
仪行父 707 页（宣十）
荀林父 717 页（宣十二）
林父 748 页（宣十二）
逢丑父 793 页（成二）
衡父 808 页（成二）
卫孙林父 832 页（成七）
女父男 866 页（成十三）
嘉父 935 页（襄四）
好父说 946 页注（襄六）
秦堇父 978 页（襄十）
堵女父 980 页（襄十）
圻父 1028 页（襄十六）
皇国父 1032 页（襄十七）
析归父 1073 页（襄二十三）
铎父、祝佗父 1097 页（襄二十五）
虞阏父 1104、遇父 1105 页（襄二十五）
印堇父 1115 页（襄二十六）
鄫鼓父 1159 页（襄二十九）
弗父何、正考父 1295 页（昭七）
狐父 1325 页（昭十一）
城父 1402 页（昭十九）
析父、燮父、禽父 1339 页（昭十二）
籍父 1373 页（昭十五）
闵马父 1437 页（昭二十二）
鸡父（地名）1440 页（昭二十三）
黄父（地名）1454 页（昭二十五）
宋父（定公）1460 页（昭二十五）
武父（地名）1538 页（定四）
公父歜 1553 页（定五）
五父之衢地 1559 页（定七、襄十一）
公敛处父 1561 页（定八）
梁婴父 1590 页（定十三）
公父文伯 1621 页（哀三）
管周父 1659 页（哀十一）
志父 1707 页（哀十七）

## 引用书目

蔡美彪　1955　元代白话碑集录　科学出版社
巢宗祺　1990　广东连南油岭八排瑶语言概要　华东师大出版社
郭沫若　1976　甲骨文字研究　香港中华书局
　　　　1958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　科学出版社
临高县志编委会　1990　临高县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
海南省儋州市地方志编委会　1996　《儋县志》　新华出版社）
兰陵笑笑生　1963　金瓶梅词话　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影印明万历本
李方桂　1940　龙州土语　商务引书馆
　　　　1953　武鸣僮语　中国科学院
乔全生　1999　洪洞方言研究　中央文献出版社
山海经（《四库全书》第1042册）　1987　上海古籍出版社
单周尧　1984　“不”字本义为花　说质疑　《中国语文研究》第5期31-33页
司马迁　1975　史记　中华书局
孙立新　2001　户县方言研究　东方出版社，
王均等　1984　壮侗语族语言简志　民族出版社
王念孙　1933　读书杂志　上海商务印书馆
王引之　1995　经传释词（《续修四库全书》第195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
徐中舒　1990　甲骨文字典　四川辞书出版社
杨伯峻　1981　春秋左传注　中华书局
逸周书（《四库全书》第370册）　1987　上海古籍出版社
臧晋叔　1936　元曲选　世界书局
张惠英　2001　汉语方言代词研究　语文出版社
周法高　1962　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三
左传（《十三经注疏》本）1987　中华书局

# 从"祖、妣"说起*

郭沫若在《释祖妣》一文中指出，祖妣、父母的本义，就是表示男性女性："是故士女对言，实同牡牝、祖妣。而殷人之男名'祖某'，女名'妣某'，殆以表示性别而已。"又说："知祖妣为牡牝之初字，则祖宗祟祀及一切神道设教之古习亦可洞见其本源。盖上古之人本知母而不知父，则无论其父之母与父之父。然此有物焉可知其为人世之初祖者，则牝牡二器是也。故生殖神之崇拜，其事几与人类而俱来。"（郭沫若 1976，36 页）郭氏在《释岁》一文中又说道："古之父母，意犹男女，今人称雌雄牝牡为公母，即其遗意。"（同上 136 页）

我们从甲骨卜辞看到，殷商男子很多以"祖"取名，如"祖甲、祖乙、祖辛、祖丁、祖庚、祖癸、祖伊"等，女子很多以"妣"取名，如"妣甲、妣丙、妣庚、妣戊"等。到了周代，词序有所变化，由商代的"祖某、妣某、父某、母某"变为"某父、某母"。（参郭沫若 1976，30—32 页）

郭氏从人类社会起源的角度对汉字"祖、妣"本义的阐述，在后来的汉语（包括方言）以及少数民族语言中都可以得到印证。

## 一、祖（海南陵水县的"祖"字地名；海南屯昌话的"祖"字词尾）

汉语"祖"字本无"示"旁，甲骨卜辞就作"且"，是表示男性的象形字（参郭沫若 1976，36 页）。"且"的古音古义在今汉语和民族语言中都能看到一些遗迹。

今汉语"且"有两个音。作为虚词"且、姑且、并且、且夫"的"且"读 qie（上声）；作为人名鸟名的"且"则读 ju（阴平），例如"范且（也作范雎，常被讹作范睢）、唐且、且鸠（也作雎鸠）"。这个读 ju（阴平）的音，就是"祖"音的遗留。

"祖"或"且"在商代既可以作帝王名，也可以作人臣名。到了后来，"祖、且"既可用作人名，也可用作地名。例如：

祖江（神话人名，也作"葆江"）
祖龙（指秦始皇）
祖厉（古县名，汉置，今甘肃靖远县西南）
祖神（指路）
且姚（吴人名，见于《左传》襄公十二年）
且于（古地名，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三年）
且末（汉西域城国）
且弥（汉西域城国）
且兰（汉西南且兰侯邑，故且兰县）

* 载张涌泉等编《姜亮夫 蒋礼鸿 郭在贻先生纪念论文集》，220—227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5 月。

且居（古县名，汉置，今河北宣化县）

且如（古县名，汉置）

且卢（古县名，汉置，今河北卢龙县东）

今天，"祖、且"作人名还算常见，作地名就不太常见。而在偏远地区，如海南陵水县（黎族自治县），"祖"字地名还有不少，而且和"母"字地名相呼应。例如（据乾隆五十七年《陵水县志》，1996年《海南行政区划简册》）：

| | | | | | |
|---|---|---|---|---|---|
| 祖沙 | 祖路 | 祖明 | 祖对 | 祖空 | 祖拜 |
| 祖关一 | 祖关二 | 祖如 | 祖具 | 祖合一 | 祖合二 |
| 祖合三 | 祖合四 | 祖修 | 祖哈 | 祖仆 | |
| 母赞 | 母合 | 母农 | 母老 | 母阳 | 母葵 |
| 母顿 | 母寝 | 母付 | 母爸 | 母育 | 母圭 |
| 母供 | 母发 | | | | |

海南屯昌话则可用"祖"作词尾，例如（据钱奠香《海南屯昌闽语语法研究》16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

贼祖（大盗）、柱祖（大座疮）、蛤祖（大青蛙、大蟾蜍）、番葛祖（大番薯、大笨蛋）、炮祖（大鞭炮）、留班祖（留级生）、ue$^{33}$祖（大塘虱鱼）

## 二、妣

"妣"在古代汉语中可指祖母或祖母辈以上的女性祖先，如"祖、妣"并用时，是指祖母：《诗·周颂·丰年》"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也可指母亲，如"考、妣"并用时：《书·尧典》"百姓如丧考妣"。今汉语口语称谓中，已经很少见到了，只有在墓碑中常见。而在偏远地区，如海南方言中，"妣"也可以用来指妻子。例如海南的墓碑：

杨妣符氏婆（见于文昌市翁田镇石坑村）。按，意即杨妻符姓妇人。

清韩妣王氏之牧（文昌市宋庆龄故居）。

按，此碑是宋庆龄父宋耀如于民国六年为其母王氏所立。宋耀如原名韩教准，所以"韩妣"就是韩妻。"牧"即"墓"。

在今少数民族语言中，有个词音 pi（或 phi），除了表示母亲、女性、雌性、尊称女性长者等用法以外，还可以用作词头，和汉语的"妣"音相近，义相通。而且还活跃在日常口语中，构词能力很强。例如：

1. 黎语 pi$^6$ 表示母亲和雌性

处于天涯海角的海南黎语，如通什、保城、堑对等地，pi$^6$ 就表示母亲和雌性（据欧阳觉亚等 1983，451 页）：

| | 母亲 | 母鸡 | 拇指 |
|---|---|---|---|
| 通什 | pi$^6$ | pi$^6$ khai$^1$ | pi$^6$ go$^6$ ɬiaŋ$^2$ |
| 保城 | pi$^6$ | pi$^6$ khai$^1$ | pi$^6$ hɔ$^6$ ɬiaŋ$^2$ |
| 堑对 | phi$^6$ | phi$^6$ khai$^1$ | phi$^6$ ɬiaŋ$^2$ |

这个 pi$^6$还用作巫师、峒长等词的词头：

pi$^{31}$ tua$^{35}$ （娘母，指巫师。据中南民族学院 1956，50 页）

pi$^{31}$ ki：m$^{35}$ （禁母。同上 59 页）

pi$^{31}$ kwa$^{31}$　　　（毕寨，指峒长。据广东省编辑组 1986，58 页）

中南民族学院及广东省编辑组所作的两种黎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中，都把 pi$^{31}$ 解作“母”，和黎族语言调查一致。我们以为，用作巫师、峒长的 pi$^{31}$，已经失去原来表示母亲、女性的性别特征，变成男女共用的尊称了。

黎语 pi$^{6}$表示母亲的用法，在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如壮语、傣语、布依语中都能见到，虽然有的语言用 pi$^{6}$来指姐、嫂、哥、姐夫，但我们知道，“姐、母”相通，“姐”字也作“毑”（音 jiě）。《广雅疏证·释亲》“毑，母也”。毑，子野切，就是“姐”的異写。汉语有的方言，南方如客家话，北方如山西洪洞话，都称母亲为“姐”。称哥、姐夫为 pi$^{6}$，犹如称男性峒长、巫师为 pi$^{6}$，是男女共用的尊称。pi 在民族语言中用作亲属称谓的情形请看下表（材料据王均等 1984，46 页，820—823 页）：

| | 黎 | 壮武鸣 | 傣 | 布依 |
|---|---|---|---|---|
| 母亲 | pi$^{6}$ | | | |
| | pai$^{3}$ | | | |
| | pai$^{3}$ za$^{1}$ | | | |
| 岳母 | pi$^{6}$ toːŋ$^{4}$ | | | |
| | pai$^{3}$ toːŋ$^{4}$ | | | |
| 妻子 | pai$^{3}$ kho$^{5}$ | | | |
| | pai$^{3}$ khau$^{2}$ | | | |
| 姐 | | pi$^{4}$ | pi$^{6}$ jiŋ$^{2}$ | |
| | | pei$^{4}$ | pi$^{6}$ saːu$^{1}$ | |
| 嫂 | | pi$^{4}$ | pi$^{6}$ pai$^{4}$ | pi$^{4}$ paɯ$^{4}$ |
| | | | pi$^{6}$ laːŋ$^{2}$ | |
| | | | pi$^{6}$ lo$^{2}$ | |
| 哥 | | pei$^{4}$ ko$^{5}$ | pi$^{6}$ tsaːi$^{2}$ | pi$^{4}$ |
| 姐夫 | | | pi$^{6}$ xəi$^{1}$ | pi$^{4}$ kui$^{2}$ |
| | | | pi$^{6}$ xoi$^{1}$ | |

我们还注意到，黎语 pi$^{6}$ 除了用作巫师、禁母、峒长等词的词头之外，也常用作地名，字写作“卑、比”等，和以“母、妻、婆”等字地名相呼应，例如（据中国科学院民族所《黎族古代历史资料》）：

| | | | |
|---|---|---|---|
| 母子 | 土母 | | （54 页） |
| 母盛弓 | 母感弓 | 母岸弓 | （577 页） |
| 妻抱崔查村 | 妻玉村 | 妻蛮村 | （544 页） |
| 婆贝村 | 婆杰村 | 婆村 | （539－541 页） |
| 婆媒村 | 婆包村 | 婆眉村 | （543－544 页） |
| 卑孕村 | 卑休村 | | （545 页） |
| 比鲜村 | 北比村 | | （546 页） |
| 比言 | 比道 | | （594 页） |

2. 藏缅语称祖母为 a pi（phi）

阿里藏语中“老太太”一词叫作 ji$^{55}$ pi$^{53}$（或 e$^{55}$ pi$^{53}$），这个 pi 和壮侗语族的 pi 显然同源。请看“老太太”在阿里藏语几处方言中的说法（据瞿蔼堂、谭克让 1983，125 页）：

| | 噶尔 | 日土 | 普兰 | 扎达 | 革吉 | 措勤 | 改则 |
|---|---|---|---|---|---|---|---|
| 老太太 | $ji^{55}$ $pi^{53}$ | $ji^{55}$ $pi^{53}$ | $ji^{55}$ $pi^{53}$ | $e^{55}$ $pi^{53}$ | $ji^{55}$ $pi^{53}$ | $ji^{55}$ $pi^{53}$ | $ji^{55}$ $pi^{53}$ |

藏缅语族很多语言称祖母为 a pi（phi），这和阿里藏语称"老太太"为 ji pi 意思相通，都是尊称女性长者。请看藏缅语族语言"祖母"一词的读音（据黄布凡 1992，73 页）：

| | 祖母 |
|---|---|
| 拉祜 | $ɑ^{33}$ $pi^{33}$，$ɔ^{31}$ $pi^{33}$ |
| 独龙 | $ɑ^{31}$ $pi^{53}$ |
| 墨脱门巴 | ʔa pi |
| 藏 | ʔa phji |
| 波拉 | $ɑ^{55}$ $phi^{33}$ |
| 勒期 | $a^{31}$ $phi^{44}$ |
| 基诺 | $a^{44}$ $phi^{44}$ |
| 哈尼绿春 | $a^{31}$ $phi^{11}$ |
| 彝撒尼 | $ɒ^{55}$ $phi^{11}$ |
| 彝武定 | $ɑ^{55}$ $phi^{33}$ |

值得注意的是，彝语祭司也称 $pi^{33}$或 $pi^{33}$ $mo^{44}$，无论 pi 还是 mo，都来自表示母亲这个本义。而且，宗教用语也有用 pi 构成，还有普通人名也以 pi（译写作"呗"）作首字，甚至动物名植物名也用 pi 作词头或词尾。下面请看有关词例（据戴庆厦 1998）：

| | | |
|---|---|---|
| $pi^{33}$ | 祭司 | 235 页 |
| $pi^{33}$ $mo^{44}$ | 祭司 | 235 页 |
| $pi^{33}$ $mo^{55}$ | 毕摩，从事宗教活动的神职人员 | 207 页 |
| $pi^{33}$ $si^{33}$ | 主祭人 | 207 页 |
| $pi^{44}$ $zɯ^{33}$ | 毕摩的徒弟 | 207 页 |
| $pi^{33}$ $khu^{55}$ $khu^{55}$ $thɯ^{33}$ | 送灵吉年 | 211 页 |
| $pi^{33}$ $lɯ^{21}$ $lɯ^{21}$ $thɯ^{33}$ | 送灵吉月 | 211 页 |
| $pi^{33}$ $tɕho^{33}$ | 祭棚 | 211 页 |
| $pi^{33}$ $bu^{33}$ $thɯ^{21}$ $zɿ^{33}$ | 毕摩源流经 | 213 页 |
| $pi^{33}$ $si^{33}$ $thɯ^{21}$ $zɿ^{33}$ | 毕仙经 | 212 页 |
| $pi^{33}$ $tɕu^{33}$ | （毕摩用的）神铃 | 212 页 |
| $pi^{33}$ $mo^{44}$ $lɔ^{55}$ $bu^{21}$ | （毕摩用的）神笠 | 212 页 |
| $pi^{33}$ $mo^{33}$ | 呗耄（人名） | 248 页 |
| $pi^{33}$ $zɯ^{33}$ | 呗惹（人名） | 248 页 |
| $pi^{33}$ $thi^{33}$ | 呗体（人名） | 248 页 |
| $pi^{33}$ $ha^{33}$ | 呗哈（人名） | 248 页 |
| $pi^{33}$ $ga^{55}$ | 呗嘎（人名） | 248 页 |
| $pi^{33}$ $tɕho^{33}$ | 呗曲（人名） | 248 页 |
| $pi^{33}$ $mo^{44}$ $mu^{33}$ $ka^{55}$ | 呗耄老三（人名） | 248 页 |
| $pi^{33}$ $mo^{44}$ $mu^{33}$ $dzɿ^{55}$ | 呗耄老四（人名） | 248 页 |
| $pi^{33}$ $tʂhɿ^{33}$ | 岩羊 | 235 页 |
| $pi^{33}$ $mu^{33}$ | 马 | 235 页 |

| | | |
|---|---|---|
| $pi^{33}$ $bu^{33}$ | 蜂 | 235 页 |
| $ma^{33}$ $pi^{33}$ | 竹 | 235 页 |
| $hi^{33}$ $pi^{33}$ | 鼠 | 235 页 |
| $ʑi^{33}$ $pi^{33}$ | 鸡 | 235 页 |
| $ɣo^{33}$ $pi^{33}$ | 熊 | 235 页 |

需要说明的是，彝语“毕摩”的说法，在彝语方言以及哈尼语方言中都有不同的叫法。例如（据黄布凡 1992，64 页）：

| | 毕摩（祭司） |
|---|---|
| 喜德地区 | $pi^{33}$ $mo^{44}$ |
| 巍山地区 | $ɑ^{33}$ $pi^{55}$ |
| 南华地区 | $ɑ^{21}$ $pe^{55}$ $ma^{21}$ |
| 哈尼（墨江） | $mu^{31}$ $phi^{55}$ |

而且，彝语“毕摩”的“摩”［mo］和汉语的“母”同源。这个［mo］在彝语中就表示母亲、女性、雌性，请看有关词例（据戴庆厦 1998，175、177、178、191 页）：

| | | | |
|---|---|---|---|
| $pha^{55}$ $mo^{21}$ | 父母 | $vo^{55}$ $mo^{21}$ | 母豬 |
| $mo^{21}$ $ti^{33}$ | 单身女 | $khɯ^{21}$ $mo^{21}$ | 母狗 |
| $a^{21}$ $mo^{21}$ | 妻子 | $ȵi^{21}$ $mo^{21}$ | 母牛 |
| $ȵi^{21}$ $mo^{33}$ | 母子、母女 | $mu^{21}$ $mo^{21}$ | 母马 |
| $mo^{21}$ $ʑi^{33}$ | 大姨 | $va^{33}$ $tɕho^{55}$ $mo^{21}$ | 母雞（到生育年龄） |
| $mo^{21}$ $ka^{33}$ | 二姨 | $va^{33}$ $ma^{55}$ | 母雞（已生育） |

我们以为，从“母鸡”的两种说法看，表示母、女、雌性有两个变体，就是 $mo^{21}$ 和 $ma^{55}$，犹如汉语“母”有满鄙、莫古、莫后、莫假四种反切（明方以智《通雅》卷二“母声之转”）相类。

这样，彝语的 $pi^{33}$ $mo^{44}$（祖母、母）和黎语的 $pi^{31}$ $tua^{35}$（娘、母）都用来指巫师、祭司，来源完全一致，都来自母性女性，这个 $pi^{33}$、$pi^{31}$大概就是“妣”。这种语言现象反映了母系社会母氏独尊的遗迹，而发展到父系社会之后，尽管已由父氏主宰，但名称依旧沿用，性别特征于是消失。

3. 广东连南瑶语“比” $pe^{53}$表示女阴

广东连南瑶语，有个［$pe^{53}$］，写作“比”，也说 $sau^{44}$ $pe^{53}$，写作“扫比”，都表示女阴。所以八排瑶语的［$pe^{53}$］（女阴），和黎语的［$pi^{31}$］（母亲、雌性），和彝语的［$pi^{33}$ $hau^{24}$］（祖母），就明明白白是一个同源的词，就可以认为是“妣”无疑了。

而且，瑶语这个表示女阴的 $pe^{53}$（比）或 $sau^{44}$ $pe^{53}$（扫比）和表示男阴的 $hau^{24}$（写作“考”）都可以用作人名。请看（据巢宗祺 1990；巢宗祺、余伟文 1989）：

$pe^{53}$　女阴部（巢宗祺、余伟文 1989，151 页）

$sau^{44}$ $pe^{53}$　阴户（同上 161 页）

唐老马扫比考公（姓名）　（巢宗祺 1990，200 页）

唐买社表古考斧原文为“父”下加“止”（父）（姓名）（同上）

我们认为，上举瑶语姓名例中，除了“比”（通“妣”）、“扫比”（通“嫂妣、叟妣”）之外，“父、公、考（考、老义同）”这些词，都是对长者的尊称，而且男女共用，性别特征已经消失。

这种用“妣”作姓名、地名，甚至作词头的现象，在南方偏远地区还是能见到一些（当然字形可以写成同音或近音的多种形式）。下面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有关情形。

4. 广东雷州话“妃” $bi^{55}$可作称谓词头

广东西南部的雷州话（亦称海康话）有个阳去调词头 $bi^{55}$（字写作“妃”），既可以用作称谓词头，也可以用在形容词之前，构成指人的名词。请看张振兴、蔡叶青《雷州方言词典》4 页的解释：

【妃】$bi^{55}$（1）加在姓名、爱称、排行的前头，相当于词头“阿、老”：～吴｜～凤｜～大婶｜～二（2）加在形容词的前面，使变成指人的名词：～悬（高个子｜～翘（驼子）｜～粗（大个子）｜～缺（豁嘴儿）

“妃”条所载其他词条如：

妃吵（话多的人）

妃大（老大，大儿子，大女儿）

妃哑（哑巴）

妃尾（最末了生的儿子或女儿）

妃花（麻子）

妃肥（胖子）

妃醉（称经常酗酒的人）

妃跛（瘸子）

妃呆（呆子）

妃矮（矮子）

妃九（谐妃狗，常用作小孩的爱称）

妃亩（瘪嘴儿）

妃聋（聋子）

妃省原文为病壳下加省（瘦子）

妃朦（瞎子）

妃松（傻子）

妃戆（疯子）

妃怯（不好的人，多指子女）

妃咧（指嘴巴特大的人）

妃二（老二，二儿子，二女儿）

雷州话的 b 声母可来自古帮母非母敷母奉母明母微母，所以我们说这个词头“妃”和“妣”同源，大概不成问题。“妣”之用作词头，和“父（不、布）”等亲属称谓词用作词头，属同类现象（参张双庆、张惠英 2002）。

就在雷州地区的徐闻县，我们还看到不少用“妃”做人名的情形，男女都可以使用。例如（徐闻县志编委会 2000，未注性别者为男性）：

烈士：凌妃合 陈妃水（930 页）

陈妃福（931 页）

潘妃寿　杨妃陆　戴妃琼　高妃姑　王妃裕　庞妃觉（932 页）

黄妃妹　黄妃哑　张妃峰　柯妃招（933 页）

赵妃海　谢妃伦（934 页）

干部（副处以上）：林妃拾　梁妃合（936 页）

先进人物：李妃富（952 页）郑妃玖（953 页）

县领道：郑妃义（983 页）

运动员：许妃妹女（793 页）

百姓：吕妃道（847 页）

　　陈妃汝　骆妃三　陈妃二　陈妃玉（850 页）

　　石妃三女（880 页）

在海南的儋州县，也看到用“妃”作人名的例子，例如（据海南省儋州市地方志编委会 1996）：

寿星：王妃三女（103 页）

　　苏妃群女（104 页）

　　符妃大女（105 页）

　　张妃大女　符妃美女　符妃大女　（111 页）

　　何妃女女　王妃大女　王妃四女　符妃三女　（112 页）

在广西的傣人，也有称母亲为“妃”，并用作人名。请看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 1987，36 页的一则记载：

谷吏屯的黄姓傣人因与当地 $p'o^{33}$ $ma\eta^{21}$（侬人）杂居，到了“姆马”“姆花”（傣语称“妃马”、“妃花”，“妃”即母亲）这一代改穿侬人的服装，现在已成为侬人，不与傣人通婚。

按，“妃”就是 pi 的译写，王均主编《壮侗语族语言简志》未载 pi 作母亲义，大概是傣语的一种方言。例中所载“妃马，妃花”都是人名。在邢公畹《红河上游傣雅语》书中，就有 pi 用作词头表尊称的情形。例如：

| | |
|---|---|
| $pi^{11}$ $nwo\eta^{31}$ | 亲戚（69 页）；客人（74 页） |
| $pi^{11}$ $lo^{53}$ $san^{11}$ | 罗三（哥）（94 页） |
| $pi^{11}$ $na\eta^{53}$ $vo^{11}$ | 娥娘（姐）（96 页） |

所以，傣语、傣雅语（傣语的一种方言）的“妃”、$pi^{11}$和汉语雷州方言的“妃”一脉相通，都和“妣”同源。

“妣”用作地名，除了上文介绍的海南以外，也见于贵州等地，字常写作“比、庇、鄙、”等。例如（据当地地方志）：

贵州惠水县：比志　比柞　比纳　纳比　比王（《惠水县志》66、67、69、70 页）

水城县：朵比　庇车　比德　小比德　比且（《水城县志》112、113 页）

锦屏县：鄙爹　俾把　俾袮　鄙胆　番鄙　鄙亮　俾堂　俾炸

　　俾把上寨　俾把下寨　高比　俾敢上寨　俾敢下寨

　　（《锦屏县志》49、50、54、56、72 页）

最后，我们要说，这个“妣”，无论是表示母亲、祖母，还是姐、嫂，都是从表示女性这一点演变而致。这在汉语、藏语、纳西语、嘎卓语、白语中 pi（声调可以和“妣”有所不同）都有表示女阴的现象。后来 pi 之称女（母，祖母，女性，妻子）也称男（哥、姐夫，男性人名词头等），犹如“且”之为“祖”为“姐”，“叟”之为“嫂”，“大、太”之尊称男性长者女性长者，反映了称谓也有失去性别特征的情形。而汉字汉语所反映的这种古代文明，在周边民族语言中也有这样那样的遗留。

## 引用书目

巢宗祺 1990 广东连南油岭八排瑶语言概要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巢宗祺、余伟文 1989 连南八排瑶语 中山大学出版社
戴庆厦 1998 彝语词汇学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编辑组 1986 黎族社会历史调查 民族出版社
广西壮族自治区编辑组 1987 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七） 广西民族出版社
郭沫若 1976 甲骨文字研究 香港中华书局
海南省儋州市地方志编委会 1996 儋县志 新华出版社
海南省民政厅 1996 海南行政区划简册（列印本）
黄布凡 1992 藏缅语族语言词汇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惠水县志编委会 1988 惠水县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
锦屏县志编委会 1995 锦屏县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欧阳觉亚 郑贻青 1983 黎语调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钱奠香 2002 海南屯昌闽语语法研究 云南大学出版社
瞿霭堂、谭克让 1983 阿里藏语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瞿云魁 1793 陵水县志（影印本）
水城县志编委会 1994 水城县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
王 均等 1984 壮侗语族语言简志 民族出版社
邢公畹 1989 红河上游傣雅语 语文出版社
徐闻县志编委会 2000 徐闻县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张双庆、张惠英 2002 从词头“不、布”谈起 《中国语文》第3期
张振兴、蔡叶青 1998 雷州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民族所 1964 黎族古代历史资料
中南民族学院 1956 海南黎族情况调查（3） （油印本）

# 从山西话的称谓词看古代文明*

山西话的称谓词有一些较为特别的叫法，例如平遥、离石等地称外祖父为“简爷”，外祖母为“简婆”；汾阳称母亲为“蛮”、平遥称母亲为 maŋ，临汾称母亲为“姐”、“奶奶”、高平称母亲为 pa；平遥称父亲为“哥”，文水称父亲为 ta，万荣称伯父为“爸”，称伯母为“大大”；陵川称祖父为“老爹”等等（据侯精一、温端政 1993，239－245）。

其实，这些所谓特别的叫法，只是相对于我们常用的普通话或北京话而言，如果我们放眼于东西南北各地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有关的这些称呼，也就算不上怎么特别了。相反，我们从相互比较中看到了一种共同现象，启发我们对人类古代文明的思考。

下面我们逐一加以讨论。

## 一、称母亲为“姐”（附“简、奶、蛮、maŋ）

山西有的方言称母亲为“姐”，例如洪洞话（据乔全生 1999，224 页）：

姐（母亲）　引者按：姐 tɕiɑ33　指母亲，姐 tɕie33指姐妹的姐。

干姐（干妈）

大姐（伯母）

后姐（继母）

还有临汾、汾西、平遥等地，也有以“姐”称母的情形（平遥据侯精一 1995，122—123 页，其余据侯精一、温端政 1993，239—240 页）。

我们还注意到，山西有的方言称外公外婆为“简爷、简婆”，例如（据侯精一、温端政 1993，244—245 页）：

| | 外祖父 | 外祖母 |
|---|---|---|
| 平遥 | 简爷 | 婆婆 |
| 孝义 | 简儿 | 婆婆 |
| | 简爷 | 简婆 |
| 娄烦 | 简爷 | 简婆 |
| 离石 | 简爷 | 简婆 |
| 临县 | 简儿 | 简婆 |
| 汾阳 | 简爷 | 简婆 |
| 岚县 | 简爷 | 简婆 |

我们以为，这个“简”就是“姐儿”的合音。“简”是古山摄字，有一个-n 尾，所以，“姐”加上-n 尾就成为“简”了，犹如崇明话“爷儿俩”今口语说成“演俩”。称母为“姐”，因而称外公外婆为“姐爷、姐婆”等自然也顺理成章了。据潘家懿先生提供，洪洞、

* 本文发表于《语文研究》2003 年第 2 期 1－5 页，和张振兴联合署名。

汾南以及河南有些地区，也用“姐”构成粗话和骂人话如“姐日的”、“×你姐”、“你姐×”等，这等于是骂娘话。

以“姐”称母以及相关联的称谓现象不只在山西方言中常见，在很多汉语方言甚至少数民族语言中都能见到。而且，浙江湖南等地还有用“姐”来称呼祖母。请看（粤西阳西、阳春、信宜、廉江，据李如龙 1999，154—155 页；尤溪，据陈章太、李如龙 1991，334 页；宁化、大余、翁源、连南、河源、清溪、西河、香港据李如龙、张双庆 1992，332、334 页；庆元、玉山据曹志耘等 2000，216—218 页；寿昌据曹志耘 1996，117 页）：

| | 母亲 | 外公 | 外婆 |
|---|---|---|---|
| 阳西塘口 | | 姐公 | 姐婆 |
| 阳春三甲 | | 姐公 | 姐婆 |
| 信宜思贺 | | 姐公 | 姐婆 |
| 信宜钱排 | | 姐公 | 姐婆 |
| 廉江石角 | | 姐公 | 姐婆 |
| 尤溪城关 | 阿姐 | | |
| 尤溪汤川 | 依姐 | | |
| 宁化 | 姐 | | |
| 大余 | 姐佬 | | |
| 翁源 | | 姐公 | 姐婆 |
| 连南 | | 姐公 | 姐婆 |
| 河源 | | 姐公 | 姐婆 |
| 清溪 | | 姐公 | 姐婆 |
| 西河 | | 姐公 | 姐婆 |
| 香港 | | 姐公 | 姐婆 |

| | 母亲 | 伯母 | 祖母 |
|---|---|---|---|
| 庆元 | 姐 | 姐妈 | |
| 玉山 | 姐 | 大姐 | |
| 寿昌 | | | 姐姐，阿姐 |

其实，《现代汉语词典》所载“媄毑”的“毑”和“姐”同音，“媄毑”被释为方言中称祖母；或尊称年老的妇女。这和浙江寿昌话可相印证。江西上犹、宁都、石城称伯母就作“毑”（刘纶鑫 1999，645 页），从读音为 $tɕia^3$ 看，也是来源于“姐”。

少数民族语言如龙州壮语，对母亲的叫法有多种，其中一种叫法是 $tɕa^{24}$或 $ʔo^{33}$ $tɕa^{24}$（据李方桂 1940，89—90 页）。这和汉语“姐”的读音完全对应。

汉语以“姐”称母的现象自古就有：许慎《说文解字（第十二下）·女部》：“蜀谓母曰姐”。

至于汾阳称母为“蛮”，平遥称母为 maŋ（据侯精一、温端政 1993，239 页），显然是“妈”和“儿”的合音。“妈儿”合音为“蛮、maŋ”，犹如“姐儿”合音为“简”，由于平遥话“三山桑”同音（同上 341 页第 17 图），所以 maŋ 也音同“蛮”。

至于临汾话以“奶奶”称母亲（同上 240 页），在别的方言中也能见到。请看福建省的方言（据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 1998，519—522 页）：

| | 南靖 | 平和 | 云霄 | 诏安 | 漳平 | 莆田 | 仙游 |
|---|---|---|---|---|---|---|---|
| 母亲 | 娘奶 | 娘奶 | 娘奶 | 奶 | 娘奶 | 娘奶 | 娘奶 |

| | 建瓯 | 建阳 | 政和 | 松溪 | 顺昌 |
|---|---|---|---|---|---|
| 母亲 | 奶 | 奶 | 奶 | 奶 | 奶 |

编者可能觉得以“奶”称母有点不可理解，所以有的地方就写作“妳”，字形有点变易，以慰藉心理上的不安。实际上“奶、妳”在用作乳房这一点上完全同音同义，是异体字。

## 二、称父亲为“哥”、“大”，称姐为“大大”

平遥话对人称述父亲时可以说“哥”，也可以说“大”。用声韵或调的变化来区别不同的用法，请看（据侯精一 1995）：

哥：（父亲）$ki\text{E}^{13}$　（122 页）　　后哥（继父）　（123 页）

（哥哥$_{兄}$）$kɔ^{13-31}\ kɔ^{13-35}$　（124 页）

（尊称，加在小名后）$kɑ^{13}$　（124 页）

大：（父亲）$tɑ^{35}$　（122 页）

（大大$_{姐,大姐}$）$tɑ^{35}\ tɑ^{35}$　（124 页）

（大爷$_{大伯父}$）$tei^{35}\ i\text{E}^{13-53}$　（122 页）

（大大$_{第一个孩子}$）$tei^{33}\ tei^{35-53}$　（126 页）

文水也可以称父亲为“大哥”，称大姐为“大大”（胡双宝 1984，40 页）；祁县也称大姐为“大大”（杨述祖、王艾录 1984，31 页）

我们以为，以“哥、大”称父亲、称伯、叔等尊长在现代方言、古代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中常能见到。

闽语海口话称父亲的一种说法为“阿兄”（陈鸿迈 1996，46 页）。

福建福清话称父亲有“阿哥、阿伯、阿叔、官”（冯爱珍 1993，186 页）。

《嘉禾县图志》民国二十年刻本载：石门、瑶冲、山垛诸村谓父曰哥哥，子呼母或曰姊姊（引自丁世良、赵放 1997，540 页）。

粤北盘村瑶族称父亲的一种说法是“哥”ko（引自罗昕如 2001，290 页）。

古代汉语以“哥”称父的例子：《旧唐书·王琚传》“玄宗泣曰：四哥仁孝。”玄宗之父睿宗排行第四，故称其父“四哥”。又《旧唐书·棣王琰传》“（李琰答玄宗）惟三哥辩其罪人。”“三哥”指李琰之父玄宗。

至于以“大”称父称伯、叔的情形更是常见。例如（据陈章太、李行健 1996，2331、2334、2335 页）：

| | 父亲 | | 父亲 |
|---|---|---|---|
| 张家口 | 大 | 集宁 | 大 |
| 忻州 | 大（大） | 呼和浩特 | 大 |
| 太原 | 大大 | 二连浩特 | 大 |
| 临河 | 大 | 诸城 | 大大 |
| 济宁 | 大 | 商丘 | 大 |
| 自贡 | 大大 | 灵宝 | 大 |

| | | | |
|---|---|---|---|
| 天门 | 大大 | 天水 | 大 |
| 安庆 | 大大 | 西宁 | 大大，阿大 |
| 阜阳 | 大 | 芜湖 | 大大 |
| 哈密 | 大大 | 徐州 | 大大 |
| 乌鲁木齐 | 大（大） | 连云港 | 大大 |

| | 伯父 | | 伯父 |
|---|---|---|---|
| 沧州 | 大大 | 兰州 | 大大 |
| 长治 | 大 | 西宁 | 大大 |
| 哈尔滨 | 大大 | 扬州 | 大大 |

| | 叔父 | | 叔父 |
|---|---|---|---|
| 阳原 | 大大 | 汉中 | 大大 |
| 诸城 | 大大 | 芜湖 | 大大 |
| 灵宝 | 大 | | |

回头再看《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中的语言事实，主编侯精一、温端政非常谨慎，在239页“父亲”词条下，把读为ta/tɑ/tʌ的都以方框“□”来写，因为和“大”的常用读法在声韵调上有某种差异。其实，侯精一在《亲属称谓词的变读》（侯精一1999）一文中已经解释了一些称谓词的变读现象。《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240—241页“伯母”词条下，就载有多处称“大”的情形，例如：

| | 孝义 | 离石 | 临县 | 汾阳 | 隰县 |
|---|---|---|---|---|---|
| 伯母 | 大大 | 大大 | 大大啊 | 大儿 | 大大 |
| | 大 | | 大大 | | |

| | 石楼 | 忻州 | | 吉县 | 万荣 |
|---|---|---|---|---|---|
| 伯母 | 大大 | □□tɑ$^{313-42}$ tɑ$^{313}$ | 大大 | 大大 | |

显然，忻州的“□□tɑ$^{313-42}$ tɑ$^{313}$”也是“大大”。称伯母为“大大”，和称姐为“大大”是同样性质，都是对长者之称。

李行健主编的《河北方言词汇编》（商务印书馆，1995）记录称父亲为“达、达达”（215页），有的称伯父或伯母或姐为“大大”（216页），石家庄的正定县还有称母亲为“大大”（216页）。“达”和“大”声调不同，但作为称呼，来源是一致的，都是“大”。

少数民族语言如武鸣壮语和龙州壮语都有用“大、太”称呼尊长，“大、太”本是一字。例如：

武鸣壮语没有送气塞音声母，“大”一读ta$^{24}$，一读tai$^{24}$/tai$^{13}$（李方桂1958，346—347页）：

| | | | |
|---|---|---|---|
| ta$^{24}$ hin$^{31}$ | 大人 | tai$^{24}$ θi$^{55}$ | 太史 |
| ta$^{24}$ kjaŋ$^{33}$ | 大江 | tai$^{13}$ ke$^{33}$ | 大家 |
| ta$^{33}$ | 岳父，外祖父 | tai$^{33}$ | 岳母，外祖母 |
| koŋ$^{33}$ ta$^{33}$ | 岳父，外祖父 | me$^{13}$ tai$^{33}$ | 岳母，外祖母 |

很明显，koŋ$^{33}$ ta$^{33}$就是“公大”，me$^{13}$ tai$^{33}$就是“母大”，用作亲属称呼时“大、太”都有

变调。至于“岳父、外祖父”同称，“岳母、外祖母”同称，和“姐”称母和姐，“大大”称伯母和大姐，“哥”称父和兄，都是辈分相混的称谓现象，其根源是同样的。

龙州壮语有送气塞音声母，所以有 t　tʻ之别，“大”也有 a 韵和 ai 韵两种读法。例如（李方桂 1940，273—274 页）：

| | |
|---|---|
| $ta^{33}$ | 女子的父亲；附加于亲属名词指女子的长辈男亲属 |
| $po^{11}\ ta^{33}$ | 父亲（女子的）；岳父 |
| $ta:i^{33}$ | 女子的母亲；附加于亲属名词指女子的长辈女亲属 |
| $me^{11}\ ta:i^{33}$ | 母亲（女子的）；岳母 |
| $na:ŋ^{31}\ ta:i^{33}$ | 外祖母 |

我们注意到，武鸣话和龙州话，都把“大”的 a 韵读法指男性长辈，ai 韵读法指女性长辈。而在吴语崇明话中，“太太”或“老太太”这个称呼既称曾祖父曾外祖父，也称曾祖母曾外祖母，没有性别之分。“太里太”则称曾曾祖父母和曾曾外祖父母。

## 三、汉语称谓词“祖姐、母奶、叟嫂、老大”等或来自生育器官名，或来自尊长之义

上文我们介绍了“姐”称母、“大”称父等亲属称谓在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中广泛存在，以及所指又错综复杂的情况之后，可以进一步看看解释这些现象的有关说法。

自从清翟灏《通俗编·称谓》据《晋书·西戎传》的“阿干之歌”提出“阿干，鲜卑谓兄也。阿哥当即阿干之转”以来，学人都表赞同。张清常《〈尔雅·释亲〉札记》一文和陈宗振《试释李唐皇室以“哥”称父的原因及“哥”、“姐”等词与阿尔泰诸语言的关系》一文都认为“哥”借自鲜卑语“阿干”agan；陈文（116 页）还进一步认为“哥”称父、“姐”称母、“爹”称父等，都是受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影响而致。

我们以为，如果我们对汉语方言及其邻近少数民族语言的有关事实了解多一点的话，我们在观察和分析这些语言现象时，就有一个比较开阔的思路。

不妨看看中国古代取名称谓的一般情形。

郭沫若在《释祖妣》一文中指出，祖妣、父母的本义，就是表示男性女性：“是故士女对言，实同牡牝、祖妣。而殷人之男名‘祖某’，女名‘妣某’，殆以表示性别而已。”又说：“知祖妣为牡牝之初字，则祖宗崇祀及一切神道设教之古习亦可洞见其本源。盖上古之人本知母而不知父，则无论其父之母与父之父。然此有物焉可知其为人世之初祖者，则牝牡二器是也。故生殖神之崇拜，其事几与人类而俱来。”（郭沫若 1976，36 页）郭氏在《释岁》一文中又说道：“古之父母，意犹男女，今人称雌雄牝牡为公母，即其遗意。”（同上 136 页）

我们从甲骨卜辞看到，殷商男子很多以“祖”取名，如“祖甲、祖乙、祖辛、祖丁、祖庚、祖癸、祖伊”等，女子很多以“妣”取名，如“妣甲、妣丙、妣庚、妣戊”等。到了周代，词序有所变化，由商代的“祖某、妣某、父某、母某”变为“某父、某母”。（参郭沫若 1976，30—32 页）

所以，初民取名称呼首先是区别性别而已，因而有些称谓直接来自生育器官。

例如“且”。“且”象男性。“且”之为“祖”为“姐”，用以称男女长者。这样，“姐”之称母称姐妹，犹如“妣”之称祖妣~祖母~称考妣~母亲~。这种辈分乱的称呼，反映了古代称谓的特点。今海南黎族称男人为“父××”，称女人为“母××”，云南傈僳族结婚喜帖上，丈夫

名"××爸"，妻子名"××妈"，表示性别的"父母、爸妈"或者作词头，或者作词尾。

从字形结构交代了"姐"的来历之后，我们再看《后汉书·西羌传》中的"劳姐、多姐、勒姐、累姐"以及《晋书·载记姚兴传》中"弥姐"等"姐"字族名，以及隋初碑铭中的姓名如"弥姐显明、弥姐道遵、弥姐庆昌、弥姐义昌、弥姐珍、弥姐相贵"（引自马长寿 1985，96—97 页）等，可见也是用"姐"称尊长之义而来。

在今阿尔泰诸语言中，如陈宗振（2001，116 页）所提到的，保安语的 adʑi（姐姐），土族的 aadʑii（姐姐），维吾尔语的 ɑtʃɑ（姐姐、大姐、阿姨、大婶），哈萨克语的 ædʒe（奶奶），柯尔克孜语的 edʒe（姐姐），都和汉语"姐"音相近。可以认为是史书记载的族名和姓名"劳姐、多姐、弥姐"等的遗迹。

又如"母、奶"。古字"母、女"同形，"母"象乳房，母、奶是哺育器官，用来称女性尊长和女性、雌性。明方以智《通雅》卷二"母"字条指出，母有"满鄙、莫古、莫后、莫假"四切。《玉篇·女部》"齐人呼母"那个字写作"弥"下加"女"，《广韵》支韵武移切小韵也载那个字。汉语方言用"迈、美、默、娓、嬷、姥"等字来写，少数民族就用"咪、弥、咩、乜、篾"等字来译写。海南有密集的"美"字地名和"母"同音；泰国有不少 MAE 地名，译作"湄、夜（按，闽南话音 ME)"也来自表母亲义；《史记·西南夷列传》中的部族名"靡莫、靡非、收靡"，还有《汉书·西域传》中的古国名"且末国、东且末国、西且末国"等，都明显来自尊称"且、母"（参张惠英 2001，57—89）。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称谓词的性别区分，在后来的发展演变中，也有趋同不分的情形，有时是表示尊敬，有的是表示亲昵，等等不一。例如古代之"子"可以称男子女子，现代之"先生"可称男女尊者。

至于"老、大"，显然是以尊长之义作称谓。"老"在古代汉语中就可以指父母指公卿：《周礼·地官·司门》"以其财养死政之老与其孤。"注："死政之老，死国事者之父母也。"这个"老"指父母。《礼记·王制》"属于天子之老二人"。此"老"指公卿大臣。山西方言以"老（姥、佬)"称呼尊长的如（襄垣据陈润兰、李唯实 1984，27 页；其余侯精一、温端政 1993，242—245 页）：

| | 叔父 | 祖父 | 祖母 | 外祖父 | 外祖母 |
|---|---|---|---|---|---|
| 文水 | 老老 | | | | |
| 孝义 | 老老，老儿 | | | | |
| 汾阳 | 老老，老儿 | | | | |
| 襄垣 | 劳劳 | | | 老爷 | 姥姥 |
| 高平 | | 老爹 | 姥姥 | 老爹 | 姥姥 |
| 太原 | | | | 老爷 | 姥姥，姥娘 |
| 汾西 | | | | 老爷 | 姥姥，姥姥啊 |
| 忻州 | | | | 老爷，老爷呀 | 姥姥，姥姥啊 |
| 五台 | | | | 老爷 | 姥娘 |
| 代县 | | | | 老爷 | 姥娘 |

很明显，襄垣话称叔父为"劳劳"，就是"老老"的变读。又据侯精一 1999，70 页，侯马话称外祖父曾祖父都是"老爷"、外祖母曾祖母都是"老娘"，只是"老"的声调前者为 55 调，后者为 53 调。都是用不同的声调来区别不同的用法。

史书关于少数民族"僚、獠、牢、劳"的记载，也就反映了他们以尊称"老"作为族名

的现象。今少数民族如“仡佬、仫佬、木佬”就是以“老”取名。

今老挝原称寮国，英语为 LAOS，国内有老龙族群、老松族群、老听族群等名称，都由“老”取名。

“大”自古也有表示尊者长者之义，“大人”一词自古就可以表示父母，沿用至今，所谓“父母大人”是也。“大”有徒盖切和他盖切两读，所以“大、太、泰”自古通用。我国的傣族和泰国、老挝、越南、柬埔寨等国的泰族族源一致。泰、傣都来自“大”。越南除了泰族，还有岱依族，这个译音“岱”也就是“大”。讲突厥语的哈萨克族，ata 既可以称父，也可以称祖父（引自陈宗振 2001，第 113 页），可能是“大”在阿尔泰语系中的反映。

## 四、关于“哥”的讨论

上文提到，自清翟灏以来，一般人都同意汉语“哥”借自鲜卑语“阿干”的说法。我们从陈宗振文中，看到阿尔泰系很多语言关于兄长的说法，都和“哥”相对应，而不是和“干”相对应。请看（陈宗振 2001，113 页）：

| | | |
|---|---|---|
| 古代蒙古语： | aqa | （兄） |
| 现代蒙古语： | ax | （兄，兄长） |
| 达斡尔语： | ag | （兄） |
| 满文： | age | （皇子、阿哥，老兄） |
| | agu | （老兄，先生） |
| | ahuun | （兄，哥哥，兄长，叔父） |
| 锡伯语： | age | （哥哥） |
| 维吾尔语： | aka | （哥哥，兄，大哥，大叔） |
| | aʁa | （哥哥，兄长） |
| 哈萨克语： | aʁa | （兄，哥哥，兄长，叔父） |
| | æke | （父，父亲，爸爸） |

显然，除了满文 ahuun 和“阿兄”音近外，其他读法都和汉语“哥”音对应，而且用法、所指都相近。所以我们怀疑，不是“哥”借自鲜卑语“阿干”，而是阿尔泰语系的表示兄长、父亲的 age、aka，和汉语同源，或者如“弥、姐、大、老”等，都借自汉语。“阿干”的“干”则是“哥儿”的合音，犹如山西话“简”是“姐儿”的合音。

### 引用书目

曹志耘 1997 严州方言研究 好文出版（日本东京）
曹志耘 秋谷裕幸、太田斋、赵日新 2000 吴语处衢方言研究 好文出版（日本东京）
陈鸿迈 1996 海口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陈润兰、李唯实 1984 襄垣方言志 《语文研究》编辑部
陈章太、李如龙 1991 闽语研究 语文出版社
陈章太、李行健 1996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语文出版社
陈宗振 2001 《试释李唐皇室以“哥”称父的原因及“哥”、“姐”等词与阿尔泰诸语言的关系》《语言研究》第 2 期
丁世良、赵放 1997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中南卷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冯爱珍 1993 福清方言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 1998 福建省志·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
侯精一 1995 平遥方言民俗语汇 语文出版社
1999 现代晋语的研究 商务印书馆
侯精一、温端政 1993 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胡双宝 1984 文水方言志 山西《语文研究》编辑部
郭沫若 1976 甲骨文字研究 香港中华书局
李方桂 1940 龙州土语 商务引书馆
1958 武鸣僮语 中国科学院
李如龙等 1999 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 暨南大学出版社
李如龙、张双庆 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厦门大学出版社
李行健 1995 河北方言词汇编 商务印书馆、
刘纶鑫 1999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罗昕如 2001 湖南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长寿 1985 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 中华书局
乔全生 1999 洪洞方言研究 中央文献出版社
许 慎 1963 说文解字 中华书局
杨述祖、王文录 1984 祁县方言志 语文研究编辑部
翟 灏 1965 通俗编 商务印书馆
张惠英 2001 语言与姓名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清常 1998 《尔雅·释亲》札记 《中国语文》第2期

# 从吴语“官”表示孩子说起*

## 一、吴语用“官/干”表孩子

崇明话用“小官”指小孩。例如（参张惠英《崇明方言词典》）：

| | |
|---|---|
| 小官（小孩） | 大小官（大孩子） |
| 小官头子（对小孩的轻视说法） | 小小官（小小孩） |
| 男小官（男孩） | 新小官（新郎官） |
| 女小官（女孩） | 大官（过去岳父母面称女婿的尊称） |

和崇明相临的启东、海门也有“小官”的说法（参鲍明炜 1998，400 页）

吴语有些地区用“小干”来称小孩，这是因为吴语很多地方“官、干”同音之故。苏州、常熟、昆山、青浦就用“小干”（苏州也说“小干五”）指小孩（赵元任 1956，110 页）。江阴在赵书中未见用“小干”，而在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868 页则也有这种说法。“小官”之作“小干”，和广东梅州地名“棺材石”，可谓遥相呼应、互为参证。

再看“官”在其他方言中称人、称长者幼者、作动物名称词头的情形（原文“动物”讹作“动词”，今改）。例如（据许宝华等 1999，3686—3688 页）：

官仔，指小孩子：少个阿官仔好听话，真好惜（这个孩子很听话，很可爱）。（广东揭阳）

官儿，指弟弟。（贵州沿河思渠、沿河塘坝）

官客，指男人。（河北赤城，江苏盐城，云南大姚、姚安，安徽歙县）

管家，指男人。（安徽歙县）

猪官、牛官，指放猪者、放牛者。（北方话）

囝婿倌，指女婿。（厦门，可以在称呼或名字后加上“官（倌）”来称呼）

官官，称祖父。（福建清流客家话）

官爹，指公公。（福建顺昌、沙县）

官朗，指公公。（福建闽侯洋里）

官蜱，指臭虫。（福建连城庙前，永定下洋）

官蜓，指蜻蜓。（山东寿光）

官官蜓，指蜻蜓。（江苏徐州）

官蜓蜓，指蜻蜓。（江苏赣榆）

官人，指蜻蜓。（甘肃天水）

官儿官儿屎壳郎，指一种头上有光的蜣螂。（河南郑州）

---

* 载上海市语文学会、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合编《吴语研究》25－30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 1 月。此次出版小有修订。

官儿老爷，指一种雄性蜣螂。（北京话）

官儿娘子，指一种雌性蜣螂。（北京话）

用“官/干”指小孩，在明清小说中都有反映。例如：

(1)《水浒》二回：既然是宅内小官人，若爱学时，小人指拨他端正如何？

(2)《古今小说》二十六：沈小官一鸟害七命（题目名）。

按，“沈小官”指十八岁的青年男子沈秀。

(3)《醒世恒言》三：他原是一个老实小官，不知烟花行径。

(4)《警世通言》二十二：宋小官团圆破毡笠（题目名）你不是宋小官么？为何如此模样？

(5)《海上花列传》二十三：卫姐又道：“该个小干仵生活倒无啥，就不过独幅点。”（按，可译作：那个小青年干活还可以，只不过性格孤僻点。）

我们可以看到，明人小说中还用“小官”，到了清末用苏白写的《海上花列传》，就成了“小干仵”了，和赵元任所记“小干五”吻合，“仵、五”当是“儿”轻读而致。小说中“小官”指青年男子，口语中则也指小孩子，用“官”称孩子、青年男子，都是由尊称演变而来。这和用“父（甫）、伯、叔、子、公”等来尊称男子，如“尼父、伯夷、叔齐、贾子、秦公”道理相类。

## 二、佤语用“官/管/果恩”表孩子，京语 kɔn[1] 称孩子

云南佤族一般认为属于南亚语系的孟高棉语族。孟语表孩子的词在罗之基《佤族社会历史与文化》220—223 页中，就用汉译音“官、管、果恩”表示，而对照其国际音标，原来和吴语的“官/干”正相对应。请看：

1. 西盟县马散大寨：

儿子 kuan a mei（官阿妹依）

女儿 kuan a pon（官阿布恩）

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 kuan（官）

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 kuan sai（官赛）

2. 西盟县岳宋寨：

儿子 kuan tʌ mæ（管得媒）

女儿 kuan tʌ bʌn（管得崩）

3. 澜沧县雪林大寨：

儿子 kon si me（果恩西麦）

女儿 kon bun（果恩布恩）

孙子 kon sau（果恩扫）

孙女 kon sau bun（果恩扫布恩）

按，表子女的 kuan 和 kon 只是方音的不同，而汉译音“官”和“管”也是用于区别不同的地区，和吴语的“官”相应，汉译音“果恩”是找不到合适的同音字而用合音来表示 kon 这个音。

下面，我们再看颜其香、周植志在《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37 页、70 页所提供的关于“儿”在南亚语系中的读音：

| | 儿 | | 儿 |
|---|---|---|---|
| 越南北部 | kɔn | 苏伊语 | kɔɔn |
| 越南南部 | kɔŋ | 布鲁语 | kɔɔn |
| 芒语 | kɔn | 阿拉克语 | kɔɔn |
| 柬埔寨语 | koun | 罗文语 | kuan |
| 拉佤语 | kuən | 布劳语 | kuan |
| 孟语 | kɔn | 斯汀语 | kɔɔn |
| 乔崩语 | kuan | 坦普温语 | kɔɔn |
| 辛语 | khwan | 仲语 | kheen |
| 库伊语 | kɔɔn | 比尔语 | khen |
| 格木语 | kɔɔn（以上 70 页） | | |
| 京语 | $kɔn^{33}$ | 巴琉语（徕语） | qɔːn（以上 37 页） |

下面再看佤语"儿"［kɔn］作词头以表示名词、小称、尊称的用例（据颜其香等 1995，387 页）：

| | | | |
|---|---|---|---|
| tɔk | 敲 | kɔn tɔk | 木槌 |
| sim | 鸟 | kɔn sim | 小鸟儿 |
| krauʔ | 芋头 | kɔn krauʔ | 芋儿 |
| ŋai | 眼睛 | kɔn ŋai | 瞳孔 |
| mian | 拉祜族 | kɔn mian | 拉祜族（尊称） |
| pa rauk | 佤族 | kɔn rauk | 佤族 |
| pui | 人 | kɔn pui | 人们 |

笔者以为，颜其香等书中所述佤语之用 kɔn 作尊称和小称，正说明这个 kɔn 以及罗之基书中所标的佤语 kuan，就是来自汉语的"官"。佤语用"官"作尊称，犹如临高话用 Be（伯）或 Ong-Be（翁伯）、藏语用 bod pa（伯爸）、缅语用 ba ma（爸妈）、彝语用 su（叟）、仡佬仫佬老挝用 lao（老）、泰语用 Tai（大）作尊称一样，都来自汉语对尊者、长者的称呼。

京语也称越南语。欧阳觉亚等《京语简志》第 4 页指出京语"具有汉藏语系语言的共同特点"；而且，第 5 页还说，"京语壮洞语族诸语言相同或相近的特点就更多"。颜其香、周植志《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第 6 页则认为，"越语属于南亚语系"。

京语称孩子为 $kɔn^1$，也用来称子女。例如（据欧阳觉亚等 1984）：

$tɛ^3$ $kɔn^1$　儿童（134 页）按，是词头，$kɔn^1$ 是词干，指孩子。

$kɔn^1$ jaːɪ　儿子

$kɔn^1$ ɣaːi　女儿

$kɔn^1$ $jəu^1$　儿媳

$kɔn^1$ $je^3$　女婿（以上 135 页）

京语 $kɔn^1$ 也可表示某种身份、职业的人，例如（据欧阳觉亚等 1984，53 页）：

$kɔn^1$ $buən^1$ 贩子　　$kɔn^1$ $nuəi^1$ 丫头

子　贩卖　　子　养

$kɔn^1$ $haːt^7$ 歌女，戏子

子　唱

京语 kɔn$^1$ 也可用作词头、词尾，表示幼小、细小意。例如（据欧阳觉亚等 1984，第 53 页）：

vit$^1$ kɔn$^1$ 小鸭子　　ɣa$^2$ kɔn$^1$ 小鸡儿
鸭　子　　鸡　子
tsim$^1$ kɔn$^1$ 小鸟儿　　hɔŋ$^5$ kɔn$^1$ 小球儿
鸟　子　　球　子
kɔn$^1$ kə$^2$ 棋子
子　棋

京语 kɔn$^1$ 也可用作动物名词词头。(据欧阳觉亚等 1984，129、130 页)：

| | | | | | |
|---|---|---|---|---|---|
| kɔn$^1$ tsɔ$^5$ | 狗 | kɔn$^1$ hum$^2$ | 虎 | kɔn$^1$ ɣəu$^5$ | 熊 |
| kɔn$^1$ tsuət$^8$ | 老鼠 | kɔn$^1$ ɣa$^2$ dɯk$^8$ | 公鸡 | kɔn$^1$ ɣa$^2$ na$^2$ | 母鸡 |
| kɔn$^1$ vit$^1$ | 鸭子 | kɔn$^1$ bo$^1$ kəu$^1$ | 鸽子 | kɔn$^1$ kat$^7$ | 老鹰 |
| kɔn$^1$ kwa$^6$ | 乌鸦 | kɔn$^1$ ɲa:n$^6$ | 燕子 | kɔn$^1$ jə:i$^1$ | 蝙蝠 |
| kɔn$^1$ ŋwɛ$^5$ | 青蛙 | kɔn$^1$ juək$^7$ | 章鱼 | kɔn$^1$ jui$^1$ | 龟 |
| kɔn$^1$ kuə$^1$ | 青蟹 | kɔn$^1$ ɣɛ$^6$ | 花蟹 | kɔn$^1$ tha:m$^1$ | 鲎 |
| kɔn$^1$ jon$^2$ | 海马 | kɔn$^1$ jan$^5$ | 蛇 | kɔn$^1$ ja:n$^5$ | 蟑螂 |
| kɔn$^1$ dɔm$^5$ dɔm$^5$ | 萤火虫 | kɔn$^1$ khi$^3$ | 猴子 | kɔn$^1$ hiəu$^1$ | 麂子 |
| kɔn$^1$ te$^1$ te$^1$ | 穿山甲 | kɔn$^1$ ɔŋ$^1$ | 蜜蜂 | kɔn$^1$ ɔŋ$^1$ vaŋ$^2$ | 黄蜂 |
| kɔn$^1$ bɯən$^5$ bɯən$^5$ | 蝴蝶 | kɔn$^1$ tsuən$^2$ tsuən$^2$ | 蜻蜓 | kɔn$^1$ ken$^1$ kɛt$^7$ | 蟋蟀 |
| kɔn$^1$ mo:$^2$ | 蚱蜢 | kɔn$^1$ kiən$^5$ | 蚂蚁 | kɔn$^1$ kiən$^5$ taŋ$^5$ | 白蚁 |
| kɔn$^1$ jet$^7$ | 蜈蚣 | kɔn$^1$ jen$^6$ | 蜘蛛 | kɔn$^1$ jep$^8$ | 臭虫 |
| kɔn$^1$ bo$^6$ tsɔ$^5$ | 跳蚤 | kɔn$^1$ bo$^6$ | 蚊子 | kɔn$^1$ jan$^2$ | 虱子（衣服上的） |
| kɔn$^1$ jun$^1$ dət$^7$ | 蚯蚓 | kɔn$^1$ diə$^3$ | 水蚂蝗 | kɔn$^1$ jɔi$^2$ | 蛆 |

京语 kɔn$^1$ 还可以用作量词，还可以表示确指。例如（据欧阳觉亚等 1984）：

(1) kɔn$^1$ ɣa$^2$ na:u$^2$哪只鸡（68 页）

(2) i$^1$ kɔn$^1$ ja:n$^5$ thi$^2$ duək$^8$ joi$^2$。(73 页)
整 只 煎 就 得 了 （整只煎就行了。）

(3) kɔn$^1$ ŋɯəi$^2$ kiə$^1$ kə$^1$ tuŋ$^2$ kɔ$^5$ ba$^1$ mɯəi$^1$ tuəi$^3$。(74 页)
个 人 那 大 约 有 三 十 岁 （那个人大约有三十岁。）

(4) mɛ$^6$ thoŋ$^1$ kɔ$^5$ nam$^1$ ba$^1$ kɔn$^1$ ŋɯəi$^2$ jat$^8$ kwən$^2$ a:u$^5$。(75 页)
边 河 有 五 三 个 人 洗 衣服 （河边有三五个人洗衣服。）

(5) ə$^3$ dəi$^1$ kɔn$^2$ kɔ$^5$ ba$^1$ kɔn$^1$。(87 页)
在 这里 还 有 三 只 （这里还有三只。）

按，以上是 kɔn$^1$ 用作量词的例子。下面是表示确指的例子，虽然译文不一定译出“这、那”。

(6) kɔn$^1$ ŋɯə$^6$ bo$^3$ duək$^8$ tsoŋ$^5$。(95 页)
匹 马 跑 得 快 （马跑得快。）

(7) kɔn$^1$ təu$^1$ an$^1$ kɔ$^3$（102 页）
头 水牛 吃 草（吃草的水牛）

(8) kɔn$^1$ juəi$^5$（102 页）
只 下 （下面的那只）

(9) kɔn$^{1}$ bɛu$^{5}$（103 页）

　　只　肥　（肥的那只）

(10) kɔn$^{1}$ tsai$^{6}$（103 页）

　　只　跑　（跑的那只）

(11) kɔn$^{1}$ daŋ$^{1}$ kai$^{2}$ juəŋ$^{6}$（103 页）

　　头　正在　犁　田　（正在犁田的那头）

## 三、闽语用字“囝”的语源来自“官”

闽语用“囝”表孩子，一般都认为是《集韵》开口三等上声獮韵九件切的“囝”，注谓“闽人呼儿曰囝”。这是韵书所见最早的记录，如果我们不想停留于此，而想进一步探讨其语源，那就首先要提出一些问题。

我们现在就看“囝”是否三等音字。

(1) 泉州话“仔”音$^{c}$ka)，和“敢”同音；而“件”音 kia$^{2}$(据林连通 1993，136、137 页)。显然，泉州话“仔、敢”都是一等字。泉州话的“婴仔（婴儿)、老岁仔（老头子)、丈夫囝、浪荡仔、番仔、外甥仔、孙仔（侄子)”等词中，“仔、囝”都读 a 韵（同上 229、230 页)。书中“仔、囝”混用，有时作“仔”，有时作“囝”。

(2) 顺昌县地处福建西北，县内有个埔上话属闽南方言岛。埔上话“仔（儿子)”音$^{c}$kā，“病仔（怀孕)”为 pi̅$^{ɔc}$ikā)，“□仔（小产)”为 t'ut$_{ɔ}$$^{c}$kā)（陈章太、李如龙 1991，453 页)。这个“仔”也和“敢”同音（同上 445 页)。

(3) 浙南的苍南县灵溪话，“仔”音$^{c}$kã)，和“敢”同音（温端政 1991，115 页)。

(4) 属闽东的周宁话“仔”音$^{c}$ken，也是和“敢”同音（陈章太、李如龙 1991，27、28 页)。

看来，在闽语区，至少已有南北东西四处“囝”读同一等“敢”，也就是说，闽语“囝”有可能来源于一等字。

(5) 建瓯话“囝”音 kyiŋ$^{21}$（上声)，和“汗（汗骹$_{汗脚}$)”kyiŋ$^{55}$（阳去调）声母韵母相同（李如龙、潘渭水 1998，180、181 页)。而“汗”有两读，既可读 kyiŋ$^{55}$（汗骹$_{汗脚}$)，又可读 kuiŋ$^{55}$（汗气)，也就是说，“汗”既可以和“囝”同声韵，又和“官、干、关、观”同声韵（同上 177、178 页)。尤其要指出的是，《建瓯方言词典》引论 7 页在介绍韵母时特别指出：“uiŋ、yiŋ 的部分字，有些人读来已经没有固定的差别，趋于相混。”在音节表中，我们就看到，“饭、传、难、兰、转、鳝、劝、汗、院、焊”等字，就既读 yiŋ 韵，又读 uiŋ 韵（同上引论 12 页)。想来，音节表之外还有不少字 uiŋ、yiŋ 两韵混同不分。由此看来，不但“囝、汗”声母韵母可以相同，而且“囝、官”声母韵母也可以相同。

当然，最能给人启示的是，今厦门话在名字后和姓氏后，都可以加“官”来称呼。

笔者揣测，由于吴语、南方佤语京语及东南亚一些语言都用“官”指子女，闽语的“囝”也很可能是“官”的变读。犹如“干”有一等寒韵和三等仙韵两种读法表示不同意义，“官”在闽语一些方言中也分化出细音一读以专门表明子女之义。至于“囝”的声调之为上声，可能受“子”字上声调的类化，犹如粤语等方言人称代词“我、你、渠”都读上声一般。

很巧，吴翊麟《暹南别录》考证旅暹闽侨吴让家族关系时，从牌位所写可以证实，吴让

“行二乳名让官”（38页），吴让长子吴文辉“行长乳名胤官”（42页）。吴让（1717—1784）原为福建漳州府海澄县山塘乡西兴村人士，父子乳名都以“官”为称，可知当时还以“官”称男孩。

在1847年（道光丁未二十七年）刻的宋卡三朗桥中文石碑上，当地华侨（当然以闽籍为多）捐资者名字很多以“观”为名，实际上就是“官”的避讳字。请看《暹南别录》63—64页：

陈盛观　吴排观　吴波观　罗郑观　钟来观　林真观　施闲观
薛发观　余成观　朱儒观　甘立观　谢公观　潘阳观　蒋让观
林奎观　苏炳观　刘泽观　林夔观　苏联观　林和观　纪发观
陈灿观　王读观　甘成观……

有意思的是，福建女子以“官”为名的很多，可参拙作《语言与姓名文化》121－124页①。

捐资者名中，还有以“哥”为名的，如“蔺二哥、陈三哥、颜次哥”等。

笔者以为，用“官”作人名，和用“哥”作人名的道理是一样的，只是这种习俗今已不多见。而在广东连南八排瑶语中，就用kian$^{44}$称官及汉人，这个kian$^{44}$就是汉语“官”的借音，而且也用在人名中，被译写作“坚”字，这个“坚”还指大官人（参巢宗祺1990，199、202页）。八排瑶这种读“官”为kian$^{44}$，而在名字中又写作“坚”的情形，和闽语人名用“观”、称呼用“团”的情形，有某些相似之处，可谓异曲同工。

最后，既然闽人书写人名时，常要以“观”代替“官”，来表示某种回避，那么，在口语中，“官”的读音也要有所隐讳曲折，而有种种变异，也就可以理解了。其实，整个东南亚地区不少语言用“翁、老、父、母、伯、叔、子、郎、君、官”等作尊称、作人名，都和汉语同源，都来自汉语。

## 引用书目


鲍明炜　1998　江苏省志·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巢宗祺　1990　广东连南油岭八排瑶语言概要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章太、李如龙　1991　闽语研究　语文出版社

福建省福清县志编委会整理　1987　福清县志（乾隆年间）　（无出版社名）

李如龙、潘渭水　1998　建瓯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林连通　1993　泉州方言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罗之基　1995　佤族社会历史与文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欧阳觉亚等　1984　京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钱乃荣　1992　当代吴语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市语文学会、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合编　2003　吴语研究（第二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

温端政　1991　苍南方言志　语文出版社


① 福建福清女子以“官”为名的如（据福清县志编委会整理的乾隆年间《福清县志》）：魏饶官　黄静官（611页）　吴淑官（616页）　翁茂官（619页）　薛琼官　林爵官（621页）　许巽官（622页）　余翼官（624页）　陈凤官　张理官（660页）　张容官　郑满官　郑端官　梁诗官（670页）　杨琼官　陈颖官　叶芒官（696页）……

吴翊麟 1985 暹南别录 台湾商务引书馆
许宝华等 1999 汉语方言大词典 中华书局
颜其香、周植志 1995 中国孟高棉语族语言与南亚语系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张惠英 1998 崇明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 语言与姓名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赵元任 1956 现代吴语的研究 科学出版社

# 从段注《说文》"单呼猴，累呼母猴"说起*

## 一、段注《说文》谓猴"单呼猴，累呼母猴"

清代小学研究成绩斐然，有目共睹。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朴学家，即使他们的一些零散论述，对我们当代方言口语以及汉语史的研究，都有极大的启发作用。

即以词头词尾而言，段氏王氏的一些考证，使我们得到了很多启发。例如：

许慎《说文解字》在"爲、禺、玃、夒"等字说解时，都以"母猴"作注。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也就多处加以引用，在"夒"字下，特别提到，猴，"单呼猴，累呼母猴，其实一也。母猴与沐猴、猕猴，一语之转，母非父母字。"（段玉裁 1981，233 页）所以，这个"母"就是并无实义的词头。而且，"母"的读音可以有地域方言或演变层次的变体"沐、猕"等。这和明张自烈《正字通》563 页所引"《通雅》曰：母，满鄙莫古莫后莫假四切。古书母马同音，皆莫古切，今俗马母同莫假切"相印证。

段氏正确理解了许慎记录的语言事实，并揭示了其中不易为人看到的"母"作为词缀的语言现象。如果我们看一下《康熙字典》"禺"字注释对《说文解字》的改动，就可以清楚了：

《说文解字》九上甶部（189 页）：禺，母猴属。……

《康熙字典》午集下禸部：禺，……兽名，猴属。《正字通》禺似猕猴而大，赤目长尾，山中多有之。《说文》专指为母猴属，误。

显然，《康熙字典》编者不理解许慎的"母猴属"，还要判他一个"误"。

其实，许慎不误，段氏有见地。请看古今语言事实：

《吕氏春秋·察传》："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其中"母猴"就是猴也，并非公猴母猴的母猴。

今北方话称猴为"猴"（吴语方言有"猴子、活孙、猢狲"等说法），但一种水果则都叫"猕猴桃"，所以"猕猴"的说法只存在于"猕猴桃"这种果名中。但粤语不少方言则称猴为"马骝"（郑定欧 1997，5 页；詹伯慧 2002，409 页；白宛如 1998，3 页作马留），这个"马"就是词头，是"母"的一种读法。今仫佬语称猴子为 mə⁶ lau⁶（据王均等 1984，805 页），今临高话称猴为 ma³ lu²（ma³ 和称呼妈妈的词、称呼马的词同音），都和粤语的"马骝"同源。还有，今福建建瓯话称猴为"猴屄"（据李如龙、潘渭水 1998，113 页）。很显然，这些"母、妈、屄"都是只作为词头或词尾。

* 2002 年 12 月香港大学中文系《明清学术国际研讨会》会议论文。

## 二、方言和文献中动植物以“母（马、妇、婆）”作词头词尾来命名的用例

动植物以“母（马、妇、婆）”作词头词尾来命名，在文献和活方言中都能见到。

先看文献中的例子。

婴母（鹦母）：清阮刻本《十三经注疏》中《礼记·曲礼（上）》“鹦鹉能言，不离飞鸟”。唐陆德明《释文》：“婴本或作鹦，厄耕反，母本或作鹉，同音武，诸葛恪茂后反。”可见陆德明所见《曲礼》作“婴母”。而且，《山海经·西山经》也作“鹦母”：“黄山有鸟焉，其状如鸮，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鹦母。”这个“婴母、鹦母”的“母”也非指雌性，因为没有雄性的“婴父”或“鹦父”，犹如“白头翁”鸟也无“白头婆”鸟与之匹配。请看一则笑话：《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恪之才捷皆此类也”，裴注引《江表传》：“曾有白鸟集殿前，（孙）权曰：‘此何鸟也？’恪曰：‘白头翁也。’张昭自以座中最老，疑恪以鸟戏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尝闻鸟名白头翁者，试使恪复求白头母’。恪曰：‘鸟名鹦母，未必有对。试使辅吴复求鹦父。’昭不能答。座中皆欢笑。”（按，张昭时封辅吴将军，故“辅吴”是尊称张昭。）

鸨母（牟母）：《尔雅·释鸟》“駕，鸨母。”（郭注：鴾也，青州呼鸨母。郝疏：说文奴隹，鸨也。……今栖霞人即呼为鸨子矣。）

蟁母、蚊母：《尔雅·释鸟》：“鷏，蟁母。（郭注：今江东呼为蚊母。）

马蚍蜉、马螘、马螘蛘：《尔雅·释虫》：“蚍蜉，大螘。”（郭注：俗呼为马蚍蜉。郝疏：蚍蜉，今顺天人呼马螘，栖霞人呼马螘蛘。）

马蛈、马蜒、马蠲：《尔雅·释虫》：“蛝，马蛈。”（郭注：马蠲均俗呼马蜒。）

马蜩：《尔雅·释虫》：“蝒，马蜩。”（郭注：蜩中最大者为马蜩。）笔者按，上述多种“马”字虫名，并非表大。此条郭注，值得怀疑。

马蜞、马耆、马鳖、马黄、马雕、马蜊：《尔雅·释鱼》：“蛭，虮。”（邢昺疏：一名马蜞，一名马耆。郝疏：寇中奭云，汴人谓大者为马鳖，腹黄者为马黄。按今俗人呼马雕或呼马蜊。）笔者按，“马”者，词头也。犹如今之“大拇指”，原为“母指”，母者大也。习而久之，母指之母义已被忘却，需要再加一“大”字来表示。

鼠妇（鼠负、鼠虫帚）：《尔雅·释虫》：“蟠，鼠负。”（邢疏：负或作虫帚，本草作妇。郝疏：说文蟠，鼠妇也。）笔者按，今崇明话仍说“鼠妇”，“妇”读同“步”，是保持古奉母的双唇浊塞音，读如古并母。“妇、婆、女、奶、母”在表示雌性、女性这一点上是一组同义词。

再看方言的例子。

今普通话和方言中以“母、妈、马、蚂、嫲、蟆、婆”作词头词尾的情形，就很值得注意。先看《现代汉语词典》所载词条：

马儿（一种一年生蔓草）

马蜂（胡蜂）

马兰（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

马蓝（一种常绿草本植物）

马蔺，也叫马莲或马兰

马陆（一种节肢动物）

马桶、马子

蚂蝗

蚂蚱

蚂蚁

蚂螂（蜻蜓） 笔者按，“蚂”读阴平调，注明是方言词。

蛤蟆 $ha^{35}\cdot ma^{35}$ 笔者按，“蟆”读 $ma^{35}$，就是“蚂、嫲”之类，用作词头词尾。

再看方言中的例子，如海口话（据陈鸿迈 1997）：

石母 $tsio^{33}\ vo^{213}$：大的石头，也泛指石头：用～砌墙|用～铺路|载一车～（120 页）

涂石母 $hou^{21}\ tsio^{33}\ vo^{213}$：石头（176 页）

按，海口话说“石母”，犹如别处说“石头、石子”，“母、头、子”都是词尾。

妈牛 $ma^{24}\ ku^{21}$：黄牛，牛的一种。（33 页）

牛妈 $ku^{21}\ ma^{24}$：俗称牛，当地的牛耕力畜，有水牛、黄牛‖“妈”为牛鸣声，故称牛为“牛妈”。（24 页）

又如客家话的“嫲”表示女人（如贼嫲女贼、阿珍嫲阿珍，女人名）和雌性（如猪嫲母猪、羊嫲母羊），但也可以用作不表性别或无性别的名词词尾。例如（据黄雪贞 1996）：

鲤嫲（鲤鱼）、虱嫲（虱子）、拐嫲（小青蛙）

刀嫲（菜刀）、勺嫲（水勺）、索嫲（粗绳）、笠嫲（斗笠）、糟嫲（酒糟）、凳嫲（凳子，新丰客话）、纽嫲儿（中式扣襻儿）、舌嫲（舌头）。

又如湖南益阳话的“婆（子）”表示女人（能干婆、婊子婆、月婆子）和雌性（鸡婆、鸭婆），但也可以用作和性别无关的名词词尾。例如（据崔振华 1998）：

偷油婆（蟑螂）、纺纱婆（纺织娘）、落沙婆（一种水鸟）、虱婆（子）（虱子）、蛆婆（子）（蛆）、沙婆（子）（沙）222 页

寒婆婆（特别怕冷的人）

笑婆婆（爱笑的人）

奴婆婆（做事拖沓的人）

汤婆婆（爱喝汤的人；又指取暖的汤壶） 以上 223 页

又如广东雷州话有（据张振兴、蔡叶青 1999）

白头婆鸟（一种益鸟） 108 页 （按，并非“白头翁”之偶。）

鹰婆（鹰） 213 页

胡鹰母（苍蝇的一种） 206 页

又如福州话（据冯爱珍 1998）：

阿姨母（蝉） 72 页

虱母（虱子） 427 页

糊母（浮萍的一种） 187 页

姜母（姜） 325 页

猪母菜（郊区说法，城里叫牛皮菜）43 页 按，猪母菜者，喂猪菜也，可见词中的“猪母”就是猪。

如果我们把“虱子、猴”两个词的方言用词作一比较，我们会对用作词头词尾的“母（马、嫲、婆、也母）”等用法，就会看得更加清楚。请看：

| | 福州 | 梅县 | 益阳 | 广州 | 临高 | 建瓯 | 《说文》 |
|---|---|---|---|---|---|---|---|
| 虱子 | 虱母 | 虱嫲 | 虱婆 | 虱乸 | | | |
| 猴 | | | | 马骝 | 妈 lu² | 猴屄 | 母猴（猕猴、沐猴） |

## 三、少数民族语言中以“母（马、妇、婆）”作词头词尾来命名的用例

少数民族语言中以“母”作词头词尾的情形，更属常见。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志》中的“母”字地名如（据三都水族自治县志编委会 1992）：

母秀　母牙坡　母鱼　母书　母前　母你　母改　母下
的母　支母　弄母　高母　鲁母　之母

海南临高话在海外被称为 BE（译作“贝”）语，桥本万太郎 *THI BE LANGUAGE* 一书的中文名则作《临高方言》，就又是汉语方言了。临高话的 mai⁴ 是指母亲、妻子、女人、雌性，但同时又用作没有实义的词头，例如（据刘剑三 2000）：

| | |
|---|---|
| mai⁴ | 母亲、妻子、女人、雌性　73 页 |
| mai⁴ vəi² | 年头、年份　74 页 |
| mai⁴ təi³ | 水牛　74 页 |
| mai⁴ nu¹ | 老鼠　74 页 |
| mai⁴ lan² | 户头　74 页 |
| mai⁴ sai¹ | 月亮　74 页 |
| mai⁴ jiu⁴ | 老鹰　74 页 |
| mai⁴ kut⁷ | 红毛鸡　74 页 |
| mai⁴ ŋu² | 黄牛　74 页 |
| mai⁴ həi² | 问题，有时指应用题　74 页 |
| mai⁴ ak⁸ | 乌鸦　75 页 |
| mai⁴ e¹ | 用来吓唬婴孩的假面具，又称 e¹　75 页 |

又如藏语，表示母亲的词是 a⁵⁵ ma⁵⁵，因而表示女人、雌性的词都有 ma⁵⁵尾，而且，一些男性或没有性别或无所谓性别的词也有 ma⁵⁵尾。例如（据黄布凡 1992）：

| | | |
|---|---|---|
| a⁵⁵ ma⁵⁵ | 母亲 | 73 页 |
| mo¹³ ma⁵⁵ | 巫婆 | 64 页 |
| kø¹³ ma⁵⁵ | 母马 | 91 页 |
| khoŋ¹³ ma⁵⁵ | 皇帝 | 66 页 |
| ku⁵⁵ ma⁵⁵ | 贼 | 65 页 |
| ŋa⁵⁵ ma⁵⁵ | 尾巴 | 89 页 |
| ri:⁵⁵ ma⁵⁵ | 羊粪 | 94 页 |
| tʂo⁵⁵ ma⁵⁵ | 虮子 | 119 页 |
| tʂho:¹³ ma⁵⁵ | 蚂蚁 | 122 页 |
| tɕem⁵⁵ tɕe⁵⁵ ma⁵⁵ | 蝴蝶 | 124 页 |
| lo¹³ ma⁵⁵ | 叶子 | 126 页 |
| ɕiŋ⁵⁵ to⁵² a⁵⁵ ma⁵⁵ | 柿子 | 132 页 |

tshaŋ$^{55}$ ma$^{55}$ 大家 313 页

tshaŋ$^{55}$ ma$^{55}$ 全部 321 页

可以说，汉藏语系很多语言，以及东南亚地区，这个"母"常常是用作词头或者词尾（参张惠英 2002，39—87 页）。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诸罗县志·番语》、《小琉球漫志·番语》中的"马骂抹麻吗"等音译词，是否也是"母、妈"用作词头词尾？请看：

《诸罗县志·番语》（引自陈康《台湾高山族语言·附录二》）：

麻哩（风）

萨喇吗、吗喧（雾）

吗喇吗哈（天明）

吗哈喇夕（寒）

吗喇辣（暑）

麻瀹（海） 以上 402 页

耶妈（父）

麻箕（祖父） 以上 403 页

吗哩挪挐阿咩（客商）

妈媄、麻煞者稍（老人）

吗哈吧者稍（长人）

妈仁、妈良、麻目底六（美妇）

么呵、妈古癞（丑妇）

麻毒圭角姑笼（人众）

妈姥者谜苏（怀孕）

妈萨萨（祖先）

麻夫阑（鬼） 以上 404 页

吗嘶（病）

吗歹（死）

麻苏哈（死而复生）

马打郎（行）

吗哈吧沙（訾骂、斗殴）

麻肥吧台（斗殴）

麻喇夕、麻哩古（睡）

麻咩（身）

麻撒（目） 以上 405 页

麻匆（门）

麻咩都粉（墙）

乌妈（田）

麻哩毒（银）

麻哩（铁） 以上 407 页

麻哩务哩（钢）

麻目吉打（食饭）

哈阿麻（马） 以上 408 页

麻嗒阿喇哈（捕鹿）

麻吧历（骑牛）　以上409页

《小琉球漫志·番语》(引自陈康《台湾高山族语言·附录三》):

麻例（风）

骂南觅（早）

抹郎（晚）

骂南灭（明）

马毕郎（暗）

骂加参（冷）

骂喉尔（暖）

于骂（田）

麻桌（石）

马例（钱）

骂仁（官）

马么（老人）

马埋（儿子）

马何（你）

骂住骂（富）

骂落（贫）

马论来（要）　以上410页

马腊（拿来）

吗呐呐难（行）

吗难倒（去）

吗喝纳（骂）

吗斗沽（笑）

吗喝（怒）

吗呈芒（愁）

吗下林（爱惜）

吗下林（尊敬）

吗汉喃（痛）

吗株雅（哭）

骂俄（醉）

吗世英奇画（老实说话）

吗汉喃（病）

吗安（活）

吗踏夕（死）吗密狗（饱）

吗六甲居盖瓦（快来）

吗六甲居么难（快去）

抹抹（说话）

吗干居麦麦（食）

吗同喉（丑陋）
吗凉踏（好人）
吗同喉踏（恶人）
吗你（慢慢的）
吗下甲（快快的）
吗那桌（起身）
麻搭（目）
林骂（手）　以上 411 页
吗芒芒（枕）
吗易（盐）
意吗（油）
马八（狗）
骂威（猪）
骂合（猪肉）
马邻（好）
马孤攀（极好）
马斗瓜（远）
吗字例（近）
骂邻接（长）
骂古珍（短）
骂里弃（高）
骂来居（深）
骂利甲（浅）
吗骨觅（厚）
骂巴你边（薄）
吗六甲（紧）
吗你（缓）
骂仁珠（臭）
骂纲衣（香）　以上 412 页

和“母”作词头词尾相类，“父”也可用作词头词尾。例如：

举父，兽名。(见《山海经·西山经》)
夸父，兽名。(见《山海经·东山经》)
夸父，山名。(见《山海经·中山经》)
城父，地名。(见《左传·昭公九年》)
父城，地名。(见杨伯峻注《左传·昭公十九年》“城父”)

海南有“父（阜、斧、甫）、爹”之类地名，如（据《广东图说·儋州》)：

| | | | | |
|---|---|---|---|---|
| 父打瓮 | 阜爹 | 阜老 | 阜许 | 瓮阜 |
| 那父爹村 | 那甫白村 | 那甫村 | 南甫村 | |
| 那爹村 | 峨爹村 | 多爹村 | | |

最后，我们要说，郭沫若在《释祖妣》一文中指出，祖妣、父母的本义，就是表示男性

女性："是故士女对言，实同牡牝、祖妣。而殷人之男名'祖某'，女名'妣某'，殆以表示性别而已。"（郭沫若 1976，36 页）郭氏在《释岁》一文中又说道："古之父母，意犹男女，今人称雌雄牝牡为公母，即其遗意。"（同上 136 页）而在后来的发展演变中，"父母、祖妣"之类就可以用作连性别都不辨的词头词尾。这种演变情形在汉藏语系以及邻近语言中都能见到。

## 引用书目


白宛如　1998　广州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陈　康　1992　台湾高山族语言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陈鸿迈　1997　海口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崔振华　1998　益阳方言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
段玉裁　1981　说文解字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冯爱珍　1998　福州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郭沫若　1976　甲骨文字研究　香港中华书局
郝懿行　1990　尔雅义疏　上海古籍出版社
黄布凡　1992　藏缅语族语言词汇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黄雪贞　1996　梅县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如龙、潘渭水　1998　建瓯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刘剑三　2000　临高汉词典　四川民族出版社
毛鸿宾　1993　广东图说　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清同治刊本
三都水族自治县志编委会　1992　三都水族自治县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
王均等　1984　壮侗语族语言简志　民族出版社
许　慎　1963　说文解字　中华书局
詹伯慧　2002　广东粤方言概要　暨南大学出版社
张惠英　2002　汉藏系语言和汉语方言的比较研究　民族出版社
张振兴、蔡叶青　1999　雷州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张自烈　1996　正字通　中国工人出版社
郑定欧　1997　香港粤语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 从“一”用作指示词、量词、领属助词、词头说起*

## 一、吴语、客赣语“一”可用作指示词“这，那”

吴语如浙江常山、玉山、遂昌等地，用“一”作指示词，曹志耘等写作“乙”，因为“一，乙”同音，例如（据曹志耘等 2000，272 页，360—361 页）：

| | 一 | 这个 | 这里 |
|---|---|---|---|
| 常山 | 一 ieʔ$^{5}$ | 乙个 ieʔ$^{5}$ kʌʔ$^{0}$ | 乙里 ieʔ$^{5}$ lʌʔ$^{0}$ |
| | | ieʔ$^{5}$ kɛ$^{0}$ | ieʔ$^{5}$ lʌʔ$^{5}$ |
| 玉山 | 一 ieʔ$^{5}$ | 乙个 ieʔ$^{5}$ kai$^{0}$ | 乙里 ieʔ$^{5}$ lei$^{0}$ |
| | | | 乙块 ieʔ$^{5}$ khuai$^{0}$ |
| 遂昌 | 一 iɪʔ$^{5}$ | 乙个 iɪʔ$^{5}$ kei$^{0}$ | 乙荡 iɪʔ$^{5}$ dɔŋ$^{13}$ |
| | | | iɪʔ$^{5}$ dɔŋ$^{0}$ |
| | | | 乙鲁 iɪʔ$^{5}$ luɤ$^{13}$ |

客赣语如河源、三都、湖口、乐平等地也用“一”表示近指（这），宜黄、奉新等地则用“一”表示远指（那），例如（河源、三都据李如龙、张双庆 1992，116、423 页；湖口、乐平、澡溪、宜黄、奉新据刘鑫纶 1999，625、668、477 页）：

| | 一 | 这个 | 这里 | 那个 | 那里 |
|---|---|---|---|---|---|
| 河源 | 一 | □隻 | □子 | | |
| | it$^{7}$ | it$^{7}$ tsak$^{7}$ | it$^{7}$ tsɿʔ$^{0}$ | | |
| 三都 | 一 | 也隻 | 也路子 | | |
| | it$^{7}$ | i$^{3}$ tʂak$^{7}$ | i$^{3}$ lu$^{5/6}$ tsɿ$^{3}$ | | |
| 湖口 | 一 | 伊个 | 伊里 | | |
| | i$^{4}$ | i$^{1}$ ko$^{4}$ | i$^{1}$ di$^{3}$ | | |
| 乐平 | 一 | 伊个 | 伊里 | | |
| | iʔ$^{6}$ | i$^{1}$ ko$^{4}$ | i$^{1}$ ti$^{3}$ | | |
| 澡溪 | 一 | □个 | □子 | | |
| | it$^{5}$ | i$^{3}$ ki$^{4}$ | i$^{3}$ tsu$^{3}$ | | |
| 宜黄 | 一 | | | 伊个 | 伊里 |
| | it$^{6}$ | | | i$^{2}$ ko$^{4}$ | i$^{2}$ ti$^{4}$ |

* 本文发表于《汉语学报》第 5 期，2002 年上卷 95—103 页。（见附注）

| | | | |
|---|---|---|---|
| 奉新 | 一 | □个 | 伊里 |
| | it⁶ | i³ ko⁴ | i³ li⁴ |

需要说明一下的是，表中初看起来只有河源一处"一"和"这"完全同音，都读 it⁷，显然来自"一"的入声质韵影母"于悉切"这个音。湖口一处是"一"读 i⁴，"这"读 i¹，只有韵母相同，声调有所不同。我们以为，这是"一"失落入声韵尾读同舒声时，为了区别不同意义而有不同的读法。其余五处，都是"一"读带有辅音韵尾的入声 it 或 iʔ，而"这"读舒声 i，声调各地有所不同。"一"失落入声尾读同舒声时，声调的归类在不同方言中常有很多歧异，这是一种常见现象，北京话"一、七、八、不"这四个古入声字今读就有阴平、阳平、去声等多种读法。

又如江西萍乡话也以"一些"来表示该些或那些，"一"显然用作指示词。魏钢强在《萍乡方言词典》37 页对"一些"条的注释为：

指示词，用来指示不必或不便用"该些"或"那些"指示的人或事物：一些黄叶子拣出来把给鸡吃 | 一些沙还在米内里里面，冒拣干净 | 一些简史个这样的事不要同我讲

## 二、山西洪洞话"一"可作量词

山西洪洞话"一"用作量词的情形很常见。例如（据乔全生 1999，261 页）：

① tʂe⁴² ie³³ t'o⁵³，uo⁴² ie³³ ɕiɑo⁴²，tʂe⁴² liɑ⁴² tueŋ²¹ ɕi²⁰ nɑ²⁴ ie²⁴⁻²² ue²⁰ xɑo⁴²⁻³³ no²⁰？
　这 一 大 兀 一 小 这 俩 东 西 哪 一 兀 好 呢
　（这个大，那个小，这两个东西哪一个好呢？——引者译）

按，"这一大，那一小"中两个"一"都用作量词，"哪一兀"中的"一"则是数词。在这个例句中，我们可以看到，"兀（'个'脱落 k-声母而至）"既可以用作量词，又可以用作指示词（详参张惠英 2001，165-169）。这和"一"既可以用作量词，又可以用作指示词的情形很一致。

② tʂe⁴² ie³³ pi⁴² uo⁴² ie³³ xɑo⁴²
　这 一 比 兀 一 好（这个比那个好。——引者译）

③ tʂe⁴² ie³³ ʐen²⁴ pi⁴² uo⁴² ie³³ ʐen²⁴ kɑo²¹，k'o²¹ sɿ²⁰ mu²⁴ uo⁴² ie³³ ʐen²⁴ p'ɑŋ³³
　这 一 人 比 兀 一 人 高 可 是 没 兀 一 人 胖
　（这个人比那个人高，可是没有那个人胖。——引者译）

## 三、闽语"一"可作量词，可作指示词

先看"一"用作量词的例子（据陈章太、李如龙 1994，94 页。原文标音时用发圈标调类，为打字方便，今改为用数码标调类，习用的调类数码是：1、3、5、7 分别表示阴平、阴上、阴去、阴入，2、4、6、8 分别表示阳平、阳上、阳去、阳入）：

| | 这个 | 那个 |
|---|---|---|
| 福州 | 只隻 tsi³ie⁷ | □只 xi³ieʔ⁷ |
| 古田 | 这隻 tsia⁷ ie⁷ | □隻 xia⁷ ie⁷ |
| 宁德 | 这蜀隻 tsaʔ⁷ søk⁷ ieʔ⁷ | □蜀隻 xa⁷ søk⁷ ieʔ⁷ |
| 周宁 | 这一 tsai⁵ it⁷ | □隻 xai⁵ it⁷ |

接着看“一”用作指示词的例子（据陈章太、李如龙 1994，180 页。标调方法同上）：

| | 这个 | 那个 |
|---|---|---|
| 松溪 | □只 ie$^{7}$ tsia$^{7}$ | □只 ua$^{7}$ tsia$^{7}$ |
| 政和 | □只 ia$^{7}$ tsia$^{7}$ | □只 ua$^{7}$ tsia$^{7}$ |
| 石陂 | □其 ia$^{7}$ k'ai$^{2}$ | □其 ɦua$^{7}$ k'ai$^{2}$ |
| 建阳 | □只 i$^{7}$ tsia$^{7}$ | □只 o$^{7}$ tsia$^{7}$ |
| 崇安 | □事 i$^{7}$ hai$^{3}$ | □事 u$^{7}$ hai$^{3}$ |

（按，政和、建阳的例字为引者所加，原文未填例字。）

我们怀疑，上述两个表中，读阴入零声母 i 韵或 i 介音韵的，大概都是读“一”的于悉切音，而只有周宁一处写作“这一”来表示这个；我们注意到，同样是 it$^{7}$音，在“那个”词条下就写作“□只”了，实际上，周宁话用“□一”来表示那个。只从闽语来看，可能让人不易明白，这个“一”居然能作量词和指示词，所以作者谨慎地用一个方框“□”表示有待研究。如果我们再比较一下吴语和客赣语“一”的这类用例，我们就可以明确判断了。而且，闽语厦门话“一”的又读音阳入调 tsit$^{5}$，用作指示词时就读阴入调 tsit$^{1}$（据周长楫 1993，315－316 页），显然来源相同；又如闽语遂溪话“一”读阳入调 jak$^{3}$，用作指示词时就读阴入调 jak$^{5}$（据余蔼芹 1985，170 页）。

## 四、壮语龙州话 ʔi$^{55}$可表示“一”，可用作量词，可表示指示、领属，也可用作词头

壮语龙州话 ʔi$^{55}$可表示“一”，可用作量词，可表示指示（这，那）、领属，可用作词头等法，和连南八排瑶语 a$^{53}$/ a$^{44}$的情形非常相似。现在分别举例如下（据李方桂 1940）：

1. ʔi$^{55}$表示“一”：

①jau$^{11}$ ɕai$^{33}$ tak$^{5}$ ja$^{55}$ ʔi$^{55}$ ko$^{33}$ maiʔ$^{33}$ pai$^{33}$。(105 页)

又 吹 断 了 一 棵 树 去 （168 页译文：又吹断了些树。）

②ʔi$^{55}$ t'a$^{55}$ ŋ$^{33}$ dam$^{33}$ ja$^{55}$ la$^{55}$……(72 页)

一 会 儿 黑 了 啦 （156 页译文：一会儿天黑啦）

③ma$^{31}$ ha:k$^{31}$ tɕi$^{31}$ pai$^{31}$ ʔi$^{55}$ naŋ$^{33}$ a$^{55}$。(94 页)

来 学 迟 去 一 点 了 （164 页译文：上学迟了一点了。）

按，作者在第一个例句中虽然注文用了“一”，但译文译作量词“些”，在书后“字汇”部分，也未注出 ʔi$^{55}$可表示“一”这个用法。龙州话“一”又读 ʔit$^{5}$，如 79 页“一定”就读“ʔit$^{5}$ tiŋ$^{11}$”，所以我们可以推知，“一”既有入声读法 ʔit$^{5}$，有时则失落入声尾而读作舒声 ʔi$^{55}$。

2. ʔi$^{55}$用作量词：

① mən$^{31}$ tɕau$^{11}$ ja:u$^{24}$ dai$^{24}$ ʔi$^{55}$ k'au$^{24}$ a$^{33}$，ʔi$^{55}$ p'iak$^{5}$ a$^{55}$，pin$^{31}$ nai$^{24}$ ʔo:k$^{55}$ ma$^{31}$ la$^{55}$。

她 就 叫 得 些 饭 阿 些 菜 阿 如此（等等） 出 来 咯

（44 页）（146 页译文：她就把饭阿，菜阿，等等叫得出来咯。）

② tu$^{33}$ ŋə:k$^{31}$ nai$^{24}$ tɕau$^{11}$ ka:u$^{24}$ ʔi$^{55}$ namʔ$^{31}$ tin$^{55}$ ma$^{31}$。(50 页)

只 龙仙 这 就 搅 些 水 起 来

（148 页译文：这龙就搅些水起来。）

③ ni$^{33}$ han$^{33}$ tɕɯ$^{11}$ mi$^{31}$ ʔi$^{55}$ ka$^{33}$ laŋ$^{33}$ kən$^{31}$ ju$^{55}$ li:u$^{11}$ ne$^{55}$？(87 页)

你 见 是 有 些 什 么 人 在 游玩 呢

（161 页译文：你看见有什么人在那儿游玩呢?）

3. ʔi$^{55}$表示指示：

① ʔi$^{55}$ kɔn$^{31}$ ne$^{55}$ tɕau$^{11}$ kiaːŋ$^{24}$ …（87 页）

　些　人　呢　就　讲　（161 页译文：那些人就讲……）

② ʔi$^{55}$ ti$^{33}$ me$^{11}$ tɕau$^{11}$ ɦit$^{5}$ k'au$^{24}$ neːŋ$^{33}$ ɗaːŋ$^{33}$ ma$^{31}$ tɔ$^{33}$ pin$^{31}$ ɗu$^{33}$。（123 页）

　些 女 人　就　作 糯米　饭　糖　来　装　成　篓

　（174 页译文：女人就作甜糯米饭来装成篓。）

③ ʔi$^{55}$ ti$^{11}$ po$^{11}$ tɕau$^{11}$ k'a$^{24}$ mu$^{33}$，ɬiːu$^{33}$ mu$^{33}$，ɦit$^{5}$ p'iak$^{5}$ ɬe$^{33}$。（123 页）

　些 男 人　就　杀　猪　烧　猪　作　菜　放着

　（174 页译文：男人就杀猪，烧猪，把菜作好了。）

按，上述三个例句中，只有第一例的译文把量词“些”译作表指示的“那些”。我们以为，三个例子中的“些”，其实都是表示指示。这和汉语方言如吴语粤语等量词单独修饰名词时就表示确指的用法完全一致。

4. ʔi$^{55}$表示领属：

① mi$^{31}$ naɯ$^{33}$ nəŋ$^{33}$ mən$^{31}$ ʔi$^{55}$ luk$^{21}$ ɬaːu$^{33}$ ʔoːk$^{55}$ pai$^{33}$ ŋoːi$^{31}$ namʔ$^{31}$ na$^{31}$。（49 页）

　有　早晨　一　她　些　子　女　出　去　看　水　田

　（148 页译文：一天早晨她的女儿出去看田里的水。）

② ŋo$^{33}$ ʔi$^{55}$ namʔ$^{31}$ na$^{31}$ tɕau$^{11}$ ni$^{33}$ ɗ ai$^{55}$ ŋo$^{33}$ tai$^{11}$ ma$^{31}$ mi$^{55}$?（51 页）

　我　些　水　田　是　你　替　我　寻引　来　否

　（148 页译文：我这些田水是你替我引来的吗?）

③ hɯ$^{24}$ ŋo$^{33}$ ʔi$^{55}$ ko$^{33}$ k'au$^{24}$ teːu$^{11}$ faːn$^{55}$ to$^{31}$ teːu$^{11}$。（50 页）

　使　我　些　棵　稻　再生　返　再

　（148 页译文：使我的稻子从新再生长。）

按，上述三个例句中的 ʔi$^{55}$，虽然注文都作“些”，而译文第一和第三句都明显译作表示领属的“的”。实际上三句中的 ʔi$^{55}$都表示领属，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兼表领属和指示。

5. ʔi$^{55}$用作词头：

ʔi$^{55}$ p'ium$^{33}$头发（289 页）按，p'ium$^{33}$指头发（273 页），所以 ʔi$^{55}$是可有可无的词头。

ʔi$^{55}$ ɬəːn$^{31}$这些房子；这家（289 页）按，ɬɔːn$^{31}$是房子，家（256 页），所以 ʔi$^{55}$是词头。

ʔi$^{55}$ nai$^{24}$这里，这件事（288 页）

　　那里（43 页）　　按，nai$^{24}$就是指示词“此，这”。（262 页）

ʔi$^{55}$ pin$^{31}$ nai$^{24}$如此（46 页）　按，pin$^{31}$ nai$^{24}$就是“如此”。（270 页）

ʔi$^{55}$ pin$^{31}$如此（114 页）　按，pin$^{31}$就是“于是，那么”。（270 页）

ʔi$^{55}$ lau$^{31}$我们（127 页）　按，lau$^{31}$就是“我们，咱们”。（251 页）

所以，上述词例中的 ʔi$^{55}$，都是可有可无的词头。

## 五、南宁平话 a$^{55}$表示近指这，“二”表示远指那；南宁白话 a$^{55}$可表示“一”，a$^{33}$表示近指；玉林白话 a$^{33}$表示远指，可知 a$^{55}$和 a$^{33}$来源相同

南宁平话“一”读 ət$^{3}$，二”读 ɲi$^{22}$（据覃远雄等 1997，350、10 页）。表示近指时读 a$^{55}$，表示远指时用“二”。初看起来和“一”和 a$^{55}$没关系，而蹊跷之处在于 a$^{55}$和“二”相对，

而且南宁白话就用 $a^{55}$表示"一"。

南宁平话用 $a^{55}$作近指时，作者就写作"亚"，例如（据覃远雄等 1997）：

【亚个】$a^{55}$ $ko^{55}$：这个，与"二个"相对（61 页）

【二】$ɲi^{22}$：指示代词，指比较远的人或物：亚只是我嘅，二只是渠嘅 ‖ 用得很少，一般是跟"亚"对举着用。

【二啲】$ɲi^{22}$ $ti^{55}$ = 【二角啲】$ɲi^{22}$ $kak^{3}$ $ti^{55}$：指示代词。(1) 那些：亚啲是你嘅，～是渠嘅｜～书陈老师买嘅 (2) 那里：～有一只狗｜我住亚啲，渠住～｜～嘅人好讲有好说话吗? ‖ 南宁平话远指代词用得不多，一般是跟近指代词对举着说，即使不对举，说话人也有对比的意思；"二角啲"又比"二啲"用得少（10—11 页）

【亚的】(1) 这些 (2) 这里（61 页）

【亚排时】过去不久的一段时间（61 页）

【亚𠮩】$a^{55}$ $maŋ^{55}$这里（61 页）

南宁白话 $a^{55}$可表示"一"，用作近指时就读 $a^{33}$，但写下来都是"阿"。请看（据杨焕典 1998）：

$a^{55}$(一)：

| | |
|---|---|
| 我哋阿面行阿面讲。(咱们一边儿走一边儿说。) | 74 页 |
| 请你再讲阿次。(请你再说一遍。) | 74 页 |
| 两个人坐阿张凳。(两个人坐一张凳。) | 75 页 |

$a^{33}$(这)

| | |
|---|---|
| 阿句话南宁话同点讲?(这句话南宁话怎么说?) | 71 页 |
| 阿只好过噜隻。(这个比那个好。) | 72 页 |
| 噜隻冇够阿隻好。(那个没有这个好。) | 72 页 |

玉林白话 $a^{33}$则表示远指，写作"阿"。例如（据杨焕典 1998，191 页）：

个隻好过阿只（这个比那个好）。

个隻共阿只一样大（这个跟那个一般大）。

个隻共阿隻冇同（这个跟那个不一样）。

我们以为，广西南宁一带的平话、白话指示词 $a^{33}$/ $a^{55}$，和"一"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南宁白话就把 $a^{33}$和 $a^{55}$都写作"阿"，反映了作者把两者看作同源词的意念。

## 六、广东连南八排瑶语 $a^{44}$可表示"一"，$a^{53}$可用作量词，可表示指示、领属，$a^{44}$和 $a^{53}$都可用作词头，可知 $a^{44}$和 $a^{53}$来源相同

广东连南八排瑶语 $a^{44}$和 $a^{53}$可表示"一"，可作量词、可表指示、领属、可作词头等用法，分别举例如下（据巢宗祺、余伟文 1989——简称巢、余；巢宗祺 1990——简称巢）：

1. $a^{44}$表示"一"：

①$a^{44}$ $van^{22}$ $ke^{41}$ $ng^{44}$ $ba^{44}$ $liang^{53}$ $jot^{44}$　（巢 39 页）

一 万 过 五 百 零 一　（一万五百零一）

②$vei^{44}$ $diam^{53}$ $e^{22}$ $tsia^{44}$ $a^{44}$ $tau^{24}$　（巢 45 页）

他 踢 了 我 一 脚　（他踢了我一脚）

③a$^{44}$fai$^{24-21}$ pian$^{53}$　　　　（巢 46 页）
一　块　盘，盆　　　　一只盘子

2. a$^{53}$表示指示：

①a$^{53}$vi$^{41}$tu$^{53}$vai$^{22}$men$^{53}$　　　　（巢 22 页）
两　个　坏　人　　　　（这两个坏人）

②a$^{53-44}$tu$^{53}$vei$^{44}$je$^{44}$ jia$^{53}$　　　　（巢 22 页）
个　他　妈（语）　　　　（那个是他妈妈吧。）

③a$^{53-44}$tiu$^{53}$doi$^{53}$ tai$^{22}$ jong$^{41}$ gni$^{22}$　o$^{44}$　　　　（巢 94 页）
（冠）条　河　相当　好（助）（语）　　　　（这条河相当好啊。）

3. a$^{53}$用作量词：

①a$^{53}$me$^{24}$dui$^{41}$ti$^{24-21}$a$^{53}$ng$^{41}$ ne$^{41}$　（巢 21 页）
米　在　那　罂（助）（米在那只罂里。）

按，第一处 a$^{53}$是表示指示，相当于“那”，第二处 a$^{53}$则用作量词，译文已经明确译出。作者对例句中的 a$^{53}$未写注文的，是一种回避，可能觉得难于理解或难于解释。

②mui$^{53-21}$dui$^{24-21}$i$^{44}$fia$^{41}$dui$^{41}$na$^{24-21}$a$^{53}$fu$^{41}$ ne$^{41}$　（巢 21 页）
你　些　衣服　在　这　铺（助）（你的｛那些｝衣服在这张床上。）

按，我们注意到，尽管译文已经明白译出 a$^{53}$的量词用法，但是在例句的注文中，却回避作注，宁作空白处理。可能也是待详之意。

4. a$^{53}$表示领属（或限定）：

①gniu$^{53-21}$nang$^{53}$ a$^{53}$ tsa$^{44}$nghng　（巢 59 页）
你们　处（冠）只　牛　（你们的那头牛）

②vei$^{44-21}$nang$^{53}$ a$^{53}$ tiu$^{53}$keu$^{24-21}$pe$^{24-21}$de$^{44}$　（巢 59 页）
他　处（冠）条　头　巾　　（他的那条头巾）

按，上述两例中的 a$^{53}$明显是表示领属的意思，当然也可以理解为指示，或说可以兼表领属和指示。译文译作“…的那…”大概理解为兼表领属和指示。

③nong$^{22}$kia$^{44}$tam$^{53}$kian$^{44}$ a$^{53-21}$ dui$^{22-21}$i$^{44}$fia$^{41}$（巢、余 249 页）
穿　起　大　官（前附）　些　衣服
（290 页译文：穿着大官的衣服。）

按，“大官的衣服”，从上文交代看，是指大官穿的那种衣服，所以这个“的”表示限定。

5. a$^{53}$/a$^{44}$可作词头：

a$^{53}$ pu$^{44}$手　　a$^{53}$ m$^{24}$水
a$^{53-44}$ len$^{53}$穿山甲　　a$^{53}$ mong$^{44}$苍蝇　　（巢 20 页）
a$^{53}$ tong$^{44}$ nung$^{44}$女儿　　a$^{53-44}$ vang$^{53}$ ko$^{44}$外孙
a$^{53}$ gniam$^{44}$ ho$^{22}$儿孙们　　a$^{53}$ jot$^{44}$阿一，老大
a$^{53}$ gni$^{22}$阿二，老二　　（巢 21 页）
a$^{53}$ kian$^{44}$汉人　　（巢 47 页）
a$^{53}$ kai$^{44}$街　　a$^{53}$ nai$^{44}$天
a$^{53}$ don$^{22}$时　　a$^{53}$ sei$^{24}$世　　（巢 60 页）
a$^{44}$ jiu$^{22}$鹞鹰　　a$^{44}$ lop$^{22}$ po$^{22}$乌鸦
a$^{44}$ lem$^{44}$故意　　a$^{44}$ se$^{44}$可是，但是
a$^{44}$ sen$^{53}$好象　　（巢、余 12 页）

$a^{44}$ $u^{53}$ $lom^{22}$秋千　　　　　　　　　　　　　　　　　（巢、余 13 页）

## 七、靖西壮语“一”的读音来自汉语“鸟”，“二”的读音来自汉语“双”

靖西壮语“一”的读音有多个，请看（据郑贻青 1996）：

1. $ji^2$（用于节日“十一”的“一”）66 页
2. $i^3$（一会儿，一点儿）（用于“第一”的“一”）66 页
3. $at^7$（用于“十一”、“初一”、“第一”的“一”）118 页，186 页
4. $tau^2$（用于“第一”的“一”）98 页
5. $nou^3$（用于“第一”的“一”）128 页
6. $ou^3$（用同 ne:$u^2$）276 页
7. ne:$u^2$（一）80 页
8. de:$u^1$（标准音“一”）253、254、255 页

我们分析一下“一”的几种读音。头三种 $ji^2$、$i^3$、$at^7$的读法，显然和汉语方言“一”的读音相似：$ji^2$、、$i^3$和失落入声韵尾的官话方言音相似，$at^7$的读法和广州话的 iɐt$^{55}$、广西廉州白话的 ɐt$^{33}$（据白宛如《广州方言词典》449 页，杨焕典《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249 页标音）相近。

其他 $tau^2$、$nou^3$、$ou^3$、ne:$u^2$、de:$u^1$这几种读法，大概都是汉语“鸟”的变读。

$tau^2$的读法，既和流摄字相对应，如“寿、受、搜、救、酒、仇、收、忧”等字都读 au 韵（98—99 页）；也和效摄字相对应，如“早、到、搅”等字也读 au 韵（第 98—99 页）。

$nou^3$或 $ou^2$的读法可以和流摄字相对应，如“州、浮、绸、油、牛、丑、藕、九”等字都读 ou 韵（128—129 页）。$nou^3$/$ou^2$的变异，就是 n 声母的失落。鼻音声母失落在汉语方言中是一种常见的语音现象，古疑母明母字如“我、鹅、咬、藕、义、文、望、闻、味”等字，在今北方官话中都读零声母。

ne:$u^2$的读法，则和效摄字相对应。例如“条、瓢、猫、跳、交（交趾，旧称越南）、了、绕、潲（潲雨）、尿”都读 e:u 韵（80—81 页）。从标准音读 de:$u^1$（253—255 页）看，这种声母可读 n-、读 d-/t- 的和“尿”声韵相同的就可能是“鸟”字了。又如武鸣壮语“一”有 $deu^1$一读，布依语“一”有 $diau^1$一读（王均 1984，866 页），和“了”读作 $liau^4$（174、175 页）韵母完全一致，和“鸟”的“都了切”音完全相合。因避讳，有些地方就读 n 声母，但还有不少地方依旧读都了切的舌尖塞音声母。

靖西壮语的 n 声母字，有的就和龙州话、武鸣话的 d- /ʔd- /t- 相对应，例如“得”：

| 汉语 | 武鸣 | 龙州 | 海南村话 | 靖西 |
|---|---|---|---|---|
| 得 | ʔ$dai^{55}$ | $dai^{24}$ | | $nai^3$ |
| | tɯk$^{45}$ | | $dok^2$ | |
| | $tak^{45}$ | | | |

“鸟”之用来表示“一”，犹如量词“只”之表示“一”。“鸟、只”是同义词，量词“只”表示“一”，在汉语方言和古代汉语中都能见到。壮语、傣语以“雙”表示“二”，这和以“只”表示“一”可相印证。以“雙”表示“二”的壮语、傣语如（据王均等 1984，866 页；郑贻青 1996，215 页）：

| 汉语 | 靖西 | 武鸣 | 龙州 | 布依 | 傣西 | 傣德 |
|---|---|---|---|---|---|---|
| 二 | θoːŋ$^1$ | soːŋ$^1$ | ɬoːŋ$^1$ | suaŋ$^1$ | sɔŋ$^1$ | sɔŋ$^1$ |
| | ŋei$^6$ | ŋei$^6$ | ji$^6$ | ȵi$^6$ | | |

显然，θoːŋ$^1$、soːŋ$^1$、ɬoːŋ$^1$、suaŋ$^1$、sɔŋ$^1$都是“双”的读音，ŋei$^6$、ji$^6$、ȵi$^6$则是“二”的读音。所以，壮语、布依语等以“鸟”表示“一”，以“双”表示“二”，是很有启示的语言现象。“一、二”是一条横线、两条横线，“隻、雙”是一只鸟、两只鸟，都可用来表示数目“一、二”。

## 八、初步结论

从上述所举语言现象中，可以初步看到以下几个方面：

1.“一”的指示、量词、领属、词头用法，和量词“个、隻”类似。由于“一”在单一这个意义上和个体量词“个、只”是同义词，由于“个、只”可以兼有量词、指示、领属、词头等用法（参拙作《指示词“者、这”考》，《词头“圪、阿”探源》，都已收入张惠英2001），所以“一”也有类似用法，可以看作是一种类化。近来大家热烈讨论的语法化虚化现象是一种纵向的历史演变，而这里所说的类化是一种横向的相关的互动。

“一”在古代汉语中用作量词，表示一个（名量）或一次（动量），属常见现象。例如：

《左传·庄公十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左传·僖公五年》：“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为甚，岂可再乎？”

《荀子·礼论》：“清庙之歌，一倡而三叹也。”按，“一倡”是一个人唱。

我们今天用“一”造成的一些口头语也是自古而然，古今一脉相通。例如：

| | | | |
|---|---|---|---|
| 一唱一和 | 一倡百和 | 一呼百应 | |
| 一二知己 | 略知一二 | 一了百了 | |
| 一一说明 | 一一道来 | 一再声明 | 一而再再而三 |

今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中的“一”的多种用法，显然要比古代汉语丰富复杂的多。但其相通相类之处还是能或隐或显地见到。

2.“一”是汉语方言最常用的数词，但也可以用量词“个、只”等来表示“一”。闽语如将乐、顺昌、邵武等方言，一把（椅子）说成“个把（椅子）”，一本（书）说成“个本（书）”，一匹（马）说成“个匹（马）”；又如闽语永安话说“个下下”相当于一会儿，“个丝丝”相当于一点儿；今口语“个、十、百、千”、“个位数”中的“个”都表示一的意思。又如闽语松溪话“只工到暗整天”实际上是一天到晚的意思，“只年到暗整年”实际上是一年到头的意思。

这些都是量词“个、只”和“一”相通的例子（可参张惠英2001，148—149页）。

3.靖西壮语、布依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用汉语“鸟”表示“一”，和汉语方言“一、有、个”表示一和单一意义上的相通相混，道理相同。《说文·隹部》：“隻，鸟一枚也。”量词来源于名词是一种常见现象，量词“隻”就是来源于“鸟”，繁体“隻”的字形就来自表示“鸟”的“隹”。所以，用“鸟”表示一，如同用“隻”表示一。瑶族布努语数字“一”有 tɕau$^6$的读法（蒙朝吉2001，111页），和“球、收$_{63页}$，牢、够$_{81页}$，流$_{46页}$”等词韵母相同，可知也是源于“鸟、鸠”。

汉语“鸟”的读音在民族语言中也有用来指鸟雀的，例如“老鹰”这种鸟的读音就明显来自汉语（据王均等1984，805页）：

| | 水 | 毛南 | 黎$_{通什}$ | 黎$_{保定}$ |
|---|---|---|---|---|
| 老鹰 | ɳa:u$^{2}$ | ɳa:u$^{2}$ | ga:u$^{1}$ | ŋa:u$^{1}$ |

又如傣语的一种水鸟，读音就是 ti$^{35}$ tɛu$^{55}$，字就写作“哟刁鸟”（据周耀文、罗美珍 2001，100 页）。我们注意到，同页的同音字表中，“到、猫、秒、表、票、瓢、调、叼、吊、挑、妖”等词都读这个 ɛu 韵，可知这种水鸟“哟刁”的“刁”，就是汉语“鸟”的“都了切”音的读音。

总之，在汉语方言和民族语言中，表示“一”的那个词，和量词“只、个”等不止用法类同，而且来源也有相关联的情形。

**附注**

本文曾在 2002 年 6 月庆祝《中国语文》创刊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上宣读，侯精一、曹志耘、魏钢强等先生提出了一些意见。特此致谢。

对于“一”是否能用作指示词或量词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在修订过程中把北部吴语余姚话、宝山话、绍兴话的“一”用作指示词的情形，以及少数民族语言中表示“一”的词也可以兼作指示词、量词的情况补充于下，供参考。

一、吴语余姚话“一”用作指示词“这、那”（据钱乃荣 1992）：

余姚话：一个 ʔɪʔ$^{5}$ kou$^{23}$（这个）　　一头个 ʔɪʔ$^{5}$ dɤ$^{33}$ kəʔ$^{3}$（那个）（977 页）

一眼 ʔɪʔ$^{5}$ ȵiẽ$^{31}$（这些）　　一头眼 ʔɪʔ$^{5}$ dɤ$^{33}$ ȵiẽ$^{31}$（那些）（978 页）

一只角 ʔɪʔ$^{5}$ tsɐʔ$^{5}$ kɔʔ$^{5}$/一眼里 ʔɪʔ$^{5}$ ȵiẽ$^{31}$ li$^{44}$/一塌巴 ʔɪʔ$^{5}$ tɐʔ$^{5}$ po$^{44}$（这儿）

一头只角 ʔɪʔ$^{5}$ tsɐʔ$^{33}$ tsɐʔ$^{5}$ kɔʔ$^{5}$（那儿）（以上 979 页）

一头半边 ʔɪʔ$^{5}$ dɤ$^{33}$ pø̃$^{44}$ pi$^{52}$（那边）（980 页）

一抢里 ʔɪʔ$^{5}$ tɕiÃ$^{44}$ li$^{52}$/一葛辰光 ʔɪʔ$^{5}$ kuɔ̃$^{4}$ zeɲ$^{44}$ kuɔ̃$^{44}$（这会儿）（981 页）

一头葛辰光 ʔɪʔ$^{5}$ dɤ$^{33}$ kəʔ$^{4}$ zeɲ$^{44}$ kuɔ̃$^{44}$（那会儿）（982 页）

按，调值多处失校，引用时已校正，此不一一。

二、吴语宝山霜草墩话“一”用作指示词“那”（据钱乃荣 1992）：

一雪 ʔiɪʔ$^{5}$ sɪʔ$^{3}$（那些）　（978 页）

一郎 ʔiɪʔ$^{5}$ lõ$^{31}$（那儿）　（979 页）

一面 ʔiɪʔ$^{5}$ mɪ$^{31}$（那边）　（980 页）

一歇 ʔiɪʔ$^{5}$ ɕiɪʔ$^{3}$（那会儿）　（982 页）

三、吴语宝山罗店镇话“一”用作指示词“那”（据钱乃荣 1992）：

一点 ʔɪʔ$^{4}$ tɪ$^{23}$（那些）（978 页）

一郎 ʔɪʔ$^{5}$ lõ$^{31}$/ 一郎向 ʔɪʔ$^{5}$ lõ$^{33}$ ɕiã)$^{31}$（那儿）（979 页）

一面 ʔɪʔ$^{5}$ mi$^{31}$（那边）（980 页）

四、吴语绍兴话“一”用作指示词“这”（据钱乃荣 1992）：

一歇冒 ʔɪʔ$^{4}$ ɕɪʔ$^{4}$ mɑɒ$^{55}$（这会儿）（981 页）

我们注意到，由于宝山话“一雪”也说“伊雪”，“一郎”也说“伊郎”，“一面”也说“伊面”，“一歇”也说“伊歇”，就是说，宝山话的指示词“伊”实际上是“一”的变读，那么，临近地区的指示词“伊”也可能是“一”的变体。这和上文赣语中指示词“一、伊”的变读情形正相一致。

五、普米语 ti$^{13}$既表示“一”，也用作近指词“这”。例如（据陆绍尊 2001）：

(1) 一斤有十两。(224 页)

ti$^{13}$ tɕi$^{55}$ gɑ$^{55}$ ɣu$^{13}$ qa$^{55}$ tsiɛ̃$^{55}$ tʃɯ$^{55}$ kui$^{55}$。

(2) 这本书是我的。(263 页)

ti$^{13}$ pu$^{13}$ dʒə$^{13}$ dʒə$^{13}$ ɛ$^{55}$ gɯ$^{13}$ dʒə̃$^{13}$。

六、嘎卓语 tɛ$^{31}$既表示“一”，也用作近指词“这”。例如（据戴庆厦、黄布凡等 1991）：

(1) m$^{31}$ tsha$^{33}$ tɛ$^{31}$ ma$^{24}$ （256 页）

太　阳　一　个（一个太阳）

(2) tsho$^{33}$ tɛ$^{31}$ jo$^{35}$ (272 页)

人　这　个(这个人)

七、仡佬语 sʅ$^{55}$既表示“一”，也用作量词“些”。例如（据张济民 1993，84 页）：

(1) sʅ$^{5}$ hɑŋ$^{13}$ mɑ$^{33}$ lɯ$^{31}$ ntiɑ$^{33}$ nɑŋ$^{31}$ ʑɯ$^{33}$ nen$^{55}$ pu$^{55}$ mu$^{55}$。

一　个　　船　　小　这　是　的　　朋友　（这只小船是朋友的。）

(2) sʅ$^{55}$ nɑŋ$^{31}$ ʑɯ$^{33}$ nen$^{55}$ ʔi$^{55}$，sʅ$^{55}$ vu$^{55}$ ʑɯ$^{33}$ nen$^{55}$ ʔɛ$^{33}$。

些　这　是　的　我　些　那　是　的　他（这些是我的，那些是你的。）

八、麻窝羌语 a 既表示“一”，在名词后也可表示“一个（一只）”，在指示词后也可表示“这个、那个”，也就是说“一”包含有量词。例如（据刘光坤 1998，第 145—146 页）：

(1) na （nə a） dzu tɕy ji。

人一(人 一)(前加)来（后加）（一个人来了。）

(2) khua (khuə a ) de ɕi ji。

狗一（狗 一）(前加)死（后加）（一只狗死了。）

(3) nə tsaː gənnə nɑː ŋuə ji。

人这一 很 人好一 是（后加）（这一个人是个很好的人。）

(4) kanpi tsaː qɑk ŋuə ji。

钢笔这一我（助词）是（后加）（这支钢笔是我的。）

(5) sirguən thaː tiɑq titʂu ŋuə ji。

砍柴的那一从前地主是（后加）（那一个砍柴的人从前是地主。）

(6) ba thaː thaː ji da tʃhapi thə ŋuə ji。

矮那一他(助词)(前加) 种 (后加)是（后加）（那矮的是他种的。）

按，例中“那一”就是那一个的意思，包含有量词。所以译文“那矮的”实际上说“那棵矮的”。

还有一种情况也值得我们注意，就是数词和量词不能分离，例如却域语，基数词“1 2 3 4 5 6 7 8 9”是“1 个，2 个，3 个，4 个，5 个，6 个，7 个，8 个，9 个，”。这种现象说明，数词可以包含有量词，也就可以用作量词。却域语 1 到 9 的数词是（据戴庆厦、黄布凡等 1991，56 页）：

| | |
|---|---|
| 1 tə$^{55}$ rɒ$^{31}$ （1 个） | 2 ȵi$^{55}$ rɒ$^{31}$ （2 个） |
| 3 so$^{55}$ rɒ$^{31}$ （3 个） | 4 bʒi$^{13}$ rɒ$^{31}$ （4 个） |
| 5 ŋua$^{55}$ rɒ$^{31}$ （5 个） | 6 tʃi$^{55}$ rɒ$^{31}$ （6 个） |
| 7 na$^{55}$ rɒ$^{31}$ （7 个） | 8 pʃɛ$^{13}$ rɒ$^{31}$ （8 个） |
| 9 ku$^{55}$ rɒ$^{31}$ （9 个） | |

“一”可以用作量词指示词的情形，在北京话口语中也偶尔能听到。陈枰编的电视剧

《激情燃烧的岁月》第21集中，讲到石海帮他父亲收拾园子时，他母亲（由吕丽萍扮演的褚琴）说道：“你就穿一皮鞋干活呀？”字幕和语音完全一致。这个“一”可以理解为指示词“这、那”，也可以理解为量词“双”。

## 引用书目


白宛如　1998　广州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斋、赵日新 2000 吴语处衢方言研究 好文出版（日本东京）

巢宗祺　1990　广东连南油岭八排瑶语言概要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巢宗祺、余伟文　1989　连南八排瑶语 中山大学出版社

陈章太、李如龙　1994　闽语研究 语文出版社

戴庆厦、黄布凡、傅爱兰、仁增旺姆、刘菊黄　1991　藏缅语15种　北京燕山出版社

李方桂　1940　龙州土语 商务印书馆

李如龙、张双庆　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厦门大学出版社

刘光坤　1998　麻窝羌语研究　四川民族出版社

刘纶鑫等　1999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陆绍尊　2001　普米语方言研究　民族出版社

蒙朝吉　2001　瑶族布努语方言研究　民族出版社

钱乃荣　1992　当代吴语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乔全生　1999　洪洞方言研究　中央文献出版社

覃远雄等　1997　南宁平话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王　均等　1984　壮侗语族语言简志　民族出版社

杨焕典　1998　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　广西民族出版社

余蔼芹　1985　雷州遂溪方言　香港中文大学

张惠英　2001　汉语方言代词研究　语文出版社

张济民　1993　仡佬语研究　贵州民族出版社

郑贻青　1996　靖西壮语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周长楫　1993　厦门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周耀文、罗美珍　2001　傣语方言研究　民族出版社

# 从吴语“一”可作指示词说起*

## 引　言

“一”的主要用法是数词，“个”的主要用法是量词，好像互不关联。但是，在表示单个意义上，“一、个”则是一组同义词，例如“一位数”，崇明话说“个位数”。我们还要说，在表示指示这一点上，“一、个”也是一组同义词。“个”用作指示词，在魏晋以来的书面文献和今日很多地方的汉语方言中都能看到，这里就不必赘述了。而“一”可以用作指示词这一点，尽管笔者在《汉藏系语言和汉语方言比较研究》138—168页已经谈到，在《从“一”用作指示词、量词、领属助词、词头说起》文中又作了补充，但觉得还需要补充一些相关的语言现象，希望对“一、个”了解更多一些，所以本文就从吴语“一”可以用作指示词说起。

本文补充的方言和少数民族“一”的有关用例，有湘语湖南涟源话、福建连城客家话、新疆汉语方言吉木萨尔话、海南儋州村话、傣语等。

## 一、吴语“一”可以用作指示词

吴语“一”用作指示词的情形，在北部吴语和南部吴语中都能见到。北部吴语如上海宝山、浙江余姚、绍兴等地，南部吴语如浙江常山、玉山、遂昌等地。请看：

1. 浙江余姚话“一”用作指示词“这、那”（据钱乃荣《当代吴语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2）：

一个 ʔɪʔ$^{5}$ kou$^{23}$（这个）　　一头个 ʔɪʔ$^{5}$ dɤ$^{33}$ kəʔ$^{3}$（那个）（977 页）

一眼 ʔɪʔ$^{5}$ ȵiẽ$^{31}$（这些）　　一头眼 ʔɪʔ$^{5}$ dɤ$^{33}$ ȵiẽ$^{31}$（那些）（978 页）

一只角 ʔɪʔ$^{5}$ tseʔ$^{5}$ kɔʔ$^{5}$/一眼里 ʔɪʔ$^{5}$ ȵiẽ$^{31}$ li$^{44}$/一塌巴 ʔɪʔ$^{5}$ teʔ$^{5}$ po$^{44}$（这儿）

一头只角 ʔɪʔ$^{5}$ dɤ$^{33}$ tseʔ$^{5}$ kɔʔ$^{5}$（那儿）（以上 979 页）

一头半边 ʔɪʔ$^{5}$ dɤ$^{33}$ pø̃$^{44}$ pĩ$^{52}$（那边）（980 页）

一抢里 ʔɪʔ$^{5}$ tɕĩʌ̃$^{44}$ li$^{52}$/一葛辰光 ʔɪʔ$^{5}$ kəʔ$^{4}$ zeɲ$^{44}$ kuɔ̃$^{44}$（这会儿）（981 页）

一头葛辰光 ʔɪʔ$^{5}$ dɤ$^{33}$ kəʔ$^{4}$ zeɲ$^{44}$ kuɔ̃$^{44}$（那会儿）（982 页）

按，调值有失校处，引用时已校正，此不一一。

2. 上海宝山霜草墩话“一”用作指示词“那”（据同上）：

一雪 ʔiɪʔ$^{5}$ sɪʔ$^{3}$（那些）（978 页）

一郎 ʔiɪʔ$^{5}$ lɔ̃$^{31}$（那儿）（979 页）

一面 ʔiɪʔ$^{5}$ mɪ$^{31}$（那边）（980 页）

---

* 载上海市语文学会、香港语文学会合编《吴语研究》266－272 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年 4 月。

一歇 ʔiɪʔ$^{5}$ ɕiɪʔ$^{3}$（那会儿）(982 页）

3. 上海宝山罗店镇话"一"用作指示词"那"（据同上）：

二点 ʔɪʔ$^{4}$ tɪ$^{23}$（那些）(978 页）

一郎 ʔɪʔ$^{5}$ lɒ̃$^{31}$/ 一郎向 ʔɪʔ$^{5}$ lɒ̃$^{33}$ ɕiã$^{31}$（那儿）(979 页）

一面 ʔɪʔ$^{5}$ mi$^{31}$（那边）(980 页）

4. 吴语绍兴话"一"用作指示词"这"（据同上）：

一歇冒 ʔɪʔ$^{4}$ ɕɪʔ$^{4}$ mɑɒ$^{55}$（这会儿）(981 页）

5. 浙江常山、玉山、遂昌

吴语如浙江常山、玉山、遂昌等地，用"一"作指示词，曹志耘等写作"乙"，因为"一，乙"同音，例如（据曹志耘等《吴语处衢方言研究》272 页，360－361 页，好文出版［日本东京］，2000)：

| | 一 | 这个 | 这里 |
|---|---|---|---|
| 常山 | 一 ieʔ$^{5}$ | 乙个 ieʔ$^{5}$ kʌʔ$^{0}$ | 乙里 ieʔ$^{5}$ lʌʔ$^{0}$ |
| | | ieʔ$^{5}$ kɛ$^{0}$ | ieʔ$^{5}$ lʌ$^{5}$ |
| 玉山 | 一 ieʔ$^{5}$ | 乙个 ieʔ$^{5}$ kai$^{0}$ | 乙里 ieʔ$^{5}$ lei$^{0}$ |
| | | | 乙块 ieʔ$^{5}$ khuai$^{0}$ |
| 遂昌 | 一 iɪʔ$^{5}$ | 乙个 iɪʔ$^{5}$ kei$^{0}$ | 乙荡 iɪʔ$^{5}$ dɔŋ$^{13}$ |
| | | | iɪʔ$^{5}$ dɔŋ$^{0}$ |
| | | | 乙鲁 iɪʔ$^{5}$ luɤ$^{13}$ |

我们注意到，由于宝山话"一雪"也说"伊雪"，"一郎"也说"伊郎"，"一面"也说"伊面"，"一歇"也说"伊歇"，就是说，宝山话的指示词"伊"实际上是"一"的变读，那末，临近地区的指示词"伊"也可能是"一"的变体。同样，对其他方言区类似的用法和读音，也可以用来比照，如赣语中指示词"一、伊"也有这种变读情形。当然，如果只从吴语出发，指示词"一个、伊个"中的"一"也可以认为是指示词"伊"的变体，但是从更大范围如闽语、儋州村话、连城客家话等都有"一"表示指示的用法，那就可以排除"伊"的来源了。

客赣语如河源、三都、湖口、乐平等地也用"一"表示近指（这），宜黄、奉新等地则用"一"表示远指（那），例如（河源、三都据李如龙、张双庆《客赣方言调查报告》116、423 页；湖口、乐平、溧溪、宜黄、奉新据刘鑫纶《客赣方言比较研究》625、668、477 页）：

| | 一 | 这个 | 这里 | 那个 | 那里 |
|---|---|---|---|---|---|
| 河源 | 一 | □隻 | □子 | | |
| | it$^{7}$ | it$^{7}$ tsak$^{7}$ | it$^{7}$ tsʅʔ$^{0}$ | | |
| 三都 | 一 | 也隻 | 也路子 | | |
| | it$^{7}$ | i$^{3}$ tʂak$^{7}$ | i$^{3}$ lu$^{5/6}$ tsʅ$^{3}$ | | |
| 湖口 | 一 | 伊个 | 伊里 | | |
| | i$^{4}$ | i$^{1}$ ko$^{4}$ | i$^{1}$ di$^{3}$ | | |
| 乐平 | 一 | 伊个 | 伊里 | | |
| | iʔ$^{6}$ | i$^{1}$ ko$^{4}$ | i$^{1}$ ti$^{3}$ | | |
| 溧溪 | 一 | □个 | □子 | | |

| | | | | | |
|---|---|---|---|---|---|
| | it⁵ | i³ ki⁴ | i³ tsu³ | | |
| 宜黄 | 一 | | | 伊个 | 伊里 |
| | it⁶ | | | i² ko⁴ | i² ti⁴ |
| 奉新 | 一 | | | □个 | 伊里 |
| | it⁶ | | | i³ ko⁴ | i³ li⁴ |

“一”用作指示词的语言现象，分布很广，不只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也有这种情形，例如壮语龙州话 ʔi$^{55}$可表示“一”，可用作量词，可表示指示、领属，也可用作词头。

## 二、湖南涟源话“一”表示近指，“你”表示远指

陈晖《涟源方言研究》204页把近指词写作“依”，例如：

依个 i$^{33}$ ko$^{55}$　　这个

依滴 i$^{33}$ ti$^{55}$　　这些

依嘎 i$^{33}$·ka$^{42}$　　这里

我们认为，这个表示近指的“依”，大概就是“一”。因为48页同音字表中就可以看到，“依”是阴平调 i$^{44}$，“乙”是入声调 i$^{33}$，“一”则读舒声阴去调 i$^{55}$，但“一”本是入声，和“乙”同音，所以可以这样看，涟源话“一”作为数词等用法，已经读同阴去调，而作为近指词，则保留入声读法。

作者陈晖口头告知笔者，用“依”是个临时写法，因为“依”读阴平调 i$^{44}$。当时找不到合适的同音字，就写作“依”了。她也认为，这个入声调近指词 i$^{33}$的来源为“一”在声音上说得过去。下面再看近指词“依”在句中的用法，例如：

依根绳子好长唧？（这根绳子多长？）（228页）

依根绳子好长唧哦！（这根绳子多长啊！）（228页）

依格是卬个女。（这个是我的女儿。——引者）（230页）

依双尖尖公鞋子穿者脚痛。（那双窄窄的鞋穿着脚痛。——引者）（231页）

需要指出的是，涟源话近指用“一”，远指用“你”（n̩$^{33}$或 n̩$^{55}$，而 n̩$^{33}$和“你”同音）。湖南涟源话用“一、你”作指示词，和广州话用“个、你”作指示词（参张惠英 2001，124—131页），在语义上是相对应的，因为“一、个”在表示单个这一点上是一组同义词。

湖南娄底话的指示词实际上也是“一、你”的变体（参刘丽华 2001，216—218页），此不详。

湖南涟源、娄底等处“一”表近指、“你”表远指的现象，和南宁平话“二”表示远指，（据覃远雄等《南宁平话词典》10－11页）也有某种内在联系：你，第二人也。也是“二”。

湖南浏阳话“一（变读为上声‘以’）”表示近指，“个（字写作咯）”表示远指（夏剑钦 1998，185－187页），和吴语“一、个”作指示词相类。

## 三、海南儋州村话表示远指的 ɔ$^{35}$，是“一”[ɔt$^{22}$、ɔ$^{22}$、ɔʔ$^{22}$] 的变体

海南儋州村话“一”就有入声和舒声几种读法，例如（据丁邦新 1986）：

ɔt$^{22}$（一）$_{78页}$；又：一［个儿子］、一［日］$_{192页}$

ɔ$^{22}$（一）：一［天］、一［个人］$_{195页}$，一［抽］、一［路抽］$_{197页}$，一［种硬刺］$_{199页}$

ɔʔ$^{22}$：一［条］、一［直］$_{219页}$

我们以为，用作远指的 ɔ$^{35}$或 ʔɔ$^{35}$，也是“一”的变体。例如（据同上）：

（1）ɔ$^{35}$ kɔ$^{22}$ kɔn$^{35}$ bun$^{22}$ mo$^{55}$ ti$^{11}$ kai$^{35}$ ho$^{11}$，……（193 页）

那 些 根 本 不 是 鸡 肚（195 页译文：那些根本不是鸡肚，…）

（2）cuŋ$^{22}$ ti$^{11}$ ɔ$^{35}$ kɔ$^{22}$ŋai$^{11}$ vaŋ$^{55}$。（193 页）

总 是 那 些 蚂 蝗（195 也译文：都是些蚂蝗！）

（3）lə$^{22}$ ŋɔ$^{11}$ kə$^{22}$ ko$^{22}$ ne$^{55}$ti$^{11}$ ɔ$^{35}$ kɔ$^{22}$ vɔi$^{11}$ tso$^{22}$ ŋaʔ$^{22}$nɔ$^{11}$ lɔŋ$^{55}$ a$^{22}$。（195 页）

第 二 这 古 呢 是 那 个 谓 做 傻 女 婿 啊

（198 页译文：第二这个故事呢，是叫做“傻女婿”。）

（4）ɔ$^{35}$ hau$^{55}$ kai$^{35}$mɔ$^{11}$ ban$^{55}$ se$^{35}$ q'ut$^{55}$。（197 页）

那 头 鸡 嘛 缠 在 那里（198 页译文：那只鸡还帮在那里。）

（5）kə$^{22}$ ti$^{11}$ ʔɔ$^{35}$ kə$^{22}$tɔn$^{55}$ p'at$^{55}$kɔi$^{55}$ bɔu$^{22}$ ɔŋ$^{22}$ kɔi$^{55}$ a$^{22}$。（194 页）

这 是 那 些 神 罚 他 报 应 他 呀

（195 页译文：这是那些神罚他，报应他啊。）

## 四、傣语“一”可作词头

傣语景洪方言有一个词头 ʔiʔ$^{7}$（据周耀文、罗美珍《傣语方言研究》173 页，民族出版社，2001）：

| | | | | | |
|---|---|---|---|---|---|
| ʔiʔ$^{7}$ pɔ$^{6}$ | 爸爸 | ʔiʔ$^{7}$ mɛ$^{6}$ | 妈妈 | ʔiʔ$^{7}$ naːŋ$^{2}$ | 小妹 |
| ʔiʔ$^{7}$ pu$^{5}$ | 爷爷 | ʔiʔ$^{7}$ ja$^{6}$ | 奶奶 | ʔiʔ$^{7}$ pi$^{6}$ | 姐姐 |
| ʔiʔ$^{7}$ na$^{4}$ | 阿姨 | ʔiʔ$^{7}$ ʔa$^{1}$ | 姑姑 | ʔiʔ$^{7}$ naːi$^{2}$ | 姥姥 |
| ʔiʔ$^{7}$lɔk$^{8}$ | 松鼠 | ʔiʔ$^{7}$ bi$^{3}$ | 蜻蜓 | ʔiʔ$^{7}$ vɔk$^{8}$ | 猴子 |
| ʔiʔ$^{7}$ ko$^{1}$ | 猩猩 | ʔiʔ$^{7}$ kuŋ$^{3}$ | 虾 | ʔiʔ$^{7}$ tsɔn$^{5}$ | 黄鼠狼 |
| ʔiʔ$^{7}$ ŋɔʔ$^{8}$ | 土蝉 | ʔiʔ$^{7}$ ŋɛu$^{2}$ | 米虾 | ʔiʔ$^{7}$ jɛn$^{6}$ | 小蝙蝠 |
| ʔiʔ$^{7}$ kaːŋ$^{6}$ | 猿猴 | | | | |

这个词头 ʔiʔ$^{7}$，也就是数词“一”，傣语方言很多地方“一”都有入声一读，都来源于汉语，其中元阳、武定等地可读 ʔit$^{7}$（同上 312—313 页），景洪等地方言可读 ʔet$^{7}$（312 页），元江、马关等地方言可读 ʔɛt$^{7}$（313 页），所以，这些相近的同时第 7 调的入声读法，都是“一”的异读变体。而 ʔiʔ$^{7}$ 则是用作词头时的一种读法。傣语“一”用作词头，和壮语龙州话用“一”作词头黎语“一”用作词头完全相类（参张惠英 2002，146 - 147 页；157 页）。词头如“个、阿”等，和量词、指示词有其内在的联系。

## 五、闽语“个”可用作“一”，“一”可用作“个”

闽语方言“个、一”有混用的现象。“个”用作“一”的情形，比较多见，在“一、一元（钱）、一点儿、一会儿、头一次”等词的说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请看（据陈章太、李如龙 1991，130 页、214 - 5 页、122 页）：

| | 永安 | 三元 | 沙县 |
|---|---|---|---|
| 一（基数） | 寡 ${}^{c}$kuɒ | | 个 ka$^{ɔ}$ |
| 一元（钱） | 个块 ko$^{ɔ}$k'ue$^{ɔ}$ | 个块 ko$^{ɔ}$k'ue$^{ɔ}$ | 个□ka$_{ɔ}$tsui$^{ɔ}$ |
| 一点儿 | 个丝丝 ko$^{ɔ}$ $_{c}$si$_{c}$si | 个滴滴 ko$^{ɔc}$ti$^{c}$ti | 个丝丝 ka$_{ɔc}$si$_{c}$si |
| 一会儿 | 个下下 ko$^{ɔc}$xɒ$^{c}$xɒ | 个下子 ko$^{ɔc}$xo$^{c}$tsa | 个丝久 ka$_{ɔc}$si$^{c}$kio |

| | 泉州 | 永春 | 永安 | 沙县 |
|---|---|---|---|---|
| 头一次 | 头过$_{c}$t'au kə$^{ɔ}$ | 头过$_{c}$t'au kə$^{ɔ}$ | 头寡回$_{c}$t'ø$^{c}$kuɒ $_{c}$ xui | 头个回$_{c}$t'au ka$^{ɔ}$ $_{c}$ xui |

再看“一个（人）”的读法（据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福建省志·方言志》552－3页）：

| | 永安 | 三明 | 沙县 | 泰宁 | 顺昌 | 将乐 | 明溪 |
|---|---|---|---|---|---|---|---|
| 一个（人） | 寡隻 | 寡隻 | □隻 | 个舍人旁舍 | 个隻 | 个畲人旁畲 | 个畲人旁畲 |
| | kuɔ$^{7}$tʃio$^{7}$ | kuɔ$^{3}$tʃio$^{7}$ | ka$^{5}$tsia$^{7}$ | kæ$^{5}$sa$^{2}$ | kæ$^{5}$tsaʔ$^{8}$ | ka$^{5}$ʃa$^{2}$ | kɤ$^{5}$so$^{2}$ |

闽语方言“一”用作“个”的例子较为少见。例如周宁话“这个”叫做“这一”，“那个”叫做“□一 xai$^{ɔ}$it$_{ɔ}$”（陈章太、李如龙 1991，94 页）。

在却域语中，基数词一到九就由“一个、两个……”构成，就是说基数词和量词合而为一（据戴庆厦等 1991，56 页）：

一 tə$^{55}$ ro$^{31}$（一个），二 ȵi$^{55}$ ro$^{31}$（二个），三 so$^{55}$ ro$^{31}$（三个），四 bʒi$^{13}$ ro$^{31}$（四个），五 ŋua$^{55}$ ro$^{31}$（五个），六 tʃi$^{55}$ ro$^{31}$（六个），七 na$^{55}$ ro$^{31}$（七个），八 pʃε$^{13}$ ro$^{31}$（八个），九 ku$^{55}$ ro$^{31}$（九个）

## 六、福建连城客家话“一个”可表指示

福建连城客家话“一个”可表指示，表示那么的意思（据项梦冰 1997）：

（1）起码都要早得一个两个钟头先到（起码也要早那么两个小时先到才行）。

（2）早得一个四十多年就还见得倒老虎（早那么个四十多年就还能见得着老虎）。

（3）包得一个十二块钱作为合祝礼一般就做得（包那么个十二块钱红包作为贺礼就行了）。

（4）无得一个一千块钱时我唔租（没那么个一千块钱的话，我不肯出租）。

（5）有一个五六个人（一般）（有五六个人的样子）。

（6）有一个五六十担（一般）（有个五六十担的样子）。

（7）死撇有一个十多行（一般）（死了个十多条的样子）。（以上 96 页）

（8）来倒有一个三千多人（一般）（来了个三千多人的样子）

（9）食到有一个八成一般（吃了个八成饱的样子）。

（10）浸撇有一个十日一般（泡了个十天的样子）。（以上 97 页）

我们注意到，例（1）至例（3）的译文，都把“一个”译作“那么”，而例 4）至 10）译文就没有这样译，换成“……个”。其实，意思还是表示指示的那么。而且，上述十个例

中有七个例还可带有"一般"这个词，而这个"一般"虽然多数译作"样子"，实际意义也是表指示，就是那样的意思。所以，无论"一个"还是"一般"，都是用来表示指示，指示程度和方式。

"一般"用作指示方式的意思，在假设从句中也能见到。例如：

(11)（紧）食（一般）时壁橱底还有老酒 a³³（要是吃的话，壁柜里还有陈年老酒）

(12)（紧）好（一般）时唔就买转一几个来呃（要是好的话，就买几个回来）（以上282页）

(13)（紧）病死（一般）时一个女都无 ou⁵⁵（要是病死的话就一个女儿都没啦）

(14)（紧）等尔食了（一般）时电影都开始呃（要是等你吃完的话，电影就开始了）

(15)（紧）撞倒有合适个人畀（一般）时唔就讨转来呃（要是遇到了合适的人的话就把她娶回来）

(16)（紧）打广东转（一般）时要着潮州搭船 ɔ⁵⁵（要是从广东回来的话得在潮州搭船）

(17)（紧）尔侪这多人都饿得（一般）时我也饿得 ɔ⁵⁵（要是你们各位都禁得住饿的话，我也禁得住）

(18) 尔解得（紧）吓得倒（一般）时我"张"字倒转来写（你那样就能吓得倒我的话，我"张"字就倒过来写）（以上283页）

我们看到，上述例中的"一般"都是那样的意思，译文中可以不予译出。

## 七、新疆汉语方言"一个"可作句末语气词

新疆汉语方言"一个"可作句末语气词，现以两处方言为例。

新疆东北部的吉木萨尔话（据周磊、王燕 1991）：

你是谁一个？（你是谁？）

我是虎虎他妈一个。（我是虎虎他妈。）

你干沙来咧一个？（你干啥来了？）

我给你送西瓜来咧一个。（我给你送西瓜来了。）（以上139页）

一下摸到里头有个大门一个。（158页）

里头一个大庙，还看实宽展底很呢一个。（158页）

供桌上还有一盏神灯呢一个。（159页）

天山南麓焉耆话（据刘俐李 1993，442页）：

谁一个？我一个。（谁？我。）

你干啥来咧一个？（你做什么来了？）

我给你送菜来咧一个。（我给你送菜来了。）

我们看到，这个句末语气词"一个"不只可以用在对话中，也可以用在叙述句中。

## 八、古代汉语"一"可以表示指示

古代汉语"一"是否有指示的用法？虽然字书辞书未有记载，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也可看到"一"表指示的用法。例如：

(1)《诗经·国风·魏·汾沮洳》：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

朱熹《诗经集传》43页（引自《宋元人注四书五经》世界书局铜版）注："一方，彼一方也。史记扁鹊视见垣一方人。"彼者，指示也。显然，无论是诗义，还是朱熹注文，"一方"并非泛指一处、一边、一个地方，而是确指那个地方。所以，"彼汾一方"、"彼汾一曲"都是指汾水那儿。又如：

(2)《诗经·国风·唐·蒹葭》：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同上51页)

朱熹注："一方，彼一方也。"又如：

(3)《诗经·小雅·角弓》：

民之无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让，至于已斯亡。(同上113页)

朱熹注："一方，彼一方也。"

(4)《史记·扁鹊列传》2785页：

扁鹊以其言饮药三十日，视见垣一方人。以此视病，尽见五藏症结，特以诊脉为名耳。

唐司马贞索隐：方犹边也。言能隔墙见彼边之人，则眼通神也。

可见，"垣一方人"是指墙那边的人。朱熹的注释就来自司马贞。今刘学林、迟铎主编的《十三经词典·毛诗卷》1页，就把诗经中的三处"一方"都注为"另一"。

**引用书目**


白宛如　1998　广州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陈　晖　1999　涟源方言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斋、赵日新　2000　吴语处衢方言研究　好文出版（日本东京）

陈章太、李如龙　1991　闽语研究　语文出版社

戴庆厦、黄布凡、傅爱兰、仁增旺姆、刘菊黄　1991　藏缅语15种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丁邦新　1986　儋州村话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　1998　福建省志·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

李方桂　1940　龙州土语　商务印书馆

李如龙、张双庆　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厦门大学出版社

刘光坤　1998　麻窝羌语研究　四川民族出版社

刘俐李　1993　焉耆汉语方言研究　新疆大学出版社

刘纶鑫等　1999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刘丽华　2001　娄底方言研究　中南大学出版社

刘学林、迟　铎　2002　十三经词典·毛诗卷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陆绍尊　2001　普米语方言研究　民族出版社

蒙朝吉　2001　瑶族布努语方言研究　民族出版社

钱乃荣　1992　当代吴语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乔全生　1999　洪洞方言研究　中央文献出版社

覃远雄等　1997　南宁平话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司马迁　1975　史记　中华书局

夏剑钦　1998　浏阳方言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

项梦冰 1997 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 语文出版社
王 均等 1984 壮侗语族语言简志 民族出版社
杨焕典 1998 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 广西民族出版社
余蔼芹 1985 雷州遂溪方言 香港中文大学
张惠英 2001 汉语方言代词研究 语文出版社
2002 汉藏系语言和汉语方言比较研究 民族出版社
郑贻青 1996 靖西壮语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周长楫 1993 厦门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周 磊、王 燕 1991 吉木萨尔方言志 新疆人民出版社
周耀文、罗美珍 2001 傣语方言研究 民族出版社

# 说“几”可表尊称可作词头*

## 一、“几”在临高话、湘西吉卫苗语中都可用作疑问词；“几”在汉语方言和古代汉语中除了用作数词、疑问词以外，还可用作程度副词，形容程度之甚

我们先看“几”在临高话和吉卫苗语中的疑问用法。

“几”在临高话中可表示不定数，也可用来构成疑问词。例如（据刘剑三2000，29页）：

ki$^{3}$几，表示不定数

ki$^{3}$ ti$^{2}$几时：什么时候

ki$^{3}$ liau$^{4}$几多：多少

ki$^{3}$ kai$^{3}$（ka$^{3}$）什么

按，从同页“己、记、机、基、纪”都读ki音看，这个表示不定数的ki$^{3}$显然就是汉语“几”。ki$^{3}$ ti$^{2}$就是“几时”，和海口话基本同音。ki$^{3}$ kai$^{3}$（ka$^{3}$）就是“几个”，和海口话音义相合。桥本万太郎《临高方言》392页音序索引中就把这个ki$^{3}$的本字写作“几”。

《临高汉词典》81页还见到，kai$^{3}$单独也可用作疑问词，表示“什么，干吗”。作者认为“是ki$^{3}$ kai$^{3}$的合音”。其实，临高话单用“个”表示疑问，和粤语疑问词“物个什么，为什么”可只用“物”表示，是同样的道理。

湘西吉卫苗语tɕi$^{35}$用作疑问词，可在词首，也可在词末。例如（据向日征《吉卫苗语研究》）：

| | | |
|---|---|---|
| tɕi$^{35}$ | 哪 | 46页 |
| le$^{35}$ tɕi$^{35}$ | 哪个 | 46页 |
| tɕi$^{35}$ le$^{35}$ | 哪个，谁 | 48、93页 |
| ka$^{33}$ tɕi$^{35}$ | 哪里 | 47、48页 |
| qɒ$^{53}$ tɕi$^{35}$ | 哪里 | 47、48页 |
| tɑ$^{44}$ tɕi$^{35}$ | 哪里 | 239页 |
| ʈhu$^{44}$ tɕi$^{35}$ | 怎么 | 48、69页 |
| ɲoŋ$^{35}$ tɕi$^{35}$ | 怎样 | 69页 |
| tɕi$^{35}$ le$^{35}$ | 谁 | 47页 |

我们注意到，吉卫苗语的tɕi$^{35}$或tɕi$^{44}$读音，和汉语的“继讥机系古见母字挤古精母字”音韵地位相对应：

| | | |
|---|---|---|
| tɕi$^{44}$ ʈɑŋ$^{44}$ | 讥讽 | 230页 |

* 本文发表于《汉语学报》第6期，2002年下卷93－99页。

| | | |
|---|---|---|
| $tɕi^{44}$ $tɕhi^{35}$ | 机器 | 230 页 |
| $tɕi^{44}$ $mpɑ^{44}$ | 挤（人挤） | 230 页 |
| $tɕi^{44}$ $ʐɑŋ^{31}$ | 挤（鞋小挤脚） | 230 页 |
| $tɕi^{44}$ $tsei^{53}$ | 挤（挤过去） | 230 页 |
| $tɕi^{44}$ $ne^{33}$ | 挤（挤奶） | 230 页 |
| $tɕi^{44}$ $ʂo^{53}$ | 系（系腰带） | 230 页 |
| $tɕi^{44}$ $thɑ^{44}$ | 继续 | 230 页 |

所以我们以为，吉卫苗语的疑问词 $tɕi^{35}$ 大概就是汉语的“几”，声音完全对应。

汉语方言中的“几”，除了用作不定数词和疑问词以外，还可以用作程度副词。例如：

广西桂林：他几高兴啊！

广西宜山：讲他有脓包就有几脓包。

湖南长沙：你不晓得我买咯本书几费劲咧。

江西南昌：我们做一栋屋…几不容易！

广东广州：你说几好喝你说多好喝！（以上引自许宝华等 1998，第 137—138 页）

古代汉语中，“几、几许”用作形容词、程度副词形容多、多么的用法也属常见。例如：

宋杨万里《送张倅》诗：“山西劲气何曾歇，秦汉迄今几奇杰!”按，此“几”和“何曾”相对，形容“奇杰”之多。

《北齐书·高元海传》：“尔（高元海）在邺城说我以弟兄反，几许不义！邺城兵马抗并州，几许无智!”

《隋书》·杨勇传》：“昔汉武帝将起上林苑，东方朔谏之，赐朔黄金百斤，几许可笑。”

## 二、“几”在汉语方言中可用作泛指代词、敬称和词头

四川成都话可以用“几”作为泛指代词，请看 1998 年 2 月 22 日《华西都市报》头版刊登的一则“寻人启事”：

有没得哪个看到我们那个老几？

老几，你一去就没得音讯，屋头娃儿你也不官（管），街房（坊）四邻又把家头的坛坛官官（罐罐）抄了个干干净净，天天屋头还要来几十个人来讨你那鬼东西，事情都作不成，你再不会来，我也不官（管）了。

老婆

（转引自董志翘 2000，68 页）

显然，成都话的“老几”，在这则启示中是妻子称丈夫，而在口语中，丈夫也可称妻子为“老几”，而且，还可用“老几”称某人，如“请知其下落者速与老几家人联系”。在梁德曼、黄尚军编的《成都方言词典》205—206 页，我们可以看到“老几”的多种用法：

【老几】(1) 对与自己年龄差不多的熟人的谑称：好久没见倒你了，老几！|你老几发财了哇？(2) 指不认识的人，相当于“家伙”：那几个老几在做啥子？(3) 戏称自己或别人的丈夫或妻子：我们那个老几爱钓鱼|他的那个老几才凶哦！

而在湖南常宁方言中，“老几”用在人称代词“你、佢”之后，就表示敬称，构成“你老几你老人家、佢老几他老人家”的敬称。例如（据吴启主《常宁方言的代词》）：

落哒雨，路上溜滑，你老几走慢点儿。（54页）

（下了雨，路上滑，你老人家走慢点儿。——引者译）

我们还注意到，常宁方言中的“老几”也可以作泛指代词，表示某人；也可以用在亲属称谓词前，表示尊敬（“老儿婆婆、老基爷爷”）。例如：

（一户人家开哒一甲酒铺，生意一般，但买卖公平。吕洞宾不相信，）这天，佢变作一个一衫破烂、蓬头垢面格老几来到咯家酒铺……（61页）

按，原文未译成普通话，我们不妨试译如下：“（一户人家开了一个酒铺，生意一般。但买卖公平。吕洞宾不信），这天，他变作一个衣衫破烂、蓬头垢面的穷老汉来到这家酒铺。”例中的“老几”是泛指某个穷人的意思。

老几婆婆拿铁棍咯已磨，也冇磨成针。（60页）

（老婆婆拿铁棍不停地磨，也没有磨成针。——引者译）

按，例中的“老几”似表尊敬意。在《湖南省志 方言志》1673页词汇对照表中，常宁方言称老头儿为“老基爷爷”。（两处记录一处作“儿”，一处作“基”，两字声调不同，可能是轻声而致?）

我们还注意到，常宁方言的“老几”还可以用在姓氏后指称某人，例如（据 吴启主《常宁方言的动态助词研究》，46页）：

李老几呷刮烟、呷刮酒到。（李老几吸了烟、喝了酒。——引者译）

按，例中的“李老几”就是李某人，“老几”并非名字。

“几”也可用在亲属称谓词的词首，有的还有一些表示几个或复数的意思，有的已经没有实义，完全是个词头，如称姑母为“几娘、几姑母”等。方言中的有关用法如：

湖北钟祥话（据赵元任1956，125页）：

几伯伯（伯伯，面称）

几妈（伯母，面称）

几叔叔（叔叔，面称）

几 $ta^{53}$·ta（叔叔，面称）引者按，$ta^{53}$·ta 当即“大大”之音变

几婶妈（婶婶，面称）

几姑妈（姑母，面称）

又如四川内江、泸州：

几娘（姑母）（引自董志翘2000，68页）

其他地方如：

几仔爷（父子）：用于广东东莞清溪客话；广州、番禺、东莞莞城及香港等地粤语（引自许宝华等2000，140页）

几仔爸（父子）：用于广东顺德（同上）

几仔乸（母子）：用于广东广州、番禺、宝安、东莞以及香港等地粤语（同上）

几爷儿（父亲和儿子；男子尊称）：用于湖南吉首（同上）

几娘儿（母亲和儿子；妇女通称）：用于湖南吉首（同上141页）

几爷子（父亲和子女的总称）：用于四川成都、重庆，贵州沿河等地西南官话（同上140页）

几祖爷（父子）：用于广东东莞清溪客话（同上 141 页）

几祖娘（母子）：用于广东东莞清溪客话（同上）

几娘母（母亲和儿女）：用于四川成都、贵州毕节、沿河等地西南官话（同上）

几哥大（称呼兄长）：广东东部粤语（同上）

几祖阿妹（母子）：用于广东深圳沙头角客话（同上 142 页）

我们以为，"几"之用作词头，是由于"几"的不定数这个意义演变而来，这从上述例词如"几仔爷"可以表示爷儿们、"几仔㜷"可以表示娘儿们得到启示。也就是说，"几"可以用来表示称谓名词的复数。

又如成都话亲属称谓词词首的"几"，也用来表示复数。例如（引自梁德曼、黄尚军 1998，34 页）：

几师徒（师徒们）

几姑嫂（姑嫂们）

几前后（哥哥的妻子和弟弟的妻子的合称）

又如《南宁平话词典》（1997）14－15 页（引用时有删简）：

几：①用在疑问句里，问程度：你有几高？ 渠几大年纪 ②用在感叹句里，表示程度高：渠走跑得几快 亚个菜冇识有几好吃这个菜不知有多好吃③表示某种程度：几高我总要爬上去 渠未曾行几远他还没走多远

几时：①什么时候②任何时候：你几时来都得

几姑嫂：姑嫂几个

几多：疑问代词，多少。①问数量 ②表示不定的数量：我识知道几多讲几多 有几多人煮几多饭

几大：副词，无论如何，不管怎样：几大我都要做好亚件事 随便几大我都帮你

几早：刚才

几婶母：妯娌几个

几能干：好能干（真行）

古代汉语中"几"也有用作词头的例子，例如"几郎、几姊、几兄、几官"等：

(1) 崔生初隔隙，见亡兄以帛抹唇如损状，仆使共讶之。一婢泣曰："几郎就木之时，面衣忘开口，其时匆匆就剪，误伤下吻，然旁人无见者，不知幽冥中二十余年，犹负此苦。"（《太平广记》卷三〇五"崔汾"条。转引自董志翘 2000，69 页，下同）

按，"几郎"就是郎，仆人称主人为"郎"，尊称也。犹如称主人为"官，爷"之类。

(2) 时俯及关宴，钧未办醵率，扰行于色，于是仆辄请罪。钧具以实告，对曰："极细事耳。几朗可以处分，最先合勾当何事。"……其仆唯然而去，顷刻乃回，白钧曰："已税得宅矣，请几朗检校。"（同上，卷八四"卢钧"条）

按，"几朗"即"几郎"，"郎、朗"音近形近而相通。仆人称主人卢钧为"几朗"（即"几郎"，尊称也。

(3) 时当秋，夜分之后，天晴月皎。忽于牖中见一小儿，手招沈氏曰："无惧无惧，某几郎子也。"告说事状，历然可听。（同上，卷一四九"柳及"条）

按，"小儿"是沈及已故之子，现形后见后母沈氏。"某几郎子也"的"某"是自称，"几郎"是尊称其父沈及。可见"几郎"既可以尊称主人，也可以尊称父亲，这是"郎"在古代汉语中可用来称官员称父亲的反映。"郎"用来称父亲如：《魏书·节义传·汲固》"宪

（李宪）即为固长育至十余岁，恒呼固夫妇为郎婆。”闽人呼父为“郎罢”在唐朝顾况《囝》诗中即已见到，今闽人如闽东福清、古田、宁寿等地，仍呼父为“郎爸”（参福建省编委会1998，76页）。所以，“几郎”的“几”实际上是个词头，既非排行，也非指代。再看下面“几姊、几兄、几官”等例：

（4）亲姨夫中书舍人薛邕，时有知贡举之耗。元日，因来谒（裴）枢亲，乃曰：“几姊有处分亲故中举人否？”其亲指枢。邕整容端手板对云：“二十六郎，自是公共积选之才，不待处分矣。伏恐别有了弟。”（同上，卷二四四“裴枢”条）

按，“几姊”是姨夫薛邕对妻之姐裴枢母的称呼。“几”是词头。

（5）窦（参）为柳州别驾，官舍有空院，窦因闭之，俄闻有呼声四，寻之则无人。窦心动，乃具服仰问之曰：“得非几兄乎？”曰：“是也。君宜速理家事，三两日内有北使到，君不免矣。”（同上，卷三〇五“窦参”条）

按，“几兄”是尊称神鬼。“几”是词头。

（6）二公又诲之曰：“某日可游青龙寺，薄暮而归。”二公联镳至彼因大署其门曰：“韩愈、皇甫湜同访几官不遇。”（同上，卷一八〇“牛僧孺”条）

按，“几官”是韩愈、皇甫湜尊称牛僧孺。上述“几郎、几姊、几兄、几官”等称呼，和今方言中“几爷儿”称男子、“几娘儿”称妇女、“几哥大”称兄长等说法，完全类似。这个“几”已经完全虚化为词头了。董志翘先生认为此类“几”相当于“某”，可用“某”来替换（董志翘2000，69页），是把“几”的这类用法看得比较实。董先生2002年5月在普陀山跟笔者交谈时，也认为这个称呼词头“几”是表示敬称。

## 三、吉卫苗语词头 tɕi$^{44}$大概来源于“几”

吉卫苗语的词头 tɕi$^{35}$用得较少，序数、地名等见得多些；词头 tɕi$^{44}$用得非常广泛。我们以为，词头 tɕi$^{44}$和词头 tɕi$^{35}$一样，都是来自“几”，读44调就是用来区别不同的用法。tɕi$^{44}$还可以用作量词“拃”（向日征1999，54页），量词和词头本来就关系密切，量词“个”就常见用作词头，吉卫苗语也是。下面请看词头 tɕi$^{35}$和 tɕi$^{44}$的例词（据向日征1999）：

tɕi$^{35}$（序数用）

| | | |
|---|---|---|
| tɕi$^{35}$ ʑi$^{33}$ | 第一 | 50页 |
| tɕi$^{35}$ ɚ$^{35}$ | 第二 | 50页 |
| tɕi$^{35}$ sɛ$^{44}$ | 第三 | 50页 |
| tɕi$^{35}$ si$^{35}$ | 第四 | 50页（作者向氏认为“序数词借自汉语”） |
| tɕi$^{35}$ nhe$^{35}$ | 白天 | 219页 |
| tɕi$^{35}$ mhaŋ$^{53}$ | 晚上 | 152页 |
| tɕi$^{44}$ tɯ$^{35}$ tɕi$^{35}$ lɑ$^{42}$ | 世间 | 192页 |
| tɕi$^{35}$ ɲcɯ$^{33}$ | 地球 | 223页 |
| tɕi$^{35}$ ca$^{35}$ | 街 | 232页 |
| tɕi$^{35}$ | 地名首字 | |
| tɕi$^{35}$ sɯ$^{44}$ | 吉首 | 78页 |
| tɕi$^{35}$ wei$^{35}$ | 吉卫 | 106页 |

按，在吉首市人民政府1994年编制的《吉首市地图》上，我们还看到“吉好、几比、

吉新、吉庄、己略”等地名。吉首大学田国祥、李启群老师还提供：吉卫乡所在的花垣县还有“及效、几白、己场（吉洞坪）、吉多、鸡司、吉水水、吉久、吉刮、极头抓、季董、吉哈、吉古坡、吉汝、吉寮”等地名，凤凰县有“吉信、吉卡、吉枪、吉云、吉坉、吉乐、吉拉”等地名，古丈县有“吉戎”、保靖县有“儿洞、几料、几料河、几料洞、吉铁、吉库、吉浦、吉新、吉家堡”等地名。我们认为，这些地名首字，虽然写作“几、鸡、极、季”等不同的字形，但声音都相同或相近，大概都是这个词头 tɕi$^{35}$（“几”）。

下面看 tɕi$^{44}$用作动词、名词、代词、副词、形容词词头的例子：

| | | | |
|---|---|---|---|
| 动词： | tɕi$^{44}$ tsɑ$^{33}$ | 玩耍 | 38 页 |
| | tɕi$^{44}$ ʈho$^{53}$ | 凝结 | 61 页 |
| | tɕi$^{44}$ tu$^{33}$ | 沉淀 | 61 页 |
| | tɕi$^{44}$ mpɛ$^{31}$ | 考虑 | 61 页 |
| | tɕi$^{44}$ phu$^{44}$ | 商量 | 61 页 |
| | tɕi$^{44}$ ɴqɔ$^{33}$ | 对唱 | 61 页 |
| | tɕi$^{44}$ pə$^{31}$ | 打架 | 61 页 |
| | tɕi$^{44}$ ɭe$^{35}$ tɕi$^{44}$ ʐei$^{33}$ | 拉扯拉扯 | 79 页 |
| | tɕi$^{44}$ tɕhɑ$^{44}$ ȵe$^{33}$ | 偷懒 | 84 页 |
| | tɕi$^{44}$ hə$^{53}$ | 帮 | 95 页 |
| | tɕi$^{44}$ ljɑ$^{42}$ | 纵容 | 102 页 |
| | tɕi$^{44}$ ntə$^{44}$ | 仰 | 109 页 |
| | tɕi$^{44}$ tɕhi$^{53}$ | 替换 | 132 页 |
| | tɕi$^{44}$ ljhi$^{35}$ | 跑 | 133 页 |
| | tɕi$^{44}$ kwhi$^{53}$ | 抱腰摔交 | 133 页 |
| | tɕi$^{44}$ we$^{35}$ | 摆动 | 135 页 |
| | tɕi$^{44}$ mʐe$^{35}$ | 使劲 | 135 页 |
| | tɕi$^{44}$ mphe$^{35}$ | 撬 | 135 页 |
| | tɕi$^{44}$ ɲe$^{31}$ | 绷紧（绳子） | 136 页 |
| | tɕi$^{44}$ tɕe$^{44}$ | 腆（胸） | 136 页 |
| | tɕi$^{44}$ ʑe$^{44}$ | 挺（胸） | 136 页 |
| | tɕi$^{44}$ ɲche$^{44}$ | 跷（脚） | 137 页 |
| | tɕi$^{44}$ lje$^{31}$ | 想念 | 137 页 |
| | tɕi$^{44}$ sei$^{53}$ | 俭省 | 138 页 |
| | tɕi$^{44}$ ntei$^{53}$ | 溅 | 139 页 |
| | tɕi$^{44}$ ʈhei$^{53}$ | 推脱 | 139 页 |
| | tɕi$^{44}$ pjɛ$^{44}$ | 引诱 | 141 页 |
| | tɕi$^{44}$ nte$^{35}$ | 跳 | 142 页 |
| | tɕi$^{44}$ tɕhɛ$^{35}$ | 散步 | 143 页 |
| | tɕi$^{44}$ ɲɛ$^{31}$ | 拖病 | 143 页 |
| | tɕi$^{44}$ ɕɛ$^{53}$ | 扣（衣服） | 143 页 |
| | tɕi$^{44}$ ɲcɛ$^{53}$ | 哽噎 | 143 页 |
| | tɕi$^{44}$ ŋkwɛ$^{44}$ | 拐弯 | 144 页 |

| | | |
|---|---|---|
| tɕi$^{44}$ qhɛ$^{35}$ | 枉费 | 144 页 |
| tɕi$^{44}$ qwɛ$^{31}$ | 挂 | 144 页 |
| tɕi$^{44}$ qwɛ$^{42}$ | 攀 | 144 页 |
| tɕi$^{44}$ ma$^{44}$ | 躲藏 | 145 页 |
| tɕi$^{44}$ ma$^{42}$ | 贪（酒） | 145 页 |
| tɕi$^{44}$ mpha$^{53}$ | 铺（草） | 145 页 |
| tɕi$^{44}$ lha$^{44}$ | 蜿蜒 | 146 页 |
| tɕi$^{44}$ ʈha$^{53}$ | 创造 | 146 页 |
| tɕi$^{44}$ ʂa$^{44}$ | 腌 | 146 页 |
| tɕi$^{44}$ kwha$^{44}$ | 搅拌 | 147 页 |
| tɕi$^{44}$ pɑ$^{44}$ | 捞（用筲箕捞米） | 148 页 |
| tɕi$^{44}$ wɑ$^{44}$ | 扒（饭） | 148 页 |
| tɕi$^{44}$ pʐ̥ɑ$^{42}$ | 潲（雨） | 148 页 |
| tɕi$^{44}$ tshɑ$^{44}$ | 接（绳子） | 148 页 |
| tɕi$^{44}$ thɑ$^{44}$ | 继续 | 149 页 |
| tɕi$^{44}$ nthɑ$^{53}$ | 夸大 | 149 页 |
| tɕi$^{44}$ ɳʈi$^{35}$ | 跨 | 149 页 |
| tɕi$^{44}$ tɕɑ$^{53}$ | 挥（手） | 150 页 |
| tɕi$^{44}$ tɕɑ$^{53}$ | 遮 | 150 页 |
| tɕi$^{44}$ ljɑ$^{35}$ | 横（横过去） | 150 页 |
| tɕi$^{44}$ lja$^{42}$ | 惦记 | 150 页 |
| tɕi$^{44}$ ljhɑ$^{44}$ | 拖（指拖着尾巴） | 150 页 |
| tɕi$^{44}$ kɑ$^{44}$ | 伸（手） | 150 页 |
| tɕi$^{44}$ kɑ$^{53}$ | 挠 | 150 页 |
| tɕi$^{44}$ khɑ$^{53}$ | 阻拦 | 150 页 |
| tɕi$^{44}$ ŋkɑ$^{53}$ | 扒搂 | 150 页 |
| tɕi$^{44}$ ŋkhɑ$^{44}$ | 作揖 | 151 页 |
| tɕi$^{44}$ qwɑ$^{35}$ | 哄（哄小孩儿睡） | 151 页 |
| tɕi$^{44}$ hɑ$^{53}$ | 悬挂 | 151 页 |
| tɕi$^{44}$ tɕɑŋ$^{44}$ | 卷 | 153 页 |
| tɕi$^{44}$ ljhɑŋ$^{44}$ | 赛（歌） | 154 页 |
| tɕi$^{44}$ ŋkɑŋ$^{35}$ | 扭结 | 154 页 |
| tɕi$^{44}$ ɴqaŋ$^{44}$ ȵɛ$^{44}$ | 抽泣 | 154 页 |
| tɕi$^{44}$ qwɑŋ$^{42}$ | 跑 | 155 页 |
| tɕi$^{44}$ mo$^{53}$ | 壅（土） | 155 页 |
| tɕi$^{44}$ lo$^{33}$ | 涂 | 156 页 |
| tɕi$^{44}$ ko$^{31}$ | 挡 | 157 页 |
| tɕi$^{44}$ ɴqo$^{53}$ | 摆动（指树枝） | 158 页 |
| tɕi$^{44}$ ʐ̥ɔ$^{53}$ | 喧哗 | 159 页 |
| tɕi$^{44}$ tɕhɔ$^{53}$ | 压住 | 160 页 |

| | | |
|---|---|---|
| tɕi$^{44}$ kɔ$^{44}$ | 调（盐味儿） | 160 页 |
| tɕi$^{44}$ mu$^{44}$ | 捉摸 | 161 页（173 页注为“摸”） |
| tɕi$^{44}$ ntshu$^{44}$ | 堵（洞） | 161 页 |
| tɕi$^{44}$ tu$^{31}$ | 冒（水） | 161 页 |
| tɕi$^{44}$ tu$^{33}$ | 沉淀 | 161 页 |
| tɕi$^{44}$ ʈu$^{33}$ | 震动 | 162 页 |
| tɕi$^{44}$ ɳu$^{44}$ | 愈合 | 162 页 |
| tɕi$^{44}$ ʑu$^{31}$ | 熔炼 | 163 页 |
| tɕi$^{44}$ l̥ju$^{33}$ | 起皱纹 | 163 页 |
| tɕi$^{44}$ l̥ju$^{42}$ | 冬眠 | 163 页 |
| tɕi$^{44}$ l̥jhu$^{44}$ | 吸（气） | 163 页 |
| tɕi$^{44}$ ku$^{42}$ | 消磨 | 163 页 |
| tɕi$^{44}$ ŋku$^{44}$ | 搓紧（绳子） | 163 页 |
| tɕi$^{44}$ ŋ̊ku$^{53}$ | 爬 | 163 页 |
| tɕi$^{44}$ qhu$^{35}$ | 亲嘴 | 163 页 |
| tɕi$^{44}$ hu$^{53}$ | 调和 | 163 页 |
| tɕi$^{44}$ loŋ$^{33}$ | 递 | 165 页，173 页 |
| tɕi$^{44}$ loŋ$^{42}$ | 合拢 | 165 页 |
| tɕi$^{44}$ phə$^{35}$ | 角斗（指牛） | 166 页 |
| tɕi$^{44}$ phʐə$^{53}$ | 洒（泪） | 166 页 |
| tɕi$^{44}$ ntə$^{53}$ | 昂（首） | 167 页 |
| tɕi$^{44}$ ʐə$^{33}$ | 蔓延 | 167 页 |
| tɕi$^{44}$ tɕə$^{53}$ | 闻 | 167 页 |
| tɕi$^{44}$ tɕhə$^{44}$ | 张望 | 167 页 |
| tɕi$^{44}$ ɕə$^{35}$ | 搬（椅子） | 168 页 |
| tɕi$^{44}$ qə$^{44}$ | 连接 | 168 页 |
| tɕi$^{44}$ tsɯ$^{31}$ | 相遇 | 169 页 |
| tɕi$^{44}$ tsɯ$^{53}$ | 移动 | 169 页 |
| tɕi$^{44}$ l̥jɯ$^{42}$ | 哄骗 | 171 页 |
| tɕi$^{44}$ pʐɑ$^{31}$ | 摸 | 173 页 |
| tɕi$^{44}$ ɳʈɑŋ$^{44}$ | 回转 | 173 页 |
| tɕi$^{44}$ ʑɑ$^{44}$ | 追赶 | 175 页 |
| tɕi$^{44}$ tɑ$^{42}$ | 死 | 177 页 |
| tɕi$^{44}$ we$^{35}$ | 摇（头） | 177 页 |
| tɕi$^{44}$ pɛ$^{31}$ | 想，思考 | 181 页 |
| tɕi$^{44}$ tshə$^{35}$ | （水）滚 | 181 页 |
| tɕi$^{44}$ tɕhɑŋ$^{53}$ | 抢 | 182 页 |
| tɕi$^{44}$ hə$^{53}$ | 帮 | 183 页 |
| tɕi$^{44}$l̥jhei$^{35}$ tɕi$^{44}$ lhɛ$^{44}$ | 挣扎 | 188 页 |
| tɕi$^{44}$ liɑ$^{31}$ | 摇（尾巴） | 190 页 |

| | | | |
|---|---|---|---|
| | tɕi$^{44}$kwe$^{42}$ | 攀（边衣） | 191 页 |
| | tɕi$^{44}$ ɴqhe$^{44}$ | 看 | 191 页 |
| | tɕi$^{44}$ ntə$^{53}$ | 指 | 192 页 |
| | tɕi$^{44}$ kə$^{44}$ | 拿 | 192 页 |
| | tɕi$^{44}$ khə$^{35}$ | 谢谢 | 192 页 |
| | tɕi$^{44}$ ɕe$^{53}$ tɔ$^{53}$ | 舍得 | 195 页 |
| 代词： | tɕi$^{44}$ mji$^{31}$ | 他们 | 44、45、61 页 |
| 名词： | tɕi$^{44}$ ȵu$^{33}$ | 棉 | 66 页 |
| | tɕi$^{44}$ pe$^{31}$ | 桌子 | 75 页 |
| | tɕi$^{44}$ ŋkhə$^{44}$ | 裤子 | 77 页 |
| | tɕi$^{44}$ ŋki$^{44}$ | 皱纹 | 133 页 |
| | tɕi$^{44}$ pɛ$^{42}$ | 枕子 | 141 页 |
| | tɕi$^{44}$ pa$^{33}$ | 标记 | 141 页 |
| | tɕi$^{44}$ mɔ$^{35}$ | 帽子 | 158 页 |
| | tɕi$^{44}$ ljə$^{35}$ | 纱锭 | 168 页 |
| | tɕi$^{44}$ tɑŋ$^{53}$ | 钱 | 189 页 |
| | tɕi$^{44}$ ɕi$^{44}$ | 筋 | 232 页 |
| | tɕi$^{44}$ se$^{35}$ | 喷嚏 | 250 页 |
| | tɕi$^{44}$ ɕi$^{44}$ ȵtɕhi$^{44}$ | 血管 | 254 页 |
| | tɕi$^{44}$ lju$^{44}$ cɔ$^{53}$ | 皱纹 | 256 页 |
| 副词： | tɕi$^{44}$ ɕɑŋ$^{44}$ | 尚未，未曾，没有 | 69 页 |
| | tɕi$^{44}$ ʈa$^{31}$ | 努力 | 318 页 |
| | tɕi$^{44}$ tɑŋ$^{3}$ | 不太 | 105 页 |
| | tɕi$^{44}$ tɛ$^{31}$ | 直接 | 108 页 |
| | tɕi$^{44}$ ʂɑŋ$^{53}$ | 赶快 | 108 页，172 页 |
| 形容词： | tɕi$^{44}$ tɕɔ$^{42}$ | 干净 | 72 页 |
| | tɕi$^{44}$ ntsho$^{44}$ | 零乱 | 91 页 |
| | tɕi$^{44}$ ŋkɑ$^{53}$ | 歪 | 91 页 |
| | tɕi$^{44}$ ta$^{35}$ | 厚 | 98 页 |
| | tɕi$^{44}$ thu$^{44}$ | 咸 | 99 页 |
| | tɕi$^{44}$ mʐei$^{33}$ | 辣 | 99 页 |
| | tɕi$^{44}$ ntso$^{44}$ | 早 | 99 页 |
| | tɕi$^{44}$ ʈhə$^{53}$ | 饱 | 99 页 |
| | tɕi$^{44}$ ʐu$^{53}$ | 好 | 99 页 |
| | tɕi$^{44}$ ʂɑŋ$^{53}$ | 快 | 99 页 |
| | tɕi$^{44}$ thuɪ$^{35}$ | 透彻 | 99 页 |

按，作者把 98－99 页上加了词头的形容词，都看作使动，其实都不是使动，都是形容程度之深。

| | | |
|---|---|---|
| tɕi$^{44}$ ŋkhu$^{44}$ | 弯曲 | 163 页 |
| tɕi$^{44}$ ɲchɛ$^{44}$ | 高兴 | 144 页 |

| | | |
|---|---|---|
| tɕi$^{44}$ mpa$^{44}$ | 扁 | 145 页 |
| tɕi$^{44}$ ta$^{53}$ | 真 | 145 页 |
| tɕi$^{44}$ ljɯ$^{33}$ | 错 | 171 页 |
| tɕi$^{44}$ ntsho$^{35}$ | 蓬乱 | 175 页 |
| tɕi$^{44}$ ȵtɕhi$^{35}$ | （逃）净；（逃）尽 | 184 页 |
| tɕi$^{44}$ tɕhə$^{44}$ | 仔细 | 185 页 |
| tɕi$^{44}$ sə$^{35}$ tɕi$^{44}$ ɲchɛ$^{44}$ | 兴高采烈 | 189 页 |
| tɕi$^{44}$kwei$^{31}$ | 黄 | 190 页 |
| tɕi$^{44}$ ȵa$^{42}$ | 火红 | 190 页 |
| tɕi$^{44}$ la$^{33}$ | 作呕 | 257 页 |

最后，我们要说，“儿”在四川、湖南等地用作泛指代词、词头等，是和“个、··”的一些用法相类，“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都足一个道理。

## 引用书目


董志翘　2000　四川方言中的“老儿”、“儿娘”　《方言》第1期

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　1998　福建省志·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

湖南省地方志编委会　2001　湖南省志·方言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梁德曼 黄尚军　1998　四川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刘剑三　2000　临高汉词典　四川民族出版社

桥本万太郎　1980　临高方言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

覃远雄等　1997　南宁平话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吴启主　2000　常宁方言的代词　收入伍云姬 1999

　　　　1996　常宁方言的动态助词研究　收入伍云姬 1996

伍云姬　2000　湖南方言的代词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6　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向日征　1999　吉卫苗语研究　四川民族出版社

许宝华　宫田一郎　1998 汉语方言大词典　中华书局

乐赛月　1979　贵阳花溪区甲定苗语的前加成分　《民族语文》第3期

赵元任　1956　钟祥方言记　科学出版社

# 说“个、的”可以表示完成、持续*

## 一、吴语崇明话“个、个特”可表示完成

吴语崇明话“个、个特”可表示完成。例如：

上海我昨日去个。(上海我昨天去的。) 按，这是说去上海的动作是昨天完成的。

夷眼眼孩我个。(他刚才喊了我。)

我孩你，你听见伐？——我听见个。(我喊你，你听见了吗？——我听见了。)

信何辰光写个？(信什么时候写的？)

你话子夷，夷气个。(你说了他，他生气了。)

夷上海去个特。(他已经去了上海。)

衣裳做好个特。(衣服已经做好了。)

两家头好个特。(两人已经和好了。)

上述例子中的句末助词“个”，一般都看作句末的表示肯定的语气词，特别是用“的”对译为普通话时。我们以为，这个句末助词“个”，既是一个表示肯定的语气词，又是表示完成的意思。至于句末的“个特”，也可以说既表示肯定，也表示完成，由于“个特”不能对译为普通话的句末助词“的”，所以可以看作只是表示动作已经完成。而在能愿动词“要、会、想”等之后的“V个”也就相应地表示将要完成或说将来完成，“V个特”则只表示已经完成，没有用在能愿动词后的情形。“要V个”的用法如：

上海我要去个。(上海我要去的。——说不定将来哪一天去)

夜饭我要吃个。(晚饭我要吃的。——晚上完成吃)

夷明朝会来个。(他明天会来的。)

水浇多子，花会败个。(水浇多了，花会死的。)

下一趟我会唱个。(下回我会唱的。)

个本书我想看个。(这本书我想看的。)

如何看待崇明话的这类用例？是否可以看作将来完成的意思？也许这种说法还需斟酌，还需讨论。我们暂且分析崇明话这个“个”，既可以表示已经完成，也可以表示将来去完成。“个特”就只有已经完成而没有将来完成这种用法。

上海话“个”表示完成语气的例子如（据钱乃荣 1997，212 页。钱氏取“近经历体”之名）：

昨日我到郊县去看个。(昨天我到郊县去看的。——引者译)

侬脱啥人吵相骂个？(你跟谁吵架来着？)

侬讲过啥个个？(你讲过什么来着？)

---

* 本文发表于戴昭铭主编《汉语方言语法研究和探索》195－206 页，和王培光联合署名。此次出版，有较大补充。

啥辰光走个？（什么时候走的？）

今朝看见王先生个。（今天看见王先生的。——引者译）

我前日又出城个。（我前日又出城了。——引者译）

崇明话“个、个特”的来历，“个”是个明明白白的“个”，并无音变的伪装，整个苏、沪地区差不多都是这样，所以可以不用多说。那个“特”则是“得”的轻读而至，陶寰《绍兴方言的体》一文中，绍兴话表示完成就是用明明白白的“得”，一作比较，就知道崇明话的助词“特”来自“得”。湘语长沙话的“哒”也是“得”的音变。

## 二、湖南长沙话“咖、咖哒”可表示完成；湖南嘉禾土话“咯”可表示完成、持续

湖南长沙话“咖，咖哒”的用法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一些不同，表示完成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请看（据伍云姬《长沙方言动态助词的系统》，195、198、199页）：

（1）一到出窝就要失咖。（一旦满月就不见了，意即［小狗儿］一到满月就会被人偷走）

（2）肯定会死咖去。（肯定会死的）

按，伍云姬就把长沙话这类用法中的“咖”看作补语。

（3）我麻起胆子打咖几回。（我壮着胆子打了几次）

（4）我去咖以后听得讲的。（我走了以后听人说的）（以上195页）

（5）后来只听得讲她离咖哒婚。（后来只听说她离了婚。——引者译）

（6）馒头一冷咖哒一硬咖哒，也是咯样去吃。（馒头冷了硬了还是照样吃）（以上198页）

（7）隔得几天去，又红咖哒。（隔了几天去，又红了。——引者译）

（8）我把床单洗咖哒。（我把床单洗了。——引者译）

（9）那时侯，换咖一个组长哒。（那时侯，换了一个组长了。——引者译）

（10）到底上咖年纪哒，做不动哒。（到底上了年纪了，做不动了。——引者译）（以上199页）

按，长沙话的这个动态助词ka，李永明写作“夹”（ka$^{42}$，kə$^{42}$），例如（据李永明1996，17页）：

快来端走，饭熟夹哒。（快来端走，饭熟了。） 17页

冰融夹哒，快来看！（冰融了，快来看！） 17页

肉买夹哒，菜还冒买。（肉买了，菜还没买。） 17页

湖南长沙话益阳话等很多方言“哒”也可以表示持续、进行、完成，来自“得”。此不详。我们认为，湖南长沙话的“咖、咖哒”和崇明话的“个、个特”用法有相似之处，声音也相通。崇明话的“个”有多种读法（右上角0表示轻声）：

goʔ$^{2}$、go$^{0}$、gə$^{0}$：用于量词（一个、两个）、领属助词（我个我的、你个你的）、表示完成（我昨日去个我昨天去的|信写个特信已经写了）。

kəʔ$^{5}$：用于指示词（个人弗好这（或那）个人不好|个算何名堂这算什么名堂）

ku$^{44}$：用于“个人、个数基数数字：数个数（数1234…）”等词

gɑ$^{0}$：用于领属，属性等，而且只用于疑问句（你个你的？我个我的？个碗是吃个这碗是吃的（不是要收起来的）？

伍云姬把第（1）、（2）例中的“咖”看作补语，也就是说把这个“咖”看作一个实词。她认为“咖”的语源是“解”（伍云姬1996，13、221页），袁家骅《汉语方言概要》124页描写湖南双峰话时也用“解”写这个助词。

我们认为，用“解”来解释“咖”的语源，只从长沙以及临近几个方言出发，在音义两方面都可以说得通。但如果在更大的范围作一番方言之间的比较，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解释，那就是吴语、粤语、客家、湖南等很多方言都可以用“个”表示完成。下面几节就是谈几个方言表示完成都可以用“个（及其变体）”的情形，这里我们先简单说一下湖南常宁话表示完成的“刮”kua⁵。先看用例（据吴启主《常宁方言的动态助词研究》）：

我等刮三个钟头。　　45页

大席家大家争刮半天。　45页

我昨日想刮一天。　　45页

常宁话的“哒”也可以表示完成（同上45—46页），所以常宁话的“刮、哒”，都和长沙话的“咖、哒”相对应。“哒”来自“得”（伍云姬1996，222—225页），大家都有共识。“刮”和“咖”用法对应，声音也相对应。但是用“解”作语源去解释，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咖”读开口，而“刮”读合口。我们用“个”去解释就明白了，因为“个”是古果摄字，果摄字今方言读音很多有开合口的对立，所以有的方言今读开口，有的方言今读合口。北京话“和”就有两读：一读开口hé，一读合口huò，hú。和”就是古果摄字。又如果摄字“他、挪”，有的方言读开口韵a，有的方言读合口韵wo。而蟹摄开口二等的“解”，是不会读成合口韵的，相反，“个”读同“该、盖、解（洪音，非细音）”的，从北到南，都能见到。西北如青海的西宁，东南如福建的漳平，而客家的“物个什么”、粤语的“我慨我的”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彭逢澍（1999）《湖南方言“咖、嘎”等本字即“过”考》一文指出，湖南方言表示完成所用的“咖、解、夹、介、嘎、咕、瓜、刮”等，本字都是“过”（88页）。如果只从湖南方言出发，说“过”是本字从音、义两方面都无隔碍。“过”也是果摄字，“过”表示经过、过去而演变为表示动作的完成也很顺理成章。只是在比较吴语用法时不相协调。而且，就是和湖南嘉禾土话相比，也不对应。

嘉禾土话有一个表示完成、表示持续的助词“咯”[·kə]，例如（据卢小群2002）：

表完成：

女人头回过头脑来觑咯一下（女人回过头来看了一下）。　128页

老板娘听咯以后咧就气勒哭起来者（老板娘听了以后就气得哭起来了。——引者译。此例原文无译文。）　128页

卖缸每各咧□跌咯一跤（卖缸的人摔了一跤）。　128页

表持续：

担咯一担酒缸每去卖（挑着一担酒缸去卖）。　129页

猫崽上不去，就惜下面哩觑咯老鼠哥（猫上不去，就在下面看着老鼠）。　130页

嘉禾土话的这个动态助词“咯”[·kə]，和吴语的“个”音、义、用法完全对应。请看：

| | 嘉禾 | 崇明 |
|---|---|---|
| 领属 | 洒各[kə²²]（我的）110页 | 我个（我的） |
| 指示 | □[kə³³]些（这些）110页 | 个眼（这些） |
| 词尾 | 抬轿各[kə³³]（轿夫）88页 | 抬轿子个（轿夫） |

动态助词　　咯[·kə]　　　　　　　　　　个

按，表领属的"各"，110页作22调，当是印刷错误，169页语料中，"老公公的托咐"、"皇帝的老娘"，都作33调的[kə$^{33}$]。可见，嘉禾话的动态助词"咯"[·kə]就是用作领属、指示、词尾的"各"的轻声，和崇明话的"个"完全对应。而"过"在嘉禾话中读ko$^{55}$（37页），这个"过"和上表所举的领属、指示、名词性词尾等用法都没有联系。所以，从联系看，从更大范围的比较看，我们以为，用"个"来表示这个动态助词比较合适。

当然，湖南常德话、益阳话等方言用"的"表示完成、持续，也是一个很好的旁证，因为"个、的"在方言中用作量词、领属助词这一点上，是一组同义词，所以在用法上会有趋同类化现象。

下面再看其他方言的有关用法。

## 三、粤语中山话"个、哦"可表示完成；广州话"个、嘅、㗎"可表示完成

粤语中山话"个、哦"表示完成的例子如（据赵元任《中山方言》）：

（1）lau$^{51}$ sin$^{55}$ saːŋ$^{55}$ hai$^{22}$ ki$^{13}$ si$^{51}$ hy$^{22}$ ko$^{22}$ a$^{22}$?（68页）
　　刘　先　生　系　几　时　去　个　啊（70页）
　　（刘先生是几时去的啊?）

按，例中"个"表示动作的完成，是过去已经完成。如果没有这个助词"个"，变成"刘先生是几时去啊?"，就完全是不同意思的一个句子了。"个"表示完成显而易见。

（2）kʻy$^{51}$ hy$^{22}$ pʻou$^{55}$ saŋ$^{13}$ siaːŋ$^{51}$ o$^{22}$。（68页）
　　佢　去　匚　省　城　哦（70页）
　　（他上省城去了。）

按，例中[o$^{22}$]，赵元任写作"哦"，实即"个"字脱落声母而至。古见组声母k kʻ ŋ h在今方言中脱落的情形是常见现象。[pʻou$^{55}$]赵元任写作"匚"，音同"抛"，用作完成标志，和惠州话一致（参刘若云1996）。所以，这个例句中是完成体助词"抛"和完成体语气词"哦（'个'的变体）"重叠使用，犹如普通话说"他去了省城了"，两个"了"重叠使用。

（3）kʻy$^{51}$ ua$^{22}$ tim$^{13}$ tu$^{55}$ iat$^{55}$ tiŋ$^{22}$ oːi$^{22}$ faːn$^{22}$ loːi$^{51}$ iaːk$^{22}$ maːn$^{13}$ faːn$^{22}$ o$^{22}$。（68页）
　　佢　话　点　都　一　定　爱　翻　来　吃　晚　饭　哦（71页）

按，例中"哦"表示"翻来吃晚饭"这件事还未完成，等待以后完成。我们暂且谓之将来完成。在表示将来完成的语气时，这个助词"个"（或"哦"）就和前面的助动词"要、想、会、能"等相呼应。

（4）ŋo$^{13}$ ku$^{13}$ kʻy$^{51}$ man$^{51}$ tsiu$^{55}$ tsou$^{13}$ iat$^{55}$ tiŋ$^{22}$ uai$^{22}$ faːn$^{55}$ loːi$^{51}$ ko$^{22}$ loːk$^{22}$。（68页）
　　我　估　佢　明　朝　早　一　定　哙　翻　来　个　咯（71页）
　　（我猜他明儿早起一定会回来的了。）

按，例中"个"和助动词"哙（会）"相呼应，表示将来完成。

（5）ni$^{13}$ uan$^{13}$ kʻy$^{51}$ iau$^{13}$ mat$^{55}$ ia$^{13}$ si$^{22}$ koːn$^{22}$，ŋo$^{13}$ poːŋ$^{55}$ tak$^{55}$ ni$^{13}$ ko$^{22}$ ma$^{22}$?（68页）
　　你　揾　佢　有　乜　野　事　干　我　帮　得　你　个　吗（71页）
　　（你找他有什么事情，我能帮你的吗?）

按，例句注文"我帮得你个吗"，相当于北京话"我帮得了你吗"。"个"和"得（能，助动词）"相呼应，表示将来完成。赵元任把例（4）、（5）中的"个"译作"的"，如果改译

作“了我帮得了你吗”，似亦通。

赵元任《中山方言》十六开本共 73 页，篇幅不大；而且例句也只有 31 句。这 31 个例句中有 5 句用“个／$o^{22}$”作表示完成的助词，可见在赵元任调查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助词“个／$o^{22}$”表示完成的用法是很常见的。

广州话“个、嘅、㗎”可以表示完成的用法如（据李新魁等 1995）：

（1）问过嘞，个个都系踩车嚟个喎。（问过了，个个都说是骑自行车来的。）（523 页）按，例中“嚟个”的“个”表示已经完成。如果没有这个“个”，句意是不明确的。

（2）搬唔郁个咊。（原来搬不动）。（523 页）

按，例中“个”表示动作已完成，所以译文为“原来搬不动”，是搬了以后才知搬不动。如果没有“个”，“搬唔郁”可以是未搬时的估计。作者于“522－523 页谓“个”是“嘅喎、个咊”合音而说成“个”。如果参考中山话、吴语崇明话等方言说法，这个“个”就不是合音，而是“个”的本音。

（3）你呢本书问边个借嘅呢？（你这本书是向谁借的？）（538 页）

按，“嘅”表示完成。

（4）点解会改噉嘅名嘅呢？（593 页）（604 页译文：为什么会起一个这样的名儿呢？）

按，例中第一个“嘅”是结构助词，是定语标志，“噉嘅”意思是“这样的”。第二个“嘅”表示起名的完成。，

（5）你哋系打边度嚟㗎？（你们是打哪儿来的啊？）（523 页）

按，例中“㗎”表示完成。

（6）剩咁多㗎咋？（只剩这么点儿？）（524 页）

我们认为，广州话的“个、嗰、嘅、㗎”都可以看作“个”的变体，犹如吴语“个”有“格（葛）、搿、介、够、顾、茄”等多种读法多种写法一样。增城话表示领属、限定的“个”就读作“㗎［$ka^{33}$］”（据何伟棠 1993，248 页）：“靓到讲之不掂㗎女仔”（漂亮得没法说的女孩子——引者译）。“㗎”下注小字为“的”。

广州话“个、嘅、㗎”表示完成意义的用法，也许不太典型，更谈不上是完成体标志，和吴语“个”既表肯定语气也表完成意义相似。

## 四、闽语广东电白话“哦”［$o^{44}$］可表示完成

闽语广东电白话“哦”［$o^{44}$］表示完成的用例，请看（据戴由武、戴汉辉 1994）：

（1）你讲讲 $ha^{55}$个人来 $o^{44}$。（你说的那个人来了。）62 页

（2）伊写写团阿小说又无写 $o^{44}$。（他写了一段时间的小说又不写了。）62 页

（3）我看看团阿书，困熟 $o^{44}$。（我看书看着看着，睡着了。）62 页

（4）$ja^{55}$领衫无洗得白 $o^{44}$。（这件上衣洗不白了。）69 页

（5）有一轮呢国王阿妹团病 $o^{44}$。（有一次国王的女儿病了。）90 页（译文 94 页）

（6）几剂药就医好 $o^{44}$。（几剂药就医好了。）（同上）

（7）你分几条翻薯我食就得 $o^{44}$。（你给我几只番薯吃就行了。）（同上）

（8）食完 $o^{44}$伊就操国王讲……（吃完了他就跟国王说……）91 页（译文 94 页）

（9）$ja^{55}$下死 $o^{44}$。（这下坏了。）92 页（译文 94 页）

（10）就放亚林医生走 $o^{44}$。（［关将］放林医生走了。）93 页（译文 94 页）

(11) 到尾 ha$^{55}$个关将跳河自杀 o$^{44}$。

([关将] 自己后来则投河自杀了。) 93 页 (译文 94—95 页)

(12) 林医生带阿生番薯转中国，逐渐逐渐好多 tɛ$^{44}$都有番薯种 o$^{44}$。

(林医生带了生番薯回中国，逐渐地很多地方都有番薯种了。) 93 页 (译文 95 页)

我们认为，电白闽语表示完成的这个 o$^{44}$，和中山话表完成的"哦"在声音和用法上完全相通，都是"个"失落声母而致。这个表完成的 o$^{44}$也可用作句末助词，表示肯定语气，字或作失落声母的 o$^{44}$，或作保留声母的"个"。请看：

(1) a$^{55}$条竹长长条 o$^{44}$。(那条竹子长长的。) 68 页

(2) 阿猪无扭 ua$^{22}$阿牛大个。(猪比不上牛大。) 71 页

很明显，上述两例中，句末的"个、o$^{44}$"只是异文而已。

说明了粤语闽语中的 [o] 是"个"的变体之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客家话等其他方言的有关用法。

## 五、客家话广东梅县方言 [e] 可表示完成，惠州方言 [ɛ$^{55}$] 可表示完成

梅县客家话用 [e] (轻声) 表示动作或变化的完成，相当于普通话的"了"。黄雪贞《梅县方言词典》64 页对这个 [e] 作了如下注释：

助词。①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表示动作或变化已经完成。

A) 用于实际已经发生的动作或变化：佢两个人去看戏～｜妹儿女儿大～，会做田事农活～

B) 用于预期的或假设的动作：你先行走哐[1]食～饭就去

②用在句子的末尾或句中停顿的地方，表示变化，表示出现新的情况。

A) 表示已经出现或将要出现某种情况：佢毕业～｜宕睡睡过预定时间～，赴唔到车～赶不上车了

B) 表示在某种条件下出现某种情况：佢正才走，你早滴早点来就见到佢～

我们认为，注释中说的"预期的"、"假设的"、"将要出现"之类用语，就是我们所谓的"将来完成"的意思，用语不同，所指则一。

下面我们再看林立芳提供的梅县话 e (字写作"欸") 表示完成的例子 (据林立芳 1997，128—129 页。)：

(1) 偓问欸阿爸。(我问了爸爸。)

(2) 佢食欸/撇三碗饭。(他吃了三碗饭。)

(3) 你爱做欸/撇作业偓正分你去搞。(你要把作业做完我才让你去玩。)

(4) 佢定着欸天光日起身。(他决定了明天动身。)

(5) 佢打烂欸/撇一只碗公。(他打烂了一只碗。)

(6) 信都写欸。(信都写好了。)

(7) 记性过差欸。(记忆力差了。)

(8) 头挪毛白欸/撇好多欸。(头发白了许多。)

(9) 阿婆病撇欸。(奶奶病了。)

梅县话的这个 e 到底是何来历呢？我们不妨看看其他用法。这个 e 除了表示动作完成的

意思之外，还可以用作名词后缀中缀、方位词后缀，结构助词，还可以用作指示词，虽然声调有所不同，但来历是一致的。先看林立芳 1997，126 页的“梅县方言 e 读音用法一览表”（加方括弧“［ ］”的为引者所加）：

| | 读音 | 用例 |
|---|---|---|
| 名词后缀 | $e^3$ | 桌 $e^3$ （桌子） |
| 名词中缀 | $e_3$ | 男 $e^3$人 （男人） |
| 方位语素 | $e^2$ | 井 $e^2$ （井里） |
| 语气助词 | $e^2$ | 偃看撇 $e^2$（我看完了） |
| 动态助词 | $e^2$ | 偃看 $e^2$ 书（我看了书） |
| 结构助词 | $e^2$ | 菜老老 $e^2$（菜有点老） |
| ［指示词 | $ke^3$/ $e^3$（这） | |
| | $ke^4$/ $e^4$（那）］ | |

其实，梅县话的近指词 $ke^3$（林立芳 1997，77 页写作“解”），远指词 $ke^4$（林同页写作“个”），也可以分别读作 $e^3$和 $e^4$。林立芳同页写道：“两个词的声母 k 常被脱落，所以‘解’也可以说成 $e^3$，‘个’说成 $e^4$，‘解’和 $e^3$，‘个’和 $e^4$可随意选用，不影响交际。”我们知道，k 声母失落是汉语方言及少数民族语言中的常见现象，“个”的表现尤为突出（参张惠英 2001，102—106，215—216 页）。所以，客家话指示词“解、个”以及脱落 k 声母的 e 都来源于“个”，不同的声调是用来区别不同的意义。所以我们用方括弧给林立芳的表加上 e 表示指示这一用法。而且，表中结构助词 e 的用法“菜老老 $e^2$”，林立芳也是用表示领属的“个”（相当于普通话的“的”）来理解的。

惠州客家话用 $ɛ^{55}$表示完成，和梅县话相对应。例如（据刘若云 1991）：

（1）系有好卖，就捡□［$ɛ^{55}$］来。（255 页）

（如果有卖的，就拿来。259 页）

（2）到抛第三日，县太爷系真来抛，还带□［$ɛ^{55}$］一班衙役，……（257 页）

（到了第三天，县太爷果真来了，还带着一班衙役，……259 页）

按，例（1）的“捡□［$ɛ^{55}$］来”就是拿了来，从句意看是将来完成。例（2）“还带□［$ɛ^{55}$］一班衙役”，其中的“带□［$ɛ^{55}$］”译作“带着”或“带了”都可以。

而且，惠州话的这个［$ɛ^{55}$］也用作名词词尾和方位语素。例如（据刘若云 1991。浪线“～”代表 $ɛ^{55}$）：

| | | | | |
|---|---|---|---|---|
| 葱～（葱） | 蒜～（蒜） | 茄～（茄子） | 柿～（柿子） | 178 页 |
| 碟～（碟子 | 扇～（扇子） | 筛～（筛子） | 绳～（绳子） | |
| 印～（图章） | 钉～（钉子） | 钳～（钳子） | 锤～（锤子） | 184 页 |
| 老大～（老人） | 侄～（侄子） | 孙～（孙子） | | 189 页 |
| 熠～（疯子） | 结～（结巴） | 包～（包子） | 簿～（本子） | 200 页 |
| 男～［男人］ | 女～［女人］ | 阿刘～［小刘］ | 阿李～［小李］ | 226 页 |

按，用方括弧“［ ］”号的，表示为引者所注。

心～（心里）：心～好无舒服。（254 页）（译文：心里很不舒服。259 页）

店～（店里）：我去你店～等县太爷就系。（257 页）

（译文：我到你店里等县太爷就是。259 页）

我们认为，梅县话、惠州话的这个名词词尾，也是那个“个”。这和其他赣客方言用

“个”表示职业称谓词尾相类，音义也相合。请看江西高安赣语（据颜森 1982，237 页）、福建永定客家话（据黄雪贞 1983，235 页）：

江西高安：剃头个（理发匠）　打油个（榨油工人）　补锅个（补锅匠）
　　　　　讨斋个（云游僧）　摆摊子个（小贩）　撑横渡个（摇渡的船工）
福建永定：做生理个（商人）　做小头个（小贩）　摇鼓笼个（货郎）

和台湾闽南话的职业、关系词尾以及姓氏单名词尾“兮”［e］也相类似。请看（据张振兴 1983，133—134 页）：

台湾闽南：刣猪兮（宰猪的人）　做木兮（木匠）　牵手兮（夫妻）
　　　　　张兮　王兮　李兮
　　　　　平兮　玉兮　英兮

台湾闽南话的这个“兮”［e］也是既可作量词、领属助词，也可作名词词尾，就是失落 k 声母的“个”（参张惠英 2001，104—106 页）。

## 六、粤北皈塘土话［ke］（轻声）可表示完成

粤北乐昌的皈塘土话［ke］（轻声）可表示完成，这个［ke］（轻声）也可表示领属，相当于普通话的“的”，显然就是吴语、湘语、客赣语、粤语的“个”。例如（据余伟文等 2001）：

(1) ki$^{33}$ sei$^{33}$ fa$^{31}$ ke（92 页）
　渠 食 饭 □（他吃了饭了）

(2) ki$^{33}$（kʻi$^{33}$）sei$^{33}$ ke fa$^{31}$ ne$^{33}$ sei$^{33}$ ke fa$^{31}$ mao$^{13}$（93 页）
　渠 食 □ 饭 你 食 □ 饭 冇
（他吃了饭了。你吃了没有？）

(3) ŋo$^{33}$ a$^{35}$ pao$^{13}$ tsi$^{33}$ tou$^{13}$ kʻi$^{31}$ lai$^{33}$ ke（94 页）
　我 □ 报 纸 □ 起 来 了（我把报纸拿来了）

(4) a$^{35}$ tou$^{31}$ tɕʻie$^{33}$ ki$^{13}$ ke tɕʻy$^{13}$ po$^{33}$ tuo$^{31}$ kuo$^{13}$ ke。（97 页）
　把 这 只 鸡 的 嘴 巴 打 掉 了

按，原文无译文。例中表示完成的 ke 和表示领属的 ke 完全同音。

(5) tai$^{31}$ niai$^{33}$ hia$^{31}$ pʻo$^{31}$ ke ta$^{33}$，……kuo$^{31}$ ki$^{33}$ ŋ$^{33}$ pa$^{13}$ tʻao$^{13}$ tse$^{33}$ fu$^{31}$ ke。（99 页）
　敌 人 吓 破 了 胆，　夹 起 尾 巴 逃 跑 去 了

按，原文无译文。

这个表完成的轻声［ke］，也可以用作表示领属或修饰的结构助词，除了例(4)外，又如：

kou$^{33}$ teo$^{31}$ ke niai$^{33}$ mai$^{31}$（96 页）
　广 东 的 人 民

heo$^{35}$ ɕi$^{31}$ tɕʻye$^{33}$ ke lao$^{35}$ mo$^{31}$（97 页）
　洪 秀 全 的 妹妹

heo$^{35}$ ɕye$^{13}$ kiu$^{13}$ ke pu$^{33}$ tu$^{31}$（98 页）
　洪 宣 娇 的 部 队

kʻi$^{33}$ tai$^{13}$ ke meo$^{31}$ ɕiu$^{35}$（99 页）
　他们 的 梦 想

a$^{35}$ ki$^{33}$ (k'i$^{33}$) ei$^{33}$ pen$^{33}$ sai$^{13}$ tien$^{33}$ tse ke ɕy$^{31}$ (93 页)

□ 渠　　一　本　新　点　□ 的　书（给他一本新点的书。）

而且，这个表示完成和领属的 [ke] 也可以表示指示，读的是上声 33 调，例如：

ke$^{33}$ tɕie$^{33}$ lai$^{33}$ (98 页)

这　座　岭

ke$^{33}$ tɕie$^{33}$ ɕia$^{13}$ tai$^{33}$ (98 页)

这　座　山　头

所以，粤北皈塘土话表完成、领属、指示的 [ke] 和其他方言中的"个"在音义、用法上都能对应。

## 七、湖南益阳话"帝"、常德话"的"可表示完成；山西阳曲话"的"可表示完成、持续或进行；新疆汉语方言"底呢、的（呢）"可表示持续或进行

湖南益阳话"帝" [ti] 或"咖帝、咖哒帝、咖……帝、哒……帝、、咖哒……帝、咖帝……哒、起帝、起……帝"表示完成、开始或过去完成，相当于普通话的"了"。这个"帝" [ti] 和表示领属、修饰的结构助词"的" [ti] 同音，显然和"的"同源。从下文常德话表示完成的 [ti] 就写作"的"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益阳话"帝" [ti] 的用例请看（据崔振华 1996）：

1. 帝(表完成,241 页):垮台帝(垮台了)。按,译文为引者所加,原文无译文。下同。

破产帝（破产了）

减少帝（减少了）

推迟帝（推迟了）

碗打烂帝（碗打烂了）

衣服撕破帝（衣服撕破了）

他气病帝（他气病了）

我吃饱帝（我吃饱了）

吃第二碗帝（吃第二碗了）

解放帝四十多年（解放了四十多年）

扩大帝三倍（扩大了三倍）

（表开始，241 页）：

开会帝（开会了）

关门帝（关门了）

2. 咖帝（表完成，250 页）：

饭吃咖帝（饭吃了）

他走咖帝（他走了）

衣服洗咖帝（衣服洗了）

病好咖帝（病好了）

脸红咖帝（脸红了）

汽车到咖帝宁乡（汽车到了宁乡）

挑咖帝五担（挑了五担）

走咖帝三十里（走了三十里）

3. 咖……帝（表完成，255 页）：

吃咖饭帝（吃了饭了）

洗咖衣帝（洗了衣服了）

关咖门帝（关了门了）

4. 咖哒……帝（表完成，255 页）：

吃咖哒饭帝（吃了饭了）

洗咖哒衣帝（洗了衣服了）

关咖哒门帝（关了门了）

5. 咖帝……哒（表完成，255 页）：

吃咖帝饭哒（吃了饭了）

洗咖帝衣哒（洗了衣服了）

关咖帝门哒（关了门了）

6. 起……帝（表完成，255 页）：

警察抓起他帝（警察抓了他）

收起衣服帝（收了衣服）

坏家伙抓起三个帝（坏家伙抓了三个）

益阳话的“帝”还可以和“过、得”造成“得帝、得……帝、过帝、过……帝”的形式，本文从略。

我们以为，这个动态助词“帝”就是“的”，完全同音。请看益阳话助词“的”［ti］的用例（据崔振华 1998）：

您的（你的）　lin¹³·ti　　202 页

□的（俺的）　uan¹³·ti　　202 页

要得哕，你不听我的话要吃亏的。（好，你不听我的话要吃亏的。——引者译）268 页

是的哕，他是那门讲的哕。（是的，他是那么讲的。——引者译）

湖南常德话用“的”［ti］表示动作的完成或持续，和益阳话的“帝”（实即“的”）表示完成可相印证。常德话“的”表示完成的例子如下（据郑庆君 1996）：

我昨天洗的澡。（我昨天洗了澡。）　　154 页

他晚上十二点到的。　　154 页

上月买的这件皮衣。　　155 页

我要回去哒，屋里来的客。（家里来了客）　　155 页

你来吃饭，老倌子买的鱼买的肉。（老头子买了鱼买了肉）　　155 页

她跟我打的毛绳衣毛绳裤。（她为我打了毛绒衣毛绒裤）　　155 页

常德话“的”表示动作进行或持续的例子，如（据郑庆君 1999，264 页）：

外头下的雪，你出去搞么得？（原文无译文。“下的雪”即下着雪。——引者）

屋里烧的火，离不得人的。（按，“烧的火”，即烧着火。——引者）

房门关起（斗）的。（房门关着。——引者）

毛毛醒斗（起）的。（娃娃醒着。——引者）

北方话如山西阳曲话“的”可表示完成、持续或进行，例如（据孟庆海 1991）：

墙合（那里）垒的个猪阑（126 页）（墙那儿垒了个猪圈——引者）

茅子合（那里）立的根圪榄子（木棍）（126 页）（厕所那儿立了根木棍——引者）

以上两例表示完成。

家儿放的三把椅子

书里夹的一张纸条

门子开的嘞（以上 127 页）

以上数例表示状态的持续。

他在路上走的嘞

他正做的营生嘞

那天我正睡的嘞

他和朋友说话的嘞

粉华子在门外等你的嘞

老师开会的嘞

他正吃饭的嘞（以上 128 页）

新疆汉语方言吉木萨尔话“底呢”可表示持续或进行，焉耆话“的（呢）”可表示持续或进行。例如：

吉木萨尔话“底（呢）”可表示持续或进行（据周磊、王燕 1991）：

村子里头，狗咬底呢，鸡叫底呢，娃娃喊底呢。(村子里狗在咬，鸡在叫，娃娃在喊)

学堂里先生念底呢，娃娃们听底呢。(学校里教师在读，学生们在听)

她在街上走底呢，以下子让车撞咧。(她正在街上走，一下让车撞了)

大家正看电影子底呢，一下给停电咧。(大家正在看电影，突然停电了)

他正写字底呢。(他正写字呢)

他看书底呢。(他看书着呢)（以上 138 页）

那个狗在供桌上趴底舔那个油吃底呢。（159 页）

按，原文无译文。“趴底舔”是趴着舔。

这会子他才看见墙上都挖底是洞洞子，里头搁底尕佛爷。（159 页）

按，“挖底”是挖着，“搁底”是搁着。

还有银子、玉石做下底花儿、树，再让油灯一照都亮底闪底呢。（160 页）

按，“亮底闪底呢”是亮着闪着的意思。

吉木萨尔话表示持续或进行的“底”，也可表示领属、修饰等，例如：

这是他底书，那一本子是他哥底。（146 页）

看书底看书底呢，看报底看报底呢，写字底写字底呢。（146 页）

你底儿子核头大，……（149 页）

所以这个用作时态助词、结构助词的“底”，也就是“的”。“底、的”同源。

## 八、“个、的”表示完成、持续，是同一类型的演变

我们知道，如果用表示结果意义的词如“了、脱、撤、好”，或表趋向意义的词如“来、去、起”等，来表示动作的完成，就很容易理解，而用“个、的”表示动作的完成甚至进行，从意义上就觉得有些奇怪，所以我们要略作一番思考和解说。

首先，"个、的"在方言中是两个词性和用法上能对应的词，如都能作领属助词、修饰助词、句末表示肯定的语气助词等。例如：

| 北京话 | 崇明话 |
| --- | --- |
| 我的哥哥 | 我个阿哥 |
| 红的衣服 | 红个衣裳 |
| 吃的东西 | 吃个物事 |
| 你丢了的钱 | 你落脱个钞票 |
| 卖鱼的走了 | 卖鱼个跑个特 |
| 是的，是的… | 是个，是个… |
| 好的，好的… | 好个，好个… |
| 上海我是去过的 | 上海我是去过个 |
| 这件事是有的 | 个桩事体是有个 |
| 羊肉我喜欢的 | 羊肉我欢喜个 |
| 明天的会我要去的 | 明朝个会我要去个 |
| 你不可以去的 | 你弗好去个 |

接着，由于"个、的"类同的用法，在用作动作完成或进行的动态助词时，也就有了同样的演变趋势。我们怀疑，大概是"个、的"作为句末肯定语气词的高频使用，在某些方言中就发展成为可以表完成的助词。不妨比较：

| 北京话 | 崇明话 |
| --- | --- |
| (1) 我是骑车来的 | 我是踏脚踏车来个 |
| (2) 我骑车来的 | 我踏脚踏车来个 |
| (3) 我骑车来 | 我踏脚踏车来 |
| (4) 我白石桥下的车 | 我白石桥下车个 |
| (5) 我白石桥下车 | 我白石桥下车 |

显然，例(1)、例(2)中的"的、个"可以看作既是语气助词，表示肯定的语气，同时也表示动作已经完成。例(4)动作已经完成，其中"的"就不能说是语气助词了。例(3)例(5)没有"的"或"个"，动作没有完成，只是一种打算而已。

我们也注意到，"的"在河南获嘉等方言中也可以表示动作的进行，或状态的持续（前面常有"正"或"在那儿"相呼应），例如（据贺巍2002，167—168页）：

他正吃饭的

他正扫地的

他在那儿买菜的

他在那儿画画儿的

他正在那儿拾掇修理表的

问：他在那儿弄啥的？　答：他买菜的。

问：他在那儿拾掇啥的？　答：拾掇他的手表的。

河南获嘉方言"的"表示进行和持续的例子，和上文湖南嘉禾话的"个"、益阳话、常德话的"的"表示进行持续的情形很相近。从中可以看到"个、的"演变为动态助词的一些轨迹。

## 引用书目


崔振华　1996　益阳方言的动态助词　收入伍云姬 1996

　　　　1998　益阳方言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

戴由武、戴汉辉　1994　电白方言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冯爱珍　1993　福清方言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何伟棠　1993　增城方言志　广东人民出版社

贺　巍　2002　官话方言研究　方志出版社

黄雪贞　1983　永定（下洋）方言词汇（三）　《方言》第 4 期

　　　　1996　梅县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新魁 黄家教 施其生 麦云 陈定方　1995　广东方言研究　广东人民出版社

林立芳　1997　梅县方言语法论稿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李如龙、张双庆　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厦门大学出版社

李永明　1996　湖南几个方言点的动态助词　收入伍云姬 1996

刘俐李　1993　焉耆汉语方言研究　新疆大学出版社

刘若云　1996　惠州方言志　广东科技出版社

卢小群　2002　嘉禾土话研究　中南大学出版社

孟庆海　1991　阳曲方言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彭逢澍　1999　湖南方言"咖、嘎"等本字即"过"考　《语言研究》第二期

钱奠香　2002　海南屯昌闽语语法研究　云南大学出版社

钱乃荣　1997　上海话语法　上海人民出版社

陶　寰　1996　绍兴方言的体　收入张双庆 1996

吴启主　1996　常宁方言的动态助词研究　收入伍云姬 1996

伍云姬　1996　长沙方言动态助词的系统　收入伍云姬 1996

伍云姬　1996　湖南方言的动态助词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颜　森　1982　高安（老屋周家）方言词汇（二、三）　《方言》第 3 期

严修鸿　2001　平远客家话的结构助词　《语言研究》第 2 期

余伟文、张振江、庄益群、宋长栋　2001　粤北乐昌土话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袁家骅　1960　汉语方言概要　文字改革出版社

张惠英　2001　汉语方言代词研究　语文出版社

张双庆　1996　动词的体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

赵元任　1956　中山方言　科学出版社

郑庆君　1996　常德方言的动态助词　收入伍云姬 1996

　　　　1999　常德方言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

周　磊、王　燕　1991　吉木萨尔方言志　新疆人民出版社

# 说“给”和“乞”*

## 一、“给”gěi的读音不规则

今北京口语表示给予和被动意义的“给”读 gěi，从语音演变的历史看，不合规则。给，《广韵》深摄开口三等入声缉韵居立切，今音当是 ji 。普通话“供给”一词中“给”读 jǐ，和“居立切”的音相合。从意义上看，“给”由历来用作供给的意义，演变为今天表示给予的意思，这是很容易理解的，这两者意思本来就相关联，这种演变就很自然。而“给”的不规则读音，值得去探讨一番。

有意思的是，除北京以外，北方很多方言也有这样那样的不规则读音。例如：

1. 河北昌黎：“给”的文读音为 tɕi$^{55}$，白读音为ᶜkei$^{213}$（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河北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合编的《昌黎方言志》66、72 页）。昌黎读音和北京话相近，可以看作是受北京话影响。

2. 山东烟台：“给”一读ᶜkei，一读ᶜk'ei（引自钱曾怡等《烟台方言报告》43 页。读送气声母 k'，和韵母 ei，都不合规则。

3. 山西忻州：“给”文读为 kei$^{313-53}$（给人），白读为 kuei$^{313}$（引自温端政《忻州方言志》52、53、112 页）。忻州保留入声，“给”不读入声，还有 u 介音，属例外。

4. 山西长治：“给”文读为ᶜkei$^{424}$，白读为ᶜkɔ$^{535}$（引自侯精一《长治方言志》45、99 页）。长治方言保留入声，“给”读成舒声，例外。

5. 青海西宁：“给”读 keiᵓ（～你），“供给”中读꜀tɕi（引自张成材等《西宁方言志》47、40 页）。西宁方言 keiᵓ的读音不规则。

需要指出的是，不只这个“给”字音不合规则，而且，在白话文献中见得极少，就是说，“给”的广泛使用已经很晚了，因此《辞源》不收“给”的今音今义，新修订的《辞海》收“给”的今音今义，所举例子全是现在的口语而未及白话文献。为了对“给”字音现象有所分析，下面先把今方言和早期白话文献中和“给”相当的词加以简单的介绍。

## 二、方言中表示给予的词

吴语方言在苏沪一带，表示给予的动词用“拨”。杭州、丹阳则用“把”（引自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05 页）。

湖北绝大部分地区用“把”，如武汉、沔阳、黄陂、黄安等地（引自赵元任、丁声树等《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526—1527 页）。

云南昆明、嵩明、巧家、玉溪等地用“把”（引自杨时逢《云南方言调查报告》第六十

* 原载《中国语文》1989 年第 5 期 378－382、封三。此次出版，文字略有增删。

二图）。

闽南话用“互”表示给予和被动（引自林宝卿《闽南人学习普通话手册》142页）。闽南还用“分”表示给予。

广州话用“畀”表示给予。

福州话用“乞”[kʻøyʔ²⁴（阴入）]表示给予和被动。

湖南邵阳话用“乞”表示给予。

山东海阳话既用“乞”，也可用“给”来表示给予。

从上述方言用语看，“拨、把、互、分、畀”等，和“给”字音相距较大，可以不予考虑。只有“乞”和“给”声音相近。乞，《广韵》臻摄开口三等入声迄韵去讫切。“给”的韵尾是-p，“乞”的韵尾是-t，但在吴语和北方话中，韵尾-p -t -k早已合并，所以“给、乞”在那些入声韵尾已合并的方言区，就剩下声母送气与不送气的区别，韵母、声调都相同。而海阳话“乞、给”并用的现象，也给我们某种启发：“乞、给”除了声音相近这点以外，还可能反映，“乞、给”正处在新老交接过程中。“乞”用作给予意义的古义，从下文介绍的文献用例中就可明白。

## 三、早期白话文献中“乞（吃、喫）”用来表示给予、被动等意义的例子

“乞”和“丐”都有给予一义，辞书已经注明，唐钰明《乞、丐别解》一文又引了汉魏六朝至唐宋的一些用例，足可供我们参考。我们就以《敦煌变文集》、明万历本《金瓶梅词话》和冯梦龙编《山歌》为依据，看看早期白话文献中“乞（吃、喫）”的各种用例。

1.《敦煌变文集》中“乞、吃”的用例

（1）“乞”表示给予：

①特将残命投仁弟，如何垂分乞安存。（捉季布传文，56页）

按，这儿的“乞”似有歧义，作乞求解似也通。但从“垂分”指垂恩看，施事是周氏，“乞安存”是“垂分”的具体表现，所以解作给予安存更妥。

②商量乞予朱家姓，脱钳除褐换新衣。（捉季布传文，63页）

按，此例是指朱解夫妇商量收季布为义子，所以要给季布朱家姓。

③罪臣不煞将金诏，感恩激切卒难申。

乞臣残命归农业，生死荣华九族忻。（捉季布传文，70页）

按，例中“乞”似又可两解，即乞求和给予都通。但实际上，这是季布受皇帝“千金召”之后写的谢恩表，明确指出是“罪臣不煞（杀）将金诏”，所以不需乞求残命，而是指赐给季布残命的意思了。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同一篇《捉季布传文》中，已出现三处“乞”用作给予的例子，可知“乞”用得很频。所以，同篇中一个“给给予”字用例“遂给价钱而买得”（62页），不知是为了避免误解而用的“乞”的代替用字，还是当时的一个新起用法，就很难判断了。而从民国时编的《国语词典》“给”字下引《儿女英雄传》的用例看，“给”的给予一义，直到清朝才大量使用。那么，一个日常所用动词，有七八百年的时间被文献，特别是白话文学作品所冷落，这使人觉得不近情理。所以，我们宁可倾向于这个“给”是“乞”的代用字。《敦煌变文集》中还有“供给于”、“供给与”（妙法莲华经讲经文，499页）的用法，这和单音

动词“给”不同。

④今日之下，乞与些些方便，还有纸笔当直，莫言空手冷面。（鷰子赋，252页）

⑤伏愿大王乞一个儿。（太子成道经，288页）

按，这个“乞”是明显的赐给的意思。

(2)“吃”表示被动：

①少时终须吃掴。（鷰子赋，249页）

②免更吃杖。（鷰子赋，251页）

按，“吃”在上两例中，固然表示被动，而同篇同页中，表被动则更多用“被”，如249页“鷰子被打”“乃被雀儿强夺”“遂被撮头拖曳”“鷰子被打”。在同篇同页，“被”字四例，“吃”字一例，可知“吃”用作被动义还不如“被”来得频繁。

③黄羊野马捻枪拨，鹿鹿从头吃箭川（穿）。（王昭君变文，101页）

④解事速说情由，不说眼看吃杖。（山远公话，182页）

从上述“乞、吃”两类例子看，很容易给人一种印象，就是“乞”表给予，“吃”表被动，“乞、喫”在音、形、义三方面是互不相关的两个词。但如果我们结合今福州方言“乞”既用作给予义表示被动的现象看，在参考其他白话作品“乞、吃、喫”三字的混用看，那么，我们应该清醒，《敦煌变文集》“吃”的被动用例还不够典型，也就是说还没到充分成熟的地步，“喫掴、喫杖、喫箭川（穿）”比起《金瓶梅词话》《山歌》被动用例句型看，要简单得多；而且和喫受义还不是分得很清楚，“喫掴、喫杖”和今“吃惊、吃批评、吃生活（吴语挨打意）、吃耳光（吴语挨耳刮、挨打意）”可归为一类，只有“喫箭川（穿）”一例比较明确。

2.《金瓶梅词话》中“乞（吃）”的用例

《金瓶梅词话》中表示给予意义时，多用“与”，间或用“把”。“乞（吃）”则用来表被动、挨受、原因。例如：

(1) 表被动

乞何人占用。（一·3下·1，表示一回3页下1行。下同）

武松乞他看不过。（一·15上·8）

休乞那厮暗算。（二五·8上·3）

乞金莲向前把马鞭子夺了。（二六·14下·5）

吃别人笑话。（一·15上·11）

吃人骂将来。（十一·4下·9）

吃他或埋了。（十一·5下·9）

(2) 表挨受

怎乞得那等刮子。（二·8上·10）

乞了一惊。（三三·9上·4）

夜半敲门不乞惊。（四七·10下·7）

邓浆盆又吃年袋（用作“代”——引者），又禁水漫。（六一·13下·8）

拏钝刀子锯处我，教奴怎生吃受。（十二·14下·2）

(3) 表原因

乞我慌了，推门推不开。（二六·13上·2）

但乞了这左眼大，早年克父。（二九·9下·5）

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负。（一·14 上·8）

吃了他贪滥蹋婪的，有事不问清水皂白，得了钱在手里就放了。（三四·6 上·2）

3.《山歌》中“喫”的用例

《山歌》是冯梦龙辑明代苏州地区的吴语民歌。表示给予和被动意义时，有时用“拨”，如“弗要拨个粗枝硬梗屑来我”（13 页上）、“拨来你千憎万厌”（23 页下）等，这很合乎情理，因为苏沪地区至今仍说“拨”。值得注意的是，“吃”字出现得非常之多，请看：

（1）表被动

喫娘咳嗽捉惊駭。（7 下·2）吃情哥郎扯断子布裙腰。（8 上·2）

喫娘捉个石灰满房筛。（8 上·5）吃娘打子哭哀哀。（8 下·4）

（2）表挨受

喫子小阿奴奴多少鳗（谐“瞒”。——引者）。（9 上·6）

喫渠钉子介个眼睛拳。（14 上·4）

绵布棚筛独喫眼下迟。（17 下·2）

我好像裱褙店里个蛀虫喫子别人多少画，新妆塑个天尊受子多少金（谐“惊”——引者）。（24 上·7）

按，末例中的“吃”正和下句的“受”相对。“画”谐“话”，“吃……话”即受人闲话意。

（3）表原因

我喫腹中有孕要人当。（12 上·5）

喫个罗帐里无郎弗好留。（12 下·4）

一块好田只喫你弗会种，年年花利别人收。（28 上·2）

我喫忍气弗过。（72 上·7）

（4）表示替、为（?）

冷饭糁糊窗少弗得喫我粘上子。（17 下·2）

按，例中“喫我粘上子”似有歧义，释为被动意亦通，释为“替、为”意亦通（因属歧义，只供参考）。

## 四、对《金瓶梅》《山歌》中“乞（吃、喫）”用例的分析

1. 从字音和字形上看，当时“乞、吃、喫”声音相同，“吃”显然用作“喫”的俗字，迄韵“去讫切”的“乞”，和锡韵“哭击切”的“喫”完全同音。《金瓶梅词话》甚至用“乞”表示吃饭。例如：

（1）姐姐们都乞勾来了罢，一个也曾见长出愧（块）儿来？（四六回 14 页下 10 行）

按，“乞勾”用作“吃够”，这儿指小玉骂玉箫、春梅等人在贲四嫂家吃请一事。

（2）教他乞自在饭去罢。（八六回 10 页上 3 行）

按，这里指让潘金莲出外再嫁。“乞自在饭”就是“吃自在饭”。

从《金瓶梅词话》“乞、吃（喫）”同音通用的情况看，可知北方话读“吃”为 chī 音都是不规则读音，《金瓶梅词话》“乞、吃（喫）”同音并不反映读“吃”为 chī 的北方话音。

2.《金瓶梅词话》和《山歌》在“乞、吃、喫”的用法上，完全一致，都是用来表示被动、挨受、原因。都不用来表示给予。这一点，可以用来思考很多问题：如何看待两书在

“乞、吃、喫”用法上的一致性？不只今方言如山东海阳话、福州话、湖南邵阳话仍用“乞”表示给予，更早的白话文献如《敦煌变文集》也用“乞”表示给予（参上文“乞”字用例，此不重），为什么《金瓶梅词话》这样的长篇浩著及《山歌》这样频繁用“喫”，但都不见这“乞、吃、喫”的给予一义呢？我们能不能想象这两书的作者、编者，都觉得“乞”用作予就有点接受不了的意思呢？

3.《金瓶梅词话》用“乞、吃”，《山歌》只用“喫”。虽然“乞（吃、喫）”的被动用法出现在给予义项之后，或说是由给予义项引申而致（如普通话的“给”、吴语的“拨”、闽南的“互”等），但由于当时有这样一种倾向，即对“乞”有给予义项不能接受，于是《山歌》的作者就连表被动的“乞”也一概写作“喫”，似乎这样一来就和“乞”划清界限了。

## 五、《老乞大》和《朴通事》的“馈”

《老乞大》和《朴通事》的“馈”，有以下三种用法：

1. 表给予

这的五分银子，贴六个钱馈我。（老乞大，64页下）

一日三顿家馈他饲饭吃。（朴通事，10页上）

等一会儿馈些草吃。（朴通事，21页上）

2. 用在动词后表示交与、付出

半夜里却拌馈他料吃。（朴通事，22页上）

出馈你一钱八分银子。（朴通事，33页上）

一两要一两利钱借馈。（朴通事，34页上）

你做馈我一副护膝。（朴通事，47页上）

3. 表示替、为

革廷带忒长了，你馈我趱短些。（朴通事，18下）

你馈我寻见了拿将来。（朴通事，33页下）

你馈我医马骨眼。（朴通事，43页下）

馈你济机。（朴通事，54页下）

馈他补生日。（朴通事，67页上）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金瓶梅词话》《山歌》“乞（吃、喫）”的用法，和《老乞大》《朴通事》中“馈”的用法加在一起，大致上正相等于今天“给”字的几种用法。也就是说，《金瓶梅词话》《山歌》“乞（吃、喫）”未有的表给予和替、为的用法，《老乞大》《朴通事》则用“馈”给补足了。好像这四本书的“乞”和“馈”处于一种互补关系中。

到此，我们这样假设，《金瓶梅词话》《山歌》由于某种原因没有用“乞（吃、喫）”表示给予，《老乞大》《朴通事》也是由于某种原因用了个书面语“馈”来表给予。尽管汉魏以来的文献及活方言中都有“乞”表给予的用法，那几本书的作者、编者大概都因为对“乞”有着成见或不好的联想而设法回避了。这和今“吃饭”的“吃”字音在南北很多地方读音不规则或回避不用属同类现象。

# 六、关于“给”的假设

1. 现代汉语中“给”gěi的各种用法，和《敦煌变文集》《金瓶梅词话》《山歌》中“乞（吃、喫）”用法的总和大体相一致，《金瓶梅词话》《山歌》中“乞（吃、喫）”可表原因这一用法则不见于今“给”的用法中。因此，可以推测，“给”的晚起，正好承接了“乞（吃、喫）”表示给予、被动等基本用法，在普通话及书面规范语中，“给”完全替代了从《敦煌变文集》以来的“乞”。

2. 清同德堂刊本《醒世姻缘传》中，“己、给”同时出现，蒲松龄的《聊斋俚曲集》中则只用“给”，不见“己”。但山东方言“己、给”不同音，所以“己、给”不是同音替代。《醒世姻缘传》“己”字用例如：“拿出二两来丢己人”（第七回，石印本“己”改作“给”），“快己他做道袍子”（第八回，石印本“己”改作“给”）。而到了二十二回以后，“给”就出现得很频繁了，如“每人分给他几亩地”（二二回1页上），“宁只舍给别人，也不给那伙子斫头的”（二二回1页下）。初看起来，还以为是“己、给”同音通用，今普通话“给”在“供给”中正读同“己”。但是，细想一下，既然“己”表给予的音、义和“给”相合，那为什么不用这个现成的“给”，而要来借用一个谁都没借用过的“己”呢？

据钱曾怡等《山东方言的分区》图十四古阴入字今读的说明，鲁西南绝大部分地区（包括济南、阳谷、菏泽、枣庄），古阴入字今读阴平调，这样古音入字“给”和上声字“己”不可能同音。胶东如青岛、烟台等地，古阴入字今读上声，这样“给、己”有可能同音，但实际上，上引《烟台方言报告》中，“给”的读音就和“己”不同音。青岛、昭远话中“给”和“己”也都不同音（宋惠德、杨成凯告知）。再从海阳话“乞、给”同时使用的情况看，疑这个“己”实际上是“乞”的代用字，声音和字形都相近。更进一步，由于对这个代用字“己”感到不满足，于是用“给”来替代。当然，我们也可以另作设想，“己、给”如普通话或一些方言的书面读音那样是同音通用，那这种现象的方言基础既不是山东话，也不是北方共同语，而只能是作者根据某地的书面读音来写作的结果。无论是前一种考虑，还是后一种考虑，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醒世姻缘传》中的“己、给”通用，和“给”这个口语音gěi还不能等同起来，虽然字形相同。

3. 志村良治在《“与”、“馈”“给”》中认为“给”和“馈”有先后的继承关系。我们知道，《老乞大》《朴通事》所反映的是元朝辽东、山东一带的口语，虽然“馈”具备了“给”的几个用法（给予、作动词补语、作介词替、为用），但声音不相近，来历也各不相同。而且，“馈”没有“给”的被动用法，所以，与其把“给”和“馈”联系起来看，不如把“给”和“乞（吃、喫）”联系起来看。至少在用法上的对应比较完整。

4. 《金瓶梅词话》《山歌》中“乞（吃、喫）”可表被动但不表给予这点，可以认为是回避的结果，并非口语事实。因为一，今天方言中吴语的“拨”、福州话的“乞”、普通话的“给”，都是既表给予，又表被动，被动义从语言历史看是后起的，是从给予意义发展而来。今山东海阳话“乞”表给予，但不表被动，这是说给予的意义比被动意义在“乞”字用法中是重要得多的部分。二，如果说“乞（吃、喫）”的被动意义来自挨受义，那么今吴语仍用“吃（喫）”表挨受义，如“吃生活（挨打）、吃耳光（挨打，挨耳刮子）”，普通话的“吃惊”是受惊，也是挨受义，但都没有“吃”的被动用法。三，“乞”的给予意义自汉魏就有用例，今方言中还在使用，所以这两本书中只用“乞”的被动意义，而无给予用法，实在令人怀疑。

5. 像《金瓶梅词话》《山歌》的作者那种回避用“乞”表给予的心理，反映了当时文人的普遍心理。于是后来就出现了《醒世姻缘传》的“己、给”。特别是“给”，为广大文人学士所接受。由于“给”并非口语所有，又要回避“乞”这个口语音，就来了个不规则的读音gěi。人们回避“乞”这个音，还反映在“吃（喫）”的读音上。“吃（喫）”音chī也是不规则读音，《金瓶梅词话》吃饭也作“乞”，除上引两例外，又如九九回8页下1行的“乞我一刀子”。所以“吃饭”当读同“乞饭”。现在北方话及浙江很多地区，“吃饭”就不读同“乞饭”。胶东地区则读同“歹饭（谐‘得饭’）”，自清蒲松龄《聊斋俚曲集》就有记载，一直沿用至今。

## 引用书目


冯梦龙　1962　山歌　中华书局

侯精一　1985　长治方言志　语文出版社

兰陵笑笑生　196　金瓶梅词话　日本大安株式会社影印明万历本

老乞大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影印奎章阁丛书本

林宝卿　1987　闽南人学习普通话手册　福建人民出版社

朴通事　（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8年影印奎章阁丛书本

蒲松龄　1999　聊斋俚曲集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

钱曾怡等　1982　烟台方言报告　齐鲁书社

钱曾怡等　1985　山东方言的分区　《方言》第4期

唐钰明　1988　乞、丐别解　载广州华南师范大学的《语文月刊》1988年第4期

王重民等　1957　敦煌变文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温端政　1985　忻州方言志　语文出版社

醒世姻缘传　清同德堂刊本

杨时逢　1969　云南方言调查报告　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

张成材、朱世奎　1987　西宁方言志　青海人民出版社

赵元任　1956　现代吴语的研究　科学出版社

赵元任、丁声树等　1948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　商务印书馆

志村良治在　1984　“与”“馈”“给”　收入《中国中世纪语法研究》　日本三冬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河北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　1984　昌黎方言志　上海教育出版社

# 少数民族语言被动词语源试探*

## 引 言

本文所谓的被动词就是指表示被动的介词。汉藏语系的语言，汉语族有表示被动的介词，侗台（壮侗）语族苗瑶语族也有表示被动的介词。而藏缅语族的语言一般没有介词，所以表示主动被动时就用助词。

例如，藏缅语族的阿昌语，助词 a 在代词后，表示是主动者或施事。（据戴庆厦、崔志超 1985，56 页）：

maʔ$^{31}$ kɔʔ$^{31}$ naŋ$^{31}$ a$^{31}$ tɕɔ$^{31}$ pɔ$^{31}$。(梨子被他吃了。)

梨 子 他 (助) 吃 (助)

ŋɔ$^{55}$ a$^{31}$ mʐaŋ$^{55}$ pɔ$^{31}$。(被我看见了。)

我 (助) 看见 (助)

又如藏缅语族的基诺语，动词有自动态和使动态的区别，有宾语助词 ɑ$^{33}$，没有表示主动被动的助词（据盖兴之 1986，第 50、69 页）。宾语助词 ɑ$^{33}$在代词后表示宾语（据盖兴之 1986，第 70 页）：

khə$^{42}$ ŋɔ$^{42}$ ɑ$^{33}$ jə$^{44}$ nœ$^{33}$。

他 我 (宾助) 骂 (语助) (他骂我。)

ɑ$^{33}$phi$^{44}$ khə$^{42}$ ɑ$^{33}$ tɤ$^{44}$ ɑ nœ$^{33}$。

奶奶 他 (宾助) 打 (语助) (奶奶打他。)

还有方向助词 jə$^{33}$也可用作宾语助词。例如（据盖兴之 1986，112 页）：

ɕɔ$^{42}$ li$^{42}$ jə$^{33}$ phi$^{33}$ phiŋ$^{42}$ ve$^{35}$ nœ$^{33}$。

小 李 (助词) 批 评 被 (语助)(小李挨了批评。)

我们以为，这个助词 jə$^{33}$表示它前面的“小李”是宾语，是动作的受事。而后面的“ve$^{35}$（被）”是模仿汉语的“被”，并非表示被动的介词。

又如藏缅语族的独龙语，孙宏开《独龙语简志》第 148 页就指出：“在被动句中，被动行为的施动者后面要加助词 le$^{31}$”，例如：

(1) dɯ$^{31}$ gɯi$^{55}$ gɹu$^{53}$ ɑ$^{31}$jɑ$^{55}$ iŋ$^{55}$ ne$^{55}$ le$^{31}$ ɑ$^{31}$tɑ$^{55}$ ɕɯ$^{31}$。(148 页) (148 页)

狗 叫 那 我们 俩 (助词) 听 见 狗叫被我们俩听见了。

(2) ŋɑ$^{53}$ le$^{31}$ ɕiŋ$^{55}$wǎt$^{55}$ ɕiŋ$^{55}$ ɑ$^{31}$jɑ$^{55}$ pɯ$^{31}$ nǎm$^{55}$ɕɯ$^{31}$。(148 页)

我 (助词) 花 气味 那 闻 (花的气味被我闻到了。)

其实这样的句子并非我们所讨论的有被动介词构成的被动句。这助词所标示的实际上是施动者而已。

* 2003 年 10 月华中师大被动式会议论文。

所以，我们讨论少数民族表示被动的介词，实际上是主要讨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苗瑶语族语言的被动词；顺便也涉及南亚语系几个语言的被动词。

## 一、龙州壮语 huɯ$^{24}$、傣雅语 hauɯ$^{11}$可以表示被动、给予等，来自“与”

李方桂 1940 年出版的《龙州土语》语料比较丰富，是研究壮语最可宝贵的一种参考资料。书中就反映了龙州话的 huɯ$^{24}$，可以有表示给予、被动、使役、处置、为（替）、向（对）等意思和用法。这里我们只介绍被动和给予的用法。例如（据李方桂 1940）：

表示被动：

（1）ŋaːm$^{55}$ huɯ$^{24}$ ʔi$^{55}$ me$^{11}$ naːŋ$^{31}$ ɬiːn$^{33}$ tin$^{11}$ hin$^{33}$ ……（61 页）
刚刚 给 些 个 女 仙 听 见（151 页译文：刚好给些仙女听见）。

（2）pin$^{24}$ tu$^{33}$ mə$^{33}$ ləŋ$^{33}$ ne$^{55}$ tɕau$^{11}$ faːt$^{31}$ ʔo$^{33}$ko$^{55}$ mən$^{31}$ faːt$^{31}$ haːi$^{33}$ paːi$^{33}$ a$^{55}$。（70 页）
于是 只 狗 黄 呢 就 给 哥 他 打 死 去 了
（154 页译文：那么那只黄狗呢就给他哥哥打死了。）

（3）ʔi$^{55}$ kʻiai$^{55}$ kai$^{55}$ tɕau$^{11}$ huɯ$^{24}$ mən$^{31}$ naŋ$^{11}$ pʻo$^{55}$ paːi$^{33}$ a$^{55}$。（89 页）
些 卵 鸡 就 给 他 坐 破 去 了
（163 页译文：鸡蛋就叫他坐破了。）

（4）mi$^{55}$ ɕai$^{24}$ huɯ$^{24}$ laːuʔ$^{31}$ ɬai$^{33}$ kam$^{33}$ ma$^{31}$ faːt$^{31}$。（93 页）
不 用 给 老 师 抓 来 罚 （164 页译文：不用被老师抓来罚。）

表示给予：

（1）pan$^{33}$ huɯ$^{24}$ ɬaːm$^{33}$ po$^{11}$ luk$^{21}$ baːu$^{55}$。（39 页）
分 给 三 个 子 男 （145 页译文：分给三个儿子。）

（2）tɕɯ$^{24}$ kʻau$^{24}$ tɕɯ$^{24}$ pʻiak$^{55}$ lai$^{11}$ ɬe$^{33}$ huɯ$^{24}$ ʔo$^{33}$ nai$^{24}$。（40 页）
煮 饭 煮 菜 放 着 给 个 这
（145 页译文：煮饭煮菜给这个人放着。）

（3）naŋ$^{31}$ kau$^{24}$ ʔau$^{33}$ huɯ$^{24}$ dai$^{24}$。（46 页）
能 够 拿 给 得 （147 页译文：可以拿来给他。）

（4）kau$^{33}$ mi$^{31}$ miŋ$^{11}$ liŋ$^{11}$ huɯ$^{24}$ mauɯ$^{31}$。（47 页）
我 有 命 令 给 你 （147 页译文：我有命令给你。）

傣雅语 hauɯ$^{11}$可以表示被动、给予等，用法和龙州壮语很相似。邢公畹《红河上游傣雅语》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语料，例如：

（1）tu$^{33}$ xaːi$^{53}$ tan$^{31}$ ka$^{24}$ swaːn$^{55}$ mən$^{33}$ pan$^{24}$ faːi$^{11}$，pan$^{24}$ sai$^{24}$，tam$^{24}$ pʻje$^{53}$。vaːt$^{44}$ nai$^{31}$ hauɯ$^{11}$
只 牛 那 去 教 他 纺 线 纺 纱 织 绸缎 回 这 给
xaːi$^{53}$ tan$^{31}$ swaːn$^{55}$ tam$^{24}$ pʻje$^{53}$。（114 页）
牛 那 教 织 绸缎
（116 页译文：那条牛就来教他纺线、纺纱、织绸缎。这回被那牛教织绸缎了。）

按，拙作《汉藏系语言和汉语方言比较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 年）230 页 hauɯ$^{11}$的注文讹作“这”，“114 页”讹作“44 页”，谨在此订正。

（2）hauɯ$^{11}$ pən$^{11}$ haːm$^{24}$ ka$^{24}$ sən$^{55}$ luŋ$^{55}$ ka$^{24}$ hot$^{11}$ nam$^{31}$ vok$^{44}$。（133 页）
给 人家 抬 去 园 大 去 浇 水 花

（133 页译文：叫人家抬到大园子去浇花。）

（3）ʔaːi$^{11}$ kʻaːn$^{31}$ jəːu$^{24}$ ka$^{24}$ ʔot$^{11}$ pa$^{33}$。ʔot$^{11}$ hjaŋ$^{11}$ jwo$^{53}$，vau$^{24}$ ʔau$^{33}$，hauɯ$^{11}$ huŋ$^{31}$ xo$^{31}$ ka$^{33}$ tɕin$^{33}$ jwo$^{53}$。（173 页）

阿大 懒 又 去 塞 鱼 塞 干 了 不 拿 让 鹰 和 鸦 吃 了 （180 页译文：懒阿大又去塞流捉鱼，塞干了，不捉，被鹰和鸦吃了。）

我们认为，龙州壮语 huɯ$^{24}$，傣雅语 hauɯ$^{11}$，来源相同，都和汉语“与”同源。

我们知道，厦门、永春、漳州、台湾等地的闽南话，表示给予、被动等用法的一个词 hɔ²(阳去调)，陈章太、李如龙《闽语研究》42、116 页就写作“与”，周长楫《厦门方言词典》写作“互”。不管怎么写，音韵地位在鱼模韵。

《龙州土语》提供有《汉语借字的音韵系统》一节，我们对照一下汉语借字的读音，就能清楚这个被动词的来历。我们看到，龙州壮语 huɯ$^{24}$，从韵母看，28 页鱼韵字“书、煮、处、薯、锯”就读 ɯ 韵，声调 24 调和汉语的阴上调对应。而“与”在《广韵》中，就载有平、上、去三种读法：鱼韵平声以诸切、鱼韵上声余吕切、鱼韵去声余誉切。所以，龙州壮语的 huɯ$^{24}$，和闽南话的 hɔ²(还有海南儋州村话的 hɔi$^{35}$)，都有对应之处，可以看作是“与”的多种变体。

同样，傣雅语 hauɯ$^{11}$，和龙州话 huɯ$^{24}$相对应，这从系词的读音上也可看到。龙州话系词 tɕuɯ$^{11}$，既可以表示是，也可以表示属于，就是汉语“属”失落入声尾后读入鱼模韵，所以龙州话的“属”tɕuɯ$^{11}$和“与”huɯ$^{24}$韵母相同（参张惠英 2002，341—343 页）。傣雅语系词读 tɕauɯ$^{33}$，和表示给予、被动等的 hauɯ$^{11}$也是韵母相同。请看：

龙州话：huɯ$^{24}$（给予、被动、使、让、把、为、向）；tɕuɯ$^{11}$（是、属）

傣雅语：hauɯ$^{11}$（给予、被动、使、让、派、叫、对）；tɕauɯ$^{33}$（是）

这样，龙州话的 huɯ$^{24}$和傣雅语的 hauɯ$^{11}$都来源于“与”，是非常明确的。当然“与”是以母字，今闽语、龙州话、傣雅语的被动词读的是 h 声母，这里就有个音韵学上的问题需要说明。本文不详谈音韵（可参《音韵和方言》，2002 年 8 月保定音韵学年会上宣读），只看一下谐声偏旁：“与（与）”和“举（举）”。“举”读见母，所以同一声旁的“与”方言读 h 声母，自是有其来历，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古读。

“与”表示给予的意义到处可见，而“与”用作被动的意义在古书中并不常见，但毕竟也能见到。例如《战国策·秦策五》：“（夫差）遂与勾践禽，死于干隧。”是指吴王夫差被勾践所擒。

## 二、龙州壮语 ŋaːi$^{31}$可以表示被动，水语 ŋaːi$^{4}$ 可以表示被动，来自“挨（捱）”

龙州壮语 ŋaːi$^{31}$也可以表示被动，先看龙州话的用例（李方桂 1940）：

（1）ŋe$^{55}$ ja$^{11}$ to$^{45}$ ŋaːi$^{31}$ mai$^{24}$ tʻuːn$^{24}$ a$^{33}$。（48 页）

个 衙 都 挨 烧 完 了 （147 页译文：衙门也都挨烧完了。）

（2）ɬo$^{24}$ jiʔ$^{31}$ ŋe$^{55}$ na$^{24}$ tɕau$^{11}$ ŋaːi$^{31}$ laːi$^{31}$ pai$^{33}$ a$^{33}$。（54 页）

所 以 个 面 就 被 麻 去 了 （149 页译文：所以脸就被弄麻了。）

（3）tɕau$^{11}$ ŋaːi$^{31}$ ʔi$^{55}$ fai$^{31}$ nai$^{24}$ puɪ$^{33}$ hai$^{33}$ pai$^{33}$ la$^{55}$。（264 页）

就 挨 些 火 这 烧 死 去 了 （157 页译文：就被那火烧死了。）

（4）ni$^{33}$ pai$^{31}$ nai$^{24}$ ŋaːi$^{31}$ ŋo$^{33}$ kap$^{21}$ dai$^{24}$ tʻəŋ$^{33}$ ja$^{55}$ la$^{55}$。（102 页）

你 次 这 挨 我 捉 得 到 了 （167 页译文：你这次被我捉住了。）

这个被动词 ŋaːi$^{31}$，就是“挨（挨）”。根据《龙州土话·汉语借字的音韵系统》28 页，龙州话读 aːi 韵的就有“台、袋、乃、耐、猜、带、太、牌、斋、摆、外、快、拜、爱、大、害、鞋”等，所以作者把 ŋaːi$^{31}$就用汉字“挨”来写。汉语普通话和方言中用“挨（挨）”表示被动的用法，就很常见。如普通话“挨斗、挨批、挨克（受批评、被斥责）”等都是表示被动的意思。而在西南官话中，“挨（挨）”就是一个明明白白的表示被动的介词了。例如：

柳州话（据刘村汉 1995，154—155 页）：挨狗咬 | 挨扯耳朵 | 挨扣奖金 | 挨雨淋 | 挨刮胡子（受批评）

昆明话“挨［æ$^{31}$］”表示被动，“挨［æ$^{44}$］”可以表示给、替、跟、把、向、和等。例如（据张华文、毛玉玲 1997）：

（1）下次再把婆婆打，坐在家中挨马踏。（5 页）

（2）吃屎还挨狗攮倒。（比喻无能）（6 页）

（3）金钩钩，银钩钩，哪个反悔挨天收。（挨天收：遭天报应；不得好死。）（6 页）

按，以上是表示被动的例子。

（4）爹，我挨你买茶叶回来了。（挨：替、为）（4 页）

（5）你挨我听着！（你给我听着！）（4 页）

（6）小冯，你好好坐着，我有话挨你说。（挨：对）（4 页）

（7）她长呢挨她妈一模一样呢。（挨：跟、和）（4 页）

按，这是用声调的不同来区别被动和其他的用法。

水语 ŋaːi$^{4}$ 可以表示被动，作者张均如就认为是借自汉语“挨”（王均等 1984，562 页）。水语 ŋaːi$^{4}$ 表示被动的例子书中见得不多，例如（562 页）：

man$^{1}$ ŋaːi$^{4}$（laːu$^{6}$ sɿ$^{3}$）phai$^{3}$ phin$^{4}$ ljeu$^{2}$。

他 挨 老师 批 评 了 （他挨批评了。）

## 三、傣雅语被动词 tʂo$^{11}$/tɕo$^{11}$来自“着”；湘西吉卫苗语被动词 tɔ$^{42}$可能也来自“着”

傣雅语是一种傣语方言，它不同于西双版纳傣语，也不同于德宏或其他地区的傣语。傣雅语的 tʂo$^{11}$/tɕo$^{11}$既可以表示被动，也可以表示完成、结果等意思。邢公畹（1989，5 页）认为，tʂo$^{11}$是较老的说法，tɕo$^{11}$则是较后的说法，但在语料记录中，发音人常常既说 tʂo$^{11}$，又说 tɕo$^{11}$（王均等编的《壮侗语族语言简志》280 页记录的傣语被动词作 tso$^{13}$）。tʂo$^{11}$/tɕo$^{11}$在表示被动时，作者注文按照意义写作“被”；而在表示完成、结果等意思时，作者注文写作“着”，说明作者非常明确，这个 tʂo$^{11}$/tɕo$^{11}$就是来源于汉语的“着”。请看以下用例（据邢公畹 1989）：

tʂo$^{11}$/tɕo$^{11}$表示被动

（1）lok$^{32}$ tan$^{31}$ tʂo$^{11}$ naŋ$^{53}$ vo$^{11}$ ʔau$^{33}$ taːi$^{33}$ a$^{55}$。（103 页）

孩子 那 被 娘 娥 捏 死 了 （112 页译文：那孩子被娥娘捏死了。）

按，snai$^{31}$标音似有误，原文如此。

（2）ka$^{24}$ tʻəŋ$^{55}$ xun$^{55}$taːŋ$^{53}$，tɕo$^{11}$ ji$^{24}$ naŋ$^{53}$ top$^{44}$ mən$^{33}$ taːi$^{33}$。（115 页）

去 到 道路 被 玉 娘 打 他 死

（117 页译文：走到路上，被玉娘将他打死。）

（3）ʔa$^{55}$ je$^{11}$ ha$^{11}$ hiau$^{11}$ tʂo$^{11}$ ji$^{24}$ naŋ$^{53}$ xa$^{11}$ taːi$^{33}$ tə$^{24}$ pjen$^{24}$ pa$^{33}$。（115 页）

阿 叶 哈 毫 被 玉 娘 杀 死 呢 变 鱼

（117 页译文：阿叶哈毫被玉娘杀死了哩变成鱼。）

（4）tɕo$^{11}$ kau$^{33}$ ʔau$^{33}$ kuŋ$^{11}$ po$^{31}$ taːi$^{33}$ jwo$^{53}$。（122 页）

着 我 拿 弓 打 死 了 （125 页译文：被我拿弓打死了。）

tʂo$^{11}$/tɕo$^{11}$表示完成、结果：

（5）mo$^{11}$ tʂʅ$^{33}$ li$^{33}$ a$^{55}$，xaːi$^{53}$ tai$^{24}$ tʂo$^{11}$ a$^{55}$，kun$^{53}$ tai$^{24}$ li$^{33}$ a$^{55}$。（72 页）

锅 支 好 了 水牛 找 着 了 人 找 好 了

（83 页译文：锅架好了，水牛找着了，人找好了。）

（6）saŋ$^{55}$ va$^{11}$ nəŋ$^{55}$ tʂo$^{11}$，kaŋ$^{33}$ xam$^{11}$ sə$^{55}$ tɕəu$^{24}$ ma$^{53}$ jwok$^{44}$ kun$^{53}$。（76 页）

若 是 动摇 着 中 夜 虎 就 来 搦 人

（85 页译文：若是摇动了，夜里虎就来搦人。）

（7）ʔau$^{33}$ fai$^{53}$ kwok$^{44}$ sauɯ$^{13}$ ɲa$^{11}$，p'au$^{55}$ tʂo$^{11}$ haŋ$^{55}$ nok$^{32}$ ʔen$^{13}$。（91 页）

拿 火 燃 烧 草 焚烧 到 尾 鸟 燕

（105 页译文：拿火燃烧草，烧了燕子尾巴。）按，tʂo$^{11}$就注为“到”，表示结果。

（8）naŋ$^{53}$ vo$^{11}$ han$^{55}$ tʂo$^{11}$（亦作 tɕo$^{11}$）mən$^{33}$，ʔau$^{33}$ mɯ$^{53}$ top$^{44}$ sop$^{11}$ pa$^{33}$ k'je$^{11}$。（91 页）

娘 娥 见 着 他 拿 手 打 嘴 鱼 木瓜鱼

（105 页译文：娥娘看到他，拿手打木瓜鱼的嘴。）

我们认为，傣雅语的 tʂo$^{11}$/tɕo$^{11}$和汉语“着”同源，“着（著）”《广韵》有阴入张略切、阳入直略切、阴上丁吕切、阴去陟虑切四种读法，《集韵》又有阴上展吕切、阳上丈吕切两个读法，这样，从记载看，唐宋以来就有六种读法。今北京话就有 tʂao$^{55}$、tʂao$^{35}$、tʂuo$^{35}$、tʂə$^{51}$四种读法。傣雅语的 tʂo$^{11}$/tɕo$^{11}$，和西南官话如柳州话“着” tso$^{31}$、昆明话“着” tʂo$^{31}$的读音很接近。

“着”表示被动，在今北京话中已经不见，但在宋元以来白话作品以及汉语方言中则经常见到。例如：

宋元去华《雨中花》词：“两鬓青青，尽著吴霜偷换。”

《秦并六国平话》卷中：“二马才交，颜聚便着李信一刀斩了，丧命归泉。”

元无名氏《争报恩》楔子：“（丁都管云）小奶奶，可怜见，我正要吃几盅酒，吃便吃，则不要着老夫人知道。”

元杨文奎《儿女团圆》第三折：“（俞循礼云）王兽医，添添孩儿怎么着人夺将去？”

又同上：“（俞循礼做哭科云）别人家的儿，着他夺将去了，可不气杀我也。”

在西南官话中，“着”用作被动的例子如云南（昆明）话（据黄伯荣 1996，527 页）：

茶杯着他打烂了。（茶杯被他打破了。）

他着妈打了一台。（他被妈妈打了一顿。）

小杨着汽车碾着了。（小杨被汽车碾了。）

按，“小杨着汽车碾着了”这句话中，第一个“着”表示被动，第二个“着”表示结果。这两种用法和傣雅语 tʂo$^{11}$/tɕo$^{11}$的用法完全一致。

又如贵州贵阳话，也用“着”表示被动（据黄伯荣 1996，525 页）：

耗子着猫猫吃了。

碗着他打烂完。

着雨淋了。

下面我们看看吉卫苗语被动词 tɔ$^{42}$。湖南湘西土家族自治区的吉卫苗语，表示被动和从自的介词是 tɔ$^{42}$。例如（据向日征 1999）：

（1）tɔ$^{42}$　tɑ$^{35}$　qɯu$^{44}$　qa$^{35}$。（71 页）
　　被（冠词）狗　咬　（被狗咬。）

（2）tɑ$^{35}$　nen$^{33}$　tɔ$^{42}$　we$^{33}$　pə$^{31}$　tɑ$^{42}$　tɕu$^{33}$。（72 页）
　　冠词 老鼠 被　我　打　死　了　（老鼠被我打死了。）

（3）we$^{33}$　tɔ$^{42}$　tɑ$^{35}$　nen$^{35}$　qa$^{35}$　ɑ$^{44}$　hɯ$^{44}$。（72 页）
　　我　被　蛇　　咬　一　口　（我被蛇咬一口。）

这个被动词 tɔ$^{42}$的语源是什么？从 158—160 页 ɔ 韵的同韵字“帽、冒$_{\text{冒汗}}$、泡$_{\text{使豆子膨胀}}$、表、嫖、庙、灶、找$_{\text{找钱}}$、吵、扫、刀、雕、巧、轿、交、硝、邀、窑，愁、仇、走”等字看，很可能来自“着”。而声母 t 和“着”的古声母“知”和“澄”的古读正相应，就是古音舌头舌上不分，今很多南方方言古“知澈澄”声母字仍读同“端透定”声母。

## 四、仡佬语被动词 ŋkɛ$^{21}$可能和“给”同源

仡佬语表示被动的介词 ŋkɛ$^{21}$，和“社［sɛ$^{13}$］、设［sɛ$^{13}$］$_{\text{248页}}$，客［qhɛ$^{13}$］$_{\text{59页}}$，海［hɛ$^{33}$］$_{\text{54页}}$，债［tsɛ$^{31}$］$_{\text{55页}}$，才［ts'ɛ$^{31}$］$_{\text{83页}}$”（据张济民 1993）属于同一个韵母，和西南官话四川成都话“给”读［ke$^{55}$］（据梁德曼、黄尚军 1998，151 页）或 ke$^{55}$（据许宝华 宫田一郎 1998，4547 页）声音很接近。而且和北方官话、西南官话如山东枣庄、郯城、江苏徐州、云南鹤庆“给”的读音［ke］（不计声调），山西广灵、云南腾冲“给”的读音［kɯ］（不计声调）也很接近（鼻冠音 ŋ 是由声母 k 所引起）。所以无论从仡佬话读音规律看，还是从和汉语方言的接触交融看，我们都有理由怀疑，这个被动词 ŋkɛ$^{21}$可能和“给”同源。ŋkɛ$^{21}$用作被动介词的例子，如（据张济民 1993）：

（1）mpɑ$^{33}$　zɑu$^{21}$　ŋkɛ$^{21}$　su$^{33}$　uɑ$^{33}$　vɑŋ$^{55}$　pen$^{55}$　ŋkɑ$^{33}$。（164 页）
　　猪　野　被　我　们　打　死　了　（野猪被我们打死了。）

（2）su$^{33}$u$^{42}$　ŋkɛ$^{21}$　i$^{42}$　phei$^{55}$　phin$^{21}$　men$^{33}$　sen$^{33}$。（164 页）
　　他　被　我　批　评　半　天　（他被我批评了半天。）

（3）tɒ$^{33}$tɒ$^{33}$　li$^{33}$　qɑ$^{13}$　ŋkɛ$^{21}$　mpɑu$^{33}$　ȵɕi$^{21}$　tɒ$^{13}$　ŋkə$^{42}$。（168 页）
　　哥哥　的　腿　被　狗　黄　咬　了　（哥哥的腿被黄狗咬了。）

（4）su$^{33}$　u$^{42}$　ŋkɛ$^{21}$　phɒ$^{55}$　u$^{42}$　vɑŋ$^{55}$　sɿ$^{33}$　tsɒ$^{21}$。（177 页）
　　他　被　父　他　打　一　顿　（他被他父亲打了一顿。）

（5）ɑu$^{13}$，su$^{33}$　mu$^{21}$　li$^{33}$　luŋ$^{55}$　ŋkɛ$^{21}$　pei$^{55}$　ŋkɑ$^{33}$。（174 页）
　　噢　你　的　衣　着　烧　了　（噢，你的衣服燃烧了！）

按，例 5 的 ŋkɛ$^{21}$注文写作“着”，还是表示被动的意思，只是没有引进宾语施事者。

## 五、广东连南八排瑶 ban$^{44}$可以表示被动、给予等，来自“分”

广东连南八排瑶 ban$^{44}$可以表示被动、给予、使役、处置等意义，这里我们就介绍 ban$^{44}$可以表示被动、给予的用例（据巢宗祺 1990、巢宗祺、余伟文 1989）：

表示被动：

（1）tsia$^{44}$ ban$^{44}$ vei$^{44}$ kat$^{44}$ e$^{22}$。（巢、余 225 页）

我　给　他　打　了　（我被他打了。）

（2）tsa$^{44}$ ku$^{24}$ ne$^{53}$ ng$^{53}$ teng$^{44}$ a$^{22}$，sei$^{44}$ ban$^{44}$ tsa$^{44}$ meu$^{53}$ ko$^{41}$ lo$^{24}$，pang$^{41}$ ni$^{44}$ken$^{44}$ toi$^{53}$ gnan$^{22}$ kai$^{24}$。（巢、余 233 页）

只　狗　呢　不　精　啊　是　给　只　猫　告　到　到　现在　来　吃　屎

（286 页译文：这只狗呢，不精啊，是给这只猫告了一下，直到现在还是吃屎。）

（3）toi$^{53}$ ban$^{44}$ vei$^{44}$ ni$^{44}$ biang$^{41}$ e$^{22}$ vei$^{44/21}$ tsa$^{44}$ lau$^{24/44}$ ma$^{44}$ ke$^{41}$ kong$^{53}$fu$^{41}$ di$^{24/21}$ mu$^{44/22}$。

于是　给　他　母　藏　了　他　只　竹　马　过　床　底　去

（于是被他母亲把那只竹马藏到床底下去。）　（巢宗祺 109 页）

表示给予：

（4）ban$^{44}$ tsia$^{44}$ pia$^{41}$ ko$^{44}$ tsi$^{44}$。（巢、余 220 页）

给　我　五　角　钱　（给我五角钱。）

（5）ban$^{44}$ bun$^{24}$ su$^{44}$ tsia$^{44}$。（巢、余 220 页）

给　本　书　我　（给我一本书。）

（6）vei$^{44}$ ban$^{44}$ e$^{22}$ tsia$^{44}$ a$^{44}$ ba$^{44}$ kia$^{44}$ hu$^{53}$。（巢宗祺 145 页）

他　给　了　我　一　把　锄头　（他给了我一把锄头。）

（7）vei$^{44}$ ban$^{44}$ e$^{22}$ a$^{44}$ ba$^{44}$ kia$^{44}$hu$^{53}$ tsia$^{44}$。（巢宗祺 145 页）

他　给　了　一　把　锄头　我　（他给了我一把锄头。）

广东连南八排瑶语这个表示给予、被动、处置、使役等意义的 ban$^{44}$，和“跟、门、身、份”（巢、余 94 页$_{\text{跟}}$、129 页$_{\text{门}}$、173 页$_{\text{身}}$、巢宗祺 159 页$_{\text{份}}$）都读 an 韵，所以可以判断，这个 ban$^{44}$就是“分”。

“分”表示给予、被动等用法，在汉语方言特别是客家方言中很常见。例如粤西地区的客家话（据李如龙等 1999，206－7 页）：

| | 高州$_{\text{新垌}}$ | 电白$_{\text{沙琅}}$ | 化州$_{\text{新安}}$ | 廉江$_{\text{石角}}$ | 廉江$_{\text{青平}}$ |
|---|---|---|---|---|---|
| 给 | 分 pən$^{44}$ | 分 pən$^{34}$ | 分 bun$^{55}$ | 分 pun$^{45}$ | 分 pun$^{55}$ |
| 被 | 分 pən$^{44}$ | 分 pən$^{34}$ | 分 bun$^{55}$ | 分 pun$^{45}$ | 分 pun$^{55}$ |

又如广东梅县客家话表示给予和被动也都用“分”。例如（据林立芳 1997，95－96 页）：

（1）佢分𠊎五百块钱。（他给我五百块钱。）（96 页）

（2）叔公分𠊎两兄弟发一封利市。（叔祖父给我弟兄俩每人发一个红包。）（95 页）

（3）佢留分𠊎一本书。（他留给我一本书。）（95 页）

（4）分𠊎来封信好无？（给我来封信好不好？）（95 页）

（5）禾分牛食撇欸。（禾苗被牛吃掉了。）（95 页）

（6）佢分老板赶走欸。（他被老板开除了。）（95 页）

## 六、海南临高话 ɔu$^{1}$/ou$^{23}$/ŋau$^{23}$可以表示被动、给予等，来自“要？拿？”

临高话表示给予、被动的那个词，张元生等记作 ɔu$^{1}$（《海南临高话》153、180 页），桥

本万太郎记作 ou$^{23}$/ŋau$^{23}$（《临高方言》214 页）。先看用例（出处分别用“张”和“桥本”加以区别）：

表示被动：

（1）hau$^{2}$ ɔu$^{1}$ kə$^{2}$ tuat$^{5}$ vɔi$^{3}$。（张 180 页）

我　要　他　骗　了　（我被他骗了。）

（2）kə$^{2}$ ɔu$^{1}$ ma$^{1}$ kap$^{3}$ lɔ$^{3}$。（张 18 页）

他　要　狗　咬　了（他被狗咬了。）

表示给予：

（1）ou$^{23}$（ŋau$^{23}$）ʃək$^{33}$ɓun$^{33}$ kə$^{55}$。（桥本 214 页）

to give　book clas. him

（给　册　本　他——给他书$_{引者译}$）

（2）kə$^{55}$ ou$^{23}$ ʃin$^{55}$ ə$^{33}$ mə$^{55}$。（桥本 282 页 84 例）

he take money to you　(he handed the money to you)

他　拿　钱　你$_{引者注}$　（他把钱交给你。）

这个 ɔu$^{1}$/ou$^{23}$/ŋau$^{23}$除了表示给予、被动之外，还可以表示要、拿（取）、把、用等意思和用法，所以张元生等《海南临高话》、刘剑三《临高汉词典》（145 页）都把这个词的基本意义看作“要”，因而上述两个被动例子的注文也就用“要”来写。笔者以为，用“要”来表示给予、被动、拿取等意义，自然也讲得通，犹如“乞、丐、讨”都有讨要、拿取的意思，“乞、丐”又都有给予、被动的意思。但比较之下，临高话 ɔu$^{1}$/ou$^{23}$/ŋau$^{23}$读法中 ŋ 声母的读法很值得注意，所以笔者更倾向于这个 ɔu$^{1}$/ou$^{23}$/ŋau$^{23}$，和四川凉水井客家话的表给予的 nau$^{55}$（拿）、江西客赣语表给予和被动的 na$^{1}$（拿）、福建连城客家话表示给予和被动的“拿”以及其他汉语方言表示被动的“拿”来源一致。

先交代一下语音问题。临高话表示被动的介词的 ɔu$^{1}$/ou$^{23}$/ŋau$^{23}$读的是萧豪韵，所以研究临高话的著作都把它写作“要”。其实，“拿”虽然在北京话和很多方言中都读 na，但在吴语方言如上海话、崇明话、川沙话都读 nɔ，就是读同豪韵；很多客家方言如江西上犹、四川凉水井等地也同豪韵，只是人们写成别的字罢了。

下面看“拿”在几处客家话中表示给予、被动等意义的用例。

江西客赣方言“拿”可以表示给予和被动。例如（据刘纶鑫 1999，633、721、745 页）：

| | **南康** | **安远** | **于都** | **龙南** | **全南** | **定南** | **上犹** | **修水** |
|---|---|---|---|---|---|---|---|---|
| 被（打） | 拿 na$^{1}$ | 拿 na$^{1}$ | 拿 na$^{1}$ | 拿 na$^{1}$ | 拿 na$^{1}$ | 拿 na$^{1}$ | 拿 | 拿 |
| （借）给 | 拿 na$^{1}$ | 拿 na$^{1}$ | 拿 na$^{1}$ | 拿 na$^{1}$ | 拿 na$^{1}$ | 拿 na$^{1}$ | 摎 lɔ$^{24}$ | 得 |

上犹话的“摎” lɔ$^{24}$，是阴平调，是“拿”读同豪韵的又一例证（声母 n、l 不分，是客赣语的常见现象）。

福建连城客家话“拿” nu$^{33}$可以表示给予、被动等。例如（据项梦冰 1997，361、410 页）：

（1）拿一惜韭菜我（给我点儿韭菜）

（2）拿一惜韭菜拿我（给我点儿韭菜）

（3）这件衫拿尔（这件衣服给你）

（4）这件衫拿拿尔（这件衣服给你）

（5）送一本书拿佢（送一本书给他）

（6）送拿佢一件羊毛衣（送给他一件毛衣）（以上 361 页）

（7）鱼拿猫公食撇呃（鱼被猫吃了）

（8）猪肉拿狗打去呃（猪肉被狗叼去了）

（9）衫拿水推走呃（衣服被水冲走了）

（10）我拿佢屋底个人骂到半死（我被他家的人骂得狗血喷头）

（11）老人硬拿佢装扮死（老人硬是被他折腾死了（以上 410 页）

按，例 1—6 是表示给予，例 7—11 表示被动。

湖南汝城话“拿” no（阳去调）表示给、被、把等意思。例如（据黄伯荣 1996，530、670 页）：

（1）拿之相。（给他看。）

（2）拿之侬开会。（给他们开会。）

（3）拿我气死嘜。（把我气死了。）（以上 530 页）

（4）被拿雨淋湿嘜。（被子让雨淋湿了。）

（5）老鼠子拿猫食嘜。（老鼠给猫吃了。）（以上 670 页）

最后，四川华阳凉水井客家话［nau$^{55}$］可以用作给（替、为）、把等，这个［nau$^{55}$］就“拿”的豪韵读法。由于“拿”的豪韵读法鲜为人知，所以董同和的《华阳凉水井客家话的记音》就只用括号注明意义，没写本字。例如（据董同和 1956。原文只有注文，没有译文）：

（1）ŋai$^{13}$ sa$^{55}$ tau$^{31}$ ȵiʔ$^{42}$ nau$^{55}$ ȶi$^{13}$ tso$^{42}$ fuŋ$^{13}$。（104 页）

（我） （明天）（给）（他） （做媒） （我明天给他做媒。——引者）

（2）ȵi$^{13}$ oi$^{42}$ nau$^{55}$ ŋai$^{13}$ mai$^{55}$ ɕioŋ$^{31}$ t'oŋ$^{13}$。（110 页）

（你）（要）（给）（我） 买 （玩具名）（你要给我买 ɕioŋ$^{31}$ t'oŋ$^{13}$玩具名 ——引者）

（3）nau$^{55}$ ŋai$^{13}$ k'uei$^{31}$ tau$^{31}$！（125 页）

（给）（我） 跪 （下）（给我跪下！——引者）

（4）nau$^{55}$ ȶi$^{13}$ koŋ$^{31}$ xau$^{31}$ va$^{31}$。（105 页）

（对）（他） 讲 好 话 （对他讲好话。）

（5）noʔ$^{55}$ ɕi$^{31}$ t'ai$^{31}$ kieʔ$^{43}$ suei$^{31}$。iʔ$^{43}$ sən$^{55}$ nau$^{55}$ ȶi$^{13}$ ta$^{31}$ tie$^{43}$ ȶiau$^{55}$ pa$^{55}$ sɿʔ$^{43}$。（122 页）

落 起 大 （的）（雨） 一 身 （给）（他）打 得 （透） 湿

（下起大雨，把他淋得浑身湿透。——引者）

## 七、云南莽语被动词 tɕɔ$^{55}$ pə$^{31}$大概就是“叫、被”合用

莽语分布在我国云南和越南等地，是一种跨境语言，一般认为属于南亚语系。我国境内的莽语，表示被动的介词是 tɕɔ$^{55}$ pə$^{31}$（叫、被），例如（据高勇奇 2003）：

（1）dal$^{55}$ tɕɔ$^{5}$ pə$^{31}$ tɕɔp$^{55}$ mə$^{31}$ loŋ$^{35}$ mɛ$^{31}$。（109 页）

墙 叫 挖 一 洞 （墙上挖了一个洞。）

（2）θin$^{55}$ ʔuaŋ$^{51}$ ʔa$^{31}$ ʔy$^{51}$ tɕɔ$^{55}$ pə$^{31}$ hom$^{55}$。（109 页）

王某 那个 叫，被 骂 （王先生今天挨骂了。）

（3）mə$^{31}$ θua$^{35}$ ʔə$^{31}$ taɯ$^{55}$ tɕɔ$^{55}$ pə$^{31}$ mə$^{31}$ gi$^{31}$ pu$^{55}$ dok$^{55}$ hom$^{51}$。（109 页）

衣服 的 晾 叫，被 风 吹 掉 过 （晾的衣服让风刮下来了。）

(4) mə$^{31}$ tɕe$^{51}$ ʔa$^{31}$ ʔu$^{31}$ tɕɔ$^{55}$ pə$^{31}$ ʔɔ$^{32}$ mə$^{31}$ tɕe$^{51}$。(109—110 页)(我的车被人骑走了。)

车 我的 叫，被 开 车

作者高勇奇认为，"tɕɔ$^{55}$(叫)应是来自汉语的词，pə$^{31}$可能是莽语自身的固有词"(110页)。我们觉得很受启发，这个 tɕɔ$^{55}$大概就是"叫"，今汉语普通话就可以用"叫"表示被动。至于 pə$^{31}$，可能就是来自汉语的"被"，因为"北京"的借音就是 pə$^{55}$ tɕiŋ$^{51}$(106 页)。这样，"叫、被"连用，是一种同义词叠用现象。

## 八、海南回辉话被动词 pi$^{33}$来自"被"，海南村话被动词 bi$^{3}$、tsɯəŋ$^{5}$ 分别来自"被、赠"

海南回辉话一般认为是南亚语系占语支，被动词用 pi$^{33}$，例如(据郑贻青 1997)：

(1) zə$^{24}$ pi$^{33}$ loŋ$^{11}$ zai$^{33}$ tsu$^{55}$ taːi$^{32}$ ʔa$^{33}$。(90 页)

草 被 太阳 烧 死 了 (草被太阳烧死了。)

(2) na$^{11}$ ku$^{55}$ pi$^{33}$ miau$^{33}$ ma$^{24}$ phi$^{55}$。(93 页)

老鼠 被 猫 捉 了 (老鼠被猫捉了。)

(3) ho$^{24}$ pi$^{33}$ ŋin$^{33}$ ŋau$^{24}$ phu$^{43}$ po$^{55}$ tsa$^{55}$ ʔa$^{33}$。(93 页)

船 被 台风 打 破 了 (船被台风打破了。)

(4) ʔaːu$^{11}$ kau$^{33}$ pi$^{33}$ saːn$^{11}$ sio$^{11}$ ha$^{33}$！(105)

衣，我 被 雨 淋 啦 (我的衣服被雨淋了。)

如果只是孤立地看海南回辉话的这个被动词，还不能加以判断是否和"被"同源，但我们再比较一下附近的海南村话，就可以肯定都是来自"被"。

海南村话分布于西部的东方、昌江两县的一些地区，被认为是属于壮侗语族黎语支(参符昌忠 1996，8 页)。海南村话表示被动的介词，符昌忠(1996)记了一个 tsiəŋ$^{21}$欧阳觉亚(1998)记了两个：bi$^{3}$、tsɯəŋ$^{5}$。显然，tsɯəŋ$^{5}$ 和 tsiəŋ$^{21}$是方言变体，或者就是记音不同而已，来源当是一致无疑。而 bi$^{3}$ 则和回辉话的 pi$^{33}$相近似。

tsɯəŋ$^{5}$ 和 tsiəŋ$^{21}$从既表示给予又表示被动的意义看，从 tsiəŋ$^{21}$和"平、饼、兵、命、请清、情、醒、定、订、领、正、胜"等字都读 iəŋ 韵看，其来源当是"赠"(海南黎语表示给予的 tɯːŋ$^{55}$(见欧阳觉亚、郑贻青1983，146、558页))来源也相同，犹如汉语方言中"给、乞、赐、拨、分"等既表给予又表被动是同样的道理。

先看 tsiəŋ$^{21}$用作给予和被动的例子(据符昌忠 1996)：

(1) kə$^{21}$ ven$^{42}$ tsiəŋ$^{21}$ hoi$^{21}$ ɓuən$^{42}$ soi$^{35}$ mɔ$^{21}$ lɔ$^{33}$。(270 页)

我 不 给 那 本 书 你 啦 (我不[还]那本书给你啦。)

(2) kə$^{21}$ tsiəŋ$^{21}$ na$^{21}$ ʔiu$^{35}$。(279 页)

我 给 他 看 (我给他看。)

按，以上两例 tsiəŋ$^{21}$表示给予。

(3) na$^{21}$ tsiəŋ$^{21}$ ʔa$^{35}$ hɛk$^{33}$ na$^{21}$。(267 页)

他 给 人家 吓 他 (他给人家欺负。)

(4) na$^{21}$ tsiəŋ$^{21}$ bai$^{13}$ ʔɔŋ$^{42}$ tsi$^{13}$ duən$^{42}$。(267 页)

他 给 母亲 骂 一 顿 (他给母亲骂了一顿。)

(5) na$^{21}$ tsiəŋ$^{21}$ ʔa$^{35}$ ʔɔŋ$^{42}$。(282 页)

他 给 人家 骂 他被人家骂。)

(6) khai$^{35}$ hɛi$^{42}$ lət$^{21}$ tsiəŋ$^{21}$ khak$^{21}$ ŋat$^{33}$ tshɔt$^{33}$ zai$^{42·13}$ lɔ$^{21}$。(282 页)

鸡 这 只 给 狗 咬 死 去 了 (这只鸡被狗咬死了。)

下面看 bi$^{3}$、tsɯəŋ$^{5}$ 的用例 (据欧阳觉亚 1998):

(1) mɔ$^{5}$ zɛn$^{1}$ tsɯəŋ$^{5}$ na$^{5}$ vɛn$^{3}$? (151 页)

你 愿 给 他 不 (你愿意给他吗?)

(2) tsɯəŋ$^{5}$ a$^{1}$ iu$^{1}$ lai$^{3}$ (140 页)

给 人 看 见 (被人看见)

按,例 (1) 表示给予,例 (2) 表示被动。

(3) bi$^{3}$ khak$^{5}$ ŋat$^{2}$ (140 页)

被 狗 咬 (被狗咬)

(4) khai$^{1}$ ki$^{1}$ na$^{5}$ bi$^{3}$ miu$^{5}$ tsuən$^{1}$ la$^{5}$ lə。(150 页)

鸡 的 他 被 野猫 吃 了 (他的鸡被野猫吃了。)

按,欧阳觉亚《村语研究》虽然没有提供同音字表,但提供有村语汉字读音系统,以及村语汉词汉字两种读音的比较,我们据此加以辨认,那个表示被动的 bi$^{3}$,就是汉语"被"(53 页有声母 b 例字"被",74 页有止摄韵母 i 有"篦、比"例字,所以可以推论),音义都合。

我们明确了海南村话的被动词是来自汉语"被"之后,再看三亚回辉话的被动词 pi$^{33}$,就知道也是来自"被"。

## 引用书目


巢宗祺 1990 广东连南油岭八排瑶语言概要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巢宗祺、余伟文 1989 连南八排瑶语 中山大学出版社

陈章太、李如龙 1991 闽语研究 语文出版社

戴庆厦、崔志超 1985 阿昌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董同和 1956 华阳凉水井客家话的记音 科学出版社

符昌忠 1996 海南村话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盖兴之 1986 基诺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高勇奇 2003 莽语研究 民族出版社

黄伯荣 1996 汉语方言语法类编 青岛出版社

李方桂 1940 龙州土语 商务印书馆

李如龙等 1999 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 暨南大学出版社

梁德曼 黄尚军 1998 成都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林立芳 1997 梅县方言语法论稿 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刘村汉 1995 柳州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刘剑三 2000 临高汉词典 四川民族出版社

刘纶鑫 1999 客赣方言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桥本万太郎 1980 临高方言 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

欧阳觉亚 1998 村语研究 上海远东出版社

欧阳觉亚、郑贻青 1983 黎语调查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王 均等 1984 壮侗语族语言简志 民族出版

向日征 1999 吉卫苗语研究 四川民族出版社

项梦冰　1997　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　语文出版社
邢公畹　1989　红河上游傣雅语　语文出版社
许宝　宫田一郎　1998　汉语方言大词典　中华书局
张华文、毛玉玲　1997　昆明方言词典　云南教育出版社
张惠英　2002　汉藏系语言和汉语方言比较研究　民族出版社
张济民　1993　仡佬语研究　贵州民族出版社
张元生等　1985　海南临高话　广西民族出版社
郑贻青　1997　回辉话研究　上海远东出版社
周长楫　1996　厦门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 湖北方言词浅谈*

## 一、通摄三等字“弓、供、共（附：嗅）”

朱建颂《武汉方言词典》361页，记载了武汉话弹棉花用的工具：

【□锤】tɕioŋ$^{55}$·ts'uei：弹棉花时用来敲击弓弦的小锤子。

【□弦】tɕioŋ$^{55}$·ɕiɛn：弹棉花用的弓上的弦，是用牛筋做的。

作者很谨慎，只用一个框框“□”表示不详其字。其实，武汉话的这个tɕioŋ$^{55}$，就是“弓”，就是“弓”作为东韵三等居戎切的存古读法。很巧，上海崇明话也有弹棉花用的弓弦这个词。拙作《崇明方言词典》228页就作：

【弓弦】tɕyoŋ$^{55}$ ie$^{35-55}$：弹棉花的弓子上的弦。

武汉话和崇明话的“弓”字读音完全对应，在“弓长张”词中都读koŋ$^{55}$，在“弓弦”词中则都读颚化声母，韵母带i或y介音：tɕioŋ$^{55}$/ tɕyoŋ$^{55}$。笔者所以敢于在“弓弦”词中直书“弓”字，是因为其他通摄三等字，在崇明话以及临近吴语中，都有细音（带有介音i-或y-）的读法。“弓”，《广韵》平声东韵三等居戎切，“弓”既有混同东韵一等的洪音读法，也保留有作为三等字的细音读法。又如作为姓氏的“龚”，崇明话、上海话等都读阴平调的tɕyoŋ。我们知道，龚，也是通摄三等字，属《广韵》钟韵九容切，而北京话等多数方言都读洪音koŋ。

武汉话还有一个词，也见于《武汉方言词典》

361页：□酒 tɕioŋ$^{55}$ tɕiou$^{42}$：参看“喝酒”

112页：喝酒 xo$^{213-21}$ tɕiou$^{42}$：饮酒，戏谑的说法叫“□酒 tɕioŋ$^{55}$ tɕiou$^{42}$”

很巧，湖北东南部的通山方言通摄有个词“□神”（黄群建1994，84页），这个“□神”的“□”是通摄字：

□tɕieŋ$^{45}$：□神（供神）

我们以为，通山话这个“□tɕieŋ$^{45}$神”的“□tɕieŋ$^{45}$”实际就是“上供”的“供”字，“供”是通摄三等用韵（跟平声钟韵相应）字，通山话45调是阴去调，tɕieŋ$^{45}$和“供”的古反切“居用切”完全对应。这样，武汉话“□酒 tɕioŋ$^{55}$ tɕiou$^{42}$”的“□tɕioŋ$^{55}$”读阴平调，因为“供”本来就有阴平调的读法，就是平声钟韵“居容切”的音；而且又是戏谑用语，用给鬼神祭酒来称喝酒，所以就有这种似乎不规则的读音。通山话也有一个阴平调的tɕieŋ$^{213}$，表示“扶养”的意思（黄群建1994，84页），这个阴平调的tɕieŋ$^{213}$，也就是“供”，就是供养之义。

通山话还有一个字也可供我们引证，就是同页的：

□tɕieŋ$^{33}$：□一张桌子（共一张桌子）

---

* 2004年4月18—21日武汉大学词汇学会议论文。

（按，原文声调误作 42 调，今据该书同音字表体例以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的排列次序加以改正。）

我们以为，通山话的这个“□tɕiɐŋ$^{33}$”实际就是“共”字，“共”也是通摄三等用韵字，通山话$^{33}$调是阳去调，tɕiɐŋ$^{33}$和“共”的古反切“渠用切”完全对应（古全浊声母字，不论平仄，今通山话都读不送气）。

武汉话还有一个上声调的 tɕioŋ$^{42}$（《武汉方言词典》361 页）：

【□】tɕioŋ$^{42}$：举：把伞～得高高的

我们以为，武汉话上声调的 tɕioŋ$^{42}$，就是“拱手”的“拱”，“拱手”时必须高抬，抬、举意义相近。《武汉方言研究》75 页“tɕioŋ$^{42}$”就注释为“抬、举”。拱，《广韵》上声肿韵“居悚切”，注释为：“手抱也，又斂手也”。又是三等字，所以今武汉方音声母颚化，韵母带 i 介音。

从上所述，湖北方言中通摄三等见组声母字“弓、供、拱、共”都有洪音和细音两种读法（读细音时同时声母颚化为 tɕ），带有介音 i-或 y-的细音属于存古读法。通摄三等见组、晓组声母保留细音读法的现象在方言中常能见到。

下面附带谈一下表示闻嗅意义的“嗅”。

《通山方言志》83 页载有一个词：

ɕiɐŋ$^{45}$：嗅，闻

这又是一个古通摄字，阴去调。崇明话也有这个词 hoŋ$^{33}$，既可以表示闻嗅，也可以表示亲吻，笔者以为就是“嗅”，嗅，除了《广韵》去声宥韵许救切读法外，还有《集韵》去声送韵三等“香仲切”一读（参张惠英 1998，226 页）。因为“嗅”是三等字，所以通山话读为细音。

现在我们可以把湖北方言这几个通摄三等字的细音读法列成一表，供参考（小字韵目举平声以赅上声去声）：

| | | 武汉 | 通山 | 崇明 |
|---|---|---|---|---|
| 弓东三居戎切 | “弓弦” | tɕioŋ$^{55}$ | | tɕyoŋ$^{55}$ |
| 供钟三居容切 | “供酒” | tɕioŋ$^{55}$ | | |
| | （扶养意） | | tɕiɐŋ$^{213}$ | |
| 供钟三居用切 | “供神” | tɕiɐŋ$^{45}$ | | |
| 拱钟三居悚切 | （抬、举意） | tɕioŋ$^{42}$ | | |
| 龚钟三九容切 | | | | tɕyoŋ$^{55}$ |
| 共钟三渠用切 | | | tɕiɐŋ$^{33}$（共一张桌子） | |
| 嗅东三香仲切（闻） | | | ɕiɐŋ$^{45}$ | |
| （闻；吻） | | | | hoŋ$^{33}$ |

## 二、表示搂、抱的 k'ɤ$^{55}$（匼）

《武汉方言词典》第 128 页记载有一个动词（阴平调）：

【□】k'ə$^{55}$：抱，搂：把毛毛婴儿～紧些｜～倒着个大袋子

崇明话也有这样一个词，是阴入调 k'ə$^{55}$，读音和武汉话可以对应（武汉话古入声字的今

读多数为阳平，但也有一些读为阴平、上声和去声，所以没有冲突），用法要宽泛得多，既可以作动词，也可以作量词。《崇明话词典》264 页就写作“匼”：

【匼】$k^{\prime}ə^{55}$：（1）搂抱柴草之类东西：～点柴勒屋里抱些柴到家里……

（3）量词，指两手相抱住的大小，用于柴草、收割了的庄稼等：一～柴|一～稻|一～黄豆

笔者最近请教了在北京的一位老乡（航天部陈朝珍先生），他说崇明过去还有“匼笼、匼鱼”的说法，就是在见到河沟里游鱼成群时，就用竹篾做成的圆形“匼笼”（一米多高，直径 80 厘米左右，底部大，口部小些）扣下去来抓鱼，叫做“匼鱼”。

笔者所以把这个词写作“匼”，是受到丁声树《说“匼”字音》一文的启发，不只了解了“匼”的读音不是像过去辞书（包括《康熙字典》、《辞源》、《中华大字典》、《辞海》、《国语词典》等）所注“邬感切”就是今 ǎn 的音，而应读《龙龛手鉴》“苦合切”的音，即普通话 kē；而且懂得了“匼匝”一词从六朝和唐宋诗文中就有周匝环绕的意思。例如白居易《仙娥峰下作》诗：“参差树若插，匼匝云如抱。”很明显，“匼匝”和“抱”互相呼应。就“匝”而言，既有动词环绕周匝义，也有量词“绕树三匝”的用法。所以，“匼匝”当是连绵叠韵而又同义并列，“匼”可以双手环抱小孩或柴草等，也可以引申到用圆形的器具如“匼笼”把鱼群环抱住，叫做“匼鱼”。

崇明话 $k^{\prime}əʔ^{55}$这个音，还可以表示冲近到对方身上，以示亲近。例如：

$ki^{55}$小囡看见夷姆妈来是就～勒夷娘身浪那小孩看到他母亲来，就扑在他妈怀里。

弗要～勒夷身浪，侬块头大，夷吃勿消个不要扑在他身上，你个儿大，他吃不消。

这个 $k^{\prime}əʔ^{55}$，和“匼”声音一致，意义也有关联。因为小孩扑向大人时，总是张开双手然后抱住大人。附记于此。

## 三、指示词“个”的留存

湖北四川一带的西南官话中，“个”可用作称人名词的词头，“个”起着指称的作用。例如武汉话，朱建颂《武汉方言词典》128 页“个”条就记载：

【个】·kə：前置成分，‘这个’之省，用于名词之前，表示不满、讥讽、斥责等：～苕傻家伙｜～死货｜～杂种｜～坯子不通人情的人｜～木头人｜～老实坨子｜～杂种事情的 ‖ 也作“咯”

又如湖北荆沙话口语中“个”可作发语词，用在名词或名词性结构之前，可以构成独语句。例如（据王群生 1994，270 页）：

[1] 个小坏蛋　　个小精怪　　个小鬼头

[2] 个苕货　　个糊涂虫　　个苕伢伢

[3] 个死不争气的　　个狗东西　　个狗×的

作者王群生同页指出：“‘个’作发语词，书面语中不用，口语中，‘个’读作轻声音节。‘个’一般构成独语句，为名词性的。‘个’字构成的独语句，有鲜明的感情色彩。如例[1]，都表示亲近、亲切的情感。例[2]有责备意，例[3]表示厌恶的情感。”

笔者有幸，于 2003 年 10 月中旬，和参加华中师大语言教学与研究中心召开的被动式会议的同行，一起游览新三峡，从湖北宜昌上船，到四川奉节，一路上经常听到“个老子”这句话：在宜昌船过葛州坝时，有个船工为船只不能顺利进坝事而怒骂“个老子”，在奉节白

帝庙的女摊贩因和一位游客没做成生意而骂了一声“个老子”。

由四川自贡人魏明伦编的川剧《变脸》中，男主角艺人水上飘病重时，看到领养的孙女对他百般孝顺，就唱“格老子死了也值得”。“格老子”就是“个老子”。这“个老子”当是指自己。

在张西庭、李德昌编的三十六集电视剧《曾国藩 魂断太平》中，有个没有文化、性格卤莽的人物鲍诏口中，就常有“格老子的、格奶奶的”等说法，和武汉话、荆沙话口语完全相类。剧中的人物鲍诏就是四川奉节人鲍超，奉节的旅游景点中有鲍超的介绍和遗物，还有他的后人捐献的太平军首领坐的木椅。“格奶奶的”可能是编剧者仿照“格老子的”或“他妈的、他奶奶的”这类说法而写成。而“格”则是“个”的同音代用字。

《汉语大词典》第4册996页载有“格老子”条，释为“四川笑骂人的口头语”。举例：宋乔《侍卫官杂记》：“‘格老子’，老杨笑着骂我，‘怕老婆也得有点分寸——你简直太不像样了。’”

笔者以为，这个口头禅中的“个”，就是指示词“个”的留存。“个（個、箇）”用作指示词，在古代文献中常见，例如《北齐书·徐之才传》：“箇人讳底那人姓什么？”《李太白诗》卷八《秋浦歌》（之十五）：“白发三千丈，缘愁似箇长。”语言学不同于文字学，语言学者不能拘泥于字形而又明白字形变易的道理，到了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的汉语方言学者、为了区分“个”的量词、指示词、领属助词、结构助词、句末语气词等不同用法，选用或者新造了好几个不同的字形来写，今人尚且如此，古人又能怎样？吴语、赣语、湘语、客家话、粤语等南方方言和山西等北方方言，都有用“个”作指示词的情形，当然，除了吴语苏沪一带是个没有伪装没有修饰的“个”以外，有些方言已经不是直直白白、一目了然的“个”，而是常常要加以辨认加以追究才能看清的“个”。过去我没有接触湖北方言，现在看了几种湖北方言，发现“个”用作指示词、领属助词、结构助词等有关情形，值得提出来讨论一下。

先看通山方言的近指词“喈”。

《通山方言志》62页载有“喈”就是近指词，相当于普通话的“这，这里”。还有一个表示处所的近指词“□kø$^{45}$”，相当于“这里”（同上64页）。请看：

喈 ka$^{213}$：这，这里

喈个 ka$^{213}$ kø$^{45}$：这个

喈些 ka$^{213}$ si$^{55}$：这些

喈样 ka$^{213}$ ioŋ$^{33}$：这样（以上180页）

□ kø$^{42}$：这里（64页）

我们先说这个“□kø$^{42}$”。原来，通山话“个”作为量词读阴去调kø$^{45}$，和“过”同音（64页），所以，这个近指处所的“□kø$^{45}$”（和“果”同音），实际上就是“个”变读，是用声调的不同来区别词性、用法的不同。

这个“喈ka$^{213}$”，和阴平调的“街、皆、阶”白读音同音。我们以为，这个近指词“喈ka$^{213}$”，就是“个”的一种古老读法，而阴平调则是用作指示词时的一种变读。果摄一等字今音读同蟹摄一等，如“个”读同“盖、概”，是保留较古层次的读法，从北方到南方，都有这种读法。例如：

陕西商县量词“个”读去声kai$^{55}$，写作“嘅”（据张成材1990，67页）。就是因为觉得kai$^{55}$的读法特别，就写了一个新形声字。

福建永定疑问词“谁”叫做“乜个”（据黄雪贞1983）。

广东东莞、深圳、从化的客家话同一个疑问词“谁”，都写作“脉介”（据詹伯慧、张日升 1988，429 页）。“介”的音韵地位和“喈、街、皆、阶”相当，都是蟹摄二等字，只是声调不同。稍作比较，即可清楚：

（谁）

永定“乜个”　maʔ$^{33}$ kai$^{53}$

东莞“脉介”　mak$^{55}$ kai$^{33}$

深圳“脉介”　mak$^{55}$ kai$^{33}$

从化“脉介”　mak$^{22}$ kai$^{35}$

显然，广东几处客家话“脉介”的“介”就是福建永定的“个”；同样，湖北通山话的“喈”就是“个”的阴平调读法，是为了区别指示词的用法而致，所谓四声别义是也。

而且，如果我们愿意进一步探讨，那么，“个”用作指示词、领属助词、结构助词以及词头等的情形，在汉藏语系是非常普遍的语言现象（详参张惠英 2001，93—99，203，207—220 页）。

下面我们看湖北阳新话“个”的情形。阳新话的“个”可作量词、领属助词和形状指示词，但有三个不同的写法。请看（据黄群建 1995）：

量词“个”：ko$^{33}$（173 页）按，今 33 调包括古平声清音声母字和古去声字。

领属助词“箇”：ko$^{33}$（165 页）：

我箇我的 ŋo$^{21}$ ko$^{33}$

你箇你的 n$^{21}$ ko$^{33}$

渠箇他的 k'ɛ$^{212}$ko$^{33}$

性状指示词：“果”ko$^{21}$（上声）/“阁”ko$^{45}$（入声）这么，这样。（166 页）

我们以为，读去声 33 调的 ko$^{33}$，用作量词和领属助词，来自同一个“个”；而用作指示的上声 ko$^{21}$或入声 ko$^{45}$，声母韵母和“个”相同，声调有所不同，这和其他吴语赣语客家话等方言一样，也是来自“个”，只是变化声调以区别用法。和临近的通山话比较，通山话的指示词“果”指示处所，阳新话的指示词“果、阁”指示性状，可谓大同而小异。而且“个”读同入声“搁”，和吴语“个”读入声正相一致。

最后看湖北大冶话。大冶话的量词去声“个［ko$^{35}$］”，可作领属助词（读轻声 ko$^{3}$）、可表示确指、可作句末语气助词，而用作指示词的上声“果［ko$^{53}$］”、入声“角［ko$^{13}$］”，则和“个”声母韵母相同，只是声调稍异而已。请看（据汪国胜 1994）：

“个”表示确指：

他个人好说话，大家都蛮喜［欢？］他他这个人好打交道，大家都挺喜欢他

你个混帐东西，还不跟我跪倒你这个混帐东西，还不跟我跪着

做带宗事，你个师傅不及我个徒弟做这种，你这个师傅不及我这个徒弟

明华个书呆子连田都插不倒明华这个书呆子连稻秧都不会栽事（以上 130 页）

个头毛蓄倒那长，跟个二流子果低头发留得那么长，像个二流子一样（158 页）

（按，“个头毛”的“个”，译文虽然没有译出这、那之类，但这是确指是无疑的。）

你四个细伢打得赢佢个大个啊［ɑ$^{3}$］。你们四个小孩打得赢他一个大人呢（154 页）

（按，“佢个大个”，如果译作“他这么个大人”是否也通？）

“个”表示领属、限定、修饰：

| | |
|---|---|
| 枞树个松木的 | 三爷跟细老子个三叔和小叔的 |
| 底个这里的 | 立刻儿回个刚才回的 |
| 喝个喝的 | 做生意个做生意的 |
| 讨力个不听话的 | 穿耀趿了个穿脏了的（以上5页） |
| 光溜的个萝卜 | 干绷的个衣裳 |
| 油滴的个菜 | 长长的个脸 |
| 厚巴的个布厚厚的布 | 方正正的个桌子（以上8页） |

按，“的个”连用，是同义叠用，犹如北京话“真的”，上海话说“真个”，河南邓县话说“真个的”。

“个”作句末语气助词：

菜炒倒个 $pia^{53}$淡个菜炒得太淡

路修倒笔监直个路修得笔直的

脸晒倒绯红绯红个脸晒得通红通红的

笔削倒个尖个笔削得尖尖的

水坝作倒闷高个水坝筑得挺高的

头毛剪倒蛮齐整个头发剪得挺整齐的（以上7页）

大冶话“个”的这些用法和吴语很相近，“的个”的叠用，显然是受了北方话“的”的影响，兼收并蓄，南北结合。

大冶话还有一个不分近远的泛指代词上声“果［$ko^{53}$］”、入声“角［$ko^{13}$］”，表示这样那样、这么、那么的意思（156、161—166页）。“果、角”和“个”组合成“果个、角个”同样表示这样、那样、这么、那么的意思，还可以和指示词“带这、那”重叠组合。这个不分近远的指示词“果、角”，和阳新话的“果、阁”在音义上完全对应，都是“个”的异读。“个”在指示词“带这、那”后也可以在形容词动词前表示这样、这么，那样、那么的意思。而且，这个“角”在“带角个、那角个”词中常常异读为失落k声母的 $o^{13}$（159页）。“个”失落k声母在方言中也常见。我们可以把大冶话“果、角”的组词情况列表如下：

果 $ko^{53}$（上声）：这，那，这样，那样，这么，那么

角 $ko^{13}$（入声）：这，那

果个：这，那，这样，那样，这么，那么

角个：这，那，这样，那样，这么，那么

带果：这样，这么

那果：那样，那么

带果个：这样，这么

那果个：那样，那么

带角个：这，那，这样，这么（比“那角个”更常见）

那角个：这，那，那样，那么

通过上述几个方言点“个”作为指示词的说明，我们再看赵元任、丁声树、吴宗济、董同龢、杨时逢等1948年出版的《湖北方言调查报告》，其中一些地方也反映了“个”作为指示词的现象（地名后的小字是著者姓氏，是引者所加）：

这个1515页

罗田吴　ko²个　（按，1015页同音字表ko²和量词“个”同音。）

咸宁吴　ko²个　（按，1187页同音字表注明“个＝（这）”。说明当时作者已经清楚。）

通山吴　꜀ka个　（按，1237页同音字表“个、过”同音ko²。꜀ka，黄群建作“咯”。）

崇阳吴　ko²个　（按，1259页同音字表注明“个＝（这）”。说明当时作者已经清楚。）

通城吴　ke²个　（按，1310页同音字表“个、过”同音ko²。ke²音来自果摄三等和假摄三等。）

我们认为，通城ke²的读音，也是来自“个”，如同客、赣等方言读“个”为ke²（参李如龙、张双庆1992，410、422页）。

和“个”用作指示词相应，“个”用作领属助词的现象，在《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中也有成片的分布：

| | （我）的1511页 |
|---|---|
| 大冶 | 个 |
| 嘉鱼 | 个 |
| 咸宁 | 个 |
| 阳新 | 个 |
| 通山 | 个 |
| 崇阳 | 个 |
| 蒲圻 | 个 |
| 通城 | 个 |

明确了这个指示词ko²和领属助词、量词都来自“个”之后，我们再看鄂州方言中“个、箇”情形（据万幼斌2000），就可以一目了然：

个ko³⁵（阴去）：一个人|一个锅　214页

箇ko⁴²（上声）：(1)这、这个；那、那个：箇个伢这个小孩　217页

(2)程度副词很、特别：箇多很多|箇狠特别狠　217页

(3)领属助词“的”：我箇书我的书　218页

(4)结构助词“的”：渠是卖糖箇他是卖糖的|衣裳有红箇、绿衣服有红色的、绿色的（218页）

所以，“个、箇”的声调差异、字形区别，都是用来表示其意义和用法的不同。有的方言有这种区别，有的方言则没有这种区别，从比较中我们就可以探讨它们的共同来历。鄂州方言“箇”的程度副词用法，实际上是“个”用作程度、方式等情状指示词“这么、这样、那么、那样”时表示强调的结果。

## 引用书目

丁声树　1962　说“匼”字音　《中国语文》第4期

万幼斌　2000　鄂州方言志　天地出版社

黄群建　1994　通山方言志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5　阳新方言志　中国三峡出版社

黄雪贞　1983　永定（下洋）方言词汇（三）　第4期
李如龙、张双庆　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厦门大学出版社
汪国胜　1994　大冶方言语法研究　湖北教育出版社
王群生　1994　湖北荆沙方言　武汉大学出版社
张惠英　1993　崇明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崇明方言词典（增订版）　江苏教育出版社
赵元任　丁声树　杨时逢　吴宗济　董同和　1948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　商务印书馆
朱建颂　1992　武汉方言研究　武汉出版社
　　　　1995　武汉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 吴语札记（之四）*

## 一、时间词“难末”、“葛轩”

北部吴语如上海、苏州地区，表示“现在、这时候”的时间词有两种：

一种是“难”、“难末”，下面行文时 有时就简写为“难（末）”，上海话可标音为 nɛ$^{13}$（mə$^{0}$）。许宝华、陶寰（1997）编的《上海方言词典》87 页记录了“难”［nɛ$^{13}$］以及“难朝”［nɛ$^{13}$ tsɔ$^{53}$］的说法。叶祥苓（1998）《苏州方言词典》87 页写作“耐末”［nᴇ$^{13}$ mə$^{0}$］。

一种是“个歇”，上海话可标音为 gəʔ$^{2}$ɕiəʔ$^{0}$。附近地区有不同的变体，赵元任记的苏州话就写作“葛歇、葛轩、姑歇”（赵元任 1956，98 页。）按，苏州、崇明的“轩”读同“掀”，虚言切，山摄开口呼三等字，今北京话读合口呼和古反切不合。崇明话就说“个先［kəʔ$^{5}$ ɕie$^{55}$］、吉先［tɕiəʔ$^{5}$ɕie$^{55}$］”（崇明话不分尖团）。

我们认为，这两个时间词，都是指示词作首字构成的。“难（末）”就是“那末”（来自“那物”）的合音，“葛轩”就是“个下儿”的合音。下面我们分别加以说明。

壹　　难，难末

“难（末）”的用法，一是用作连词，常常表示后一事情是前一事情的结果，简单地说就是引出结果，相当于普通话的“于是”。一是用作副词，表示现在、这会儿的意思。请看崇明话的例子：

“难（末）”表示结果：

1. 骂子夷两声，难（末）就哭特。（说了她几句，于是就哭了。）
2. 做子一日营生，难（末）就吃力了。（干了一天活，于是就累了。）

“难（末）”表示现在：

1. 夷前面苦杀，难（末）发财特。（他以前很穷，现在发财了。）
2. 难（末）日脚好过特。（现在日子好过了。）
3. 难（末）要吃夜饭特。（现在要吃晚饭了。）

我们注意到，“难（末）”这个词，既可以表示结果，也可以表示现在。可见结果和现在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和逻辑。好像圆圈的终点和起点相重合的道理一样。

现在从“难（末）”的声音说起。上海话用“难”［nɛ$^{13}$］来写，从声韵结构看，就可能有三个来源：蟹摄一等、咸摄一等、山摄一等。苏州话写作“耐”［nᴇ$^{13}$］也是这三个来源。所以根据上海话、苏州话就无法确定它的来历。

从崇明方言看，“难”音［nø$^{24}$］（阳平：烦难）或［nø$^{313}$］（阳去：灾难），而表示现在或结果的那个词音［næ$^{24}$］，所以，从崇明话出发，表示现在的那个词写作“难”是不合适的，

* 《吴语札记》发表于《中国语文》1980 年第六期，《吴语札记（之二）》发表于《中国语文》1981 年第四期，《吴语札记（之三）》发表于《中国语文》1984 年第五期。都已经收入《汉语方言代词研究》（语文出版社，2001 年）

它们不是同音词。崇明话这个［$næ^{24}$］无同音字可写，可以说是和“蓝（咸摄一等谈韵）、兰（山摄一等寒韵）”同韵同调的 n 声母字，这样，来历的考订就可以局限在咸、山两摄了；再进一步看，由于山摄一等寒韵的 n 声母字“难”在崇明话读［ø］韵，不可能读［æ］韵，所以山摄寒韵这个可能的来源也可以排除了。于是就只可能来源于咸摄一等了。

古咸摄是-m 尾韵，所以崇明话的［$næ^{24}$］就反映了一个-m 尾的来历。这和我们假设的上海话的“难末”来自“那么（那末）”的合音，正相吻合。1930 年排印本《嘉定县续志》就指出：“乃末，俗言则也，即那么。乃字读如难。”“那、乃”音义相通，犹如“大、太”音义相通。

贰 葛轩（个歇、个先、吉先）

赵元任所记“葛轩”，和崇明话的“个先”完全同音。崇明话“个先、吉先”可以换用，不区别意义，所以“吉先”是“个先”的腭化读法。“个先（吉先）”单用时，可表示现在，也可以表示这个时候。以崇明话为例：

个先何辰光（现在什么时候）？

你吉先勒做何（你现在在干什么）？

夷个先哱还弗转来（他这个时候了还不回来）。

也可以作修饰语，表示这个、那个、这么等意思，例如（崇明话）：

个先辰光弗太平（那个时候不太平）。

坐子个先辰光口特，跑口特（坐了这么［长］时间了，走了）。

上海话“个歇”的“个”是指示词，“歇”在词末轻读，来历不明。崇明话“个先、吉先”的“个”是指示词，是清声母入声读法，“吉”也是指示词，是“个”的腭化。“个先、吉先”中的“先”，音同赵元任所记苏州话“葛轩”的“轩”，崇明话不分尖团，“先、轩”同音，这个“先、轩”大概是“下儿”的合音。而上海等地的“个歇”可能是“个下儿”的另一种读法，一种轻读。还有赵元任记的苏州话“姑歇”，其中“姑”是“个”的又读，崇明话“个数”指数目字，“个数”就读同“姑数”，所以苏州话的“姑歇”也就是上海话的“个歇”。

北京话表时间的“这会儿、这忽儿”，实际上也是来自“这下儿”。北京话表示短暂的时间，可以说“一会儿、一忽儿”，也可以说“一下儿”。例如（据《现代汉语词典》2002 年版）：

灯一下儿又亮了

这天气，一下儿冷，一下儿热　　（以上 1497 页）

天气一会儿晴一会儿阴

你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以上 1474 页）

又如普通话：

等（去、坐、玩）一会儿就来

等（去、坐、玩）一下儿就来

崇明话“一会儿、一忽儿、一下儿”就叫作“一先先”，再一次看出“先”就是“下儿”的合音。又崇明话“爷儿俩”的口语音就是“演俩”，这个“演”也就是“爷儿”的合音。所以“下儿”合音为“先”，犹如“爷儿”合音为“演”，“儿”在合音中就变成一个-n 尾。

我们以为，“下”是古假摄开口二等匣母字，主要元音开口度较大，和舌根音 h 相拼时，很容易就读成圆唇音，所以有的方言读开口音，有的方言读合口音。于是有书写上的种种

差异。

广州近郊增诚话，表示现在的说法，也是由指示词加上“下”组成（据何伟棠提供）：

卡下　　ₑk'aᶜha

咔　　ᶜk'a

家下　　ₑkaᶜha

嗱下　　ₑnaᶜha

嘜下　　ₑneiᶜha

伊下　　ₑeiᶜha

嘜［ₑnei］、伊［ₑei］都是近指词，“卡、家”都是远指词，是“个”的变读：“个”在吴语有浊声母的读法，有 ɑ 韵的读法（笔是你个［gɑ]?｜衣裳介［kɑ］漂亮），所以增诚读同“卡”是古浊音今读送气音常见现象，增诚还有广州等地粤语时间词“家下”的“家”都是“个”的一种异读。阳上调的“咔［ₑk'ɑ］”是“个下”的合音，阳上调取的是“下”的声调。

最后，我们要说，这个表示现在的时间词，无论在吴语，还是粤语或北京话，都是由指示词“个”或“这”等指示词加上位置词“下”构成。

北京话表处所的口语音 zhè·her 就是“这下儿”，nà·her，就是“那下儿”，但在书面都写成“这儿，那儿”，和口语音不合。陈刚《北京方言词典》329 页就写作“这合儿”，注音为 zhèihar；徐世荣的《北京土语词典》482 页写作“这儿”，注音为 zhèher，他还解释说“里‘li’轻声变读为‘儿’，再增声母 h。或可写作这合儿”。陈刚、徐世荣注意到了北京话口语语音中这个 h 声母，但不明究竟。

表示处所的“这儿”，就既可以表示处所指这里，也可以表示时间表示这时候，请看《现代汉语词典》1596 页：

【这儿】①这里。②这时候（只用在‘打、从、由’后面）：打～起我每天坚持锻炼。

用位置词“下、上、中、间”等构成时间词，是一种常见的值得注意的语言现象，它反映了时间词和位置词相合一，或说时间词来自位置词这一语言事实，反映了时间空间合一的古代文明。例如崇明方言“东南角子”一词，就既是位置词，又是时间词（指太阳在东南角的方向，将近中午）：

夷住勒东南角子（他住在东南边儿）。

东南角子辰光哧，要烧点心快哧（快近中午了，快要准备做午饭了）。

又如“场浪（场上）”，既可以表示位置，又可以表示时间：

你勒何场浪孛相（你在什么地方玩儿）？

你几场浪去上海个（你什么时候去上海的）？

个先是点心场浪快哧（这时候快是中午［时候］了）。

夷饭场浪跑个（他早饭时候走的）。

按，崇明西部地区说“场浪”，东部地区“场浪”的“场”有时候失落声母，读成 ā（前字是非 i 介音或 i 韵母的字），或 iā（前字是 i 介音或 i 韵母的字），如“饭 ā 浪”、“点心 iā 浪”。

## 二、挦、撏

今普通话“挦、撏”被看作是异体字，以“挦”作正体，表示撕、取、拔（毛发）的意思。而在吴语崇明话中，这两个字是完全不同的音和义。

先说“挦”。

崇明话从口袋里掏东西叫作［dze³⁵］，和“蚕”［ze³⁵］韵母相同，声母相同，而声母则读浊塞擦音，这就是“挦”字。崇明话的用例，如：

袋里挦出一块糖（口袋里掏出一块糖）。

挦子几块钞票出来（掏了几块钱出来）。

你个绢头快点挦出来（你的手绢快点掏出来）。

夷勒挦蟛蜞洞（他在掏蟛蜞洞［抓蟛蜞］）。

我姆妈勒挦综，要织布（我妈妈在综叶里掏纱头，要织布）。

不只崇明话有这个读法和用法，江苏沙洲县常阴沙话也有这个读法和用法，还有江苏武进话也有这个读法和用法。胡文英《吴下方言考》卷五载有：

挦，音蚕。扬子《方言》挦，取也。卫鲁扬徐之间曰挦。案，挦，手如穴而暗寻也。……其索不得者曰“小洞不挦大蟹”。

显然，所谓“手如穴而暗寻”，就是从洞中掏取的意思。胡文英是武进人，所以武进话一定有此说法。

海口、雷州、厦门“挦”也有掏出、探取的用法。例如（据李荣 2002）：

海口“挦”［tsim²¹］：按从衫袋上衣口袋～出两块银纸纸币（5387 页）

雷州“挦”［tsim¹¹］：从衫袋里～钱出来买物｜拢手空里～塍蟹把手伸进洞里掏田蟹（5386 页）

厦门“挦”［siam³⁵］：在衫袋衣兜～钱（5387 页）

“挦袖”［tsim³⁵⁻¹¹ siu¹¹］：两手互插入袖里，放在身前

按，厦门话的“挦袖”，也是手伸进袖中，类似袋中掏物。

“挦”的这个读音和用法，已经不见于字书辞书了。但《广韵》《集韵》确实记载有这个字音和字义：

《广韵》平声覃韵：“挦，取也。”昨含切。又平声盐韵：“挦，挦取也。”视占切。又平声侵韵：“挦，取也。”徐林切。

《集韵》“挦”有四个音：覃韵“徂含切”、盐韵“徐廉切”和“时占切”、侵韵“徐心切”。都是取的意思。

今崇明话、常阴沙话、胡文英所记武进话，正是读的《广韵》覃韵“昨含切”的音，意思是掏取，音义切合。闽语厦门、海口、雷州读的是平声侵韵“徐林切”的音。

再说“撏”。

崇明话拔掉动物身上的毛发，叫做［ʑie³⁵］：～毛、～鸡毛。《广韵》平声盐韵：“撏，摘物。出字 诶及声类。”徐廉切。崇明话的“撏”和《广韵》所载音义完全切合。

我们以为，吴语如崇明等地，“挦”和“撏”是两个词，读音不同，意思也不同。而北京话“挦、撏”相混，两字合而为一，读阳平调 xián，读的是《集韵》所载“徐廉切”这个音，《广韵》未载“徐廉切”这个音。其实，唐朝诗人早已把这个“挦”用同挦摘义了，例如：唐贾岛《原居即事言怀赠孙员外》：“镊挦白发断，兵阻尺书传。”唐徐夤《病中春日

即事寄主人尚书》诗之一："镜里白须挦又长，枝头黄鸟静还呼。"所以"挦、撁"相混，有自来矣。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北魏人唐人也有用"撁"的，例如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菹绿》："白瀹豚法：用乳下肥豚。作鱼眼汤，下冷水和之，撁豚令净，罢。若有毳毛，镊子拔却，柔毛则剔之。"唐杜荀鹤《重阳日有作》诗："偷撁白发真堪笑，牢锁黄金实可哀。"可见还是有人用"撁"而不用"挦"，但不管用哪个字形，其意思都是摘取义。

最后，我们要说，吴语崇明等地的读昨含切表示掏取的"挦"，可以说是还未见经传的古音古义。

## 三、迅、猛

今普通话"迅、猛"在形容速度之快这一点上是一组同义词，而"迅猛"联合成词后则表示迅速而猛烈。吴语崇明话"迅、猛"则都是用来形容一种密度，"迅、猛"都可以形容空间的密度，而"猛"还可以形容时间的密度。

崇明话有个形容词，形容野生的动物、植物生长得密集，或者是庄稼、水果、蔬菜结的果实多，叫作［ɕin$^{33}$］，和"信、迅"同音，崇明话口语音没有撮口呼，所以"信、迅"同音。这个形容词［ɕin$^{33}$］，用在"有、好"以及指示词［ki$^{55}$］后，也可以用作表示复数或集合的量词；也可以表示很多。请看有关用例：

沟滩头西［ɕin$^{33}$］来（沟边荠菜很多［指长得很密集］）。按，荠菜是野生的。

个墩羊草［ɕin$^{33}$］来交关（那边羊吃的青草很多很多［指长得很密集］）。

落子阵头雨，海滩头蟛蜞［ɕin$^{33}$］来（下了雷雨，海滩上蟛蜞很多［指雷雨后很多蟛蜞从洞里爬出来］）。

稻田爿里蟹［ɕin$^{33}$］来（稻田里螃蟹很多）。

明沟里虾［ɕin$^{33}$］来（小河沟里虾很多）。

今年长生果［ɕin$^{33}$］来（今年花生结的果实很多）。

柿子树浪柿子［ɕin$^{33}$］来（柿子树上柿子很多）。

洋扁豆［ɕin$^{33}$］来（扁豆［崇明所产的一种比较扁、比较宽的扁豆］结得很多）。

□［ki$^{55}$］□［ɕin$^{33}$］物事够事勒伐（这么些东西够了吗）？

你吃子□［ki$^{55}$］□［ɕin$^{33}$］爱弗饱（你吃了这么多还没饱）？

有［ɕin$^{33}$］物事，是吃勿得个（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

个种小吃物事，夷屋里是有［ɕin$^{33}$］特勒（这种零嘴小吃，她家里多着呢）。

我衣裳是有［ɕin$^{33}$］特勒（衣服多的是）。

夷跑子好□［ɕin$^{33}$］日脚特（他离开了好多日子了）。

《广韵》"迅"有两个读音：去声震韵息晋切，去声稕韵私闰切。今北京话读的是"私闰切"，读撮口呼。崇明话口语音没有撮口呼，所以无论"私闰切"还是"息晋切"，都一样，都是［ɕin$^{33}$］这个音。而"迅"由形容速度而引申为崇明话的形容密度或数量，也是很自然的。

其实，作为名词用的"潮汛、汛期"的"汛"，和"迅速"的"迅"，其音义是相通的。崇明话就有"黄花郎汛、鰳魚汛"的说法：

黄花郎汛：指春末黄花鱼成群到近海区（到时，渔民大量捕捞，百姓大量购买并醃

制，叫作“拔黄花郎”)。

麵魚汛：指一种银鱼成群到长江口。

所以，“鱼汛、潮汛”的“汛”，都表示多的意思，和用作形容词表示速度高、数量多的“迅”完全相通。

“汛、迅”表示多这个意思，辞书都未载入。文献中见得也寥寥，如：

冯梦龙《山歌》卷一 11 页上：“箇星闲神野鬼。”“箇星”就是这些，就是崇明话的“个迅”。

《楚辞·招魂》：“九侯淑女，多迅众些。”其中“多迅众”是同义并列。各注家或未及此义，或以常义迅疾解之。郭在贻《训诂丛稿》12 页解为“迿众”，超群出众。

崇明话有个形容词，形容庄稼枝距小、缝衣的针脚密、雨点密、孩子生得多而且间隔时间短，都叫 mã²⁴² (音同“孟”的阳上调)。从音韵地位看，当是“猛”字。《横泾志稿》就载有：“稠曰猛”(引自《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六编 356 页)。崇明话的用法如：

大米秧出了猛来，匀脱点（玉米苗长得很密，拔掉一些）。

芋艿弗要种得忒猛（芋艿不要种得太密）。

扎鞋底，针脚猛一眼（纳鞋底，针脚要密一点）。

网眼结勒猛来（网眼织得很小［就是密］）。

雨点猛来，要撑伞（雨点很密，要打伞）。

夷生子五个小囡，一年一个，猛来（她生了五个小孩，一年一个，很密）。

崇明话口语不说“凶猛、猛烈”。“猛”由猛烈、疾速引申为紧、密，是可以理解的，犹如“迅”引申为密集，是同样的道理。

“猛”作为紧密讲，书面不容易见到，辞书当然也就不见载录。不过我们还是可以见到，如宋林逋《林和靖集二·杏花》诗：“隈柳旁桃斜欲坠，等莺期蝶猛成团。”修订本《辞源》(合订本 1086 页）把这个“猛”解释为“突然”，似可商。我们以为，“猛成团”，是指杏花密集成团，等待莺、蝶的到来。“猛成团”和“斜欲坠”相对，“猛”在此解作密似更妥。

最后，我们要说，“迅、猛”从疾速意义上固然是一组同义词，而从崇明话用作密集这个意义上，依然是一组同义词。这也反映了同义词发展演变有某种类化现象。

## 四、探

吴语方言“探”有一个常见的用法，就是把悬挂或套着的东西摘取下来、捋取下来。各种辞书还未载录这个用法，提出来可以引起注意。先看崇明话的用法：

戒指探下来（把戒指捋取下来）。

拿耳朵浪个副金环探下来（把耳朵上那副金耳环摘下来）

悬钩浪个只大篮探下来（把那只大的篮子从悬吊在梁上的钩子上去下来）。

帽子探脱子（把帽子摘下吧）。

窗闼探下来（把窗闼［门边上的木制窗门］取下来）。

按，门窗之类，都有一处圆形的接合口，一方凹，一方凸，崇明话叫做“门臼、门柱”。所以，探取门、窗时，都要先送出那个圆形的底座，才能取下来。

个块匾拿夷探下来（把那块匾取下来）。

按，匾一般是挂在钩子上，所以，要探取时，先要送出圆形的钩子，才能取下来。

个是结一针探一针的结法（那是打毛活时先织二针，然后把前面已经织的一针移到后织的一针下面的织法）。

按，这实际上也是从圈套中取下的做法。

苏州上海地区都有这个说法，吴语小说《九尾龟》就有这样的用例：

(1)［陆］兰芬就［方］幼恽左手上勒下一个戒指来，带在自己手上……。原来幼恽这个戒指，是他的母舅徐观察，出使美国，带来送他的。约来也值一千多块洋钱。现在又被兰芬探去，更觉心痛。(初集六回16页)

按，这个“探”，就是上文所说的“勒下”，是上海地区取下戒指的两个常用动词。

(2) 林黛玉见邱八已经应允，便立刻叫相帮出去，把门首那一块一尺余长四寸余阔金地黑字的书寓牌子探了进来。……［黛玉］向邱八道，故歇倪探仔格块牌子下来，倪就是耐格人哉。(二集七回27页)

按，例中两次出现“探”牌子，都是从悬挂的钩子上取下。

(3)［金小宝］大声讲道，你间搭故歇是鬼也呒拨一个来格哉，格扇招牌挂俚做啥，探探脱末拉倒哉啘。(七集八回22页)

按，“探探脱”就是取下意。

江苏上元人李伯元著的《官场现形记》也有这个用法：

(4) 俗语说得好，“情急智生”，还是刘大侉子有主意，赶忙把朝珠探掉，挈个外褂反过来穿，跟了众人一块儿进去，或者抚台不会看出。(二十回2页)

上文讲到，那天是忌辰，“各位司道大人都是素褂，不钉补服，亦不挂珠”，所以可以知道，这“朝珠”是挂着的。那么，“探掉”朝珠，犹如把悬挂的东西取下一样。

吴语“探”字的这种用法，在古文献中也能见到。例如：

(5)《列子·汤问》：扁鹊谓公扈曰：“汝志彊而气弱，故足于谋而寡于断。齐婴志弱而气彊，故少于虑而伤于专。若换汝之心，则均于善矣。”扁鹊遂饮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药，既悟如初。(《二十二子·列子》211页)

按，例中“探心”就是从胸腔中取出心脏，犹如门、窗从门臼中取出。又如：

(6)《晋书·袁耽传》：［袁］耽投马绝叫，探布帽掷地，曰：“竟识袁彦道不？”其通脱若此。(2170页)

按，袁耽善赌，这次为帮桓温而赌，改装易服，一起赌的人认不出他，故摘下帽子，露出真相，让大家认个明白。笔者由此怀疑，上文一段描写中“怀布帽”三字值得怀疑：“桓温少时游于博徒，资产俱尽，尚有负，进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济于［袁］耽，而耽在艰，试以告焉。耽略无难色，遂变服怀布帽，随温与债主戏。”按我的粗浅理解，袁耽“在艰”，即丁艰，因而戴重孝在身。为助桓温，就换了孝服穿上便服，并换了孝巾戴上布帽，然后去赌钱，而不可能只换孝服不换孝巾或光着脑袋去赌钱。所以“变服怀布帽”中的“变服”很合理，而“怀布帽”则不合情理。很可能，在编纂或刻写过程中，对“探帽”原意是摘下帽子不理解，揣测是从怀中取出帽子，故而把“戴布帽”换成“怀布帽”。

(7)《晋书·羊祜传》：［羊］祜年五岁，时令乳母取所弄金环。乳母曰：“汝先无此物。”祜即诣邻人李氏东垣桑树中探得之。主人惊曰：“此吾亡儿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时人异之，谓李氏子则祜之前身也。(1023页)

按，金耳环从桑树中“探”得，这个“探”一定是从树枝上摘下，也就是说耳环原来是挂在树枝上。这样，从树枝上取下耳环，犹如在耳朵上取下耳环。

我们从《晋书》的用例中得到启发，吴语方言中“探”的这种特别用法，和《晋书》的用法一脉相传，《晋书》“探帽子”、“探耳环”的用法，至今还活在苏沪一带老百姓的口中，而在辞书中还未见这种用法的记录。

## 五、发

崇明话打开包好、封好的物件，或拆开家具，都叫做“发”。北京话则只有“开发、揭发、发现、发掘”等复合词中，“发”才存在有某种打开的意味。

先看崇明话“发”表示打开的用法：

信发开看看（信打开看看）。

包裹发开来（把包裹打开）。

发一包白糖（把一包白糖打开）。

床架子那夷发开来（把床架子拆卸开）。

明清吴语小说也有这个用法，例如（冯梦龙 1979、1980）：

(1)《警世通言》十三卷：“［包爷］喝教左右同王兴押着小孙押司，到他家灶下，不拘好歹，要勒死的尸首回话。众人似疑不信。到孙家发开灶床脚，地下是一块石板。”（280 页）

(2) 又十五卷：“阴捕走入卧房，发开床脚，看地下土实不松，已知虚言。”（210 页）

(3)《醒世恒言》三十四卷：“太子［杨］广遣使者赍金合，缄封其际，亲书封字以赐夫人。夫人见之惶惧，以为药酒，不敢发。使者促之，乃开。”（481 页）

“发”用作拆开、打开的意思，自古而然。《广雅·释诂三》：“发，开也。”王念孙疏证以《庄子·胠箧》“胠箧探囊发匮之盗”为例。现再举数例于下：

(4)《诗·邶风·谷风》：“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按，这四句又见于《诗·小雅·小弁》。“发”即拆毁意，“发”和“逝”相对，意思同。

(5)《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冬十月，庆丰田于莱，陈无宇从。……陈无宇济水，而戕舟发梁。”杜预注：“戕，残坏也。不欲庆封得救。”

按，“发梁”与“戕舟”对，“发”即拆毁意。

(6)《礼记·月令》：“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按，“发仓廪”和“开府库”相对，“发”即“开”也。

(7) 又同上：“［天子］命有司曰，土事毋作，慎毋发盖，毋发室屋，及起大众，以固而闭。”

按，孔颖达疏“毋发盖”为“毋得开发掩盖之物”。“发室屋”是拆毁房屋意。

(8)《史记·项羽本纪》：“于是大风从西北而起，折木发屋，扬沙石，窈冥昼晦，逢迎楚军。”（322 页，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

(9) 又《周本纪》：“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龙止于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夏帝……卜请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币而策告之，龙亡而漦在，椟而去之。夏亡，传此器殷。殷亡，又传此器周。比三代，莫敢发之。至厉王之末，发而观之。”（147 页）

(10) 又《齐太公世家》：“会饮，田乞盛阳生橐中，置坐中央，发橐出阳生，曰：‘此乃

齐君矣！’大夫皆伏谒。”（1507 页）

（11）又《越王勾践世家》：“朱公不得已而遣长子，为一封书遗故所善庄生。……长男既行，亦自私赍数百金。至楚，庄生家负郭，披藜藋到门，居甚贫。然长男发书进千金，如其父言。”（1753－1754 页）

按，“发书”即打开封书。

（12）《三国志·魏志·陈泰传》：“京邑贵人多寄宝货，因泰市奴婢，泰皆挂之于壁，不发其封，及征为尚书，悉以还之。”（639 页，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

（13）又《魏志·杜袭传》裴松之注引《先贤行状》：“时贵戚慕［杜］安高行，多有与书者，辄不发，以虑后患，常凿壁藏书。后诸与书者果有大罪，推捕所与交通者，吏至门，按乃发壁出书，印封如故，当时皆嘉其远虑。”（665 页）

按，“辄不发”指不拆开书信。“发壁”指打开墙壁。

（14）《晋书·刘毅传》：“［王］镇恶以［刘］裕书示城内，［刘］毅怒，不发书而焚之。”（2210 页，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

（15）又《杨轲传》：“［杨轲］常卧土床，覆以布被，倮寝其中，下无茵褥。颍川荀铺，好奇之士也，造而谈经，轲瞑目不答。铺发其被，露其形，大笑之。”（2450 页）

（16）［刘］宋刘敬叔《异苑》卷八：“每听闻荐下有声历历，发之见一青色白缨蚯蚓，长二尺许。”（5 页上，学津讨源本）

其他如“发蒙、发缄、发函、发鞍”等古代汉语词语，也都是打开的意思。

## 六、伴、畔、叛

吴语方言躲避叫作“畔”，和“伴、叛”同音，阳去调，崇明音［bie$^{313}$］。上海苏州地区用得很普遍，好几处方志也都有这方面的记载。例如 1919 年排印本《太仓州志》：“躲避曰畔。”（《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第六编 66 页）1929 年排印本《崇明县志》：“畔，俗谓躲避也。”（同上 377 页）明陈继儒《群碎录》“今人谓避人为畔。”

崇明话“畔”用作躲避的例子如：

畔野猫（捉迷藏游戏）

畔房小姐（躲在房内不出来的女孩儿）

畔脱夷（躲起来不让他瞧见）

畔勒房头里（躲在房间里）

畔来畔去（躲来躲去）

弗晓得夷畔到何墩去特（不知道他躲到哪儿去了）

吴语小说中也见到“畔”用作躲避的例子：

（1）《何典》四回：“雌鬼道，这被他逃去的，畔在里头钻筋透骨的作起怪来，便怎么处？”

（2）又五回：“话说刘打鬼自从入舍到活家做了财主婆的老公，思衣得衣，思食得食，安居乐业的，岂非一朝发迹。若是有正性，畔在家里，关门吃饭，真是上弗欠官粮，下弗欠私债，风弗摇水弗动的，也够他吃着受用了。”（17 页上）

（3）又五回：“［刘打鬼］尚在外面百孔千疮做下一屁股两胁肋的债，常常弄得前门讨债后门畔。”（18 页上）

（4）又八回：“谁知那色鬼的老婆却是识宝太师的女儿，叫做畔房小姐。生得肥头大耳、

粗脚大手。"（32页上）

顾颉刚编注《吴歌甲集》写作"伴、拌"：

（5）《吴歌甲集》："水车沟里一条蛇，游来游去捉鞋蝶，鞋蝶伴拉青草里。"（21页）编者注："伴，藏匿也。"

（6）又同上："勿论穷富配成双，要拌私房娘窝里拌。""我弗拉里哭，弗拉里慌！我拌子私房买棺材，拌子衣衫下棺材！"（61页）编者注："拌，藏也。"

（7）又同上："啥个鸟飞来青草里拌？啥个鸟飞过太湖梢？"（135页）编者注："拌，藏匿也。"

《吴歌甲集》的"伴、拌"既可以表示人躲藏，也可以表示物件藏匿。苏沪地区躲叫作"畔"，藏物件叫作"囥"。"拌"在崇明话中读阳上调，"伴、畔、叛"读阳去调，在没有阳上调的方言中，"伴、拌、畔、叛"同音，都读阳去调。因而同音相假。

"畔、叛"之有躲藏意义，在古韵书字书中都无记载，直到1990的《汉语大词典》，才对"畔"的躲避用法有所记载，而对"叛"的同类用法还是未予联系。《集韵》去声换韵薄半切小韵有个"半"加上走之"辶"，表示"去也"，意义有所关连，声音完全相同，大概是《集韵》作者借此来表示躲避意义的方言词，但语焉不详。其实不烦另造新字，笔者以为，这个躲、藏意义的"畔"也就是"叛"，古书"畔、叛"都可以表示躲避义，而且，可以更进一步看出，原来"畔、叛"都是"伴"的反训。下面请看"畔、叛"在古书中的用例：

（7）《史记·吴王濞传》："吴大败，士卒多饥死，乃畔散。"

按，这里"畔散"已经谈不上背叛，而是躲藏离散的情形了。

（8）《汉书·冯奉世传》："以将军材质之美，奋精兵，诛不轨，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敌之名，大为中国羞。"颜师古注引如淳曰："不敢当敌攻战，为畔敌也。"（3298页）

笔者按，此例之"畔敌"，就是回避交锋，犹如崇明话的"畔脱夷"都是躲避不让看见的意思。

（9）隋书·五行志上》："陈后主造齐云观，国人歌之曰：'齐云观，寇来无际畔。'功未毕，而为隋师所虏。"（637页）

（10）《楚辞·九章·抽思》："昔君与我成言兮，曰黄昏以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

按，这个"回畔"解做回避或反背都可以。

（11）《尚书·胤征》："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沈乱于酒，畔宫离次。"

按，"畔宫"多数本子作"畔官"，中华书局缩影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作"畔宫"。文中明明白白指责羲和，而羲和不是一般官员，而是国王，所以说他背离官职是不合适的。笔者以为，"畔宫"是也，"畔宫"者，躲在宫中，沉迷酒色。"畔宫"之谓，犹如吴语"畔房［小姐］"的"畔房"。

（12）《艺文类聚》卷九五引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奴名周。鼠云：阿周盗二十万钱叛。后试开库，实如所言也。奴亦叛去。"

按，例中"叛"是躲避或逃避的意思。

（13）《太平广记》卷一二七引北齐颜之推《还冤记·吕庆祖》："又问，汝既反逆，如何不叛？奴曰，头如被繫，欲逃不得。"

按，此例"叛"也是躲避或逃避的意思。

(14)《艺文类聚》卷三五引《妒记》："荀走叛不敢还，妇密令觅荀。"

按，例中"叛"也是躲避或逃避的意思。

(15) 韩愈《南山诗》："延延离又属，夬夬叛还遘。"

按，例中"叛"解作躲避较妥。

(16)《汉书·韩王信传》："陛下宽仁，诸侯虽有叛亡，而后归，辄复故位号，不诛也。"

按，此"叛亡"也是走避之意，并非叛乱造反。"叛亡"和例（7）"畔散"义同。

给人启发的是，作为同伴的"伴"，古书也可以写作"畔"，例如南朝梁陶弘景《冥通记》卷三"右一条十三日夜所受记书一小白纸"原注："阶前一人唤言：在御仗中蒙假还东，畔等数人乏资粮，故来就先生乞。"清黄生《义府》卷下："畔等，犹同伴"。所以，"畔等"和"伴等、伴当、伴党、伴儅"是同词异写而已。请看"伴等、伴当、伴党、伴儅"用例（引自《汉语大词典》第一册（1281页）：

元张可久《朱履曲·归兴》："莺花新伴等，鹅鸭旧比邻怕称呼陶令尹。"

《百喻经·杀商主祀天喻》："中贾共思量言：我等伴党，尽是亲属，如何可杀？"

元孟汉卿《魔合罗》第四折："莫不他同买卖是新伴当？"

《水浒传》第四四回："令石勇也带十来个伴当去北山那里开店。"

《三国演义》第一回："正思虑间，人报有两个客人，引一伙伴儅，赶一群马，投庄上来。"

我们从中得到启发，"畔、叛"的躲避躲藏义，大概就是伙伴、伴随、陪伴的"伴"的反训。"伴"之有躲、叛义，犹"乱"之有治义，"乞"之有给义，"丐"之有给义。

## 七、办

吴语方言"办"有惩治的意思，崇明话读阳去调［bæ³¹³］，例如：

好好叫办办夷（好好地惩治他）

做子坏事弗办弗来事个（做了坏事不惩治是不行的）

"办"的惩治意义，在吴语小说及其他白话小说中也能见到。例如：

(1)《何典》二回："土地也不再问，把他（按，指活鬼）上了全副刑具，带去下在黑暗地狱里，说要办他个妖言惑众的罪名。"（8页上）

(2)《官场现形记》二十回："管家不服，口里叽里咕噜，也不知说些什么，把黄三溜子气伤了，立时立刻就要叫号房拏片子，办他递解。"（2页）

(3)《儿女英雄传》二十八回："说时迟，那时快；又是第三箭，却正正的射在轿框上，噔的一声，把支箭碰回去了。姑娘暗想：'这可不是件事！怎么拏着活人好好儿的当鹄子办起来了？"（4页）

"办"用作惩治的意思，三国时期就已见得很多，或者"办贼"连用，或者"办"字单用。例如：

(4)《三国志·魏志·陈泰传》："司马文王语荀顗曰：'玄伯（按，即陈泰字）沈勇能断，荷方伯之重，救将陷之城，又希简上事必能办贼故也。都督大将，不当尔邪！'"（641页）

(5) 又《蜀志·费祎传》："光禄大夫来敏至祎许（按，即所）别，求共围棋。于时羽檄交驰，人马擐甲，严驾已讫，祎与敏留意对戏，色无厌倦。敏曰：'向聊观试君耳！

君信可人，必能办贼者也。'"（1061 页）

（6）又《魏志·常林传》：裴松之注引《魏略·清介传》："校事刘肇出过县，遣人呼县吏，求索稿谷。是时蝗旱，官无有见。未办之间，肇人从入［沐］并之阁下，呴呼骂吏。"（661 页）

（7）又《吴志·贺邵传》："老幼饥寒，家户菜色，而所在长吏，迫畏罪负，严法峻刑，苦民求办。"（1458 页）

今普通话"惩办、严办、首恶必办、查办、拿办、法办"中的"办"，也是惩治的意思，只是不能单用了。

## 八、毒、触毒、恨毒

吴语方言"毒"有气愤、生气的意思，或者单用，或者和别的词连用，如"触毒、恨毒"等。崇明话读作［doʔ²］（阳入调），用例如下：

心里毒来（心里很生气）

我就触毒夷（我就是恨他）

你弗来，我要毒个（你不来，我要生气的）

我实在恨毒勿过（我实在气愤得很）

你弗要惹毒我（你不要惹我生气）

"毒"表示生气、愤恨的这些用法，在，冯梦龙、凌蒙初编的白话小说中，也常见到。例如：

（1）《警世通言》二十四卷："［玉堂春］骂了一顿，放声悲哭，'但得我哥哥在，那个奴才敢调戏我！'又气又苦，越想越毒。"（360 页）

（2）《初刻拍案惊奇》十四卷："［丁戌］想一想道：'若不救他，他若教人问我，无可推托。到惹毒了他，万一攀扯出来，得也得不稳。何不了当了他？到是干净。'"（248 页）

按，"惹毒了他"是惹他生气的意思。

（3）又十七卷："太清无奈，四目相觑，怏怏走出去了。吴氏越加恨毒，从此一连十来日，没处通音信。"（306 页）

按，"恨毒"是同义并列。

（4）又二十六卷："［老和尚］又见他（按，指杜氏）与智圆交头接耳，嘻嘻哈哈，心怀愤毒。"（490 页）

按，"愤毒"也是同义并列。

（5）《二刻拍案惊奇》二十五卷："知县断决不开，只把徐达收在监中，五日一比，谢三郎苦毒，时时催禀。"（537 页）

按，"苦毒"是气愤意。

"毒"表示生气愤恨的意思，在古字书韵书中都有记载。例如：《广雅·释诂三》"毒，恶也。"又《释言五》"毒，憎也。"《广韵》入声沃陨"毒，……苦也，憎也。"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三下"毒，恶也"条注："凡相憎恶亦谓之毒。"并举《礼记·缁衣》"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为例。现更举汉以后用例如下：

（6）《盐铁论·周秦》"故高皇帝约秦苛法，慰怨毒之民，而长和睦之心，惟恐刑之重而

德之薄也。”（191 页）

按，“怨毒”者，怨恨也。

(7)《后汉书·陈蕃传》：“陛下虽厌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强，敢以死陈。”（2165 页）

按，“厌毒”者，讨厌愤恨也。

(8)《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太傅许靖……等上言：‘曹丕篡弑，湮灭汉室，窃据神器，劫迫忠良，酷烈无道。人鬼愤毒，咸思刘氏。’”（888 页）

按，“愤毒”者，愤恨也。

(9) 应劭《风俗通》：“汝南周霸，字翁仲，为太尉掾，妇于乳舍生女，自毒无男，时屠妇比卧得男，因相与私货易。”（引自《全后汉文》683 页上）

按，“自毒”者，自恨也。

(10)（刘）宋刘敬叔《异苑》卷九：“河间沐坚字壁强，石勒时监作水田。御下苛虐，百姓怨毒。”（5 页下）

所以，古书上的用法，和今吴语方言用法，完全一致。而北京话中已无此用法。

## 九、学

吴语方言把听到的话告诉别人叫作“学”。崇明话读作［hɦoʔ²］（阳入调）。例如：

弗要学说话（不要把听到的话告诉别人）

说话学来学去就不好（把听到的话传说开去就不好）

脱你话个弗要学拨夷（跟你说的别传给他）

夷是学说话精（他是最会传话的人）

来，你学拨我听听（来，你把听到的说给我听听）

吴语小说中也常看到这种用法，例如：

(1)《古今小说》十卷：“倪述善听到那里，便回家学与母亲知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157 页）

(2)《醒世恒言》八卷：“裴老九指着骂道：‘老忘八打的好！我与你到府里去说话。’一路骂出门去了。刘璞便问父亲：‘裴九因甚清早来厮闹？’刘公把他言语学了一遍。”（171 页）

(3) 又三十四卷：“且说赵完叫赵寿到一个厢房中去，将门掩上，低低把赵一郎说话，学与儿子，又道：‘我一时含糊应承了他，如今还是怎地计较？’”（734 页）

(4)《初刻拍案惊奇》十七卷：“吴氏也叫儿子出来，把适才道士捣鬼的说话，也如此学与儿子听了，……”（300 页）

今北京话或普通话中，“学”已经没有这个用法。修订本《辞源》和《汉语大词典》都载“学”有诉说、述说的用法，举例子如宋沈端节《克斋词·醉落魄》：“红娇翠弱，春寒睡起慵匀掠，些儿心事谁能学。”显然，“学”的诉说意义，是从“学”的模仿、学舌、复述的用法演变而来。《汉语大词典》还举了《金瓶梅词话》七十五回“你就学与他，我也不怕”的例子，把其中的“学”看作是诉说义，看来有失斟酌，源于不了解方言中“学”有学舌、传说所听所闻的用法。

## 十、清水

崇明话干净也叫“清水”，读作［$tɕ'in^{55}$ $sɿ^{424-30}$］。例如：

屋里敛勒清水来（家里收拾得很干净）

衣裳净勒清水来（衣服洗得很干净）

物事裁要弄勒清清水水（东西都要搞得干干净净）

“清水”用作干净的意思，不止崇明话这么说，上海的川沙话和江苏的常阴沙话、常熟话也这么说。浙江的象山县、鄞县也有这种说法，只是有时写作“清泚”，例如：

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刊本《象山县志》：“洁净曰清泚。”（《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第七编395页）后来道光十四序刊本及1915年序本《象山县志》也都有这条记载。

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序刊本《鄞县志》也有：“洁净曰清泚。”（同上410页）

我们知道，“泚”非常用字，《广韵》有两个反切：上声纸韵雌氏切、上声荠韵千礼切，意思都注为“水清”。

我们以为，写作“泚”是不符合崇明话的读音的。“泚”是古清母字，是塞擦音，而崇明话是擦音，来自古心母或审母字。所以，我们以为，这个表示干净的“清水”，大概就是一清如水的“清水”意，不烦另造新字或找生僻字。

“清水”形容物体干净或为人廉洁，书面常有“（一）清如水”的说法，例如：

(1)《醒世恒言》二十卷：“任你官清如水，难逃吏滑如油。”（400页）

(2)《何典》五回：“［白蒙鬼］做官虽是一清如水，只是才具浅促些。”（20页上）

(3)《儿女英雄传》十四回：“一过北道便远望见褚家庄，虽不比那邓家庄的气概，只见一带清水瓦房，虎皮石下剪白灰砌墙，……”（15页）

显然，“清如水”用以形容做官的廉洁，和“清水”形容物品的洁净，意思是相通的。吴语用“水”形容清和洁，闽南话则用“水”形容俊，道理也是一样的。

## 十一、射私

先说“射”。

崇明话大小便（包括放屁）的动词都叫 $dza^{313}$（阳去调），上海川沙、浙江平湖、富阳、舟山、义乌等地，也都是 dza 这个音，声母是浊塞擦音参方松熹1999，98页、2002，63页）。

上海等地读浊擦音声母 za（上海无浊塞擦音 dz），所以 dza 和 za 语音上完全对应。有些著作把这个字写作“尸”下加“查”（用形声会意来造字），从崇明话的读音看，dza 来自麻韵三等的“射”。

需要说明的是，崇明话“射箭、喷射”的“射”读 $ze^{313}$，如何看待这个 dza 的读法呢？我们以为，古从、邪、澄、崇、船、禅几个浊塞擦音和浊擦音声母，崇明话今读 dz 或 z，并无一定规则，所以“神夜切”的“射”一读 dza 于声母上无隔碍。至于韵母，麻韵三等“惹”也读 a 韵，其他精组影组声母字“姐借且写泻斜邪谢、耶爷也野夜”都读 ia 韵，所以“射”读 dza 在声母韵母上都说得通。吴语如江苏常阴沙话公社的“社”和麝香的“麝”也读 za。

从意义上看，“射”用作大小便的动词，大概来自喷射义，这和闽语有些方言大小便的

动词用“放”是同样的道理。

晚清作家张南庄的吴语小说《何典》十回写大小便就用了“射”字（张南庄 1981，109 页）：

> 且说活死人与黑漆大头鬼两个正是棋逢敌手，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战够多时，被活死人捉个破绽，一枪戳去，把纸糊头老虎戳穿。那老虎痛极，薄屎直射，一个虎跳，把黑漆大头鬼掀下背来。

按，吴语大便叫做“恶”（音同“污”的阴去调），小说写“薄屎”是方言夹通语，指的就是稀薄的大便。

崇明话还有“秋射射”tɕʻiɵ$^{55}$ zɑ$^{313}$ zɑ$^{313}$一词，指秋天下毛毛雨。这个 zɑ$^{313}$当是“射”的又一个读法。

崇明话还有一个“射起子”dzɑ$^{242}$tɕʻi$^{424-44}$ tsɿ$^{424-44}$，形容坐着时屁股往后突出的样子。实际上，这个样子就是坐着大小便的样子，所以 dzɑ$^{242}$大概是“射”的又一个读法，读阳上调是用来区别不同的用法。

再说私。

苏沪地区吴语，如崇明话，称小便（名词）为 sɿ$^{55}$，和“私”同音。而北京话口语称尿（名词）为 sui$^{55}$，《现代汉语词典》就写作“尿”，注明“尿”有 niao$^{51}$和 sui$^{55}$两读。sui$^{55}$的读法用在“niao$^{51}$ sui$^{55}$（溺尿）”和“sa$^{55}$ sui$^{55}$（撒尿）”按，据贾彩珠先生提供，《现代汉语词典》未载“sa$^{55}$ sui$^{55}$（撒尿）”。《现代汉语词典》还载有“sui$^{55}$ pao$^{55}$（尿脬）”一词用来指膀胱，注明是方言用语，其中 sui$^{55}$的意义显然和便尿密切相关。据韩敬体先生提供，至少在河南商丘一带，都有这种说法。笔者以为，北京话的 sui$^{55}$，和吴语的 sɿ$^{55}$，音义相对应，都是来自“私”。

北京话 ui 韵和崇明话 ɿ 韵的对应情况看下表：

| | 北京 | 崇明 |
|---|---|---|
| 嘴 | tsui$^{214}$ | tsɿ$^{424}$ |
| 锥 | tʂui$^{55}$ | tsɿ$^{55}$（锥钻$_{锥子}$） |
| 吹 | tʂʻui$^{55}$ | tsʻɿ$^{55}$ |
| 垂 | tʂʻui$^{35}$ | zɿ$^{24}$ |
| 水 | ʂui$^{214}$ | sɿ$^{424}$ |

虽然，北京话“私”读 sɿ$^{5}$，好像和表示尿的 sui$^{55}$完全不同音，但我们怀疑，这个 sui$^{55}$（尿）音，是“私”的后起的变读，是避俗还是避讳之类？

古书“私”有男女阴处私处之义，和便尿自然有联系。古书“私”作小便（动词）用的例子，如《左传·襄公十五年》“师慧过宋朝，将私焉。”杜预注：“私，小便。”唐张鷟《朝野佥载》卷一“食讫还房，午后如厕，长参典怪其久私，往候之。”

阮元还认为“施”也可用于便尿：《左传·定公三年》：“邾子在门台，临廷，阍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见之，怒。阍曰，夷射姑旋焉。”杜预注：“旋，小便也。”阮元《揅经室一集·释矢》（国学丛书本 19 页）谓：“旋当为施，施者谓便溺也。便溺有施余之义。”我们以为，“施旋”形近而讹是可能的，“施私”在有些不分卷舌不卷舌声母的方言中，也是完全同音而可以通假为便尿义。

和书载相比，吴语的“私”是名词，北京话的 sui$^{55}$也是名词，这是值得注意的不同于书载的语言现象。

# 十二、邪、邪气

吴语崇明话形容人能干、厉害，或者健康，叫作 dʑiɑ$^{24}$，可以单说，也可以组成复合词。例如：

dʑiɑ$^{24}$（能干、厉害）：□ki$^{55}$人～煞个（那人很厉害）

夷是忒～特（他是太能干了）

夷只～勒嘴巴浪（他只能干在嘴上）

（健康）：我个一跄人～煞（我这一段时间身体可以）

夷八十岁个人爱～煞（她八十岁的人仍旧很健康）

dʑiɑ$^{24}$能能（能干、厉害）：夷人是～个（她人是很能干的）

dʑiɑ$^{24}$人头（厉害的人、能干的人）：夷是～（他是个厉害的人）

这个 dʑiɑ$^{24}$无同音字可写，但从音韵地位看，是来自麻韵三等从母或邪母字。我们以为，这就是"邪恶、邪气"的"邪"。《崇明方言词典》就写作"邪"。

不只崇明话有这个形容词 dʑiɑ$^{24}$，而且在整个上海苏州地区，都有这个词。所以有必要讨论一下词的形音义问题。

首先，崇明话不分尖团，"邪"在"邪恶、邪气"中读 ziɑ$^{24}$，在分尖团的方言如苏州话中就读 ziɑ（阳平调）。"邪"和歪斜的"斜"同音。而形容人能干的"邪"读 dʑiɑ$^{24}$，该如何解释呢？

我们以为，在不分尖团的吴语方言中，古从母邪母今细音读 ʑ 读 dʑ 都无所谓，赵元任早在《现代吴语的研究》14 页就指出，古从母、邪母、床母、禅母在今吴语读浊塞擦音还是浊擦音这点上，是"一笔糊涂账"，"一处一个样子"，就是说无所谓规则。所以崇明话"邪"一读 ʑiɑ$^{24}$，一读 dʑiɑ$^{24}$，正好用来区别"邪"的两种不同的意义和用法。而在分尖团的方言中，如苏州、上海等分尖团的方言，根本没有 dz 这个声母，所以尖团分别只限于 ts、tsʻ、s、z 这四个声母，就是说，不可能出现和 diɑ$^{24}$（能干）相应的 dziɑ 这个音。钱乃荣《上海语言发展史》21 页，就指出，在上海市区，dz 声母的失落大约在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多数人读为 z；49 页谈到尖团合并不分时，举了邪母字"序"读为［dʑy］的例子。所以，dz 声母不只容易失落塞音部分而读为 z，而且也不容易和 i、y 开头的韵母相拼，也就是说容易从尖音演变为团音。所以，用"邪"是尖音来怀疑 dʑiɑ$^{24}$是"邪"的异读，是没有看到这个声母发展演变的实际情形，我们以为，dʑiɑ$^{24}$这个音，和"邪"是尖音完全不冲突。

从意义上看，邪即斜也，不正也。不正者非正常也，非正常者可以是反常，可以是低于正常，也可以是超乎寻常。北方话"邪乎、邪门儿"的用法，就反映了"邪"的这些引申意义。请看《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

【邪乎】〈方〉①超出寻常；厉害：这几天天气热得～。

②离奇；玄乎：这事没什么，你别说得那么～。

【邪门儿】〈方〉不正常；反常：这里天气也真～，一会儿冷，一会儿热。

上海话还有"邪、邪气"一词，用作副词，表示非常的意思，例如：

夷拉两家头邪好个（他们两人很要好的）

夷个人邪气好（他这人很好）。

个物事邪气推扳（那东西很差）。

一般人都写作“斜气”，如果对比一下北方话的“邪乎、邪门儿”，就明白都是和“邪”的不正常意义相关联，和表示健康、厉害的“邪”也一脉相承。

最后，我们要说，“邪”之用作褒义，表示能干、健康等义，和用“神、鬼”来形容聪明机灵是同样的道理。例如《现代汉语词典》：

神（聪明；机灵）：瞧！这孩子真神。

鬼（机灵）：这孩子鬼得很！

“其实，英语名词 demon，daemon，既可用于指魔鬼，也可用于指有能力的人；形容词 demonic 既可以表示似魔鬼的，也可以表示有魅力的、受灵感的。又如 terrific，既可以表示可怕的，也可以表示极好的。这些和吴语的“邪”既可以表示邪恶，又可以表示能干是同类现象。

**附：閅、撑、牚、橕**

吾友钱碧湘从事文物和中国文学的研究，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在河南明港干校时，看到一个罪犯的名字用了一个“閅”，请教多位古文字学者，都说没有见过这个字，不知其音其义。一次她向我谈及此字，她说，从“门”字里头有一竖这个字形考虑，这是否我们老家用来撑住大门不让外人外物进入的那根木棍，或者说是用木棍从地面斜着顶住大门的那个样子，老家叫“门牚”（名词）或“牚门”（动词）。我随即就说，对，一点没错。

她还说到，用此字作名字，大概取其强壮有力、能支撑一方之意，犹如北方常用“柱子”取名一般。

为了支持她这个想法说法，于是就查找有关记载。原来，过去的字书韵书都没有载有这个字。直至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词典》（1990 年版）第 12 册 20 页才载有此字，指明据自《清嘉录》：

【閅】[chèng] 撑。清顾禄《清嘉录·牚腰糕》：“《昆新合志》：‘二月二日，食閅腰糕。’閅，字书无此字，俗呼雌鎗反，去声。”

原来顾禄（字铁卿），吴县人。《清嘉录》共十二卷，分别记吴地一年十二个月的民俗风土人情。《清嘉录》者，取陆士衡《吴趣行》“土风清且嘉”而来（宛山老人序语）。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 年影印的上海进步书局本《清嘉录》卷二（2 页下）“牚腰糕”原文：

> （二月二日）是日，以隔年糕油煎食之，谓之牚腰糕。蔡云《吴歈》云：“二月二日春正饶，牚腰相劝啖花糕。支持柴米凭身健，莫惜终年筋骨劳。”又徐士鋐《吴中竹枝词》云：“片切年糕作短条，碧油煎出嫩黄香娇。年年牚得风难摆，怪道吴娘少细腰。”
>
> 案，刘若遇芜史：“燕俗，二月二日用黍面枣糕，以油熬之，曰薰虫。吴曼云《江乡节物词》小序云：杭俗二日，煎糕爆豆，以祀土地，谓即春祭社之礼。有‘糕花凝白豆萁红’之句。方以智《通雅》：牚，即距。一作橕。雌争反。《集韵》‘支柱也。’《昆新合志》：‘二月二日，食閅腰糕。’閅，字书无此字，俗呼雌鎗反，去声。”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的王迈校点本《清嘉录》46 页，引《吴歈》“牚腰相劝啖“花糕”句“啖”作“馋”，疑误。关于“刘若遇芜史”，校点本 55 校记指出，当是明际宦官

“刘若愚《酌中志》”，顾禄不屑其人而隐之。

我们以为，“閅”字音义已经非常明确，是“撑”的去声，也写作牚、踜、橖（《集韵》耻孟切，柱也）。意义就是支柱斜顶着的那个动作、状态，也指那个支撑的柱子、棍子。这和崇明话的音义完全一致。拙著《崇明方言词典》（1993年本）147页右栏作“牚”：

牚(1) 斜柱；可以斜着支撑的木棍：拿一根木头当～

(2) 斜着支撑：拿一根竹头～勒门浪（拿一根竹棍支住门译文新加）

崇明话还有“三脚牚”的说法，指用三根棍棒支起的三脚架，用来支撑重物。而且，崇明话的“牚”还有引申意义，有体力上坚持住的意思，例如：

硬撐(指体力上勉强撑着)：生子毛病要看郎中，弗要～（生了病要看医生，不要硬撑着）。

许宝华、陶寰《上海方言词典》222页写作“撑”，是读阴去调的“撑”，注释为“支撑”：“拿根棒头撑起来”。上海话阴去调“撑”的用语较多，如（同页）：

撑腰糕：年糕放在油中煎炸而成。旧时上海在农历二月初二（龙抬头）那天吃撑腰糕，以祈一年中腰身强健。

撑头：支撑物体的东西

撑墙：撑墙的石柱

撑档：撑档物体的柱状物

撑压棒：拐杖

我们要指出的是，碧湘是吴江盛泽人，和吴县顾禄可算是同里，风俗民情完全相通。而且吴江盛泽也吃牚腰糕，但是在九月九日登高节，不是二月二日土地公公生日。而从乾隆十五年编的《昆新合志》（昆山自清雍正四年添设新阳县，故有乾隆十五年的《昆新合志》）开始，说“二月二日食閅腰糕”，可见稍处北邻的昆山、新阳、上海和稍南的吴江盛泽就有不同的过节习惯。或者，由于年久失传，都是凭记忆传说，因而说法不同？碧湘也说，可能她记错了。

作为从事方言研究有年的学人，对碧湘的语言文字修养甚是钦佩，特此提供有关方言资料仅供参考。最后还可提供的一点想法是，凡取“閅”为名的人，当是常用此语的苏沪一带人。不知当否，请是正。

## 引用书目


波多野太郎 1968 中国方志所录方言汇编（第六编） （日本）横滨市立大学

陈 刚 1985 北京方言词典 商务印书馆

方松熹 1999 义乌方言研究 浙江省新闻出版局

冯梦龙 1979 古今小说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醒世恒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0 警世通言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明清时歌时调集·山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十四史 中华书局标点本

顾颉刚 1990 吴歌甲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广东、广西、湖南、河南辞源修订组，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3 辞源（修订本） 商务印书馆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编纂处 1994 汉语大词典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何伟棠　1993　增城方言志广东人民出版社
胡文英　2000　吴下方言考　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乾隆四十八年留芝堂刻本（《续修四库全书》第195册）
桓　宽　　盐铁论　国学丛书本
郭在贻　1985　训诂丛稿　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伯元　1927　官场现形记　上海亚东图书馆
李　荣　2002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综合本）　江苏教育出版社
凌蒙初　1957　初刻拍案惊奇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二刻拍案惊奇　古典文学出版社
刘敬叔　　异苑　学津讨源本
罗竹风　1994　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阮　元　　《揅经室一集　国学丛书本
潄六山房　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重版　九尾龟　　图书局
钱乃荣　2003　上海语言发展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王念孙　广雅疏证　学海堂本
文　康　1929　儿女英雄传　上海亚东图书馆
徐世荣　1999　北京口语词典　语文出版社
许宝华　陶寰　1997　上海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叶祥苓　1998　苏州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应　劭　1960　风俗通　（引自《全后汉文》）　中华书局影印本
张惠英　1993（1998年增订）　崇明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张南庄　光绪二十年　何典　上海图书集成印发局
张南庄　1981　何典　人民文学出版社
赵元任　1956　现代吴语的研究　科学出版社
浙江书局辑　1986　二十二子　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2002　现代汉语词典　商务印书馆

# 关于《儋州村话》语言现象的思考*

丁邦新所著《儋州村话》录有很多语料，有些语言现象很启发人思考。本文先谈“那”、“窟”两个问题。

## 一、量词 no$^{55}$可作指示词、领属助词，可表示人，来自“那”

no$^{55}$有多种用法，可以归纳为量词、指示词、领属助词、表示人等四种。先介绍如下：

1. 作量词，单数复数都可以：

ɔt$^{22}$ no$^{55}$ lo$^{55}$ mɔi$^{11}$ （192 页）
一 个 儿 子

kə$^{22}$ no$^{55}$ sɔn$^{35}$ p'u$^{11}$ （193 页）
这 个 媳 妇

kə$^{22}$ no$^{55}$ kon$^{55}$ （221 页）
这 些 人

ɔ$^{35}$ no$^{55}$ kon$^{55}$ （254 页）
那 些 人

2. 表指示：

cuʔ$^{22}$ no$^{55}$ ŋɔu$^{55}$ lɔŋ$^{55}$ （208 页）
嘱 那个 牛 郎

no$^{55}$ me$^{35}$ ŋɔn$^{55}$ （227 页）
那 妇 人

no$^{55}$ me$^{35}$ mɔ$^{11}$ si$^{11}$ ke$^{35}$ （223 页）
那个 太太 就 就 大叫

3. 表领属：

kɔi$^{55}$ no$^{55}$ da$^{35}$ （223 页）
她 那个 丈夫

（引者按，注文“她那个丈夫”实际上是她的丈夫，是领属关系。或者说，这个 no$^{55}$理解为指示或领属都可以。参下例。）

cuʔ$^{2}$ kɔi$^{55}$ no$^{55}$ me$^{35}$ （224 页）
嘱 他 那个 太太

（引者按，“他那个太太”实际是“他的太太”，no$^{55}$可以兼表指示或领属。又如下例 。）

kɔi$^{55}$ no$^{55}$ da$^{35}$ co$^{22}$ han$^{11}$ （227 页）
她 那 丈夫 做 渔业

* 2003 年海南大学闽语会议提交论文。

4. 表示人：

kə⁵⁵ ŋoi¹¹ no⁵⁵ （206 页）

他 两个 人

za³⁵ zou¹¹ no⁵⁵ heŋ²² suɔʔ⁵⁵ （224 页）

也 有 一个人 听 着

kɔ²² no⁵⁵ p'ɔŋ²² bau³⁵ ci²² （245—246 页）

这个 人 放 包 子

kə²² no⁵⁵ ne⁵⁵ （246 页）

这 人 呢

ɔ³⁵ no⁵⁵ bau³⁵ ci²² mə¹¹ p'ɔŋ²² le¹¹ q'oi²² lo²²。 （246 页）

那 人 包 子 已 放 了 去 啦

儋州村话的 no⁵⁵（阳平调）可以用作指示这点，和海南闽语文昌话的指称词头 no³³（那）相似。云惟利《海南方言》126 页载有和“挪、娜”同音的 no³³（阳平调），156 页注解中指出，它的一个用法就是“名词词头”，“多用为孩子排行的称呼，相当于普通话的‘老’。如：no³³大，即老大。”我们以为，这个指称词头就是“那”。这和海南用作人名地名词头的“那”可相参证（参张惠英 2002，273—283 页）。儋州首府那大的“那”就读这阳平调 no⁵⁵，整个海南，“那”都读阳平调。

儋州村话的 no⁵⁵可以用作指示和表示人这点，和分布于海南东方、昌江两县的海南村话也相似。东方县三家乡红花村的村话，“那”就读 nɔ²¹，还有一个指示词 na²¹，既表指示，也用来指人，并用作第三人称代词。请看（据符昌忠 1996）：

nɔ²¹：kuɯn³⁵ nɔ²¹ dən³⁵ bon¹³ tsen²¹。 （247 页）

房子 那 间 新 很 （那间房子很新。）

fən³⁵ huŋ¹³ tθau²¹ nam³⁵ fən³⁵ nɔ²¹ dəŋ²¹ di³³ zou¹³ lai¹³。 （311 页）

村 红 草 和 村 那 等 的 由 来

（314 页译文：红花村和那等村的由来。）按，“那等”是地名。

na²¹：tθɔː（i）³⁵ na²¹ ŋaːu³⁵ na²¹ mɛi³⁵ lɛu²¹。 （244 页）

多 那 人 他 高 全 （那么多人他最高了。）

tθak³³ na²¹ （这么深）（246 页）

深

si³⁵ na²¹（现在）；ba²¹ na²¹（今年）；hon¹³ na²¹（今天）（164 页）

na²¹（他）；ki³⁵ na²¹（他们） （244 页）

我们以为，东方县海南村话中的“nɔ²¹、na²¹”就是“那”的两种读法。“那”既作指示词又作第三人称代词的情况，在汉语方言中也能见到，如山西的汾阳、离石、临县等地（见张惠英 2001，198 页）。

儋州村话的 no⁵⁵可以用作指示词、量词和表示人这点，和相邻的临高话有相似之处。请看临高话的 nɔ⁴、na⁴、nə⁴ 几个指示词的用法（据张元生等 1985）：

nɔ⁴ 表指示：nɔ⁴（这）、nɔ⁴ tsiʔ⁸（这些）、nɔ⁴ xat⁸（这里）、nɔ⁴ jiaŋ⁴（那样）（147 页）

na⁴ 表指示：na⁴（那）（147 页）

na³ 作量词：na³（位、个），只用于人。（142 页）

表疑问：ləu² na³（谁）（148 页）

按，刘剑三《临高汉词典》7 页有：na$^{2}$ nə$^{3}$（na$^{3}$）（哪个、谁）

nə$^{4}$ 表指示：nə$^{4}$（那）、nə$^{4}$ ɲiʔ$^{8}$（那些）、nə$^{4}$ xat$^{8}$（那里）、nə$^{4}$ jiaŋ$^{4}$（那样）（147 页）

nə$^{3}$ 表疑问：nə$^{3}$ xat$^{8}$（哪里）、nə$^{3}$ ləu$^{2}$ jiaŋ$^{4}$（怎么样）、nə$^{3}$ tsiʔ$^{8}$（哪些）（148 页）

我们以为，上述 nɔ$^{4}$、na$^{4}$、na$^{3}$、na$^{2}$、nə$^{4}$、nə$^{3}$ 都是因为用法不同而出现的读音变体，其来源同一，都是"那"的音变。

在刘剑三《临高汉词典》57 页，nə$^{4}$ 是指示词"这"或"那"，nə$^{3}$ 表示女人，nə$^{2}$ 用作称人的词头：

nə$^{2}$ mak$^{8}$（聋子）　nə$^{2}$ den$^{1}$（疯子）　nə$^{2}$ lai$^{3}$（富人）　nə$^{2}$ lao$^{4}$（老人）

nə$^{2}$ ɲɔ$^{3}$（老大；成人、大人）　nə$^{2}$ ŋa$^{4}$（穷人）

nə$^{2}$ ŋəi$^{4}$（老二，喻指行动拖拉的滑稽人物）　nə$^{2}$ ŋən$^{2}$（傻子、笨蛋）

nə$^{2}$ ŋɔŋ$^{3}$（傻子、笨蛋）　nə$^{2}$ ŋop$^{7}$（哑巴）　nə$^{2}$ un$^{3}$（年轻人）

作为词头的 nə$^{2}$，也是"那"的一种读法，"那"用作词头犹如"个"用作词头，和指示、量词、领属等用法密切相关。

儋州村话 no$^{55}$用作量词、领属助词、指示词、表示人这些用法，很令人注意。笔者过去注意了量词、领属助词、指示词三者之间的内部联系，而 no$^{55}$又揭示了量词、领属助词、指示词和表人名词之间的一种关联。

我们发现，湖南嘉禾土话的指示词和指人的名词来源相同。请看（据卢小群 2002，110 页）：

| 指示词 | 人 |
|---|---|
| 那□la$^{51}$ sən$^{51}$（那个）$_{110页}$ | 女娜 iu$^{33}$ la$^{51}$（女孩）$_{155页}$ |
| 哪□la$^{51}$ sən$^{51}$（谁；哪个）$_{110页}$ | 牛倈拉 tɕiəu$^{11}$ lo$^{11}$ la$^{51}$（看牛仔）$_{160页}$ |
| 哪些 la$^{51}$ ɕia$^{24}$ | 细人粒 ɕi$^{55}$ in$^{11}$ la$^{55}$（小孩）$_{87页}$ |
| | 男□崽 lom$^{24}$ la$^{33}$ tsai$^{35}$（男孩儿）$_{87页}$ |
| | 女□崽 iu$^{33}$ la$^{33}$ tsai$^{35}$（女孩儿）$_{87页}$ |

需要说明的是，嘉禾土话 n、l 不分，只有 l 声母，没有 n 声母，所以"那、哪"都读 l 声母，而且，远指词"那"和疑问词"哪"完全同音。这个指示和疑问的代词 la$^{51}$和表示人、小孩儿的音也同音，尽管作者写汉字时不尽一致（如"娜、拉、粒"），或者就不写而用框框"□"替代，这都反映作者对这个词还认识不清。至于 87 页表示小孩的音调值有所不同（la$^{55}$和 la$^{33}$），不知是否连读变调或小称变调所致，还是别的什么缘故。

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抄本《永顺县志》就记载了湖南永顺土家话称人为"那"的史实："人曰那（上声）"、"民曰马那"、"夫曰那（上声）把，妻曰那（上声）假"（引自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 1991，213 页）。

no/na 可以指人，在少数民族语言中常能见到。例如瑶语和海南回辉话就有大量的记录。

先看瑶语。蒙朝吉《瑶族布努语方言研究》14 页讲到，"布努方言共分为东努、努努、和布诺三个土语"，自称 no$^{2}$ 或 toŋ$^{1}$ no$^{2}$ 或 po$^{3}$ no$^{2}$，no$^{2}$ 的本义是人。这个 no$^{2}$ 自然有一些方言异读，如包瑙方言就说 nou$^{2}$（蒙朝吉 2001，14 页），努茂方言就说 nu$^{2}$（同上 15 页）。

下面就以努茂方言为例，看看 nu$^{2}$ 用来指人的例子（据蒙朝吉 2001）：

nu$^{2}$ tɕan$^{6}$男人；nu$^{2}$ va$^{3}$女人；nu$^{2}$ ntoŋ$^{2}$青年；nu$^{2}$ kɤ$^{5}$老人；nu$^{2}$ zəu$^{6}$朋友；

nu$^{2}$ siu$^{3}$ pjei$^{3}$主人；nu$^{2}$ khai$^{5}$客人；nu$^{2}$ fuei$^{5}$富人；nu$^{2}$ ɕəu$^{5}$穷人；

nu$^{2}$ sɤ$^{6}$ miɑn$^{1}$长工；nu$^{2}$ sɤ$^{6}$ kou$^{1}$农民（以上205页）

nu$^{2}$ mei$^{6}$ pjan$^{6}$医生；nu$^{2}$ sɑu$^{3}$ lo$^{4}$巫师；nu$^{2}$ muei$^{6}$媒人；nu$^{2}$ to$^{1}$ ŋo$^{4}$瓦匠；

nu$^{2}$ lɑ$^{3}$聋子；nu$^{2}$ ntøi$^{5}$群众；nu$^{2}$ ȵi$^{6}$强盗（以上205页）

布努瑶语 no 也可以作量词，虽然在词类说明和词汇附录中都未提到，但在后附长篇故事材料中就常常见到。例如：

(1) i$^{1}$ no$^{2}$ ha$^{1}$ θu$^{6}$ mi$^{8}$ ʑo$^{6}$……（235页）
一 个 叫 做 密 育 （321页：一个叫做密育……）

(2) au$^{1}$ no$^{2}$ to$^{7}$ au$^{1}$ hu$^{5}$ ka$^{3}$ pja$^{5}$……（236页）
二 个 点 二 把 火 把 （321页：两个点着两把……的大火炬）

(3) no$^{2}$ no$^{2}$ na$^{6}$ la$^{2}$ li$^{8}$ fa$^{3}$ tui$^{2}$ ma$^{2}$ hoŋ$^{5}$。（240页）
个 个 也 摇 头 说 不 空 （322页：个个也都摇头说没空。）

我们感到，在这些例句中，no$^{2}$作为名词指人还是作为人的量词，好像都说得通。

瑶族巴哼方言自称"巴哼"［pa$^{31}$ŋ̩ŋ$^{35}$］，"巴哼"就相对于"布努、布诺"。毛宗武、李云兵《巴哼语研究》271页列了贵州黎平县董滚方言和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文界方言对瑶族的自称都是［pa$^{31/22}$ŋ̩ŋ$^{35}$］，只是 pa 的声调董滚是31调，文界是22调。所以我们就有根据推测，这个ŋ̩ŋ$^{35}$就相当于瑶语其他方言的 no/nou/nu（汉字写作"诺、瑙、努"等），都是来源于指人的本义（"巴哼、布努、布诺"的"巴、布"是词头，来源于对男人的尊称"爸、父"）。而在巴哼瑶语方言中，ŋ̩ŋ$^{35}$的变体则不只用作词头，而且还是个指示词。请看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的文界土语（据毛宗武、李云兵1997）：

ŋ̩$^{31}$ pɤ$^{53}$ qo$^{55}$老人（270页）

ŋ̩$^{31}$ sõ$^{44}$ ȵtɕa$^{35}$医生；ŋ̩$^{31}$ sõ$^{44}$ hu$^{35}$道士（271页）

ŋ̩$^{31}$ mpjɤ$^{53}$菩萨（275页）

ŋ̩$^{31}$ tɕõ$^{55}$今年（252页）　ŋ̩$^{31}$ne$^{35}$今天（253页）

ŋ̩$^{31}$这；ŋ̩$^{31}$ȵtɕe$^{53}$这边；ŋ̩$^{31}$ tɕe$^{35}$，ŋ̩$^{31}$ ȵɦo$^{31}$这些；ŋ̩$^{31}$ȵtɕe$^{53}$这样；

ŋ̩$^{31}$ ȵa$^{35}$，ŋ̩$^{31}$ tɛ$^{55}$这里（以上312页）

ŋ̩$^{55}$那；ŋ̩$^{55}$ ȵtɕe$^{53}$那边；ŋ̩$^{55}$ ŋɕe$^{35}$ŋ̩$^{55}$ ȵɦo$^{31}$那些；

ŋ̩$^{55}$ ȵa$^{35}$，ŋ̩$^{55}$ tɛ$^{55}$那里（以上312页）

ŋ̩$^{31}$ jɦõ$^{33}$虹（248页）

ŋ̩$^{31}$ ljɔ̃$^{53}$狗（255页）

ŋ̩$^{31}$ jɦõ$^{33}$龙；ŋ̩$^{31}$ ɕɔ$^{35}$象；ŋ̩$^{31}$ tɕi$^{55}$ lɦi$^{33}$狮子；ŋ̩$^{31}$ qa$^{35}$ pɤ$^{53}$老虎；ŋ̩$^{31}$ to$^{35}$野猪

ŋ̩$^{31}$ qa$^{31}$ pɔ$^{5}$豹子；ŋ̩$^{31}$ sɛ$^{35}$ khe$^{31}$狼；ŋ̩$^{31}$ tɕõ$^{31}$野猫；ŋ̩$^{31}$ȵa$^{35}$水獭；

ŋ̩$^{31}$ tɔ̃$^{35}$ nɦẽ$^{31}$老鼠；ŋ̩$^{31}$ tɔ̃$^{35}$ ȵe$^{31}$松鼠（以上256页）

ŋ̩$^{31}$ jɦe$^{44}$穿山甲；ŋ̩$^{31}$ qɛ$^{35}$鸡；ŋ̩$^{31}$ a$^{53}$ qɛ$^{35}$公鸡；ŋ̩$^{31}$ qa$^{31}$ tɕɤ$^{55}$雉（野鸡）；

ŋ̩$^{31}$ kwɤ$^{31}$老鹰（以上257页）

ŋ̩$^{31}$ jɦɤ$^{31}$鹞鹰；ŋ̩$^{31}$ mpɦjo$^{31}$鱼；ŋ̩$^{31}$ pɪ$^{55}$甲鱼；ŋ̩$^{31}$ nẽ$^{35}$蛇；

ŋ̩$^{31}$ ȵtɕi$^{35}$螃蟹；ŋ̩$^{31}$ pe$^{31}$ pjɛ̃$^{31}$蚌（以上258页）

ŋ̩$^{31}$ mpɦɛ$^{31}$蜗牛；ŋ̩$^{31}$ khõ$^{55}$ ŋõ$^{55}$螳螂；ŋ̩$^{31}$ qɤ$^{35}$ jɦĩ$^{33}$蜈蚣；

ŋ̩$^{31}$ pi$^{55}$臭虫；ŋ̩$^{31}$ jɔ̃$^{53}$跳蚤（以上259页）

ŋ̩$^{31}$ nɔ̃$^{31}$虱子；ŋ̩$^{31}$ qɛ$^{35}$鸡虱；ŋ̩$^{31}$ȵtɕi$^{31}$头虱；ŋ̩$^{31}$ qɤ$^{35}$ pi$^{35}$毛虫（260页）

再看海南回辉话。郑贻青《回辉话研究》书中，na$^{24}$、na$^{11}$都可以用来指人，并可以用

作词头；na$^{11}$来源于指母亲、女性（据郑贻青 1977）：

na$^{24}$ kai$^{33}$男人；na$^{24}$ mai$^{33}$女人；na$^{24}$ thaːn$^{21}$青年男子（未婚）；

na$^{24}$ mai$^{33}$ sia$^{11}$青年女子（未婚）；na$^{24}$ saːn$^{32}$婴儿、儿童（以上 154 页）

na$^{24}$ saːn$^{32}$儿童；na$^{24}$ mo$^{11}$ tui$^{33}$孤儿（155 页）

na$^{24}$；na$^{24}$ nai$^{33}$儿子；na$^{24}$ mai$^{33}$女儿（156 页）

na$^{24}$ muan$^{33}$侄儿、外甥；na$^{24}$ muan$^{33}$ mai$^{33}$侄女、外甥女（157 页）

na$^{11}$母亲；ʔa$^{11}$ na$^{11}$祖母；ma$^{11}$ na$^{11}$父母；na$^{11}$ ko$^{24}$曾祖母（156 页）

ʔa$^{11}$ na$^{11}$婆婆（夫之母），外祖母（157 页）

以上都是指人的例子，可见 na$^{11}$和 na$^{24}$是同源异读。下面再看 na$^{11}$用作词头的例子：

na$^{11}$ kia$^{33}$猴子；na$^{11}$ sa$^{33}$鹿；na$^{11}$ paːi$^{33}$兔子；na$^{11}$ khiat$^{43}$龙；na$^{11}$ pio$^{24}$松鼠；

na$^{11}$ ku$^{55}$老鼠；na$^{11}$ nok$^{24}$母鸡；na$^{11}$ tsun$^{33}$鸟（以上 142 页）

na$^{11}$ tsun$^{33}$ ʔdo$^{55}$ phun$^{33}$ zau$^{33}$啄木鸟；na$^{11}$ tsun$^{33}$ pa$^{33}$ ko$^{33}$八哥；

na$^{11}$ aːn$^{33}$ pioŋ$^{33}$ ko$^{24}$蝌蚪；na$^{11}$ thaːŋ$^{11}$虾；na$^{11}$ thaːŋ$^{11}$ pioŋ$^{32}$龙虾；

na$^{11}$ thaːŋ$^{11}$ vaːŋ$^{11}$对虾（以上 143 页）

na$^{11}$ se$^{33}$ ia$^{33}$海马；na$^{11}$ ku$^{35}$海龟（144 页）

na$^{11}$ŋaːn$^{32}$蠓（墨蚊）（146 页）

na$^{11}$ tsuŋ$^{11}$酒窝；na$^{11}$ ŋa$^{33}$耳朵（151 页）

na$^{11}$ koŋ$^{33}$喉咙；na$^{11}$ ʔdiaŋ$^{32}$手指；na$^{11}$ ʔdiaŋ$^{32}$ lau$^{33}$ la$^{33}$食指；

na$^{11}$ ʔdiaŋ$^{32}$ kia$^{55}$中指（以上 152 页）

na$^{11}$ ʔdiaŋ$^{32}$ kaːi$^{32}$脚趾（153 页）

na$^{11}$ li$^{33}$戒指；na$^{11}$ kho$^{43}$铝锅；na$^{11}$ kho$^{43}$ lan$^{33}$沙锅（160 页）

na$^{11}$ aːn$^{11}$碟子；na$^{11}$ kho$^{43}$ lan$^{33}$坛子；na$^{11}$ ʔi$^{33}$簸箕（簸米用）（161 页）

na$^{11}$ ki$^{24}$凳子；na$^{11}$ huət$^{24}$盒子，抽屉；na$^{11}$ kuaŋ$^{32}$提篮（竹篮）（162 页）

na$^{11}$ si$^{11}$钥匙；na$^{55}$ nui$^{33}$弓（163 页）

按，na$^{55}$是词头，因为 nui$^{33}$单说也指弓（163 页），所以 na$^{55}$大概是又一个异读变体。

na$^{11}$ vaːŋ$^{32}$镰刀；na$^{11}$ nuai$^{33}$鱼篓（164 页）

na$^{11}$ lui$^{55}$铜圆（铜板）（166 页）

na$^{11}$ ziu$^{24}$疮；na$^{11}$ min$^{33}$痱子（169 页）

na$^{11}$ ku$^{55}$闩（闩上门）（177 页）

na$^{11}$来自指人、指母亲这点，和上文讲到临高话 nə$^{3}$ 指女人有相通之处。

最后，儋州村话的 no$^{55}$（阳平调）可以用作指示这点，和福建闽语用作疑问词的“乇”有关联，请看（据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 1998，548 页）：

| | 什么 | | 什么 |
|---|---|---|---|
| 福州 | 什乇 sieʔ$^{2}$ nɔʔ$^{7}$ | 古田 | 乇 nok$^{8}$ |
| 长乐 | 什乇 siek$^{8}$ lɔʔ$^{7}$ | 屏南 | 乇 noʔ$^{7}$ |
| 福清 | 什乇 siek$^{8}$ nɔ$^{5}$，乜乇 mie$^{5}$ nɔ$^{5}$ | 罗源 | □乇 nɔ$^{5}$ nɔʔ$^{7}$ |
| 平潭 | 什乇 sieʔ$^{8}$ nɔ$^{5}$ | 霞浦 | □乇 no$^{5}$ nok$^{8}$ |
| 闽清 | 什乇 sieʔ$^{8}$ nɔʔ$^{7}$ | 宁德 | 哪乇 nɔ$^{3}$ noʔ$^{7}$ |
| 福安 | 乜乇 mik$^{7}$ nɔk$^{7}$ | 永泰 | 哪乇 no$^{3}$ nɔʔ$^{7}$ |
| 寿宁 | 伲乇 niʔ$^{7}$ nɔ$^{5}$ | 福鼎 | 哪乇 nɔ$^{5}$ nɔ$^{5}$ |

显然，这个方言俗写字“乇”不管它读舒声还是入声，来源是一致的，从福鼎的读法看，原来“哪、乇”可读同音。我们就可以推测，这个“乇”很可能是“哪”的异读。从汉语史的角度看，“那、哪”本是同一个字，古籍中常写“那”这一个字，后来字形多个“口”旁，又读成不同的声调，这些都是人们用来区别不同的用法而已。湖南嘉禾土话远指词“那”和疑问词“哪”就完全同音（参上文）。

而且，这个疑问词“乇”也可以单独用来指东西、什物，请看（据同上 529—530 页）：

| | 东西 | | 东西 |
|---|---|---|---|
| 福州 | 乇 nɔʔ$^{7}$ | 长乐 | 乇 lɔʔ$^{7}$ |
| 连江 | 乇 nɔʔ$^{7}$ | 福清 | 乇 nɔ$^{5}$ |
| 永泰 | 乇 nɔʔ$^{7}$ | 平潭 | 乇 nɔ$^{5}$ |
| 闽清 | 乇 nɔʔ$^{7}$ | 古田 | 乇 noʔ$^{7}$ |
| 罗源 | 乇 nɔʔ$^{7}$ | 屏南 | 乇 noʔ$^{7}$ |
| 宁德 | 乇 nɔʔ$^{7}$ | 寿宁 | 乇 noʔ$^{7}$ |
| 福鼎 | 乇 nɔʔ$^{7}$ | 霞浦 | 乇 nɔuk$^{7}$ |

“那、哪”来源同一，有的方言指人，有的方言指物，道理相同，犹如有的方言“那、哪”同音，有的方言“那、哪”不同音。“那”可指人这点，和“诺何切”的“傩”有关联。“傩”既指驱逐疫病鬼怪的礼仪，也指戴着面具作驱除傩鬼的人，而在“驱傩”词中，这个“傩”又指鬼怪。“鬼”也是人形，是阴间的人。宋梅尧臣《送正仲都官知睦州》诗：“我惭贱丈夫，岂异戴面傩。”所以，傩即戴着面具的人。

## 二、量词 q'ut$^{55}$可作处所名词和指示词，来自“窟”

儋州村话 q'ut$^{55}$可以用作量词、处所名词（处所、地方）、指示词（这里、那里）。请看：

1. 量词

tə$^{55}$ ŋɔn$^{55}$ mə$^{11}$ te$^{22}$ ɔ$^{35}$ q'ut$^{55}$ sɔi$^{22}$ zɔu$^{22}$ cɔu$^{22}$（201 页）

谁 人 能 知道 那 块 处 有 酒

（204—205 页译文：谁能知道那处有酒。）

按，48 页“处”读 sɔi$^{22}$，所以 q'ut$^{55}$在此是量词。

bɔi$^{55}$ si$^{11}$ bɔi$^{55}$ suɔʔ$^{55}$ ɔ$^{35}$ q'ut$^{55}$ sɔi$^{22}$ ta$^{35}$ han$^{35}$ ha$^{22}$，…（212 页）

挖 就 挖 着 那 块 地方 沙 滩 呀

（214 页译文：挖就挖到那块地方的沙滩啊，…）

ɔ$^{35}$ q'ut$^{55}$ sɔi$^{22}$ zi$^{11}$ kiaŋ$^{35}$ zɔu$^{11}$ ham$^{11}$ tui$^{33}$ lo$^{22}$。（212 页）

那 块 地方 已 经 有 淡 水 了

（214 页译文：那个地方有淡水了。）

2. 处所名词（处所、地方）：

si$^{11}$ kiəŋ$^{35}$ kuɔ$^{22}$ ŋɔu$^{55}$ ləŋ$^{55}$ ɔ$^{35}$ p'ən$^{55}$ ɔ$^{35}$ q'ut$^{55}$ ni$^{55}$，…（207 页）

就 经 过 牛 郎 那 坟 那 处 呢

（210 页译文：就经过牛郎那个坟那里呢，…）

kə$^{22}$ q'uɔ$^{22}$ ko$^{22}$ ne$^{55}$ ŋun$^{35}$ lɔn$^{55}$ dɔu$^{22}$ kə$^{22}$ q'ut$^{55}$ le$^{11}$ lo$^{22}$。（213 页）

这 个 故事 呢 我们 说 到 这 里 了 了

(214 页译文：这个故事呢，我们说到这里了了。)

ɔ$^{35}$ kɔ$^{22}$ tai$^{22}$ p'ɔn$^{22}$ mɔ$^{11}$ huŋ$^{55}$ q'at$^{55}$ ɔ$^{35}$ q'ut$^{55}$ mɔ$^{11}$ biet$^{22}$ sɔt$^{22}$ lai$^{55}$ q'oi$^{22}$, … (197 页)

那 些 细 粉 就 从 鼻 那个地方 就 跳 出 来 去

(198 页译文：那些细粉就从鼻子那里跳出来，…)

3. 指示词（这里、那里）

ɔ$^{35}$ hau$^{55}$ kai$^{35}$ mɔ$^{11}$ ban$^{55}$ se$^{35}$ q'ut$^{55}$。(197 页)

那 头 鸡 嘛 绊 在 那里

(198 页译文：那只鸡还绑在那里。)

mun$^{35}$ kaŋ$^{22}$ dɔu$^{22}$ q'ut$^{55}$ si$^{11}$ tuɔn$^{22}$ le$^{11}$ lo$^{22}$。(198 页)

我们 讲 到 这里 就 算 了 了

(199 页译文：我们讲到这里就算了啰。)

kɔi$^{55}$ mɔ$^{11}$ kin$^{22}$ kɔi$^{22}$ kɔn$^{35}$ sɔu$^{22}$ se$^{35}$ q'ut$^{55}$。(211 页)

他 就 看见 几 根 草 在 那里

(213 页译文：他就看见几根草在那里。)

这个表示处所、指示、量词的 q'ut$^{55}$从何而来？笔者以为，这个 q'ut$^{55}$就是“窟”。《儋州村话》77 页白话音的 ut 韵未记 q'ut$^{55}$这个音，但在 123 页文言音中就记载有 q'ut$^{55}$这个音，而“窟，屈，掘，倔”四个字就读这个音。所以，说 q'ut$^{55}$来自“窟”在声音上完全切合。这样，“窟”用作量词、表示处所就属合情合理了。指示词和量词之间的紧密关联已经为人所知，不必多谈了。而指示词和处所词之间的关联，从粤语的“边、处”用作疑问词、湖北大冶方言“底、里”用作处所指示词就可以得到启示（参张惠英 2001，91–93；193–197 页）。

“窟”从古以来就作为处所名词（如“窟宅、窟室、洞窟、石窟”等），表示人或动物居住之处，并进一步引申为人或物会聚之处，如晋郭璞《游侠诗》之一：“京华游侠窟，山林隐豚栖。”由此出发，我们就能理解“窟”在广东、香港，乃至东南亚，常用作地名或寺院名，当然，这里也有方音不同、用字不同的问题。先看地名：

香港：扫管笏路（英文音译：So Kwun Wat；在明《粤大记》中写作“扫杆鬱”，清《广东图说·新安县图》11 页下作“扫管鬱”），麻笏围，麻笏村。

鬱子围，蚺蛇鬱，山鸡阮（引自萧国健等《香港岛仿古遊》28—30 页）

按，《广东图说·新安县图》10 页上、下，则写作“蚺蛇窟，山鸡窟”。可见，“窟、鬱”同音互写。因为香港话“窟”有两读，一读 fɐt$^{55}$，一读 wɐt$^{55}$，所以“窟、鬱、笏”可以互写。

“窟”在广州话读 fɐt$^{55}$，“窟、笏、忽”同音 fɐt$^{55}$，“屈、鹘、鬱”同音 wɐt$^{55}$，参考香港等地粤语方言的这些字的多读混读现象，我们就不难理解地名用字的多种写法。

再看广东的“窟、阮、屈、掘、崛、鬱、阬、笏、鹘”地名（据清桂文灿《广东图说》）：

高要县：罗郁冈（3 页上）

阬窟；屈村；黄泥窟（11 页下）

窝窟（13 页下）

四会县：龙屈（6 页上）

井窟坊；泥窟坊（7 页上）

下掘（9 页上）；狗子窟（9 页下）

阳江县：蛇掘；那屈；龙屈尾（12页上）

德庆县：龙窟（5页下）

南海县：月屈（15页上）；阬屈（16页上）

龙门县：溢窟（16页下）；土篱窟（18页下）

增城县：大欝（7页下）；欝洞（8页下）；到欝（12页上）

香山县：龙窟（18页下）

佛冈县：铁屈（8页下）

海丰县：笏子（7页上）；狗窟（7页下）；

必笏；葫芦笏；板笏（9页上至下）

风吹笏；东笏；南笏；笏底（10页下）

下笏肚（11页上）

笏口；石笏；浅笏（12页上）

宫笏；柴头崛（13页上）

东莞县：蛇欝滚（10页下）；九屈（13页下）

三水县：大鹘头（9页上）

按，199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水县志》118页有"大郁头"，"鹘、郁（'欝'的简写）"同音，于是今作"大郁头"。

值得一提的是，东莞方言把颈后凹处、后脑勺之下的部位叫做"老虎囱"，也叫做"老虎忽"（詹伯慧、陈小晓锦1996，133页）。这个"忽"就是"窟"的一种读法，相当于香港地名用字"笏"。

柬埔寨古迹"吴哥窟（也作吾哥，柬埔寨暹粒市湄南海鲜餐厅所写地址为：'暹粒市通往吾哥古迹大路右侧门牌0064号'）"，英语译音就是ANGKOR WAT，这个"窟"和敦煌石窟、莫高窟的"窟"完全同义，音则是用的粤语方音。看柬埔寨当地出版发行的地图CAMBODGE TOURISM，我们还看到"吴哥窟"译音为AMGKOR VAT，还有其他几处地名也用VAT，请看：

ANGKOR VAT

VAT CHEDEI

VAT ATHVEA

VAT BANGRO

VAT EK

VAT NOKOR

泰国七十一府县名中，也有以WAT为名的地名，例如（据胡子丹台北，1980）：

WAT PLENG（越烹分县）　（263页）

WAT SING（越信县）　（266页）

WAT ANANAKORN（越他那分县）　（267页）

WAT BOT（越不分县）

今泰语WAT可以指庙宇，寺庙名都冠以WAT，如曼谷市中心的WAT RENCHAM ABOPHIT，这和我们云岗石窟、敦煌石窟等都以珍藏佛教经卷、佛教艺术为特点正相一致，也和柬埔寨吴哥窟的宗教艺术建筑特征相一致。柬埔寨宝冠旅游有限公司印制的《柬埔寨王国地形及省政区图》，就把吴哥窟写作"吾哥古刹"。"刹"者寺也。

## 引用书目

丁邦新　1986　儋州村话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符昌忠　1996　海南村话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　1998　福建省志·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
桂文灿　广东图说　江苏估计刻印社影印同治刊本
胡子丹　1980　国际汉译地名词典　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北
湖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　1991　永顺县志（乾隆五十八年抄本）　岳麓书社
刘剑三　2000　临高汉词典　四川民族出版社
卢小群　2002　嘉禾土话研究　中南大学出版社
毛宗武、李云兵　1997　巴哼语研究　上海远东出版社
蒙朝吉　2001　瑶族布努语方言研究　民族出版社
云惟利　1987　海南方言　澳门东亚大学
萧国健、沈思　1992　香港岛仿古游　香港中华书局
詹伯慧、陈小晓锦　1996　东莞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张惠英　2001　汉语方言代词研究　语文出版社
　　　　2002　语言与姓名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元生、马加林、文明英、韦星明　1985　海南临高话　广西民族出版社
郑贻青　1977　回辉话研究　上海远东出版社

# 说疑问词“底、等”*

吴语指示词除了用“个，一”（参张惠英 2002）之外，还有一类是以舌尖塞音 t 、d 为声母的音，写作“的、第、迭、蝶”等字。我们以为，这些读法，都来自古代汉语疑问词兼指示词“底”的变读。关于“底”在方言中的一些用法，如指示词、疑问词、领属助词、复数人称代词词尾等，笔者在《广州方言词考释》、《汉语方言代词研究》等文中多次涉及（参拙作 2001，90—91，108—113；137—138，196—197，201—202 页)。本文则想从“底”用作疑问词、指示词时的变读情形，分布情形，以及相关的疑问词“等”的来历，作进一步考察。先从吴语谈起。

## 一、“底”的变读：可读入声一等舒声一等

我们首先要搞清“底”的种种变异读法，才能认识它的真面目。“底”的种种变异读法，包括声母、韵母、声调的变异，包括异读，包括合音，等等。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98—101 页所记指示词、疑问词条目中，有好几个地方都是读舌尖音声母的，例如（有几种说法的只录舌尖音声母字）：

| | 甚么 | 谁 | 这个 | 这火儿 | 这里 |
|---|---|---|---|---|---|
| 宜兴 | 店$_{音}$（底音异） | | | | |
| 溧阳 | 底 | | | | |
| 金坛$_{西冈}$ | 底 | | | | |
| 丹阳 | 底告$_{音,高低升}$ | 低$_{音}$告$_{音}$人$_{白}$ | | | |
| 靖江 | 低高$_{皆音}$，刁$_{音}$ | | | | |
| 江阴 | 到则$_{皆音}$，到$_{音}$（形） | | | | |
| 武进 | 爹$_{音}$ | 爹$_{音}$人$_{白}$ | | | |
| 宝山 | | | 第葛$_{皆音}$ | 第$_{音}$歇 | 第面，第搭$_{皆音}$ |
| 南汇$_{周浦}$ | | | 迭捬$_{皆音}$ | 迭$_{音}$歇 | 迭搭$_{皆音}$，迭块 |
| 上海 | | | 迭捬$_{皆音}$ | 迭$_{音}$歇 | 迭搭$_{皆音}$ |
| 松江 | | | 蝶够$_{皆音}$ | 蝶$_{音}$歇 | 蝶$_{音}$面 |
| 金华 | 戴$_{音}$ | | | | |

疑问词“甚么”，在溧阳、金坛$_{西冈}$、丹阳（城内）是一个明确无误的“底”，赵先生也把这个“底”字当作这个疑问词的词源来对待的，因为凡是读音有所变异的，就用小字注明只是个“音”，而非本字。在宜兴话中这个疑问词读作“店”，赵先生就注明是“底音异”，可知赵氏已经确认“店”是“底”的变异。笔者以为，宜兴话这个疑问词“店”，大概是“底物”的合音，参下文钱乃荣记作“点”，这和广州话“底物”合音为“点”完全对应（因

* 2004 年 6 月 22—23 日吕叔湘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为宜兴话咸摄山摄三四等的韵母是和 i 很相近的 ɪ，这个 ɪ 韵母就代表了带有鼻音韵尾 m 或 n，据赵元任 1956，49 页；钱乃荣 1992，25 页)。至于“低、第、迭、蝶”，大概都是“底”的声调变易所致，其中舒声变读入声更是常见，如“个”就读同人声“葛、搿”。当然，“底告、低告、低高”的“告、高”大概就是“个”的异读。吴语松江、嘉兴等地“个”读同“够”(赵元任 1956，97 页)，就是说可读同流摄，而流摄和效摄在一些方言中常有混读现象，所以是“个”也就可以读同效摄而成为“告、高”了。然后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刁”的读音，笔者以为，“到、刁”就是“底告、底高”的合音。江阴话“到则”就是“底个子”的合音，因为江阴话“子”读同“则”(赵元任 1956，109 页“儿子”条)。武进话的“爹”大概是“底家（底个)”的又一种合音读法，下文钱乃荣所记丹阳童家桥的“爹家”大概就是“底家”的合音。金华话问什么的“戴”，就是“底”的一等读法，也就是说读同一等。下文需要详说。我们先看吕先生对丹阳话“的告”的看法。

吕叔湘《丹阳方言的指代词》一文，谈到江苏丹阳话有个疑问词“的告（什么)”，读 tiʔ$^{55}$ kɔ$^{55}$或 tiʔ$^{2}$ kɔ$^{24}$，可以看出，吕先生所记丹阳旧城关区音，和赵元任所记丹阳城内音有所不同。吕先生于 244 页明确指出：“‘的告’大概来源于中古时期的‘底个’。”显然，这个“的”是“底”的入声。

丹阳话的“的告”有如下几种用法（据吕叔湘 1980，243 页；译文为引者所加)：

疑问：你看格是的告小说（你看的是什么小说)？|你手里是的告（你手里是什么)?

泛指：我的告小说都弗看（我什么小说都不看)。|我有的告看的告（我有什么看什么)。

虚指：他认则认得一个的告画家（他认识一个什么画家)|

你要弗要吃点的告（你要不要吃点什么)?

现在我们看钱乃荣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所作的吴语调查。钱乃荣于 1992 年出版的《当代吴语研究》977—982 页，记载了一些指示词疑问词的各点读音，以“底”的种种变异形式出现的读法很不少。请看（也以上文赵氏所记条目为准，用字稍有差异。有几种说法的只录舌尖音声母字)：

| | 什么 | 谁 | 这个 | 这儿 | 这会儿 |
|---|---|---|---|---|---|
| 宜兴 | 点葛 | | | | |
| 溧阳 | 底葛 | | | | |
| 丹阳城内 | 点告 | 点告人 | | | |
| 丹阳童家桥 | 爹家 | | | | |
| 靖江 | 底稿 | | | | |
| 江阴 | 到样，到末事 | | | | |
| | 到则（少） | | | | |
| 常州 | 爹东西，爹佬 | | | | |
| 宝山霜草墩 | | | 特搿 | 特郎，迪郎 | 特歇，迪歇， |
| | | | 迪搿 | 迪搿郎，第郎 | 第歇 |
| 宝山罗店镇 | | | 迪搿 | 特郎向，迪郎向 | 特歇，特歇洞， |
| | | | 特搿 | 特郎，迪郎 | 迪歇，迪歇洞 |
| | | | | 特搭，特板 | |
| | | | | 迪搭，迪板 | |
| 南汇周浦镇 | | | 特搿　迪搿 | 迪搭块 | 迪歇，特歇 |

| | | | |
|---|---|---|---|
| 上海城内 | | 特骱　迪骱　特搭，迪搭 | 迪歇，特歇 |
| 金华 | 淡食 | | |

比较赵氏和钱氏所记，可以说是基本相同，“点”是“底物”的合音，“到”大概是“底稿（即‘底个’的合音）”，“爹”大概也是“底家（底个）”的合音，丹阳童家桥就是读“底家”。只有一处我们以为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上海、宝山、南汇的“特”，是入声一等字，而“迪、迭、蝶”是入声四等字，也就是说，“底”读为入声时，有读四等和一等的不一致情形，也就是说，四等字“底”可以读同一等字。这是我们认为值得特别注意的地方，也是我们解决疑难问题的出发点。

我们以为，四等字“底”不只有读为入声一等的情形，也有读同舒声一等的情形。

现在我们可以讨论金华问什么的疑问词“戴”（赵记）和“淡食（钱记）”。金华疑问词“戴”（赵记）和“淡食（钱记）”的不同读法，在曹志耘编的《金华方言词典》得到了证实。

《金华方言词典》疑问词既可以读“待［$tɛ^{535}$］”，也可以读“淡［$tɑ^{535}$］”（49、116页），都是阴上调，都是古一等字。请看（49页）：

淡 $tɑ^{535}$ = 待 $tɛ^{535}$：（1）用在名词前头，问人或事物，什么：侬做～工作？……

（2）表示任指，什么：无～花头名堂……

（3）有一定程度（用语否定式），怎么：身体弗～好

淡时节 = 待时节：什么时候

淡干 = 待干：什么事

淡西 = 待西：（1）什么东西……（2）什么……

所以，赵记的“戴”，和曹记的“待”相对应，只是声调有阴去阴上的不同。而钱记的“淡食［$tɑ^{55}$ $ɕiəʔ^{2}$］”和曹记“淡西［$tɑ^{535}$ $sie^{33-55}$］”相对应，当然后字又有声调的差异。笔者以为，“淡食”就是“淡西”的入声读法。“西”读如“食”，犹如“底”读如“迭、蝶、迪、特”。至于“淡 $tɑ^{535}$ = 待 $tɛ^{535}$”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四等字“底”读同舒声一等字时的两种读法。因为金华话 ɑ 韵有两个来源，一是咸山摄，一是蟹摄，所以“单淡带戴待大”的声母韵母都相同。当然，这个疑问词如果写作“大”的阴上调，就很好理解，因为“大”有果摄一等和蟹摄一等两种读法。曹志耘《严州方言研究》就写作“大”。所以，无论写作“淡”，还是“戴、大”，都可以看作是来自蟹摄一等，都可以看作是“底”读同舒声一等，犹如“底”读同入声一等“特”。

下面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其他吴语方言，还有徽州方言，还有江西、广东等地的客赣方言，以及湖北方言。我们可以看看作为疑问词、指示词的“底”的分布范围有多宽广。请看下表（吴语严州方言据曹志耘1996，145页；吴语处衢方言据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斋、赵日新2000，360页；徽州方言据平田昌司等1998，230—231页；客赣方言据李如龙、张双庆1992，422页，注意，这些客赣方言点右上角数字标的是调类，不是调值；粤西客家话据李如龙等1999，200—201页）

| | | 什么 | 谁 | 这个 |
|---|---|---|---|---|
| 严州： | 淳安 | 大累 $tʻɑ^{53}$ $le^{55}$；大 $tʻɑ^{535}$ | | |
| | 遂安 | 大拉 $tʻa^{55}$ la· | | |
| 处衢： | 常山 | □西 $to^{42}$ $se^{45}$ | □农 $to^{42}$ $nã^{341}$ | |
| | 玉山 | 底（西）$te^{52}$（sei） | 底农 $teʔ^{3}$ $na^{45}$ | |
| 徽州： | 屯溪 | 底物 $tɤ^{32}$ $mɤ^{11}$ | | |

休宁　底物 $tɤ^{35}$ $mɤ^{31}$
婺源　底物 $tɤ^{2}$ $mɤ^{51}$

［客赣］

| | |
|---|---|
| 广东：翁源 | □只 $ti^{36}$ $tsak^{7}$ |
| 　　　连南 | □个 $ti^{3}$ $kai^{56}$ |
| 江西：宁都 | □只 $ti^{5}$ $tsak^{7}$ |
| 广西：西河 | □只 $ti^{3}$ $tʃak^{7}$ |
| 湖北：阳新 | 这个 $te^{5}$ $ko^{5}$ |
| 安徽：宿松 | 这个 $tɛ^{1}$ $ko^{5}$ |

［粤西］

| | |
|---|---|
| 阳西塘口 | □只 $ti^{21}$ $tsak^{2}$ |
| 阳春三甲 | □只 $ti^{31}$ $tsak^{21}$ |
| 信宜书贺 | □只 $ti^{31}$ $tsak^{2}$ |
| 信宜钱排 | □只 $ti^{31}$ $tsak^{2}$ |
| 高州新垌 | □只 $ti^{31}$ $tsak^{5}$ |
| 电白沙琅 | □只 $ti^{31}$ $tsak^{2}$ |
| 廉江青平 | □只 $ti^{31}$ $tsak^{33}$ |

我们从上表可以清楚看到，浙江和安徽的吴语以及徽语，都可以用“底”或“底”的一等读法“大”做疑问词，浙江常山话的“□西 $to^{42}$ $se^{45}$（什么）”“□农 $to^{42}$ $nã^{341}$（谁）”，那个方框“□$to^{42}$”音，也是“底”的一等读法。这个“□$to^{42}$”读的是果摄一等的音，和“大”声母韵母相同，42 调是一个连读变调，是阴上调作首字时和阴平调相连读时的变调（据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斋、赵日新 2000，82 页连读变调表），所以只能来自古清音声母上声，和别处“底”读同“大、戴”是同类现象。

至于客赣方言的指示词“□ti”，标第 3 调类的是阴上调，所以读上声的就是那个自古以来的疑问词“底”，只是有些方言读阴上，有些读阴去，这是用不同调类的读法来区别“底”的不同用法。

我们还注意到，都是用“底”的地区，用作疑问词是一个区域，用作指示词则是另一个区域，也就是说，上述地区还没有一处“底”既可以用作疑问词，又可以用作指示词。上海宝山南汇地区吴语以及客赣语“底”用作指示词，常州以西以南的吴语及徽语“底”用作疑问词，这是很有意思的语言分布现象。

现在我们看湖北方言中有关的指示词。

先看黄梅话。卢烈红所记湖北黄梅上乡五祖镇卢府村话中读舌尖音声母的指示代词有如下几个：

□（这）：$tæ^{214}$（卢烈红 2001，66 页；2002，322 页）。

（按，214 调是阴去调，和上声 23 调的“哪”韵母相同。《湖北黄梅话的人称代词》67 页韵母表 æ 韵就这两个字。）

大（这里）：$ta^{214}$（卢烈红 2002，324 页）

（按，黄梅话“大”还有 $tai^{44}$（阳去调）的读法，如“渠将也只堵大□［ts‘$an^{32}$］他现在也就只这个样子(没什么了不起)。”（卢烈红 2002，328 页）所以“大”有阴去 $ta^{214}$、阳去 $tai^{44}$ 两种读法。

大地(这里)：ta²¹⁴ tiʔ²⁰（卢烈红 2002，324 页）

（按，这个“大地”的“地［tiʔ²⁰］（轻声）”和入声“的［tiʔ⁴³］”同音，“的”据《湖北黄梅话的指示代词》323 页例句。）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表示指示的“大、大地”还可以用在人称代词之后表示复数（卢烈红 2001，68—69 页），“大地”标的音是 ta²¹⁴ ti²⁰，可见“地”读轻声时，可以读入声，也可以读舒声。这一点启发我们，“大、大地”作为人称代词复数形式，和“底、的”作为人称代词复数形式正相一致（参张惠英 2001，201—202 页），所以“大、大地”和“底、底底（底的）”就有某种关联。

堵(这，那，这样，那样)：təu²³（卢烈红 2002，327—330 页）

“渠将也只堵大□［ts'an⁴³］他现在也就只这个样子(没什么了不起)”（328 页）

“冒得堵回事没有这样一回事。”（328 页）

“我跟渠就只见过堵一回面我跟他就只见过这样一回面。”（328 页）

（按，以上三个例子“堵”是这的意思。）

“堵个天，总不下雨这样的天，总不下雨。”（328 页）

“堵个帽□［næk³⁰］，戴倒竟不好看这样的帽子，戴着一点也不好看。”（328 页）

| | | |
|---|---|---|
| 堵个势□［næk³⁰］ | 堵个样子□［næk³⁰］ | 堵个来形□［tæk⁴³］ |
| 堵个么势□［næk³⁰］ | 堵么个样子□［næk³⁰］ | 堵个么来形□［tæk⁴³］ |
| 堵么个势□［næk³⁰］ | 堵么样子□［næk³⁰］ | 堵么来形□［tæk⁴³］ |

（都是这个样子、那个样子的意思，328－329 页）

堵地（这样，那样）(329 页)

堵样（这样）(329 页)

堵些（这些，这样一些）(329 页)

堵点□［næk³⁰］(这样一点儿，表示数量少）(330 页)

多（这样，那样）：to³²（卢烈红 2002，330 页）(按，32 调是阴平调。)

如果孤零零地看黄梅话指示词，觉得复杂多样，不明其来历。如果我们作些比较，就可以清楚一些。

湖北大冶（金湖乡）话和黄梅话由于地缘较近，有一定的相似性。我们不妨比较一下大冶（金湖）话的代词（据汪国胜 1994）。

大冶话的指示词，可归纳为如下一个简表（据 156—170 页）：

| 近指 | 远指 | 泛指 |
|---|---|---|
| 带 ta³⁵ | 那 la³⁵ | |
| 带个（这个） | 那个 | |
| 带样（这样） | 那样 | |
| 带角个（这样的） | 那角个（那样的） | 角个（这个，那个）161 页 |
| 带果个（这样的） | 那果个（那样的） | 果个（这个，那个）161 页 |
| 带果（这样） | 那果（那样）166 页 | 果（这样，那样）162 页 |
| 带果低（这样） | 那果低（那样） | 果低（这样，那样）168 页 |
| 底 tai⁵³（这里） | 里 lai⁵³（那里） | |

我们这里不必讨论远指词“那”，也不讨论泛指的不分远近的“角、果”（“角、果”是“个”的变体，参拙稿《湖北方言词浅谈·指示词“个”的留存》），我们要讨论的是表示近指

的“底、带”。

大冶话用“底”指示处所，用“带”指示其他各种人、物、情形，显然，大冶话的“带ta$^{35}$”，就是“底”的一等读法，和上文金华话“底”读为“戴”完全一致。而且和严州的“大、淡”来源也相同。而黄梅话的近指词“大ta$^{214}$、堵təu$^{23}$、多to$^{32}$”和浙江金华、淳安、遂安、常山的疑问词“大、□to$^{42}$”也是有缘可寻。“多”和“大”都是果摄一等字，“多”作为“底”的变读和“大”作为“底”的变读是同样的道理。而“堵”是遇摄一等，吴语很多方言“多、都”同音，可能因此而使“底”又多了一种读法。

现在再看赵元任、丁声树、吴宗济等《湖北方言调查报告》1515页“这个”的记录（地名后的小字是记音者姓氏，还有括弧内的调类调值，都为引者所加）：

**这个**

安陆吴　tie$^{\supset}$　（阴去调值35）个

（按，788页韵母表只有iɛ韵，例字“撇帖邪”，798页同音字表把近指的“这”列入iɛ韵，成为tiɛ$^{\supset}$音，书末第五十七图“这”图则标tie$^{\supset}$。）

黄安赵　ti$^{\supset}$　（阴去调值35）个（按，928页同音字表和“底”声调有去声上声之别。）

罗田吴　te$^{\supset}$　（阴去调值35）个

（按，1016页同音字表te$^{\supset}$无同音字，和入声“得德”声母韵母相同。）

黄梅吴　te$^{\supset}$　（阴去调值15）个

（按，1081页同音字表e韵为舒声，相配的入声为æ韵。这样，“te$^{\supset}$（这）”无同音字，和“特”有阴去、阳去之别，“得德”读入声tæ。）

蕲春赵　te$^{\supset}$　（阴去调值15）个

（按，1123页同音字表te$^{\supset}$无同音字，和入声“得德”声母韵母相同。）

蒲圻吴　te$^{\supset}$　（阴去调值24）个

（按，1282页同音字表te$^{\supset}$无同音字，和入声“得德”声母韵母相同。）

石首吴　te$^{\supset}$　（阴去调值24）个

（按，1346页韵母表无ə韵；同音字表也无ə韵；第五十七图“这”图也作tə$^{\supset}$。相近的大概是ɤ韵，1356页同音字表ɤ韵有阴去调tsɤ［这］，但没有tɤ。tɤ和入声“得德”声母韵母相同。）

公安吴　꜀tə　（阳平调值13）个

（按，1366页韵母表无ə韵；同音字表也无ə韵；第五十七图“这”图也作꜀tə。相近的大概是ɤ韵，1376页同音字表ɤ韵有阴去调tsɤ［这］，但没有tɤ。tɤ和入声“得德”声母韵母相同。）

我们注意到，所引八个方言点，安陆和公安两个点的近指词，其韵母都越出了所描写的声韵调系统，也就是说，在口语语流中都出现了音变，而且变到非韵母系统所能包括。还有六个点则都没有同音字。当然这首先得看到，这些方言点韵母系统的归纳没有注意到口语语流中出现的新的韵母。同时也给我们启示，越是常用的口语词如指示词、助词等，发生音变的情形就越常见。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的作者在序言中就指出，湖北东南部的方言有“许多奇特现象”，由吴宗济先生调查“东南角最难的几处”，吴先生是众所周知的长于审音的语音学专家。上

述八处指示词的读音和来历，大概就是这“奇特现象”的一种，而且这八处就是由语音学权威赵元任、吴宗济亲自调查的。

我们看到，近指词读 t 声母的，有的是明明白白的“底”（大冶金湖、黄安）；有的和入声“得、德、特”的声母韵母相同或相应（安陆、罗田、黄梅[吴宗济记的李陵口音 $tɛ^{ʔ}$、卢烈红的卢府村音 $tɐ^{214}$（吴宗济记的李陵口音ɐ韵就是入声韵）]、蕲春、蒲圻、石首、公安），可以归纳为读“底”的入声一等；还有读“带（大冶金湖话）、大、堵、多（黄梅上乡五祖镇卢府村话）”，可以归纳为读“底”的舒声一等。笔者以为，指示词“底”的变读现象，是很值得注意的，回头再看安徽宿松话近指词 $tɛ^{1}$（李如龙、张双庆 1992，422 页），对照 15 页宿松话声韵调表，ɛ 韵的例字是入声字“色、白”，可见也是读为入声。这类变读入声的情形，和上海话的“特个这个”，可谓如出一辙。

还有湖北阳新（国和乡）话，近指词“这个”音 $te^{5}$ $ko^{5}$（李如龙、张双庆 1992，422 页），从 14 页声韵调表看，e 韵例字是“社、百”，第 5 调是阴去调，看不清来历。但我们比较了黄群建的《阳新方言志》，发现两者的记录出入比较大。当然李著所记是国和乡话，有 6 个声调，发音人是个 24 岁的大学生（2 页）；黄著所记是县治兴国镇话，是记录自己的方言，本人是湖北师院的老教师，只有 4 个声调。如果我们根据黄群建的《阳新方言志》，该书 165 页记载：

得 $tɛ^{45}$ 这　　　　（按，45 调是入声，参 28 页）

得个 $tɛ^{45}$ $ko^{33}$ 这个

得块 $tɛ^{45}$ $k'uæ^{21}$ 这儿

得样 $tɛ^{45}$ $iɔŋ^{33}$ 这样

显然阳新县县治兴国镇话的近指词“得 $tɛ^{45}$”，就是“底”的入声一等读法，如同上海话的“特个这个”。

以上都是“底”的种种变读情形。其实“底”的变读异读情形，在海南海口话和广东遂溪话雷州（旧名海康）话中就表现得非常典型，非常明确，“底”都有细音和洪音两种读法。

海口话“底”有 $ʔdi^{33}$（阳去调）和 $ʔdɔi^{213}$（阴上调）两种读法，分别表示两种不同的意义和词性。请看（据陈洪迈 1996，加方括弧的小字译文是引者所加）：

底 $ʔdi^{33}$：疑问代词

底时候：什么时候

底里：哪里

底个：（1）哪个，谁；……。（2）哪个；哪一个：～个是汝买个[哪个是你买的]？

底个时候：什么时候

底多：哪些：～行李是汝个[哪些行李是你的]？

底种＝底样：（1）哪种：～布合汝穿？（2）怎么样：即个锁头～开[这个锁怎么开]？

底幅带：哪儿；什么地方：行李放～？

底一个：（1）哪一个：～碗无洗有哪一个碗还没洗？（2）谁：～叫汝[谁叫你]？

（以上 4—5 页）

底 $ʔdɔi^{213}$：物体的最下部分：楼～｜罐～（136 页）

我们认为，海口话“底”的两种读法 $ʔdi^{33}$（阳去调）和 $ʔdɔi^{213}$（阴上调），是非常典型的可以说是符合规律的异读，因为不只“底”一个字有细音洪音这两种读法，而且和“底”

同韵的“弟”也读ʔdi$^{33}$（136 页“细弟$_{小弟}$”条），而同韵的“齐、洗、细”都读 tɔi（洪音读法），可见蟹摄四等字可以读 ɔi 韵，也可以读 i 韵。值得注意的是，蟹摄一等字“戴”也读 i 韵，可见蟹摄一等四等有可以读同的现象。

广东遂溪话可以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据余蔼芹（Anne O. Yue-Hashimoto）的 THE SUIXI DIALECT OF LEIZHOU（《雷州遂溪方言》），蟹摄四等字“底”也有两种读法：

底 tɔi$^{53}$（上声）$_{159页}$（按，和“底”同韵的“啼题蹄抵递帝第替”都读 ɔi 韵。）

［哪］ ti$^{35}$（阴平）$_{163页}$（按，和“底”同韵的“啼提堤体剃弟”都读 i 韵。）

□个 ti$^{35}$ kai$^{33}$（哪个）$_{344页}$

□□ ti$^{35}$ pi$^{21}$（哪边）$_{344页}$（ti$^{35}$原文标为五度制的中升调型是印刷错误。）

我们看到，遂溪话和海口话一个相同之处，就是“底”作为位置词，读上声 ɔi 韵，作为疑问词就读 i 韵。而且，“底”所属的蟹摄四等字，两个地方都是有些字读 ɔi 韵，有些字读 i 韵，所以遂溪话那个阴平调的 ti$^{35}$就是“底”的阴平变读。遂溪话的“啼”字就有两种读法，所以“底”读 ɔi 韵或 i 韵都是符合规律的异读。遂溪话还有一个疑问词“tiaŋ$^{33}$（谁）”（343 页），则是“底侬”的合音（参下文福建闽语）。遂溪话还有一个疑问词“□□tæ$^{35}$ kia$^{53}$（哪儿）”$_{344页}$，这个 æ 韵已经越出韵母系统之外，或者是合音造成，或者就是印刷错误。

张振兴、蔡叶青编的《雷州方言词典》，记载了疑问词“底 ti$^{24}$（阴平）”，相当于“哪”（5 页），还有一个疑问词写作“带 tɛ$^{21}$（阴去）”（112 页），用法有所不同。请看：

底 ti$^{24}$：疑问代词，相当“哪”：～个｜～处｜～爿$_{边}$‖“底”做疑问代词，读阴平调。

底处：哪里；哪个地方。

底个：哪一个，哪一种。

底条底路：询问原因，相当于“什么原因，什么理由”。

底步：哪一步。

底橇：哪一截，那一段。

底宁仔：哪些。　　　　（以上 5 页）

带 tɛ$^{21}$：疑问代词，相当“哪里”。(1) 问处所：汝去～？｜笔搁在～？(2) 问情况：我有讲伊乜$_{什么}$坏话在～？｜我有骂伊在～嘞？

带仔：问处所。　　　　（以上 112 页）

笔者以为，雷州话“底$_{阴平}$、带”都是“底”作为疑问代词的变读，也是蟹摄一等四等混读的一种表现。海口话“带 ʔde$^{45}$（阴去调）”就既表示地方，又可以用作疑问词“哪”（陈洪迈 1996，83 页），来源于“底”。

## 二、“底”的分布

上文谈“底”的变读时，已经看到“底”在江浙、安徽、江西、湖北、广东以及海南等地都有使用，有的地方用作疑问词，有的地方用作指示词。下面我们再进一步看看粤语和闽语中的分布情况。

粤语广州话有个疑问词读阴上 35 调 tim$^{35}$，一般写作“点”，用来问怎么、怎样、怎么样的意思；“点解”可以问为什么（据白宛如 1998，301 页；李新魁等 1995，472—475 页）。笔者以为大概是“底物”的合音（参张惠英 2001，91 页）。粤语的“点（问怎么）”和吴语的

“店（问什么）”可谓异曲同工，都是“底物”的合音。

我们看看珠江三角洲一带方言中“底”用作疑问词的有关情形（据詹伯慧、张日升1988，429页）：

| | 怎样（做） | 为什么 |
|---|---|---|
| 广州 | 点 | 点解 |
| 香港市区 | 点（样） | 点解 |
| 香港新界锦田 | 点样 | |
| 澳门市区 | 点样 | |
| 番禺市区 | 点 | 点解 |
| 增城县城 | 点样（做） | |
| 佛山市区 | 点 | 点解 |
| 南海沙头 | 点 | 点解 |
| 顺德大良 | 点（样） | |
| 三水西南 | 点 | |
| 高明明城 | 点 | 点解 |
| 中山石岐 | 点子 | |
| 珠海前山 | 点样 | |
| 斗门上横水上话 | 点 | 点解 |
| 斗门斗门镇 | 点 | 点解 |
| 东莞莞城 | 点样（做） | |
| 保安沙井 | 点样（做） | 点解 |

看来，珠江三角洲粤语区“底物”的合音“点”都是用来问方式和原因的。只有从化吕田点的方言，因为是客家话，就用“底”作近指：底只（这个）425页，底定（这里）426页，底（这些）427页。

现在看福建闽语。

闽语很多方言问谁时就用“底侬”或“底侬”的合音。请看《福建省志·方言志》545—547页“谁”的记载：

| | 谁 | | 谁 |
|---|---|---|---|
| 福州 | 底侬 tø$^{3}$ løyŋ$^{2}$① | 长乐 | 底侬 tø$^{3}$ løyŋ$^{2}$ |
| 连江 | 底侬 tɔ$^{3}$ nøyŋ$^{2}$② | 福清 | 底侬 tie$^{3}$ nøŋ$^{2}$ |
| 平潭 | 底侬 tie$^{3}$ nøŋ$^{2}$ | 永泰 | 底侬 tie$^{3}$ nøyŋ$^{2}$ |
| 闽清 | 底侬 tie$^{3}$ nøŋ$^{2}$ 以上545页 | 古田 | 底侬 tøyŋ$^{2}$ |
| 屏南 | 底侬 tie$^{3}$ nøŋ$^{2}$ | 罗源 | 底侬 tø$^{3}$ nøŋ$^{2}$② |
| 福安 | 底侬（合音）tœŋ$^{2}$ | 柘荣 | 底侬（合音）tœŋ$^{2}$ |
| 周宁 | 底侬（合音）tœŋ$^{2}$ | 永春 | 底侬 ti$^{3}$ laŋ$^{2}$（→tiaŋ$^{2}$） |
| 德化 | 底侬 ti$^{3}$ laŋ$^{2}$（→tiaŋ$^{2}$） | 华安 | 底股 ta$^{3}$ kɔ$^{3}$ 以上546页② |
| 龙岩 | 底侬 ti$^{3}$ laŋ$^{2}$（→tiaŋ$^{2}$） | 漳平 | 底侬 ti$^{3}$ laŋ$^{2}$（→tiaŋ$^{2}$） |

① 冯爱珍《福州方言词典》100页“底侬”音 tie$^{33-55}$ nøyŋ$^{53}$。

② “底”读 tɔ$^{3}$、tø$^{3}$、ta$^{3}$ 值得注意。

大田　底侬 te$^{3}$ laŋ$^{2}$　　尤溪　底侬 ti$^{6}$ nyŋ$^{2}$ 以上547页

## 三、“等”作为疑问词是因为“等”的多改切读法和“底”的一等读法同音而致

“等”最早单独用作疑问词，都引《后汉书·祢衡传》（2657－2658页，中华书局标点本）：“（黄）祖惭乃诃之，衡更熟视曰：‘死公，云等道?’祖大怒……遂令杀之。”

关于疑问词“等”的来历，王力《汉语史稿》第三章380页提到，“从南北朝起，史料中出现了一个‘底’字，它的意义和‘何’字相同。”382页说到，“但是‘何’字是怎样发展为‘底’字的呢？这还是尚待研究的问题，因为从语音看来，‘何’和‘底’似乎并没有什么历史关系。”在同页脚注中特别指出：

唐颜师古《匡谬正俗》说：“俗谓何物为‘底’，此本言‘何等物’，后省‘何’直云‘等物’耳。……今人不详根本，乃作‘底’字，非也”。这种猜测的话，是靠不住的。

我们以为，王力对颜师古的说法判为猜测之词，是完全正确的。而且从方言研究的角度看，“何”和“底”可以是不同地区的方言用词，谈不上是历史源流关系。

日本学者志村良治的《中国中世纪语法史研究》把“等、底、是”都看作同一来源。他一方面引用章太炎《新方言》的说法，就是“等”字“音转如底，今常州谓何为底，读丁买切。”因而于151页提出，“‘等、底’之音相近，均作疑问代词用，尤其是吴越之地，也即南方，‘等、底’音近，同样通用。”另一方面又引用高名凯《汉语语法论》第三章第三节“寔箇，音如敌”的材料，把疑问词“是物”的“是”和“敌”这样的舌头音相等同，于是“等、底、是”都来源相同（153页）。

笔者以为，“等”用作疑问词，从音韵反切看，并不复杂。“等”有两个反切，也就是两个读法，一是《广韵》曾摄上声等韵多肯切：“齐也，类也，比也，辈也。”一是《广韵》蟹摄上声海韵多改切：“齐也。”这“多改切”（今音同“歹”）的音，和“底”的一等读法完全一致，于是“等、歹、带、戴、大、底”这几个字在用作疑问词或指示词时，就或者音同或者音近而互相通用。从字形看，“等，待”二字都从“寺”得声，“待”就是蟹摄一等字。

关于四等字读同一等的例子，又如上海崇明话，“听、停、叠”都失去［i］介音，读同一等字：“听”音同普通话的“火通”，“停”音同“藤”，“叠”音同“特”。又如今北方话“的”在“目的、的确”等词中保留四等字的读法，而在其他如结构助词等用法中，都读同一等的“得”，于是“的、得”同音。至于三等字读同一等的就更多了，即以见组声母为例，如通摄合口三等字“弓躬宫供恭拱龚共恐龚”等，只有少数方言的某些用语中仍读三等的［i］介音韵母，一般都读同一等字“工公空”了。又如宕摄合口三等阳韵，无论非组声母，还是见系声母（如“方芳房亡、逛筐况王旺”等字），舒声全部读同开口一等（非组声母）和合口一等（见系声母）。

最后要说，《北齐书·徐之才传》“箇人讳底?”中指示词“个”、疑问词“底”一直使用至今，而且占领着至少半壁江山。

## 引用书目


白宛如　1998　广州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曹志耘　1996　金华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曹志耘　1996　严州方言研究　（日本）好文出版
曹志耘、秋谷裕幸、太田斋、赵日新　2000　吴语处衢方言研究　（日本）好文出版
陈洪迈　1996　海口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冯爱珍　1998　福州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福建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1998　福建省志·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
黄群建　1995　阳新方言志　中国三峡出版社
李如龙、张双庆　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厦门大学出版社
李如龙等　1999　粤西客家方言调查报告　暨南大学出版社
李新魁、黄家教、施其生、麦耘、陈定方　1995　广州方言研究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卢烈红　2001　湖北黄梅话的人称代词　《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5月66—70页
　　　　2002　湖北黄梅话的指示代词　《方言》第4期322—330页
吕叔湘　1980　丹阳方言的指代词　《方言》第四期241—244页
平田昌司等　1998　徽州方言研究　（日本）好文出版
钱乃荣　1992　当代吴语研究　上海教育出版社
汪国胜　1994　湖北大冶方言语法研究　湖北教育出版社
王　力　1988　汉语史稿（《王力文集》第九卷）　山东教育出版社
余蔼芹　（Anne O. Yue-Hashimoto）　1985　THE SUIXI DIALECT OF LEIZHOU（《雷州遂溪方言》）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詹伯慧、张日升　1988　珠江三角洲方言词汇对照　广东人民出版社
张惠英　2001　汉语方言代词研究　语文出版社
　　　　2002　从"一"用作指示词、量词、领属助词、词头说起　《汉语学报》第5期95—103页
　　　　2004　湖北方言词浅谈（2004年4月武汉大学词汇学会议论文，未刊稿）
张振兴、蔡叶青　1998　雷州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赵元任　1956　现代吴语的研究　科学出版社
赵元任 丁声树 杨时逢 吴宗济 董同和　1948　湖北方言调查报告　商务印书馆
志村良治著，江蓝生、白维国译　1995　中国中世纪语法史研究　中华书局

# 从词头“个”的分布看语言接触*

## 一、仡佬语、格曼语、克木语词头“仡、格、克”来源相同，“仡佬”即“个老”

“仡佬”族，唐宋史书中写作“葛僚、仡僚、佶僚、革老、仡佬”等。不管如何变换写法，这个“葛僚、仡僚、佶僚、革老、仡佬”的首字“葛、仡、革、佶”都是词头，而且是同一个词头。我们从声音出发，就可以明白，“仡佬”者，个老也。“个”是词头，“老”是对人的尊称。“个”在汉语方言中作为词头、领属助词、指示词、动态助词等用法，我们正在讨论中，有些还需要时日去辨认一番，而它在民族语言中的类似用法，就更需要化一番工夫去挖掘去比较。

张济民《仡佬语研究》第4页说道，“今日普定仡佬语称男人为 ɑ$^{31}$ tɑu$^{13}$或 ko$^{31}$ tɑu$^{13}$，平坝仡佬语称丈夫为 qo$^{33}$ tɑu$^{55}$或 ɑ$^{33}$ tɑu$^{55}$，……安顺仡佬语泛称妇女为 ʑɒ$^{13}$，普定称 ɑ$^{31}$ ʑɑ$^{13}$或 ko$^{31}$ʑɑ$^{13}$，平坝仡佬语称妻为 qo$^{33}$ʑɑ$^{13}$。”可见词头 ko$^{31}$（qo$^{33}$、ɑ$^{31}$）在仡佬语中用得很多，而且有多种变体，ɑ$^{31}$就是失落舌根音声母的变体。又如仡佬语的六枝牛坡话方言的词头就作 qə$^{33}$：qə$^{33}$ ȵɑ$^{35}$（踏）、qə$^{33}$ tɕɑŋ$^{55}$（卷曲）、qə$^{33}$ lu$^{55}$（近）、qə$^{33}$ lie$^{35}$（丑陋）（同上27页），qə$^{33}$、ko$^{31}$、qo$^{33}$韵母上的不同也是一种变体。

下面看张济民《仡佬语研究》提供的六枝牛坡仡佬语带 qə$^{33}$、qɑ$^{33}$、ku$^{55}$、ku$^{33}$、qɯ$^{53}$、qɯ$^{55}$词头的词：

qə$^{33}$ vei$^{31}$园圃　qə$^{33}$ dzo$^{31}$山　qə$^{33}$ʔlɑn$^{31}$路（482页）

qə$^{33}$ pu$^{55}$云（483页）

qə$^{33}$ ʑu$^{55}$高粱　qə$^{33}$ lɑŋ$^{31}$菜　qə$^{33}$ sei$^{35}$ tɑŋ$^{53}$大蒜　qo$^{31}$ zɛ$^{35}$刺猬　ku$^{55}$ tsɛ$^{31}$茄子（485页）

qɑ$^{33}$ʑu$^{55}$蚊子　qɑ$^{33}$ mei$^{35}$毛（487页）

qə$^{33}$ suŋ$^{31}$头发　ku$^{33}$ plɑŋ$^{31}$肩膀　qɑ$^{33}$ tsɑn$^{55}$ phe$^{31}$臂部　qɑ$^{33}$ mei$^{35}$ ŋə$^{33}$汗毛（488页）

qɑ$^{33}$ qei$^{31}$ de$^{13}$骨头　qɑ$^{33}$ de$^{13}$ mlɑŋ$^{31}$骨髓　qɑ$^{33}$ ɕe$^{33}$肠子　qɑ$^{33}$ ze$^{33}$病（489页）

qɑ$^{33}$ ȵɑ$^{53}$粑粑　qɑ$^{33}$ ȵɯ$^{33}$盐　qɯ$^{55}$ ɕu$^{55}$裤子（490页）

qə$^{33}$ lɯ$^{35}$帽子　qɑ$^{33}$ tsuŋ$^{35}$仓（491页）

ku$^{55}$ tɕi$^{31}$背篓　qɑ$^{33}$ phei$^{35}$囤箩（492页）

qɑ$^{33}$ tsɿ$^{31}$楔子（493页）

qɑ$^{33}$ tsuŋ$^{35}$刀子　qɑ$^{33}$ tsei$^{35}$ te$^{31}$笔　qə$^{33}$ tsɿ$^{33}$药　qə$^{33}$ tsɿ$^{31}$ phɑɯ$^{35}$火药（494页）

qə$^{33}$ ȵi$^{55}$刺　qɑ$^{33}$ lɯ$^{31}$壳　qɑ$^{33}$ tshu$^{35}$人（495页）

qɑ$^{33}$ luɛ$^{35}$ ʔlei$^{31}$主人（497页）

qə$^{33}$ vɛ$^{35}$熬（药）　qə$^{33}$ nɑn$^{55}$按　qə$^{33}$ tu$^{55}$扳折（500页）

---

* 2003年11月南宁民族语文会议论文。

qə$^{33}$ tsɑ$^{35}$比　qə$^{33}$ ɑɯ$^{35}$簸　qə$^{33}$ ʑɑ$^{35}$搓　qə$^{33}$ ȵɑ$^{35}$踩　qə$^{33}$ ʑi$^{35}$颤抖（501 页）

qɯ$^{53}$pi$^{53}$躲（502 页）

qə$^{33}$ ʑɑ$^{31}$挂　qə$^{33}$ tɕu$^{35}$跪　qə$^{33}$ tsei$^{31}$嫁　qə$^{33}$tuŋ$^{53}$啼（鸡）　qə$^{33}$tsei$^{55}$教　qə$^{33}$qɛ$^{35}$嚼

qɑ$^{31}$ qɑ$^{35}$见（503 页）

qə$^{33}$ tin$^{35}$记　qə$^{33}$ lɯ$^{35}$看　qə$^{33}$ zɑŋ$^{53}$啃（504 页）

qə$^{33}$ mɯ$^{31}$爬　qə$^{33}$ plei$^{35}$跑（505 页）

qə$^{33}$ ten$^{31}$热（动）　qə$^{33}$ sɯ$^{31}$收（506 页）

qə$^{33}$ li$^{33}$吞　qə$^{33}$ zɑn$^{33}$剃　qə$^{33}$ thu$^{35}$吐（口水）　qə$^{33}$ tɑ$^{35}$呕吐（饭）　qə$^{33}$ zɑn$^{55}$推

qə$^{33}$ tsɯ$^{55}$饿　qə$^{33}$tsei$^{31}$下　qə$^{33}$ʔ ʑɑ$^{35}$洗（脸）（507 页）

qə$^{33}$ʑu$^{33}$吊（508 页）

qə$^{33}$ tuŋ$^{31}$闹　qə$^{33}$ zɯ$^{53}$粗（米）　qə$^{33}$ ŋe$^{35}$稠密　qə$^{33}$ tɕhu$^{35}$低　qə$^{33}$ den$^{33}$肥（509 页）

qə$^{33}$ lu$^{55}$贵　qə$^{33}$ li$^{35}$光滑　qə$^{33}$ li$^{35}$滑（路）　qə$^{33}$ lu$^{55}$近（510 页）

qə$^{33}$ ʑi$^{13}$冷　qə$^{33}$ uŋ$^{55}$亮　qə$^{33}$ ŋie$^{35}$厚　qə$^{33}$ ȵɑ$^{31}$糯（形）　qə$^{33}$ den$^{31}$暖

qə$^{33}$ dɯ$^{33}$胖　qə$^{33}$ ten$^{55}$浅　qə$^{33}$ den$^{31}$热（511 页）

qə$^{33}$ ʑi$^{31}$细（布）　qə$^{33}$ ʔʑi$^{35}$稀（饭）　qə$^{33}$ li$^{31}$羞　qə$^{33}$ to$^{35}$痒　qə$^{33}$ luŋ$^{35}$圆（512 页）

qɒ$^{55}$ ntɑu$^{33}$明日（146 页）

又如李大勤的《格曼语研究》第 1 页讲到，“格曼”之名来自格曼人自称“格曼［kɯ$^{31}$ mɑn$^{35}$］”。陈国庆《克木语研究》第 1 页指出，克木人自称 kəmuʔ，他称 khəmuʔ，是 kəmuʔ 的变读。我们看到，这格曼和克木族名首字 kɯ$^{31}$和 kə、khə 实际都是词头，是来源同一的词头。而且，这个词头还有别的变体 k 和 tɕ（k 的颚化读法），这些变体都和布朗语词头 kaʔ$^{4}$ 对应。

先看克木语词头 k（1993 年在南宁召开的语言比较和语言接触会议上，陈国庆提到，这个词头 k，是 kɔ 的央元音弱化而致，右上角的一点表示分音节）的例子（据陈国庆 2002）：

k'tai 兔子　k'dŏŋ 蛋　k'tam 螃蟹　k'mɔt 蛀虫　k'thiam 大蒜　k'dɔŋ 罐子（149 页）

kh'muʔ 人　k'nai 那　（232 页）

k'nun 膝　（233 页）

k'maʔ 雨　（234 页）

k'dʑuh 吐　（痰）　（239 页）

k'mul 银　（252 页），　钱　（290 页）

k'neʔ 鼠　k'tɕak 喜鹊　（243 页）

k'sɛh 滴水　k'dam 重　（250 页）

k'diŋ 野牛　（274 页）

k'ʔip 蜈蚣　（276 页）

k'tak tiʔ 手掌　k'dɔʔtiʔ 胳膊　（280 页）

k'tap dʑɯaŋ 脚掌　（281 页）

tɕ'klăn 肾　tɕl'gul dʑɯaŋ 脚趾　（281 页）

kh'muʔ 人　（282 页）；　本民族自称　（283 页）

k'dŏp 栏杆　（284 页）

k'lĕn 铃　（290 页）

k'tot 吮吸　（291 页）

k'păt 摆 （手），招 （手） （292 页）
k'leh 撬（用棍） k'rai 搬（东西） k'tɔt 抽（水） （293 页）
tɕ'lɔŋ 磨 （刀） k'văt 雕刻 k'dŏŋ 煎 （295 页）
tɕ'rai 骂 （人） （298 页）
k'maʔ rɔt 下（雨） k'sĕh 掉下； 滴（水） （299 页）
k'kar gŏn 二个人 k'pĕʔ gŏn 三个人 （305 页）

下面看克木语词头 k、tɕ、德昂语词头 k，和布朗语词头 kaʔ⁴ 对应的例子（据同上）：

| | 克木语 | 德昂语 | 布朗语 |
|---|---|---|---|
| 蛋 | k'dŏŋ | kaʔ⁴ɔm | |
| 舌头 | k'taʔ | kaʔ⁴ tak¹（以上 233 页） | |
| 土地 | | k'tai | kaʔ⁴ tɛʔ¹ |
| 灰 | | k'buh | kaʔ⁴ lɤŋ²（以上 235 页） |
| 玩 | | k'tɕɔʔ | kaʔ⁴ xaʔ¹ |
| 平 | | k'ram | kaʔ⁴ lɤ¹（以上 238 页） |
| 银 | k'mul | | kaʔ⁴ mɯl²（242 页） |
| 螃蟹 | k'tam | | kaʔ⁴ tam¹ |
| 乌鸦 | kl'ʔak | k'ʔaʔ | kaʔ⁴ a² |
| 喜鹊 | k'tɕak | kha tɕɛk | kaʔ⁴ tɕak¹（以上 243 页） |
| 鬼 | | k'nam | kaʔ⁴ tɕiaʔ¹（247 页） |
| 重 | k'dam | | kaʔ⁴ kian³（250 页） |
| 一 | tɕ'ʔɯm | | kaʔ⁴ tiʔ⁴（232 页） |
| 三 | tɕ'ʔɯn | | laʔ⁴ oi¹（239 页） |

语音演变是有规律的，是整齐的，但也都有不整齐的现象。上表中我们就看到，德昂语词头 k 是常体，但也有 kha 这个变体；布朗语词头 kaʔ⁴ 是常体，但也有 laʔ⁴ 这个变体。同样，克木语的词头 tɕ 就是 k 的颚化变体。

又如李锦芳、周国炎《仡央语言探索》第 3 页指出，中越两国边境的普标人自称"加标［qa³³ biau³³］"，其中"加［qa³³］"是名词前缀。贵州南部的木佬人自称"嘎窝［qa²⁴ o⁵³］"或"阿窝［a³³ɣo³³］"，木佬人认同仫佬族。所以，加标、木佬（仫佬）的自称词头 qa-和上述仡佬、格曼、克木的词头都是同一个来源。

这个词头究其语源是什么呢？如果只是从仡佬本身看，或从克木语、德昂语、布朗语单独看，不容易看清它的来源。如果比较一下傣语词头 kɔ⁴/ ko⁴、壮语词头 kɯ⁵¹，苗瑶语词头"嘎、郭"，那就很明白，这个词头就是兼作量词、指示词、领属助词等的"个"。下面我们先看一下傣语词头 kɔ⁴、ko⁴ 来自量词"个"的情形。

## 二、傣语词头 kɔ⁴/ ko⁴、壮语词头 kɯ⁵¹，都来自量词"个"

傣语有个词头 kɔ⁴/ ko⁴，是同一个词头的方言变体。例如（据周耀文、罗美珍 2001）：

kɔ⁴： kɔ⁴ ku⁶成双成对者 kɔ⁴ sɛu⁵相好的同龄人（175 页）
双 老庚

ko$^{4}$：　ko$^{4}$ ho$^{1}$（第一［人］）

ko$^{4}$ tam$^{2}$（第二［人］）

ko$^{4}$ ha$^{3}$（第五［人］）

ko$^{4}$ pet$^{9}$（第八［人］）

ko$^{4}$ sut$^{8}$（第末［最后一个］）（以上314页）

（按，上引是傣语芒市方言用法，傣语绿春方言上述五个词的词头则是ʔɛ$^{2}$。显然，ʔɛ$^{2}$是kɔ$^{4}$、ko$^{4}$的又一个变体。犹如汉语方言“个”也常脱落声母，韵母也有a、ɔ、o、ɛ、e等多种读法一样。）

ko$^{4}$ hɔi$^{1}$ 螺蛳（380、381页）

（按，380、381页，“hɔi$^{1}$螺蛳”也可以单说，不需加词头。）

作者周耀文、罗美珍在175页指出：前缀kɔ$^{4}$，“原词义是‘个’”。在338页又指出，ko$^{4}$（个，量词）是早期汉语借词。我们以为，该书作者所言甚是。kɔ$^{4}$、ko$^{4}$、ʔɛ$^{2}$的读音，和汉语方言“个”的多种读法很接近。先看傣语方言量词“个”的几种读法（据同上316页）：

| | 芒市 | 孟连 | 景洪 | 绿春 |
|---|---|---|---|---|
| 个（人） | ko$^{4}$ | kɔ$^{4}$ | kɔ$^{4}$ | tu$^{2}$ |
| 个（碗） | hoi$^{5}$ | luk$^{10}$ | noi$^{5}$ | ʔɛ$^{2}$ |

傣语的词头kɔ$^{4}$、ko$^{4}$来源比较明白，有了这点认识之后，再看其他语言中“个”用作词头词尾等多种用法，就比较好办一些。这个ʔɛ$^{2}$又和汉语客家话等方言“个”读ke/e（ke失落声母的变体）/ɛ /kai等相对应。

泰国地名很多岛屿名用KOH或KHO作首音节，于是一般人都理解为这KOH或KHO就是小岛的意思。实际上，泰国也有一些小岛并非用KOH或KHO作首字。我们以新学会社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印行的《二十世纪中外大地图》（周世棠、孙海环编）来看，泰国图上的岛名就有不同译法：

岛兰萨　岛克丁伯　岛萨波加　岛丁斯哈　岛隆　岛岭山龙　岛扎

屿榔槟　科克兰岛　科米山岛

显然，“岛”用来译KOH，“科”用来译KHO，而“屿”则用来译不用KOH或KHO起头的岛名。在今天泰国的地图如WORLD EXPRESS MARKETING SERVICES出版的《MAP OF EXOTIC THAILAND》，KOH也用来作普通地名首字，如西南角普吉岛北临的“搁夭（KOH YAO）”，而普吉岛泰语就称“普吉（PHUKET）”，并未用KOH或KHO作首字。柬埔寨地名前的“KA-、KEO-、KOH-、KO-”也是这个词头（详张惠英2002，200—202页）。所以，我们以为，这个KOH或KHO大概本来就是用来指称的“个”，犹如英语地名前得用THE（THE USA，THE UNITED KINGDOM等）表示指称同理。不只“个”因为常用作词头而反映在地名上，“那”同样也因为表示指称而用作地名首字。

武鸣壮语有个词头kɯ$^{51}$，它和量词“个”同音。例如（据李方桂1953）：

kɯ$^{51}$用作词头：

kɯ$^{51}$ kau$^{33}$我（85、87、91页）

kɯ$^{51}$mɯŋ$^{31}$你（85、91、123页）

kɯ$^{51}$ te$^{33}$他（85、123页）

kɯ$^{51}$ rau$^{31}$我们（123页）

kɯ$^{51}$用作量词：

koi$^{55}$ kɯ$^{51}$ ʔduɑn$^{33}$

几　　月　几个月（167 页）

koi$^{55}$ kɯ$^{51}$ pi$^{33}$ 几（个）年（169 页）

几　　年

我们注意到，李方桂先生虽然没有在注文中注出“个”，但在译文中明白译出 kɯ$^{51}$就是量词“个”。

还有，西林壮语的词头 kai$^{5}$，在武鸣壮语中就用做量词和指示词。例如：

西林壮语词头 kai$^{5}$（据李锦芳 1995，19 页）：

单数第一人称：（kai$^{5}$）ku$^{2}$/ ŋɔ$^{4}$/ ɛ$^{2}$

单数第二人称：（kai$^{5}$）mɯŋ$^{2}$/ la$^{2}$

单数第三人称：（kai$^{5}$）ti$^{2}$

武鸣壮语量词指示词 kai$^{24}$（据李方桂 1953）：

kai$^{24}$　nɑi$^{51}$ θam$^{33}$ ʔbɑu$^{55}$ θoi$^{24}$ 这东西不三不四（161、250 页）

样、件　这　三　不　四　（引者按，kai$^{24}$用作量词。）

kai$^{24}$ huɑt$^{24}$ ʔdi$^{33}$ lo$^{55}$ 那腰好了（51 页）

个　腰　好　了　　（引者按，kai$^{24}$用作指示词。）

很明显，kai$^{5}$ 的读法，和汉语方言如客家话等读“个”为 kai（阴去调）完全一致。

## 三、苗瑶语词头“嘎、郭”来自量词“个”

苗瑶语一些方言自称或他称有一个词头“嘎”或“郭”，例如：

湘西吉卫苗语：qɔ$^{35}$（向日征 1999，238 页）

贵州凯里养蒿：qa$^{33}$（“嘎奴”）（陈其光 2001，132 页）

贵州凯里石板寨：qo$^{55}$ mjo$^{31}$（“郭苗”）（陈其光 2001，133 页）

湖南花垣腊乙坪：qo$^{35}$ ɕoŋ$^{35}$（“郭雄”）（陈其光 2001，132 页）

下面请看吉卫苗语词头 qɔ$^{35}$及其变体 kɯ$^{44}$、ka$^{33}$的例子（据向日征 1999）：

qɔ$^{35}$词头：

| | | | | | | |
|---|---|---|---|---|---|---|
| qɔ$^{35}$ ɕoŋ$^{35}$ | 苗族 | qɔ$^{35}$wɛ$^{33}$ 锅 qɔ$^{35}$ tɕɔ$^{53}$ | 鼎罐 | qɔ$^{35}$khɔ$^{44}$ | 锄头 | 111 页 |
| qɔ$^{35}$ mji$^{42}$ | 好几(个) | qɔ$^{35}$ tɕi$^{31}$ | (斤)两 | qɔ$^{35}$ tɕi$^{44}$ | 锣 | |
| qɔ$^{35}$ tɕhi$^{44}$ | 胃 | | | | | 132 页 |
| qɔ$^{35}$ ɳtɕi$^{35}$ | 剪刀 | qɔ$^{35}$ ɲi$^{53}$ | 男子 | qɔ$^{35}$ ɕi$^{44}$ | 带子 | |
| qɔ$^{35}$ ɲchi$^{44}$ | 篮子 | qɔ$^{35}$ lji$^{31}$ | 犁 | qɔ$^{35}$ lji$^{44}$ | 李子 | 133 页 |
| qɔ$^{35}$ phe$^{44}$ | 办法 | | | | | 134 页 |
| qɔ$^{35}$ se$^{35}$ | 箭 | qɔ$^{35}$ te$^{31}$ | 地方 | qɔ$^{35}$ te$^{33}$ | 瘦肉 | |
| qɔ$^{35}$ the$^{35}$ | 层 | | | | | 135 页 |
| qɔ$^{35}$ ʈe$^{53}$ | 碗 | qɔ$^{35}$ ʐe$^{33}$ | 仓库 | qɔ$^{35}$ tɕe$^{53}$ | 蒸笼 | |
| qɔ$^{35}$ ɳtɕhe$^{55}$ | 秤 | qɔ$^{35}$ ɕe$^{44}$ | 肠子 | qɔ$^{35}$ ce$^{44}$ | 水潭 | |
| qɔ$^{35}$ ce$^{42}$ | 碗柜 | | | | | 136 页 |
| qɔ$^{35}$ kwe$^{31}$ | 官 | qɔ$^{35}$ qwe$^{31}$ | 拳头 | | | 137 页 |
| qɔ$^{35}$ pei$^{44}$ | 杯子 | qɔ$^{35}$ tsei$^{31}$ | 线 | qɔ$^{35}$ ntsei$^{35}$ | 伞线 | 138 页 |

| | | | | | | |
|---|---|---|---|---|---|---|
| qɔ$^{35}$ ntei$^{44}$ | 刀 | qɔ$^{35}$ ʈei$^{42}$ | 梯子 | qɔ$^{35}$ʈhei$^{44}$ | 篱笆 | |
| qɔ$^{35}$ ɳʈei$^{33}$ | 锤子 | qɔ$^{35}$ ʐei$^{31}$ | 山岭 | | | 139 页 |
| qɔ$^{35}$ men$^{35}$ | 粽粑叶 | qɔ$^{35}$ men$^{33}$ | 荞麦 | qɔ$^{35}$ nhen$^{35}$ | 穗 | |
| qɔ$^{35}$ ɳen$^{42}$ | 鳞 | | | | | 140 页 |
| qɔ$^{35}$ pɛ$^{31}$ | 坎子 | qɔ$^{35}$ pɛ$^{31}$ | 坎子 | qɔ$^{35}$ mɛ$^{35}$ | 瓣(指橘子) | |
| qɔ$^{35}$ mɛ$^{33}$ | 略为 | qɔ$^{35}$ wɛ$^{44}$ | 湾 | qɔ$^{35}$wɛ$^{33}$ | 锅 | 141 页 |
| qɔ$^{35}$ lɛ$^{33}$ | 亲戚 | | | | | 142 页 |
| qɔ$^{35}$ ʈe$^{42}$ | 坎子，庭院 | qɔ$^{35}$ ȵtɕɛ$^{53}$ | 钉子 | | | 143 页 |
| qɔ$^{35}$ ɴqɛ$^{35}$ | 唢呐哨子 | | | | | 144 页 |
| qɔ$^{35}$ pa$^{35}$ | 腿 | qɔ$^{35}$ pa$^{31}$ | 洞穴 | qɔ$^{35}$ pha$^{53}$ | (谷)壳儿 | |
| qɔ$^{35}$ ma$^{33}$ | 泡沫 | qɔ$^{35}$ tsha$^{53}$ | 沙子 | qɔ$^{35}$ sa$^{53}$ | 糠 | 145 页 |
| qɔ$^{35}$ lha$^{53}$ | 绳子 | qɔ$^{35}$ ʈa$^{53}$ | 蹄子 | qɔ$^{35}$ ʐa$^{42}$ | 梳子 | 146 页 |
| qɔ$^{35}$ ŋwa$^{33}$ | 周围 | qɔ$^{35}$ qa$^{44}$ | (包谷)杆 | | | 147 页 |
| qɔ$^{35}$ mphɑ$^{44}$ | 妇女 | qɔ$^{35}$mphɑ$^{53}$ | 缺口(指田埂) | qɔ$^{35}$ mjɑ$^{44}$ | 扇子 | |
| qɔ$^{35}$ pʐɑ$^{44}$ | 棍子 | qɔ$^{35}$ tsɑ$^{35}$ | (油)榨 | qɔ$^{35}$ tshɑ$^{35}$ | 沙子 | 148 页 |
| qɔ$^{35}$ nɑ$^{42}$ | 痕迹 | qɔ$^{35}$ ʈɑ$^{33}$ | 汉族 | qɔ$^{35}$ ʈhɑ$^{44}$ | 叉子 | 149 页 |
| qɔ$^{35}$ tɕhɑ$^{35}$ | 荆棘 | qɔ$^{35}$ ɕɑ$^{31}$ | 匣子 | qɔ$^{35}$ cɑ$^{55}$ | 影子 | |
| qɔ$^{35}$ ɬjɑ$^{44}$ | 肋骨 | qɔ$^{35}$ khɑ$^{44}$ | 气味 | | | 150 页 |
| qɔ$^{35}$ qwɑ$^{44}$ | 腰子 | qɔ$^{35}$ pɑŋ$^{35}$ | 稗子 | | | 151 页 |
| qɔ$^{35}$ wɑŋ$^{42}$ | (辣椒)串 | qɔ$^{35}$ pʐɑŋ$^{42}$ | (旗)穗子 | qɔ$^{35}$ tɑŋ$^{42}$ | 凼 | |
| qɔ$^{35}$ thɑŋ$^{44}$ | 风箱 | qɔ$^{35}$ nɑŋ$^{31}$ | 行(指庄稼) | | | 152 页 |
| qɔ$^{35}$ ʈɑŋ$^{31}$ | 棺子 | qɔ$^{35}$ ɳɑŋ$^{35}$ | 什么 | qɔ$^{35}$ ʐɑŋ$^{31}$ | (鸟)笼子 | |
| qɔ$^{35}$ʐɑŋ$^{33}$ | 寨子 | qɔ$^{35}$ ʑɑŋ$^{35}$ | 秧苗 | qɔ$^{35}$ ʐɑŋ$^{42}$ | 边沿 | 153 页 |
| qɔ$^{35}$ kwhɑŋ$^{53}$ | 圈儿 | | | | | 154 页 |
| qɔ$^{35}$ hɑŋ$^{35}$ | 巷 | qɔ$^{35}$ hwɑŋ$^{35}$ | 金鸡内 | qɔ$^{35}$ po$^{31}$ | 底(指盆) | |
| qɔ$^{35}$ mpo$^{44}$ | 镰刀 | qɔ$^{35}$ mo$^{31}$ | 模样 | | | 155 页 |
| qɔ$^{35}$ to$^{33}$ | 荆棘 | qɔ$^{35}$ nto$^{33}$ | 坨子 | qɔ$^{35}$ ɬho$^{44}$ | 竹子 | |
| qɔ$^{35}$ ʈo$^{35}$ | 扫帚 | | | | | 156 页 |
| qɔ$^{35}$ ʂo$^{35}$ | 声音 | qɔ$^{35}$ tɕo$^{33}$ | 白 | qɔ$^{35}$ tɕho$^{44}$ | 纺车 | |
| qɔ$^{35}$ ȵtɕho$^{53}$ | 烟子 | | | | | 157 页 |
| qɔ$^{35}$ pɔ$^{35}$ | 林子 | qɔ$^{35}$ pɔ$^{35}$ | 山丘 | qɔ$^{35}$ tsɔ$^{35}$ | 灶 | 158 页 |
| qɔ$^{35}$ ntɔ$^{53}$ | 句子 | qɔ$^{35}$ ɬhɔ$^{35}$ | 脚 | qɔ$^{35}$ ʈɔ$^{42}$ | 屯篓 | |
| qɔ$^{35}$ ɳɔ$^{33}$ | 鼓 | | | | | 159 页 |
| qɔ$^{35}$ tɕɔ$^{3}$ | 鼎罐 | qɔ$^{35}$ tɕhɔ$^{44}$ | 担子 | qɔ$^{35}$ ȵtɕɔ$^{3}$ | 篾条 | |
| qɔ$^{35}$ ɕɔ$^{3}$ | 筛子 | qɔ$^{35}$ cɔ$^{53}$ | 皮肤 | qɔ$^{35}$ cɔ$^{35}$ | 轿子 | |
| qɔ$^{35}$ khɔ$^{44}$ | 锄头 | | | | | 160 页 |
| qɔ$^{35}$ phu$^{3}$ | 钵 | qɔ$^{35}$ mu$^{33}$ | 大麦 | qɔ$^{35}$ su$^{44}$ | 锁 | |
| qɔ$^{35}$ ntu$^{53}$ | 树 | | | | | 161 页 |
| qɔ$^{35}$ nu$^{31}$ | 叶子 | qɔ$^{35}$ ʈhu$^{53}$ | 架子 | qɔ$^{35}$ ɳʈhu$^{35}$ | 绑腿 | |
| qɔ$^{35}$ ɳu$^{35}$ | 种子 | qɔ$^{35}$ ʐu$^{44}$ | 山林 | qɔ$^{35}$ tɕu$^{35}$ | 针 | |

| | | | | | | |
|---|---|---|---|---|---|---|
| qɔ$^{35}$ tɕu$^{31}$ | 笼子 | qɔ$^{35}$ tɕhu$^{35}$ | 亲戚 | qɔ$^{35}$ ɳu$^{35}$ | 草 | |
| qɔ$^{35}$ ɳu$^{42}$ | 日子 | | | | | 162 页 |
| qɔ$^{35}$ ɕu$^{35}$ | 锯 | qɔ$^{35}$ cu$^{44}$ | 锄 | qɔ$^{35}$ khu$^{35}$ | 耙 | |
| qɔ$^{35}$ qhu$^{44}$ | 洞 | | | | | 163 页 |
| qɔ$^{35}$ moŋ$^{31}$ | 心脏 | qɔ$^{35}$ tsoŋ$^{31}$ | (磨)架子 | qɔ$^{35}$ toŋ$^{35}$ | 东西 | |
| qɔ$^{35}$ toŋ$^{42}$ | 山沟 | qɔ$^{35}$ thoŋ$^{53}$ | 木桶 | | | 164 页 |
| qɔ$^{35}$ loŋ$^{44}$ | (狗)窝 | qɔ$^{35}$ tɕoŋ$^{31}$ | 根 | qɔ$^{35}$ tɕoŋ$^{44}$ | 瘟疫 | |
| qɔ$^{35}$ɕoŋ$^{35}$ | 苗族 | qɔ$^{35}$ ɕoŋ$^{44}$ | 棉弓子 | qɔ$^{35}$ ljoŋ$^{35}$ | 木槽 | 165 页 |
| qɔ$^{35}$ pə$^{42}$ | 肩膀 | qɔ$^{35}$ pjə$^{31}$ | 灵魂 | qɔ$^{35}$ mʐə$^{44}$ | 筋 | |
| qɔ$^{35}$ tsə$^{44}$ | 卦 | | | | | 166 页 |
| qɔ$^{35}$ tə$^{44}$ | 皮 | qɔ$^{35}$ʈə$^{35}$ | 鱼篓 | qɔ$^{35}$ʈə$^{44}$ | 坎子 | |
| qɔ$^{35}$ ʈə$^{42}$ | (衣)领 | qɔ$^{35}$ ʐə$^{31}$ | 时代、世代 | | | 167 页 |
| qɔ$^{35}$ kə$^{44}$ | 水桶 | qɔ$^{35}$ khə$^{44}$ | 泡菜坛子 | | | 168 页 |
| qɔ$^{35}$ ntshɯ$^{44}$ | 茅草 | qɔ$^{35}$ tɯ$^{31}$ | 棒槌 | qɔ$^{35}$ tɯ$^{33}$ | 手 | 169 页 |
| qɔ$^{35}$ nɯ$^{42}$ | 蛋 | qɔ$^{35}$ʈɯ$^{42}$ | 筷子 | qɔ$^{35}$ ʐɯ$^{35}$ | 石头 | |
| qɔ$^{35}$ tɕɯ$^{31}$ | 时代 | qɔ$^{35}$ tɕɯ$^{44}$ | 身体 | qɔ$^{35}$ ɳɯ$^{31}$ | 柱 | 170 页 |
| qɔ$^{35}$ kɯ$^{42}$ | 极端 | qɔ$^{35}$ khɯ$^{44}$ lho$^{44}$ | 竹圈 | | | 171 页 |

kɯ$^{44}$词头：

| | | |
|---|---|---|
| kɯ$^{44}$ ʈei$^{53}$ | 后脑；后来 | 228 页 |
| kɯ$^{35}$ pu$^{33}$ | 伙伴 | 230 页 |
| kɯ$^{44}$ ɳaŋ$^{42}$ | 里边 | 235 页 |
| kɯ$^{44}$ ʂɯ$^{53}$ | 媒人、kɯ$^{44}$ me$^{33}$妹妹、kɯ$^{44}$ nə$^{33}$面前 | 238 页 |
| kɯ$^{44}$ tɕo$^{42}$ | 南 | 239 页 |
| kɯ$^{44}$ nə$^{33}$ | 前面 | 241 页 |
| kɯ$^{44}$ lo$^{53}$ | 上面 | 245 页 |
| kɯ$^{44}$ ʈei$^{53}$ | 外面 | 251 页 |
| kɯ$^{44}$ haŋ$^{44}$ | 下面、kɯ$^{44}$ pa$^{35}$下肢 | 253 页 |

我们注意到，kɯ$^{44}$原来是个量词，表示“双”，指手、脚（55 页）；而词头 qɔ$^{53}$又和词头 ka$^{33}$有时是互用的变体，例如：

ka$^{33}$ tɕi$^{35}$哪里（47、48 页）

qɔ$^{53}$ tɕi$^{35}$哪里（47、48 页）

而这个 ka$^{33}$也是一个量词，表示块、片，指钱、粑粑、瓦等（54 页）。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瑶族布努语方言，那么我们就清楚，吉卫苗语的词头 qɔ$^{35}$及其变体 kɯ$^{44}$、ka$^{33}$，和云南富宁县龙绍东努话正相对应。请看（据蒙朝吉 2001）：

ka$^{3}$ tɕi$^{5}$ 风，ka$^{3}$ hu$^{3}$ 云，ka$^{3}$ mpjəŋ$^{2}$ 病，ka$^{3}$ tɕau$^{1}$ 裤子，ka$^{3}$ fa$^{3}$ 毛巾，ka$^{3}$ m̥uŋ$^{1'}$跳蚤，ka$^{3}$ tuŋ$^{3'}$虱子，ka$^{3}$ po$^{1'}$发抖，ka$^{3}$ khe$^{5}$ 咳嗽，ka$^{3}$ la$^{8}$ 跑；(ka$^{1}$)to$^{4}$ 火，(ka$^{1}$)ntɬaŋ$^{2'}$叶子，(ka$^{3}$)nti$^{6}$ 阳光，(ka$^{3}$)kjo$^{4}$ 旱（词头可有可无）(87 页)

ka$^{1}$θhoŋ$^{3'}$骨头、ka$^{1}$ tɕoŋ$^{2}$ 根，ka$^{1}$ kjoŋ$^{3'}$贪嘴，ka$^{1}$ ʈo$^{8}$ 惊跳，ka$^{1}$ ʈhaŋ$^{5}$ 抖动，ka$^{1}$ tɬa$^{5}$ 跺脚，ka$^{1}$ ʐu$^{4}$ 大喊(89 页)

ka$^{1}$ mpuŋ$^{5}$ 雪，ka$^{1}$ mpuŋ$^{5}$ kaŋ$^{3}$ 冰，ka$^{3}$ hu$^{3}$ 雾，ka$^{3}$ te$^{5}$ 霜，ka$^{3}$ tɬho$^{3}$ 雹子(193 页)

ka$^{1}$ te$^{1}$ 土，ka$^{1}$ θhai$^{7}$ 锡，ka$^{1}$ to$^{41}$ 火，ka$^{3}$ pɔŋ$^{5}$ to$^{41}$ 烟（炊烟），ka$^{3}$ sha$^{3}$ 火灰（194 页）

ka$^{1}$ tɕɔŋ$^{1'}$ 蚯蚓，ka$^{1}$ shi$^{3}$ 蛔虫，ka$^{1}$ ntɕəŋ$^{1'}$ 臭虫，ka$^{1}$ m̤uŋ$^{1'}$ 跳蚤，ka$^{1}$ tuŋ$^{3'}$ 虱子，ka$^{1}$ ntsha$^{3'}$ 头虱，ka$^{1}$ mɔŋ$^{4'}$ 苍蝇，ka$^{1}$ ʑaŋ$^{3'}$ 蚊子，ka$^{3}$ to$^{3}$ / ka$^{3}$ tɬau$^{5}$ 皮（199 页）

ka$^{3}$ tɕɔŋ$^{2}$ 根，ka$^{3}$ ȵaŋ$^{3}$ 草，ka$^{3}$ ŋko$^{1}$ 茅草（200 页）

ka$^{3}$ Sɔŋ$^{6}$ 高粱，ka$^{3}$ phai$^{5}$ 穄，ka$^{3}$ fe$^{5}$ 棉花（201 页）

ka$^{3}$ ɬau$^{1}$ 脑髓，ka$^{3}$ ntɕau$^{2}$ 口水，ka$^{3}$ le$^{2}$ 痰（202 页）

ka$^{3}$ tɬəŋ$^{1}$ 肚子，ka$^{3}$ tɬau$^{5}$ 皮肤，ka$^{3}$ θhɔŋ$^{3'}$ 骨头，ka$^{3}$ ȵ̤uŋ$^{3}$ 肠子，ka$^{3}$ θo$^{3}$ 肺，ka$^{3}$ mpjau$^{6}$ 鼻涕（203 页）

ka$^{3}$ pen$^{6}$ 粪，ka$^{3}$ pa$^{6}$ 脓，ka$^{3}$ mpjəŋ$^{2}$ 病，ka$^{3}$ tu$^{8}$ ɬu$^{5}$ 天花，ka$^{1}$ ʂe$^{3'}$ 麻疹，ka$^{3}$ mpo$^{7}$ 疟疾（204 页）

ka$^{3}$ fa$^{3}$ 帕子（209 页）

ka$^{3}$ shi$^{5}$ 上衣，ka$^{3}$ tɕau$^{1}$ 裤子，ka$^{3}$ shi$^{5}$ po$^{3}$ 棉衣，ka$^{3}$ təŋ$^{1}$ 裙子，ka$^{3}$ ɳthaŋ$^{1}$ 裹脚，ka$^{3}$ mpa$^{4}$ 袜子，ka$^{1}$ to$^{4'}$ 柴，ka$^{3}$ pau$^{1}$ 被子，ka$^{3}$ ɕe$^{3}$ 蚊帐，ka$^{3}$ tɕen$^{4}$ 篾席（210 页）

ka$^{3}$ mjen$^{3}$ 草席，ka$^{1}$ hu$^{1'}$ 声音（211 页）

ka$^{3}$ tɕi$^{4}$ 茶（213 页）

这个词头 ka$^{1}$ 就是一个量词，表示根、只、条等（232、114 页）

从 qɒ、kɯ、ka 的语音看，从它们兼作量词、词头看，都和汉语方言的“个”对应。而吉卫苗语 kɯ$^{44}$多用作方位词词头这点看，和泰语地名用 KOH / KHO 作词头相似。最后我们比较汉语方言“个”的有关用法。

## 四、汉语方言中的词头“个（圪、尕）”

“个”在汉语方言中的用法很多，而且有不少异读、又读或声音变体。我们在此不加详细讨论。我们只就相关的“个”用作称人名词词头的用法作一个参照。

湖北四川一带的西南官话中，“个”可用作称人名词的词头，“个”起着指称的作用。

例如武汉话，朱建颂《武汉方言词典》128 页“个”条就记载：

> 个 ·kə 前置成分，‘这个’之省，用于名词之前，表示不满、讥讽、斥责等：
> ～苕$_{傻}$家伙｜～死货｜～杂种｜～坯子$_{不通人情的人}$｜～木头人｜～老实坨子｜～杂种事情的 ‖ 也作“咯”

又如湖北荆沙话口语中“个”可作发语词，用在名词或名词性结构之前，可以构成独语句。例如（据王群生 1994，270 页）：

[1] 个小坏蛋　　个小精怪　　个小鬼头

[2] 个苕货　　个糊涂虫　　个苕

[3] 个死不争气的　　个狗东西　　个狗×的

作者王群生同页指出：“‘个’作发语词，书面语中不用，口语中，‘个’读作轻声音节。‘个’一般构成独语句，为名词性的。‘个’字构成的独语句，有鲜明的感情色彩。如例[1]，都表示亲近、亲切的情感。例[2]有责备意，例[3]表示厌恶的情感。”

笔者有幸，于 2003 年 10 月中旬和参加华中师大语言教学与研究中心召开的被动式会议的同行一起游览新三峡，从湖北宜昌上船，到四川奉节，一路上经常听到“个老子”这句

话：在宜昌船过葛州坝时，有个船工为船只不能顺利进坝事而怒骂"个老子"，在奉节白帝庙的女摊贩因和一位游客没做成生意而骂了一声"个老子"。

由四川自贡人魏明伦编的川剧《变脸》中，男主角艺人水上飘看到领养的孙女对他百般孝顺，就唱"格老子死了也值得"。"格老子"就是"个老子"。这"个老子"当是指自己。

在张西庭、李德昌编的三十六集电视剧《曾国藩 魂断太平》中，有个没有文化、性格卤莽的人物鲍诏口中，就常有"格老子的、格奶奶的"等说法，和武汉话、荆沙话口语完全相类。剧中的人物鲍诏就是四川奉节人鲍超，奉节的旅游景点中有鲍超的介绍和遗物，还有他的后人捐献的太平军首领坐的木椅。"格奶奶的"可能是编剧者仿照"格老子的"或"他妈的、他奶奶的"这类说法而写成。而"格"则是"个"的同音代用字。

《汉语大词典》第4册996页载有"格老子"条，释为"四川笑骂人的口头语"。举例：朱乔《侍卫官杂记》："'格老子'，老杨笑着骂我，'怕老婆也得有点分寸——你简直太不像样了。'"

福建连城客家话近指词"这［tʂaʔ$^{5}$］"和远指词"解［kuə$^{11}$］"也有类似用法。项梦冰《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127页指出，单音指示代词"这、解"都可以出现在独语句句首，主要"表示说话人的不满语气，属詈语之类"，这种情况下，"这、解"在语音上都要发生变化：一是声母要读作送气声母，一是声调都读阳人，而"解"还可以进一步失落介音。请看：

这：tʂa$^{11}$——tʂʻaʔ$^{5}$

解：kuə$^{11}$——kʻuəʔ$^{5}$—— kʻəʔ$^{5}$

项梦冰于同页提供了4个例句：

这这浅债鬼嘿，这个讨债鬼！tʂʻaʔ$^{5}$ tʂa$^{11}$ tsʻie$^{51}$ tsuə$^{3}$ kuai$^{51}$

这这鸟佢娭个东西嘿，我×他妈！tʂʻaʔ$^{5}$ tʂa$^{11}$ tiu$^{3}$ tɹʻɥa$^{55}$ mai$^{33}$ə$^{35}$ taŋ$^{33}$ si$^{33}$

解解千筒梗嘿，那破鞋 kʻuəʔ$^{5}$/ kʻəʔ$^{5}$ kuə$^{11}$ tsʻie$^{33}$ tʻaŋ$^{55}$ kua$^{51}$！（127页）

解解合佢娭嘿，我×他妈 kʻuəʔ$^{5}$/ kʻəʔ$^{5}$ kuə$^{11}$ ku$^{35}$ tɹʻɥa$^{55}$ mai$^{33}$（127页）

按，作者127页特别指出，尽管"这［tʂʻaʔ$^{5}$］"、"解［kʻuəʔ$^{5}$/ kʻəʔ$^{5}$］"主要表示说话人的语气，仍有微弱的指示意味。

我们认为，福建连城客家话这个远指词"解"，实际上就是南方方言常见的指示词"个"（参张惠英2001，93—108、160—161页）。在这种表示不满语气、属于詈语性质的独语句中，句首的指示词的声母由不送气变为送气，声调读为阳人，犹如吴语指示词"个"，有的地方读同清音声母的"葛、格、革（阴入）"等，有的地方读同浊音声母的"搿（阳入）"。吴语读浊音声母的，客赣语一般读送气音声母，所以连城客家话指示词"解（个）"送气音（阳入）一读和吴语"个"有浊音声母（阳入）的读法正相对应，这符合汉语语音演变的一般规律。

北方如山西、内蒙、青海等地，用"圪、尕"作词头的，很常见。

山西话词头"圪"和"个"同音（参侯精一1985，99页），可用作名词、量词、形容词、动词等多种词类的词头。例如：圪蚤（跳蚤）、圪台（台阶）、圪堆儿、圪枝儿、圪弯弯底、圪找、圪求（参张惠英2001，207—208页）。

青海西宁话词头"尕"读阳平调ka$^{24}$，是"个"的一种古读，犹如果摄字"那"今普通话仍读nà，可以用作称人、称动物、称事物名词的词头，例如（据张成材1994，49—50页）：

尕姨娘（丈夫称妻妹；泛指亲近的年轻女性）
尕妹（兄嫂背称弟媳）
尕姐姐（女仆）
尕穷人（穷人）
尕兵（兵）
尕驴户（毛驴儿）
尕面片（一种面食）

甘肃东乡一带也有以“尕”作称人的词头，如一名贩毒女子叫“张尕娘”（见于《北京晚报》2004年1月18日第4版《十三公斤海洛因要了女毒枭的命》）

“个”在很多南方方言中用作指示词，也可以用作地名、人名词头。“个”（也写作“格、革、戈、葛”等）用作地名、人名的例子如：

地名：个旧　格勒　格渣　戈背　细戈　革羊　革乍　革庸（据《云南省地图册》）。

人名：噶令商　噶令条　噶罗　噶古　噶仲　噶包毛（据贵州《剑河县志》1121—1122页）。

最后，我们要说，从“个”词头的广泛分布，可以看到，语言或方言之间的接触是很密切很深远的，而要认清这种展转传承的关系还需要时日。

## 引用书目


陈国庆　2002　克木语研究　民族出版社
陈其光　2001　汉语苗瑶语比较研究　（收入丁邦新、孙宏开2001）
丁邦新、孙宏开　2001　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二）　广西民族出版社
侯精一　1985　长治方言志　语文出版社
剑河县志编委会　1994　剑河县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李大勤　2002　格曼语研究　民族出版社
李方桂　1953　武鸣僮语　中国科学院
李锦芳　1995　西林壮语人称代词探析　《民族语文》第2期
李锦芳、周国炎　1999　仡央语言探索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蒙朝吉　2001　瑶族布努语方言研究　民族出版社
王　均等　1984　壮侗语族语言简志　民族出版社
王群生　1994　湖北荆沙方言　武汉大学出版社
向日征　1999　吉卫苗语研究　四川民族出版社
项梦冰　1997　连城客家话语法研究　语文出版社
赵鼎汉等　1999　云南省地图册　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社
张成材　1994　西宁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张惠英　2001　汉语方言代词研究　语文出版社
　　　　2002　语言与姓名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济民　1993　仡佬语研究　贵州民族出版社
朱建颂　1995　武汉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 说"哀牢"就是今"仡佬"*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多处提到"哀牢"："哀牢夷者，其先有妇人名沙壶，居于牢山。"（2848 页）"哀牢人皆穿鼻儋耳。"（2849 页）

（晋）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永昌郡》："永昌郡，古哀牢国。"（284 页）

《文选·（班固）东都赋》："自孝武之所不征，孝宣之所未臣，莫不陆讋水栗，奔走而来宾。遂绥哀牢，开永昌。"李善注引《东观汉记》"以益州徼外，哀牢王率众慕化。地邝远，置永昌郡也。"

"仡佬"族，唐宋史书中写作"葛僚、仡僚、佶僚、革老、仡佬"等。不管如何变换写法，这个"葛僚、仡僚、佶僚、革老、仡佬"的首字"葛、仡、革、佶"都是词头，而且是同一个词头。我们从声音出发，就可以明白，"仡佬"者，个老也。"个"是词头，"老"是对人的尊称。仡佬、个老，和今武汉溯江而上西南官话的口头禅"个老子"一脉相承。

《后汉书》所记"哀牢"，大概就是后世所称的"仡佬"。因为这个"哀牢"的"哀"，和"仡佬"的"仡"都是个词头，都是由量词"个"演变来的词头。"个"古有 ai 韵的读法，今西宁商县话、福建永定话、广东东莞客家话等，量词"个"都读 kai，所以"个"失落声母便是"哀"。而 k- 声母失落的情形，在今汉语方言中常见。例如昆明附近的玉溪话（据杨时逢 1969）：

ʔɯ$^{53}$给$_{\text{(l是)}}$，ʔɯ$^{313}$去$_{\text{399页}}$

ʔu$^{44}$姑孤，ʔu$^{42}$骨酷，ʔu$^{53}$古，ʔu$^{313}$故$_{\text{400页}}$

ʔʻa$^{44}$瓜，ʔʻa$^{42}$刮，ʔʻa$^{313}$挂；ʔo$^{44}$哥歌锅，ʔo$^{42}$鸽割各郭角$_{1}$，ʔo$^{53}$果，ʔo$^{313}$过$_{\text{401页}}$

ʔɔ$^{42}$革，ʔɔ$^{313}$个；ʔʻɔ$^{42}$刻客；ʔuei$^{44}$归，ʔuei$^{313}$桂跪贵柜；ʔʻei$^{44}$亏，ʔuei$^{42}$葵；ʔai$^{44}$该皆街偕，ʔai$^{53}$改解，ʔai$^{313}$盖介械戒；ʔʻai$^{44}$开，ʔʻai$^{53}$楷，ʔʻai$^{313}$概忾；ʔuai$^{313}$怪；ʔʻuai$^{53}$块，ʔʻuai$^{313}$快$_{\text{以上402页}}$

ʔao$^{44}$高，ʔao$^{53}$稿搅，ʔao$^{313}$告；ʔʻao$^{44}$敲；ʔɔɤ$^{53}$狗，ʔʻəɤ$^{313}$够；ʔʻəɤ$^{53}$口$_{\text{403页}}$

ʔə̃$^{44}$跟根庚耕，ʔə̃$^{313}$更；ʔʻə̃$^{44}$坑，ʔʻə̃$^{53}$肯$_{\text{404页}}$

ʔaŋ$^{44}$干刚，ʔaŋ$^{53}$感敢；ʔʻaŋ$^{313}$抗；ʔuaŋ$^{44}$官观关鳏光，ʔuaŋ$^{53}$管滚，ʔuaŋ$^{313}$惯棍；ʔʻuaŋ$^{44}$宽匡坤昆，ʔʻuaŋ$^{42}$狂，ʔʻuaŋ$^{313}$况旷；ʔoŋ$^{44}$公弓恭宫供，ʔoŋ$^{313}$共；ʔʻoŋ$^{44}$空，ʔʻoŋ$^{53}$恐$_{\text{以上405页}}$ ʔa$^{42}$嘎$_{\text{407页}}$

《云南方言调查报告》赵元任序（1969 年二月一日）谓："云南话在发音上乍听起来好像四川重庆那类平平声音的西南官话，其实不那么简单。离昆明不远西南一点玉溪一带，就有颚塞音读喉塞音的现象。例如'可够了？'念成［ʔo ʔəɤ lə?］。那么如果是送气的［kʻ］就得变成个［ʔʻ］，不就成了个咳嗽了吗？果然是的。有一次我在一个摊子上听人买东西讲价钱，听他们老是一头儿说话一头儿咳嗽，再细听他们的话才听出来凡是有溪母洪音的字都是

* 载《汉语学报》2005 年第 2 期。

拿咳嗽当声母。"

王均等《壮侗语族语言简志》511页记载："水族自称 ai$^{3}$ sui$^{3}$，'水'是 sui$^{3}$ 的译音（ai$^{3}$ 是人的量词）。"又599页："毛南族自称 maːu$^{4}$ naːn$^{6}$（或 ai$^{1}$ naːn$^{6}$，其中的 ai$^{1}$ 是人的量词，是'个、位'的意思）"。

我们不妨看看毛南语量词 ai$^{1}$ 作量词的一些用法（据王均等1984）：

zəp$^{8}$ ai$^{1}$ zən$^{1}$（十个人）（635页）

十 个 人

ai$^{1}$ zən$^{1}$ kwai$^{1}$ ʔja$^{5}$ ka$^{5}$（635页）

个 人 犁 田 那（犁田的那个人）

ai$^{1}$ nau$^{1}$ zuːi$^{6}$ ɳaːu$^{6}$ na$^{3}$ ɦe$^{2}$?（637－638页）

个 哪 坐 在 前 我（谁坐在我的前面。）

ai$^{1}$ ai$^{1}$ paːi$^{1}$ juːn$^{3}$ dai$^{4}$。（638页）

个 个 去 都 得（哪一位去都行。）

ɦe$^{2}$ ɕi$^{4}$ ai$^{1}$ naːn$^{6}$，man$^{2}$ ɕi$^{4}$ ai$^{1}$ cin$^{1}$。（650页）

我 是 毛南人 他 是 汉 人（我是毛南人，他是汉人。）

ai$^{1}$ voŋ$^{1}$（666页）

个 高（高的那位）

水语 ai$^{3}$ 也有类似的用法，这里就从略。下面我们把水语 ai$^{3}$、毛南语 ai$^{1}$ 作词头的用法举例如下（据王均等1984；不用 ai$^{1}$ 作词头的就从略）：

| | 水语 | 毛南语 | |
|---|---|---|---|
| 男人 | ai$^{3m}$baːn$^{1}$ | ai$^{1m}$baːn$^{1}$ | （816—817页） |
| 老人 | | ai$^{1}$ ce$^{5}$；ai$^{1}$ laːu$^{4}$ | |
| 青年男子 | | ai$^{1}$ tso$^{2}$；ai$^{1}$ noːm$^{1}$ | |
| 青年女子 | | ai$^{1}$ tso$^{2}$；ai$^{1}$ noːm$^{1}$ | |
| 主人 | ai$^{3}$ sau$^{3}$ | ai$^{1}$ ɕau$^{3}$ | （818—819页） |
| 客人 | ai$^{3}$ hek$^{7}$ | ai$^{1}$ hɛk$^{7}$；hɛk$^{7}$ | |
| 瞎子 | ai$^{3}$ ko$^{4}$ | ai$^{1}$ nda$^{1}$ buːt$^{8}$ | |
| 疯子 | ai$^{3}$ ŋaːn$^{5}$ | ai$^{1}$ sa$^{5m}$baːk$^{7}$ | |
| 跛子 | ai$^{3}$ kwa$^{2}$ | ai$^{1}$ pja$^{1}$ kwa$^{2}$； | （820—821页） |
| 汉族 | ai$^{3}$ ka$^{4}$ | ai$^{1}$ cin$^{1}$ | |

还有，佯话、莫话、甲姆话，也以 ai 作为民族自称的词头和量词。例如：

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平塘县境内，说佯话的大部分自称 ʔai$^{1}$ raːu$^{1}$，平塘县甲青乡和惠水县的佯自称 ʔai$^{1}$ thən$^{2}$（马学良2003，737页）。笔者以为，ʔai$^{1}$ raːu$^{1}$者，"哀牢"也，也就是"个老"也。ʔai$^{1}$ thən$^{2}$者，thən$^{2}$是当地地名"六硐"的"硐"，而"硐"者"侗"也"洞"也，所以 ʔai$^{1}$ thən$^{2}$者"个洞"也，就是指称侗人。

佯话 ʔai$^{1}$是称人的量词，也可以用作词头。例如（据马学良2003）：

ra$^{2}$ ʔai$^{1}$ naːi$^{6}$（739页）

两 个 这 这两位

莫话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境内布依族一些人说的话，他们自称 ʔai$^{3}$ maːk$^{8}$，当地汉人称他们为莫家（马学良2003，740页）。莫话称人的量词也用 ʔai$^{3}$：

saːm¹ ʔai³——saːmai³ 三个 （马学良 2003，742 页）
三 个

甲姆话也是布依族中一部分人说的话，自称 ʔai³ ȶam¹，和自称 ʔai³ jai³的布依族人和自称 ʔai³ maːk⁸ 的布依族莫家人杂居（马学良 2003，742 页）。

## 引用书目

（晋）常 璩撰、任乃强校注 1987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范 晔 1975 后汉书 中华书局
马学良 2003 汉藏语概论 民族出版社
王 均等 1984 壮侗语族语言简志 民族出版社
杨时逢 1969 云南方言调查报告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印行

# 从“乞大，韃靼，莽固岱”说起*

## 一、汉人被称“乞塔、乞大、扎忽歹”（附“契丹”）

中国人在历史上除了被称作“汉人、唐人、秦人”等名称之外，在元明时期，还被称作“乞塔、乞大”等，当时高丽人的汉语读本就叫作《老乞大》，而俄国人称中国人的“КИТАЙ”也就是“乞大”的谐音。本文以为，“老，大”皆为尊称敬称，“乞”则是词头，犹如山西等地的词头“圪、尕、嘎、忽”。“乞大”的构词，犹如“仡佬”，都是词头“个”加上“大”或“老”，所以“乞大”也就是“个大”，“仡佬”也就是“个老”，“个”由指示词变为词头，仍然含有指点的意思。所以，“乞大”、“仡佬”之称，犹如从武汉到重庆长江中游一带西南官话中的口头禅“个老子”（也有写作“格老子”等）。

先看看这些名称之所由来。

由乌·满达夫标音、注释的《华夷译语》48页就有“忙豁$_{达达}$乞塔$_{汉人}$”，“乞塔”的注音是 kitad（58页）。

贾敬颜、朱风合辑的《蒙古译语女真译语合编》的《至元译语》3页“汉儿”条译音是“扎忽歹”（按，“歹”就是“大”的泰韵读法，犹如“大夫”音同“带夫”；“忽”即“乞”；“扎”可能是指示词）；《华夷译语》44页“汉人”的译音是“乞塔惕（kitat）”；韃靼馆下续增本《华夷译语》96页“汉人”条译音是“乞塔苦温”（笔者以为，“苦温”即“君”，以“苦温”音表示“君”的意思，在蒙语及南方少数民族中都常见到）；《登坛必究》卷二十二所载(蒙古)《译语》135页“汉人”条译音“乞塔”；《武备志》收载《韃靼译语》382页“汉人”条译音也是“乞塔”。我们以为，“塔”即“大”，俄语以及北方民族语言送气和不送气不构成对立的音位，也就是说，不分送气不送气。西北方言中“去”也常有读不送气音的。

“大”之用来称汉人，显然是取其表示尊长之义，“大人”一词既可以称父母，也可以称官长。方言中称父母为“大、大大”的情形，到处可见（参张振兴、张惠英 2003）。而且这个“大”的说法和用法广为流传，在少数民族语言中也有明显反映，南方如壮族，称岳父为 ta，称岳母为 tai，实际上就是“大、太”（参附注一）。北方如新疆回民称父亲就是“阿大”（刘俐李 1989，111页），称汉人为“大教”（同上 108页）。所以汉人被称为“乞大”是可以理解的。犹如今泰国的“泰”、“傣族”的“傣”，都来自“大”（参张惠英 2002，45—48页）。

“老”用来尊称老者长者，如“老挝、仡佬、仫佬”等，在北方民族中同样有反映。例如，蒙古语族达斡尔语对祖辈、高祖辈的称呼都用“老、太”（据丁石庆 1998，66页）：

taijəə 高祖父（高祖伯祖父、高祖叔祖父）

lao lao taitii 高祖母（高祖伯祖母、高祖叔祖母）

---

* 2004年6月25—28日银川中国语言学会年会暨第二届国际中国语文学术研讨会论文。

lao jəəjəə 曾祖父

lao taitii 曾祖母

笔者以为，称高祖曾祖的 lao、tai，就是汉语的“老、太”。所以“老乞大”中的“老”就是用作尊称的“老”。

“乞塔、乞大”的“乞”，以及“契丹”的“契”，还有“可汗”的“可”，大概是同一个词头。我们从“蒙古”又作“忙兀、蒙兀、忙豁、、忙忽、盲骨子”的情况看，又从西北方言词头“圪、尕、嘎、忽”有时可以相通的情况看，这个词头“乞、契”就可以有多种变体，或说对音，也就是说会有多种写法。

山西话、河南话、内蒙的汉语方言等北方方言都有一个词头“圪”。邢向东《神木方言研究》276 页指出，“圪”书面上有“圪、矻、纥、疙、扢、虼、仡、忔、屹、肐、咯、胳、阁、砢、吃、乞、骨”等十几种写法。笔者以为，除了这些，西北方言中常见的词头“嘎、尕”，还有“忽”，和“圪”也是来源相同，都来自指示词“个”。

笔者《词头“圪、阿”考》（见张惠英 2001，207—221 页），只谈到汉语方言和南方少数民族语言共有词头“个”，未及北方民族的语言。而这次谈“乞大、忽歹”，进一步看到了这个词头在北方少数民族语言中也有反映。我们从汉语方言中量词和指示词的渊源关系看，山西等地的西北方言指示词“兀”，实际上就是“个”。“蒙古”也作“蒙兀、忙忽《元朝秘史》91页、盲骨子《松漠纪闻》曰，盲骨子契丹事迹谓之朦古国，即唐书所谓蒙兀部。（李文田注《元朝秘史》28页眉批）”，这“古”的各种异读，和山西方言中“个”的异读非常相似。另外，从山西等地西北方言词头“圪、忽”在有些词语中可相通这点也可见到一斑（参附注二）。

现在我们把北方民族用“乞、契（包括‘怯、曲、阙、窟、阔、可、曷、忽）”等字作人名地名首字的例子简单介绍如下：

乞乞仲象、乞四比羽皆人名（《新唐书·北狄》6179 页）

乞失力人名（《元史》9 页）

乞力吉思人名（《元史》14 页）

乞住人名（《元史》19 页）

乞里吉忽帖尼太宗皇后名（《元史》45 页）

乞台萨理人名（《元史》3236 页）

乞台人名（《元史》3286 页）

乞卜察种族名（《元朝秘史》31 页）

乞沐尔合河名（《元朝秘史》59 页）

葛不律寒人名（《元史》3 页）

乞颜种部族名（《元朝秘史》90 页）

乞瓦儿绵、客儿绵皆地名（《元朝秘史》313 页）

合不秃儿合忽人名（《元朝秘史》30 页）

合不勒合罕人名（《元朝秘史》31 页）

按，李文田注谓：“本纪作葛不律寒引者按，参《元史》3页，即太祖之曾祖也。《辍耕录·世系表》曰，敦必乃六子，曰葛木虎，…曰葛忽剌急里怛，…曰合产，…曰葛赤浑，…曰葛不律，…”可见“合、葛”通译。合不勒合罕，122 页作合不勒。

合撒儿、合赤温皆人名（《元朝秘史》44 页）

格尼格思人名（《元朝秘史》30 页）

契苾何力人名（《新唐书·北狄》6189 页）
启昔礼人名（《元史》3291 页）
怯都不花人名（《元史》45 页）
怯的不花人名（《元史》46 页）
怯烈门人名（《元史》76 页）
怯列地名、怯列亦地名、怯台人名（《元史》2962 页）
怯烈台人名（《元史》2963 页）
怯台人名（《元史》2962 页）
怯怯里人名（《元史》3033 页）
怯烈人名（《元史》3174 页）
怯烈氏姓氏（《元史》3306 页）
怯绿怜河河名（《元史》15 页）
阙里别斡赤人名（《元史》3246 页）
忽汗河河名（《新唐书·北狄》6181 页）
忽必烈人名（《元史》57 页）
忽都台宪宗后名（《元史》2870 页）
忽怜人名（《元史》2922 页）
忽兰人名（《元史》3053 页）
忽辛人名（《元史》3068 页）
忽鲁忽儿人名（《元史》3181 页）
忽都人名（《元史》3200 页）
忽剌出人名（《元史》3229 页）
忽林失人名（《元史》3282 页）
忽都思人名（《元史》3256 页）
曷剌人名（《元史》3285 页）
纥石烈九斤人名（《元史》156 页）
可突于人名（《新唐书·北狄》6170 页）
可毒夫（"俗谓王曰可毒夫"）（《新唐书·北狄》6182 页）
可度者人名（《新唐书·北狄》6173 页）
克烈部族名（《元史》5 页）
渴野州人名（《新唐书·北狄》6173 页）
库真奚部国名（《新唐书·北狄》6173 页）
窟说/屈设部族名（《新唐书·北狄》6178 页）
窟哥人名（《新唐书·北狄》6169 页）
阔阔人名（《元史》3250 页）
阔里吉思人名（《元史》3261 页）
阔阔出人名（《元史》3265 页）
屈戍人名（《新唐书·北狄》6172 页）
屈出律罕人名（《元史》13 页）
曲雕阿兰地名（《元史》29 页）

曲枢人名（《元史》3312页）
去诸人名（《新唐书·北狄》6175页）
颉利人名（《新唐书·北狄》6187页）
盖苏文/盖金人名（《新唐书·北狄》6187页）
盖牟人名（《新唐书·北狄》6191页）
盖利泊人名（《元史》76页）
盖苗人名（《元史》4259页）
加尸人名（《新唐书·北狄》6191页）
迦鲁纳答思人名（《元史》3260页）

其实，“老、大”等尊称敬称在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都是一个流行语，用来作为人名地名族名国名，如老挝之用“老（英文LAOS）”，过去泰国之名“暹罗”就是“先老”，今泰国之用“泰”即“大”，傣族之音DAI也是“大”（汉语“大、太、泰”是同源异写）。

［附“契丹”］

中国人也被称为“契丹”，法人古伯察著、耿升译的《鞑靼西藏旅行记》20页就记述了一位蒙古人的话，他称汉人为“契丹人”：

现在，自从蒙古人开始种地和建筑房舍以来，他们都变得贫穷了。契丹人（汉族人）进入了这一地区，畜群、耕地、房舍等落入了他们手中。

……

契丹人能说会道。一个蒙古人不可能告赢契丹人。

按，这都是引蒙古人的话，译者只在第一次出现“契丹”时加了括弧作注。在关于藏传佛教塔尔寺的描写中，又多次出现汉族出身的“契丹喇嘛”：

于院子的另一端，住着一个出身于汉族的“契丹喇嘛”（汉人喇嘛）。（376页）

这名契丹喇嘛身边有一名11岁的小沙必。（377页）

那位契丹喇嘛发现了我们受挤的难堪局面，于是便请我们取道返回住所。（383页）

原来，在陶宗仪《辍耕录·氏族》中，有：“汉人八种：契丹、高丽、女直、准台、珠尔噶岱、哲、卓沁台、渤海女直同”。

其实，从声音上看，“契丹”和“乞大”也相通，上文说到，“契、乞”都是词头，北方话声音相同；再从谐声偏旁看，山摄字和果摄字有通谐的例子，“丹”之读同“大”，犹如“鞑靼（大大）”的“靼”之读同“大”，“靼”从“旦”声而读同果摄，“丹、旦”都是山摄一等寒韵（以平声赅上声去声）。又如寒韵字“难”，加上“人”旁就是果摄的“傩”了。所以“契丹”也就是“乞大”。方龄贵《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乞塔》206—212页也谈到有关情况，但未考察其语源。

## 二、蒙人被称“鞑靼、莽固岱”（附“台吉”）

蒙古人过去被称为“鞑靼、忙忽、莽固岱、蒙古歹”等，其来由大概是：“鞑靼”就是达达，就是称呼亲属尊长的“大大”，“岱、歹”就是“大”的蟹摄一等泰韵的读法。而“忙忽、忙兀、莽固、蒙古”就是蒙哥、蛮哥的意思（详第三节）。

我们发现，在元人陶宗仪所著《辍耕录》卷一，18至19页《氏族》部分“蒙古七十二种”条下，多数氏族都以“达、岱（台）”来取名。请看：

| | | | | |
|---|---|---|---|---|
| 阿尔德　济达 | 纳延济达 | 阿尔德　济达 | 和塔济达 | 纳延济达 |
| 阿尔德　济达 | 阿古拉里达 | 彻尔济达 | | |
| 扎拉尔岱 | 库克新莽固岱 | 鸿和岱 | 必噜岱 | 齐哩克岱 |
| 图卜岱 | 图噜卜岱 | 萨里岱 | 济雅岱 | 娄珠克岱 |
| 雅克布哈岱 | 沙卜珠岱 | 默勒吉岱 | 拜达勒岱 | 玛勒岱 |
| 伊奇尔岱 | 谔尔古岱 | 鄂摩克岱 | 阿喇勒岱 | 丹济岱 |
| 鸿和岱紧 | 伯苏岱 | 雅克布色岱 | 穆尔温塔岱 | 莽固岱 |
| 塔塔尔岱 | 乌噜克岱 | 沙卜珠岱 | 扎玛勒岱 | 乌噜勒岱 |
| 布德吉鼐满岱 | 塔塔尔岱 | 昂吉岱 | 卓岱 | 蒙固岱 |
| 鄂摩克岱 | 图鲁卜岱 | 巴尔固岱 | 哈达岱 | |
| 硕岱台 | | | | |

可以看到，七十二种氏族，有四十八种以“达、岱、台”命名，因为“台”和“大、太、泰”都是蟹摄一等字，所以也归入其中。

在李文田注《元朝秘史》（丛书集成初编本）中，“达达”和“歹（和‘岱’相当）”都用来称人，“歹”还可以作人名。而“达达”则除了作客观叙述用语，还可以用来称呼自己同胞，或用做自称，也可以用来称呼对方族人，显然是一种亲切和尊重语意和感觉。例如：

众达达泰亦赤兀百姓42页（按，这是客观叙述用语。）

咱达达每答应了的话，便是誓一般。（李注：因此语，知漠北人自称为鞑靼也。）80页

帖木真王罕扎木合三个相合着，将篾儿乞惕达达房子推倒了。84页

（按，“篾儿乞惕达达”中“达达”是称呼用语。）

你达达每若无皇帝呵，如何过。106页（按，这是称呼对方用语。）

咱达达多半百姓在咱这里（李注：据此文，则客列部亦鞑靼种。）174页

我们注意到，“达达”作为称呼用语，在今蒙古语族语言中还能看到。例如：

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的东乡族语言，属于蒙古语族。称呼父亲的一种说法就是 ada（刘照雄 1981，105、107 页）。

青海省的土族语，也属于蒙古语族，称呼老者长者为 aade，如“王家爷爷”就是 vaŋdza aade（照那斯图 1981，20 页）。

据孙竹主编的《蒙古语族语言词典》537 页，土族语称祖父为 ɑːdeː（这和照那斯图记称老者长者为 aade 的说法正相一致）；保安语称祖父为 dɛdə 。

这种 ɑːdeː 或 dɛdə 的尊称，和北方山西、陕西、宁夏、青海等地称父亲或父辈长者的说法完全相通（参张安生 2000，139 页；高葆泰、林涛 1993，99 页；张成材 1987，141 页；孙立新 2001，306 页；邢向东 2002，377 页）。

而且，北方民族不只以“大大、达达”尊称老者长者，还常见用“大”姓氏。例如契丹的首领就姓大贺氏：《新唐书·契丹》（卷二一九，6167 页）：“契丹，本东胡种，……至元魏，自号曰契丹。…其君大贺氏”。又如同卷 6179 页渤海国，也是“姓大氏”。今内蒙、新疆、黑龙江等地的达斡尔族，也有认为源自契丹大贺氏（丁石庆 1998，2 页）。“达斡尔（清朝文献中也作打虎儿、达瑚尔、达瑚里、达胡尔、达呼里、打虎力、达古尔、达乌尔、达乌里等等）”和“大贺”在语音上完全对应。

丁石庆《达斡尔语言与文化》35页说到，达斡尔语的“莫昆达 mokundaa”是指莫昆内主持日常事务的公职人员（1998,），也就是氏族内部的尊长。这个表示尊长意义的词就是“达 daa”。又在61—62页对 xaldaa（哈拉达）、mokundaa（莫昆达）作详细说明：“在达斡尔语中-daa后缀加于某一名词之后表示‘－长’之义。故‘哈拉达’似可译为‘族长’，‘莫昆达’可译为‘氏族长’。”62页还说有更小的血缘体之首“莫音达（mojindaa）”，这个“达”也是首领。

在历史上，汉朝就有一个以“軑”为名的长沙相侯，今长沙博物馆就展有长沙軑侯墓。《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第七》978页：“軑，长沙相侯，七百户。”集解：音大。索隐：軑音大，县名，在江夏也。又978页：“（孝惠）二年四月庚子，侯利仓元年。”索隐：《汉书》作“軑侯朱仓”，故长沙相。笔者以为，“軑”音同“大”，以“軑为称也就是以“大”为称。

下面看北方民族以“大、达、太、塔、蹋”等字为人名地名的例子：

大丑部族名（《元史》4页）

大真国号名（《元史》19页）

大洛伯地名（《新唐书·北狄》6173页）

大莫拂瞒咄人名（《新唐书·北狄》6178页）

大拂涅/拂涅部族名（《新唐书·北狄》6179页）

大氏姓氏（《新唐书·北狄》6179页）

大对卢官名（《新唐书·北狄》6186页）

大人官名（《新唐书·北狄》6187页）

大长官名（《新唐书·北狄》6197页）

大行城地名（《新唐书·北狄》6197页）

大炊日本人名（《新唐书·北狄》6209页）

太大使官名（《新唐书·北狄》6186页）

太宝日本年号名（《新唐书·北狄》6208页）

太鲁州地名（《新唐书·北狄》6173页）

达末娄部族名（《新唐书·北狄》6210页）

达姤部族名（《新唐书·北狄》66210页）

合达人名（《元史》31页）

达兰达葩地名（《元史》33页）

达释人名（《元史》3271页）

达识帖睦迩人名（《元史》3374页）

达礼麻识理人名（《元史》3451页）

答力台人名（《元史》8页）

答阑版朱思地名（《元史》4页）

答答呵儿人名（《元史》3279页）

答里麻人名（《元史》3页）

塔海答鲁人名（《元史》4页）

塔里寒寨地名（《元史》22页）

塔密儿河河名（《元史》30页）

塔塔儿部族名（《元史》3431页）

塔思人名（《元史》2937 页）
塔塔儿台人名（《元史》2942 页）
塔察儿人名（《元史》2952 页）
塔海人名（《元史》3005 页）
塔不已儿人名（《元史》3034 页）
塔本人名（《元史》3043 页）
塔塔统阿人名（《元史》3048 页）
塔出人名（《元史》3223 页）
塔出人名（《元史》3272 页）
塔里赤人名（《元史》3275 页）
塔海帖木儿人名（《元史》3276 页）
塔识不花人名（《元史》3615 页）
塔不台人名（《元史》4398 页）
蹋敦人名（《新唐书·北狄》6173 页）
太平人名（《元史》3367 页）
太不花人名（《元史》3381 页）
泰赤乌部族名（《元史》3 页）
泰寒寨地名（《元史》13 页）
泰不华人名（《元史》3423 页）

下面我们把《元朝秘史》李文田注、《元史·目录》中用“歹（解）、台、带”（从“斡阔台/阿戴/斡歌歹/窝阔台”的异名看，“台、歹、戴”相通也）作人名后字的例子介绍如下：

豁里剌儿台、不古讷台、别勒古讷台皆人名（《元朝秘史》12 页）
马阿里黑伯牙兀歹人名（《元朝秘史》15 页）
札只剌歹人名（《元朝秘史》22 页）
巴阿里歹人名（《元朝秘史》23 页）
沼兀列歹人名（《元朝秘史》24 页）
那牙吉歹、巴鲁剌台皆人名（《元朝秘史》27 页 ）
阿答儿歹、兀鲁兀歹皆人名（《元朝秘史》27 页）
失主兀歹、朵豁剌歹皆人名（《元朝秘史》28 页）
把歹/巴歹人名（《元朝秘史》34 页，167 页）
别勒古台人名（《元朝秘史》60 页）
札儿赤兀歹人名（《元朝秘史》69 页）
合阑勒歹人名（《元朝秘史》24 页）
哲台人名（《元朝秘史》91 页）
轻吉牙歹人名（《元朝秘史》95 页）
多歹人名《元朝秘史》103 页
主儿扯歹人名（《元朝秘史》110 页）
豁里歹人名（《元朝秘史》129 页）
只儿豁阿歹人名（《元朝秘史》136 页）
阿勒台山山名，今作阿尔泰山（《元朝秘史》156 页）

不合台、乞剌台皆人名（《元朝秘史》166 页）
阿勒赤歹、赤吉歹皆人名（《元朝秘史》169 页）
斡阔台/阿戴/斡歌歹/窝阔台人名（《元朝秘史》173、217、329 页）
速别额台人名（《元朝秘史》222 页）
察阿歹人名（《元朝秘史》269 页）
答阿儿台人名（《元朝秘史》269 页）
忽都台元宪宗后（《元史》2870 页）
蛮子台人名（《元史》2916 页）
塔塔儿台人名（《元史》2942 页）
别里虎解、宋都解皆人名（《元史》2953 页）
按，“解”即“歹”。《元史·宪宗纪》还有不怜吉解44页、按只解45页等人名。
怯台人名（《元史》2962 页）
肖乃台人名（《元史》2965 页）
兀鲁台人名（《元史》29567 页）
兀良合台人名（《元史》2978 页）
阿台人名（《元史》3044 页）
兀都带人名（《元史》3084 页）
囊加歹人名（《元史》3184 页）
忙兀台人名（《元史》3186 页）
哈剌　人名（《元史》3215 页）
札剌台人名（《元史》3223 页）
夺罗台人名（《元史》3264 页）
帖哥台人名（《元史》3282 页）
许儿台人名（《元史》3282 页）
乞台人名（《元史》3286 页）
乃蛮台人名（《元史》3351 页）
忙古带人名（《元史》3533 页）
忙古台人名（《元史》3550 页）
忙古台人名（《元史》3580 页）
札古带人名（《元史》3880 页）
忙古台人名（《元史》3883 页）
塔不台人名（《元史》4398 页）
野峻台人名（《元史》4423 页）

我们以为，“岱、歹（解）、台、带”等这些译音，都是“大”的泰韵读法，和“达、靼、答、塔、泰、太”都来自“大”。

**[附：台吉]**

法人古伯察著、耿升译的《鞑靼西藏旅行记》多次提到“台吉”，指蒙古的王公贵族。例如：

在鞑靼地区，与王公具有某种亲戚关系的所有家族共同形成一个贵族阶级或一个贵族等级，全部土地都属于他。大家称之为“台吉”的这些贵族都以其帽子上的蓝顶为标志。(208页)

按，228页注6还特别注明：“台吉出自蒙古文Daidji，意为贵子；或据另一种辞源认为它出自汉文‘太子’。”笔者以为，蒙古文Daidji就是汉语“太子”，音义皆合。这和上文讨论的“岱、歹（觮）、台、带、达、靼、答、塔、泰、太”都来自“大”正相呼应。

舒新城等主编老《辞海》丑集13页“台吉”条不只注释其本义来源，还演绎其发展线索：

【台吉】蒙古封爵名。位次公，分为四等，自一等台吉至四等台吉，秩视一品至四品。初惟蒙古王公子弟称之，盖台吉本为太子二字之传误，如明代蒙古之黄台吉、鸿台吉，清太宗名皇太极，准噶尔部长号浑台吉，均为皇太子之转音是也。其后沿为爵位之名称。

老《辞海》此说甚是。

## 三、蒙人之名“哥、格、该”；清廷称谓“阿哥、格格”（附：青海喇嘛称“阿卡”）

蒙人无论男女，常以“哥、格、该”等字为名，这种取名现象和语音现象都值得探讨。先看《元史·目录》中的有关人名：

蒙哥（元宪宗名）《元史》43页

真哥（武宗后）《元史》2874页

赵阿哥潘《元史》3028页

（按，3028页：“赵阿哥潘，…始附宋，赐姓赵氏。…父阿昌哥，…”。可见“阿哥”可以泛称男子。）

速哥《元史》3051页

忙哥撒儿《元史》3054页

铁哥《元史》3074页

铁哥术《元史》3271页

帖哥台《元史》3282页

耶律留哥《元史》3511页

（按，《耶律留哥》传还有“可特哥、秃哥”3512页，耶律留哥契丹人，儿子名善哥、铁哥3514页，玄孙忒哥3515页。）

善哥《元史》3515页

绵思哥、捏儿哥、买哥《元史》3550页

杨杰只哥《元史》3593页

帖哥《元史》3871页

任速哥《元史》4235页

朱锦哥、王安哥、贵哥《元史》4496页（按，这些都是女子。）

刘翠哥《元史》4510页（女子）

阿尼哥《元史》4545页

桑哥《元史》4570页

再看《元朝秘史》中的“哥、格、葛、该、克、乞”人名：

不忽合塔吉《元朝秘史》15页（李文田注：“即《辍耕录》之博寒葛也。”）

抄真斡儿贴该《元朝秘史》28页

（按，李文田注：“《辍耕录》作獠忽真兀秃迭葛。”可见，“吉、葛、该”可以用来译同一个音。）

想昆必勒格《元朝秘史》28页

俺巴孩《元朝秘史》36页

帖木真兀格、帖木格《元朝秘史》44页

（按，70页作帖木哥。李文田注也注意到“哥、格通用”。）

也速该《元朝秘史》48页（按，32页作也速该把阿秃儿）

迭该《元朝秘史》92页

塔乞《元朝秘史》93页

（按，104页作“塔孩”、105页作“答孩”。“孩、乞”通译。）

阿儿孩合撒儿《元朝秘史》93页（按，104页作“阿儿该合撒儿”。“孩、该”通译。）

那牙乞《元朝秘史》97页

（按，李文田注谓“那牙乞，即卷一之那牙吉歹合臣之子，为那牙勤氏。乞、吉对音字也。”

蒙力克《元朝秘史》110页

（按，李文田注：“蒙力克，《元史·忠义传》作名里也赤哥。”可见“克、哥”声音相通。）

撒察别乞《元朝秘史》110页

（按，李文田注：撒察别乞，“《本纪》作薛彻别吉”，“前文作薛拉别乞”。可见“乞、吉”声音相通。又，“别乞”还可以作官名，李文田注谓“别乞即今回部之伯克二字对音也”32页、240页。）

额别该《元朝秘史》111页

也速该《元朝秘史》122页

脱朵格《元朝秘史》135页

速客该《元朝秘史》145页

察兀儿孩《元朝秘史》271页

古亦古捏克《元朝秘史》277页

篾儿乞《元朝秘史》293页

篾力克《元朝秘史》297页

蒙格/蒙哥/忙该《元朝秘史》327页、341页

（按，327页李文田注谓“蒙格即蒙哥，宪宗皇帝讳也。”341页又作忙该。李文田注谓“忙该”即宪宗皇帝蒙哥二字之对音。）

曾贻芬、崔文引编《辽史人名索引》，以“哥、葛、革”作人名的很常见。例如（小字数字是索引页码，大字数字是《辽史》的卷和页）：

耶律五哥（耶律吴哥）26-27,35 15/173页

耶律核麦哥27 12/135页

耶律乙不哥$_{29}$ 108/1477 页
耶律化哥$_{\text{会同五年客省使出 }32}$ 4/51 页，47/785 页
耶律化哥（耶律化葛）$_{32}$ 94/1381 页
耶律化哥$_{\text{清宁初人 }32}$ 96/1396 页
耶律迭烈哥（耶律迭刺，耶律迭刺哥）$_{39}$ 1/5 页
耶律滑哥$_{41}$ 112/1503 页
耶律淑哥$_{41}$ 10/112 页
耶律遂哥$_{41}$ 15/178 页
耶律十哥$_{42}$ 65/1006 页
耶律九哥$_{42}$ 65/1005 页
耶律查哥（耶律查葛、耶律查刺）$_{42}$ 15/178 页
耶律燕哥（善宁）$_{44}$ 110/1487 页
耶律燕哥（随国公主）$_{44}$ 62/994 页
耶律韩哥$_{45}$ 18/217 页
耶律奴哥$_{46}$ 28/336 页
耶律奴哥（耶律奴瓜）$_{46}$ 85/1315 页
耶律夷腊葛（耶律夷剌葛、夷腊、夷剌葛）$_{47\text{、}127}$ 78/1265 页
耶律泰哥$_{47}$ 65/1006 页
耶律剌哥（耶律剌葛）$_{48}$ 1/3 页
耶律挞葛$_{49}$ 71/1206 页
耶律蛙哥（耶律哇哥）$_{49}$64/982 页
耶律罨撒葛（耶律撒葛）$_{50}$ 4/45 页
耶律马哥$_{\text{天庆五年北面林牙}53}$ 28/333 页
耶律马哥（讹特懒）$_{53}$ 83/1301 页
耶律马哥$_{\text{石柳子}53}$ 99/1424 页
耶律刘哥（耶律留哥）$_{53}$成 113/1507 页
耶律氏（常哥）$_{53}$ 07/1472 页
耶律陈哥$_{53}$ 9/100 页
耶律陶哥瓷$_{55}$65/1005 页
耶律兴哥安盟$_{55}$65/1007 页
耶律贤哥德$_{55}$79/1275 页
耶律八哥（乌古邻）$_{55}$ 80/1281 页
耶律八哥（同昌县主）$_{55}$ 65/1006 页
化哥（太祖八年罪诛）$_{66}$ 1/9 页
化哥（化葛）$_{66}$ 7/87 页
化哥（干亨六年降人）$_{66}$ 9/101 页
化哥（统和四念云州节度使）$_{66}$11/126 页
化哥（太平六年林牙）$_{66}$ 17/199 页
化哥（太康八年金吾卫大将军）$_{66}$ 24/287 页
化葛（太祖时惕隐）$_{66}$ 1/5 页

化葛（应里历十八年近侍）$_{66}$ 7/85 页
急里哥$_{72}$ 22/263 页
窟哥（李窟哥、无极男）$_{74}$ 32/379 页
滑哥（萧革）$_{83}$ 113/1510 页
冠哥$_{83}$ 18/221 页
十哥$_{86}$（统和六年详隐）$_{86}$ 12/138 页
直哥$_{91}$ 7/85 页
李胜哥$_{95}$ 109/1481 页
古哥$_{96}$ 6/76 页
喜哥$_{96}$ 7/83 页
朽哥（萧朽哥）$_{96,105}$ 25/297 页
札不哥$_{97}$ 7/86 页
求哥$_{97}$ 16/189 页
蒲哥$_{98}$ 8/91 页
萧滑哥（萧革）$_{104,107}$ 113/1510 页
萧九哥$_{105}$成 22/263 页
萧杨哥$_{108}$ 15/177 页
萧雅哥$_{112}$ 24/291 页
萧长哥$_{113}$安街 26/309 页
萧留哥$_{113}$ 101/1433 页
萧留只哥（萧继先）$_{114}$
萧常哥（胡独堇、钦肃）$_{114}$ 82/1294 页
韩毗哥$_{119}$ 11/123 页
猛撒葛$_{124}$ 26/309 页
干勤哥$_{126}$ 11/123 页
赵钟哥$_{128}$爱 95/1391 页
屯秃葛$_{130}$ 22/261 页
贵哥（天祚元妃）$_{130}$ 71/1207 页
辖剌哥$_{132}$ 1/2 页
搭烈葛$_{132}$ 7/87 页
毕勒哥（回鹘王）$_{134}$ 30/356 页
跋剌哥$_{138}$ 10/110 页
阿不葛（阿不割）$_{140}$ 16/186 页
腾哥$_{145}$ 7/86 页
陈哥（太平八年西北路巡检）$_{146}$ 17/202 页

由此出发，看今日有关满清宫廷的电视剧中，称皇子都为“阿哥”，称公主都为“格格”，实际都是“哥哥”，只是用字不同而已。《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女直译语》236 页称姐姐为“革革”，也是这个道理。称姐姐为“哥哥”，犹如汉语方言称“姑姑”为“伯伯”。湖南临湘话伯父母都称“伯”，叔父母都称“爷”，嫂子、姐姐都称“哥”，妹妹叫“老弟”（参罗昕如 2001，146 页）。

陈宗振《西部裕固语研究》475 页词汇附录就记载："aɢa 哥哥；姐姐（大河区）"。大河区位于甘肃肃南裕固自治县中部。所以"哥哥、格格"是同一个称谓，犹如 aɢa 可以指哥哥、姐姐一样，都是对男孩女孩的尊称。

据李树俨手示（1998 年 5 月 29 日于成都）：今（宁夏）中卫、中宁方言中，老太太把小男孩昵称为 [maŋ⁴⁴·kə]。笔者以为，这个 [maŋ⁴⁴·kə] 大概就是"蒙哥、忙格"之类，和"蛮哥"声音相近或相同。山西很多方言如祁县、孝义、汾西、壶关、五台、霍州、平遥、长治等地，咸摄山摄字和宕摄字混同，都读鼻化韵或-ŋ 尾韵（据侯精一、温端政 1993，46、180、181、194、195 页），这样，"班、帮"同音，"蛮、忙"同音。其实，西南边境"猛、孟、蒙、茫"之类地名也属于同样的情形。

从《蒙古语族语言词典》的导论中，我们注意到，蒙古语族语言有一些表示名词化、形容词化或表示领属的词尾，如-g、-gi、-gə、-gai/-goi、-go/-gu（以上多数方言共有）、-ke、-kaː/kə、-ko、-kuə、-ku（以上多为达斡尔语所用），可见词尾-g 和-k 大概是方言变体。例如（44—45 页）：

| | | | | |
|---|---|---|---|---|
| hudə | 染 | budəg | 颜料 | |
| dʒangira | 噎 | dʒangirag | 核桃、果实 | （以上土族语） |
| pətʃə | 写 | pətʃəg | 书 | |
| χono | 住宿 | χonog | 宿处（以上裕固语） | |
| atʃaːjiː | 父亲的 | atʃaːjiːg | 父亲的人或物 | |
| əwəːjiː | 母亲的 | əwəːjiːg | 母亲的人或物 | |
| sariː | 月的 | sariːg | 月经 | |
| suːdəːriː | 奶子上的 | suːdəːriːg | 奶皮子 | |
| ʃar | 黄 | ʃarg | 浅黄的（马毛色） | （以上达斡尔语） |

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这种-g 词尾，和汉语方言用作结构助词的"个"很相似。而且和"哥"的声音又相近，所以文献所载北方民族人名"哥、葛、格、该"就相通相混了。

**[附：青海喇嘛称"阿卡"]**

笔者于 2004 年 7 月，随程祥徽夫妇到青海游玩，一日游著名的藏传佛教塔尔寺，由一位年轻的僧人带路。我们问这位僧人，该如何称呼他，他说，就称我"阿卡"。中午他请我们吃"阿卡包子"，一种包得大大的羊肉饺子（藏传佛教的僧人不戒荤腥）。笔者以为这个"阿卡"就是"阿哥"，他们僧人之间也互称"阿卡"。古伯察著、耿升译的《鞑靼西藏旅行记》讲到塔尔寺僧院时的一段记述，译者就用"老哥"来译僧人：

一条狭过道通向第二道方形院子，其四周边都由喇嘛僧房组成。通道的对面是房子主人的住处，房主叫作 Akayé，意为"老哥"。(375—376 页)

老哥喃喃地念颂祈祷咒文，同时又抓挠其双臂那粗糙而又发出声响的皮肤。(377 页)

我们看见了跪在一个角落里正在数着念珠的"老哥"，于是便对他说："老哥，这种奇怪的响声是什么？"(410 页)

孙竹主编《蒙古语族语言词典》472 页"喇嘛"条：各处都是标的 [lam（a）]，惟有保安语标的是 [akə]，保安语之名就取自保安族百余年前老住地青海同仁县的保安城。现在保安族聚居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同上 2 页）。[akə]

之音和"阿卡"完全相合。

陈宗振《西部裕固语研究》476页词汇附录就记载：ahga，指"和尚，高僧；师父"。ahga的音，和"阿卡"完全相合。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属甘肃省张掖地区，一部分讲东部裕固语，一部分讲西部裕固语（参同上13页）。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四川九寨沟的藏族寺庙，称呼藏族和尚就是"阿哥"。笔者游览九寨沟川主寺镇、嘎咪寺、民俗文化村，从藏民到导游，都称和尚为"阿哥"。所以，青海的喇嘛"阿卡"，和四川的喇嘛"阿哥"，完全同源，方言变体而已。

## 四、可汗、汗、罕、汉

笔者以为，"可汗"的构词，犹如"乞大、仡佬"，"可"者"个"也，"汗"者"汉"也。说明如下：

舒新城等主编《辞海》丑集12页：

【可汗】读如客寒，西域国主之称。《唐书·突厥传》："可汗，犹单于也，妻曰可敦。"按回纥、突厥、蠕蠕诸族称其君主，皆曰可汗，后世蒙古、突厥亦称其君曰汗，盖可汗之略。

应该指出，可汗（亦作可罕）之用作北方民族君主的称号，在隋初已经流行。《新唐书·突厥传上》6028页："隋大业之乱，始毕可汗咄吉嗣立，华人多往依之，……二年，……会病死，……立其弟俟利弗设，是为处罗可汗。"

"可汗"之"可"可以省略，可见是个词头，而且读入声（据清吴任臣《字彙补》可汗之"可"苦格切），这就和上文讨论的"乞大、忽歹"的"乞、忽"可能是同一个来源，就是"个"。同样，契丹俗谓王曰"可毒夫"（《新唐书·北狄·渤海》6183页），这个"可"和"可汗"的"可"属同样性质的词头。例如"毒夫"者，"独夫"也，即孤家、寡人也。

"可汗、可敦"的这个词头"可"，以及"汗"也有多种写法。例如：

哈罕皇帝（《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华夷译语》42页，又172页）

哈敦皇后,娘子（《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华夷译语》43页，又82页，172页）

合安皇帝（《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鞑靼译语》95页，又236页）

哈案皇帝（《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蒙古）译语》135页）

从（《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华夷译语》42页皇帝"哈罕"标音为qaqan，43页皇后娘子"哈敦"标音为qatun看，送气与否在北方民族语言中不构成音位对立，所以"可、哈、合"通译，"罕、汗、安"通译。

"（可）汗"和"可敦"在今蒙古语族语言中都有留存，我们把《华夷译语》的标音和今蒙古语族语言的说法比较如下（今蒙古语族语言说法据孙竹1990，311、335页）：

| | 皇帝，汗 | 皇后，夫人 |
|---|---|---|
| 《华夷译语》 | qaqan | qatun |
| 蒙古语：正蓝旗 | xaːŋ | gataŋ |
| 巴林右旗 | xaːn | xatən |
| 陈巴尔虎 | xaːŋ | xataŋ |
| 布利亚特 | xaːŋ | xataŋ |
| 达尔罕 | xaːn | xatan |

| | | |
|---|---|---|
| 喀喇沁 | xaːn | xatan |
| 东苏尼特 | xaːŋ | gataŋ |
| 鄂托克 | xaːn | gatan |
| 阿拉善 | xaːn | xatan |
| 都兰 | xaːn | xatan |
| 和静 | xaːn | xatan |
| 达斡尔语 | xaːn ~ ədʒin | katun |
| 东部裕固语 | χaːn | χatən |

所以，“可汗、可敦”的“可”是个词头，和“乞大”的“乞”音义相通，来源一致。

这个“汗（罕）”既可以指称君主，也可以称呼酋长甚至普通人甚至用作女子之名。例如：

默啜（可汗）更遣大酋移力贪汗献马千匹，……（《新唐书·突厥传上》6047页）按，这个“移力贪汗”只是大酋而已。又如：

文帝讳沙漠汗，以国太子留洛阳。（《北史·魏本纪》3页）按，文帝当时还是太子。所以“沙漠汗”的“汗”属普通昵称吧。

师婆曰亦都罕，佛曰不儿罕（《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蒙古译语》173页）

罕你哈吞$_{\text{娘娘}}$、罕尼扣肯$_{\text{太子}}$（《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196页）

罕尼苏拉$_{\text{嫔妃}}$（《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蒙古同文杂字》197页）

汗八里：元代的大都（引自《汉语大词典》5册905页：鲍昌《庚子风云》第二部

第二十七章：“大元一统，你是那举世闻名的汗八里，城围万丈，鼎立三宫。”《元史》中，以“汗、罕”既可以称王者，也可以称并非帝王的男人女人，例如：

卜鲁罕（成宗后）$_{\text{2873页}}$

八不罕、必罕（泰定帝后）$_{\text{2876页}}$

罕秃忽$_{\text{2906页}}$

忙汉$_{\text{3007页}}$

察罕（列传十）$_{\text{3039页}}$

阿剌罕$_{\text{3147页}}$

朔鲁罕$_{\text{3190页}}$

李罕$_{\text{3278页}}$

察罕（列传二十四）$_{\text{3309页}}$

汪罕（部落之长）$_{\text{5页}}$

菊儿［罕］（汪罕的叔父）$_{\text{5页}}$

不欲鲁罕（乃蛮部长）$_{\text{6页}}$

局儿罕（几个部落联盟之首）$_{\text{8页}}$

太阳罕$_{\text{12页}}$

卜鲁欲罕（太阳罕之兄）$_{\text{13页}}$

咸补海罕（金帝宗亲）$_{\text{13页}}$

啊昔兰罕（西域哈剌鲁部主）$_{\text{15页}}$

怯蹇叉罕$_{\text{47页}}$（按，“帝猎于～”，此当是地名。但地名也有因人而名。）

如果我们再留意《明史·鞑靼传》中的“罕、汉”人名，就可以悟到，“汗、罕”即“汉

武帝”的“汉”了。北方民族称皇帝为“可汗”，犹如缅语称中国皇帝为“乌底巴 Udi-bhva”（参张惠英 2002，229—233 页），“乌底巴 Udi-bhva”者，“武帝爸”也，“可汗”者，“个汉”也，这汉人、这皇帝的意思。请看《明史·韃靼传》中的“罕、汉”人名：

刘汉（大同总兵）$_{8483页}$

通罕（三卫长）$_{8484页}$

把汉/把汉那吉$_{8485页}$

打儿汉$_{8486页}$

梧汉$_{8492页}$

“罕、汉”之为名，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也很流行，显然都是因为“汉朝”的威名而致。

请看《明史·土司列传》中的“罕、汉”人名：

罕颜法、罕烈、罕葛、罕庆$_{8082页}$

罕孟、罕拔$_{8122页}$

罕落法、罕揲法$_{8146页}$

刀奉罕/刀奉汉$_{8109页}$

刀怕汉$_{8156页}$

坏罕、刀派罕$_{8142页}$

所以，笔者以为，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姓“罕”名“罕、汗”，以及姓“覃”等，大概都是“秦、汉”威名的反映。

## 五、地名“沁、浅”就是“人”、清廷称谓“福晋”就是“夫人”

据丁石庆《达斡尔语言与社会文化》62 页所说，达斡尔人有个比氏族小的血缘共同体叫做“莫音（mojin）”，在海拉尔地区和新疆塔城地区的达斡尔人则叫做“浅”。196 页还说到，达斡尔人以“浅”表示氏族归属或屯主：

在达斡尔语中，-tʃiən（浅、沁）附加在名词之后可表示“…的”或“…的人们”等义，以表示归属。达斡尔语地名中有大量带“浅”或“沁”字的，如：讷莫尔浅、塔文浅、哈仁浅、哈力浅、奎力浅、阿尔哈浅等。

其实，以“浅、沁”作地名的，同书中还有：

阿彦浅　库热浅　塔克浅　塔文浅　（以上 176 页）

杜尔门沁　奈门沁　（以上 177 页）

甘浅　马登浅　（以上 178 页）

都尔本浅　（179 页）

额尔根浅　（183 页）

二克浅（意为“拉网人”）　（184 页）

达哈浅　阿尔哈浅　拉力浅　开花浅　（以上 185 页）

额尔门沁　（187 页）

都如刚浅　（191 页）

开阔浅（开花浅）　（192 页）

满都呼浅　（193 页）

兰拜沁　（194 页）

音钦　海伦浅　（198 页　按，“钦、沁”同音可通假。

图沁　（214 页）

在西安测绘信息技术总站、星球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内蒙古自治区地图》上，我们还看到“苏沁、科尔沁、东乌珠穆沁、哈拉沁乡、阿都沁苏木”等“沁”字地名。

这个地名用词“浅、沁”来历何在？我们认为，这就是汉语的“人”。因为上文所引丁石庆《达斡尔语言与社会文化》196 页指出，达斡尔语这个“浅、沁”就是表示人的意思；另外，我们在孙竹主编《蒙古语族语言词典》中，看到一些关于人的词，读音和“浅、沁”相近。例如（据孙竹 1990，只列同源的，明显不同源的从略）：

| | 牧马人 95页 | 牧民 478页 | 证明人 293页 | 客人 294页 | 客人 454页 | 胡琴手 381页 |
|---|---|---|---|---|---|---|
| 蒙古语 | | | | | | |
| 正蓝旗 | aduːtʃiŋ | maltʃiŋ | gərtʃ | giːtʃəŋ | dʒœtʃiŋ | xuːrtʃ |
| 巴林右旗 | aduːtʃin | maltʃin | gərtʃ | gyːtʃin | dʒœtʃin | xuːrtʃ |
| 喀喇沁 | aduːtʃin | maltʃin | gərtʃ | giːtʃin | giːtʃin | xuːrtʃ |
| 东苏尼特 | aduːtʃiŋ | maltʃiŋ | gərtʃ | giːtʃiŋ | giːtʃiŋ | xuːrtʃ |
| 都兰 | aduːtʃin | maltʃin | gərtʃi | giːtʃin | dzotʃin | xuːrtʃi |
| 和静 | aduːtʃ | maltʃin | gərtʃ | giːtʃ | giːtʃ | |
| 东部裕固语 | moːrtʃi | maltʃi | geretʃə | ɣeːtʃin | geːtʃən | χuːrtʃ |
| 达斡尔语 | adoːtʃin | adoːtʃin | gərtʃin<br>gərtʃil | | | |
| 东乡语 | mori adulatʂən | | | dʐotʂən | dʐotʂən | |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关于“人”的词，从标音看，“tʃiŋ、tʃəŋ、tʃin、tʃi、tʃ”都是“人”的读音变体；“人”的鼻音韵尾有的方言保留，有的方言失落，这种有留有失的现象和西北方言的现象有相似之处。由此，我们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蒙古语族“旧的”这个词，原来是从“旧人”引申而为指所有旧的人和物，请看《蒙古语族语言词典》381 页：

| | 旧的 |
|---|---|
| 蒙古语 | |
| 正蓝旗 | xuːtʃəŋ |
| 巴林右旗 | xuːtʃin |
| 陈巴尔虎 | xuːʃiŋ |
| 布利亚特 | xuːʃiŋ |
| 达尔罕 | xuːʃin |
| 喀喇沁 | xuːtʃin |
| 东苏尼特 | xuːtʃiŋ |
| 鄂托克 | xuːtʃin |
| 阿拉善 | xuːtʃin |
| 都兰 | xuːtʃin |
| 和静 | xuːtʃin |
| 达斡尔语 | kautʃin |
| 东部裕固语 | χuːtʃən |

| | |
|---|---|
| 土族语 | xaudʑin |
| 东乡语 | quaitʂən |
| 保安语 | χuitɕoŋ |

笔者以为，汉语"人"在蒙古语族中的读音情况，在"旧的"（来自"旧人"）这个词中反映得比较全面。

还有，汉语"人"在蒙古语族中的读音情况，在朝鲜语中也能看到。例如（据宣德五、赵习、金淳培 1990）：

| | 主人603页 | 丈人637页 | 人民613页 | 人参613页 |
|---|---|---|---|---|
| 铁山 | tʃwijin | tʃaŋjin | inmin | ɯnsam |
| 庆兴 | tʃwɛjin | tʃjaŋjin | inmin | insam |
| 明川 | tʃujin | —— | inmin | ɯnsam |
| 安城 | tʃyjin | tʃaŋjin | inmin | insam |
| 乌致院 | tʃyjin | tʃɛŋjin | inmin | insam |
| 扶安 | tʃyjin | tʃɛjin | inmin | insam |
| 蔚山 | tʃujin | tʃajin | inmin | insam |

下面谈一下"福晋"这个称谓。

《现代汉语词典》"福晋"的注释谓"满族称亲王、郡王等的妻子"。《汉语大词典》第七册 945 页"福晋"条注为："满语。妻子。贵妇。一说即汉语'夫人'的译音。清制，亲王、郡王及亲王世子的正室均封为福晋，侧室则封为侧福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七一回："今天回门去，我家里甚么王爷、贝子、贝勒的福晋姑娘，中堂、尚书、侍郎的夫人小姐，挤满了一屋子。"在现今的清朝宫廷戏中，王公贵族的夫人都被称呼为"福晋"。

笔者以为，这个称呼"福晋"就是"夫人"，不只满语这么说，蒙古人也这么说。法人古伯察著、耿升译的《韃靼西藏旅行记》21 页记述：

一天，福晋前往祭祀祖坟，她必须经由聚集了这支淘金大军的河谷。其车子很快就被包围，有人粗暴地强迫她下车，……福晋回府之后强烈发泄她的愤怒，严厉地指责王爷懦弱。她说："这该是多大的耻辱啊！在你的旗内，甚至你的福晋现在也不能安全地旅行了。"

**附注一**

少数民族语言如武鸣壮语和龙州壮语都有用"大、太"称呼尊长，"大、太"本是一字。例如：

武鸣壮语没有送气塞音声母，"大"一读 $ta^{24}$，一读 $tai^{24}$/ $tai^{13}$（李方桂 1958，346—347 页）：

| | | | |
|---|---|---|---|
| $ta^{24}$ $hin^{31}$ | 大人 | $tai^{24}$ $\theta i^{55}$ | 太史 |
| $ta^{24}$ $kja\eta^{33}$ | 大江 | $tai^{13}$ $ke^{33}$ | 大家 |
| $ta^{33}$ | 岳父，外祖父 | $tai^{33}$ | 岳母，外祖母 |
| $ko\eta^{33}$ $ta^{33}$ | 岳父，外祖父 | $me^{13}$ $tai^{33}$ | 岳母，外祖母 |

很明显，$ko\eta^{33}$ $ta^{33}$就是"公大"，$me^{13}$ $tai^{33}$就是"母大"，用作亲属称呼时"大、太"都有变调。至于"岳父、外祖父"同称，"岳母、外祖母"同称，和"姐"称母和姐，"大大"称伯母和大姐，"哥"称父和兄，都是辈分相混的称谓现象，其根源是同样的。

龙州壮语有送气塞音声母，所以有 t tʻ 之别，“大”也有 a 韵和 ai 韵两种读法。例如（李方桂 1940，第 273—274 页）：

ta[33]　女子的父亲；附加于亲属名词指女子的长辈男亲属
po[11] ta[33]　父亲（女子的）；岳父
taːi[33]　女子的母亲；附加于亲属名词指女子的长辈女亲属
me[11] taːi[33]　母亲（女子的）；岳母
naːŋ[31] taːi[33]　外祖母

我们注意到，武鸣话和龙州话，都把“大”的 a 韵读法指男性长辈，ai 韵读法指女性长辈。而在吴语崇明话中，“太太”或“老太太”这个称呼既称曾祖父曾外祖父，也称曾祖母曾外祖母，没有性别之分。“太里太”则称曾曾祖父母和曾曾外祖父母。

**附注二**

孙玉卿《大同方言的词缀“忽”》（366 页）讲到，词头“忽”和词头“圪”所组成的词，有一些意义相同，例如：

忽老 = 圪老　搅
忽搅 = 圪搅　稍微搅一搅

邢向东《神木方言研究》276 页也指出了一些动词既可以用“圪”词头，也可以用“忽”词头，并未说明之间有无意义上的不同，也就是说意义相同。例如：

圪搅　圪董　圪摇　圪点　圪通通
忽搅　忽董　忽摇　忽点　忽通通

张光明、温端政编《忻州方言俗语大词典》也记载了一些词头“圪、忽”可互用的例子：

忽摆摆（见“圪摆摆”）704 页（形容走路摇摇摆摆的样子 599 页）
忽朵朵儿（见“圪朵朵儿”）705 页（形容糊状物很稠 603 页）
忽捣捣（见“圪捣捣”）705 页（形容活儿杂乱而又不能放手去做 603 页）
忽墩墩（见“圪墩墩”）705 页（形容器皿内的液体盛得很满，一晃荡就要溢出来的样子 605 页）
忽腻（见“圪腻”）706 页（因肉过肥而厌食 607 页）
忽腻腻（见“圪腻腻”）706 页（形容因脂肪类食物过肥而使人厌食 607 页）
忽囊（见“圪囊”）706 页（窝囊无能 608 页）
忽撩（见“圪撩”）706 页（［用小而浅的勺］舀；撩 609 页）
忽漏锅（见“锢漏锅”）706 页（补锅 631 页）笔者按，锢读 kuəʔ[2]，疑即“圪”的又读。
忽闯 2（见“圪闯”708 页（［身体在原位］乱动 614 页）
忽闯闯 2（见“圪闯闯”）708 页（形容身体在原位乱动的样子 614－615 页）
圪散（见“忽散”）616 页
忽散散（见“圪散散”）708 页
忽闪（见“圪闪”）709 页
忽绕（见“圪绕”）709 页
忽绕绕（见“圪绕绕”）709 页

忽急急（见“圪急急”）709 页
忽跻（见“兀跻”）709 页 引者按，117 页“兀”下未载。
忽跻跻（见“圪跻跻”）709 页
忽暄暄（也说“圪暄暄”）710 页
忽兴（也说“圪兴”）710 页
忽兴兴（见“圪兴兴”）710 页
忽忆（也说“圪忆”）711 页
忽熠熠（见“圪熠熠”）711 页
忽压压（见“圪压压”）711 页
忽溢溢（见“圪溢溢”711 页

## 引用书目

陈宗振 2004 西部裕固语研究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丁石庆 1998 达斡尔语言与社会文化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段玉材 1963 说文解字 中华书局
方龄贵 1991 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高葆泰、林 涛 1993 银川方言志 语文出版社
古伯察著、耿升译 1991 韃靼西藏旅行记 中国藏学出版社
贾敬颜、朱 风 1990 蒙古译语女真译语汇编 天津古籍出版社
李文田注 1936 元朝秘史（丛书集成初编本） 商务印书馆
李延寿 1974 北史 中华书局
刘俐李 1989 回民乌鲁木齐语言志 新疆大学出版社
刘照雄 1981 东乡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罗昕如 2001 湖南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欧阳修 宋 祁 1975 新唐书 中华书局
司马迁 1975 史记 中华书局
舒新城等 1940 辞海 中华书局
宋 濂等 1976 元史 中华书局
孙立新 2001 户县方言研究 东方出版社
孙玉卿 2002 大同方言的词缀“忽”《方言》第四期
孙 竹 1990 蒙古语族语言词典 青海人民出版社
陶宗仪 1983 辍耕录（文渊阁《四库全书》1040 册） 台湾商务印书馆
万 明 “契丹”即中国的证实——利玛窦和鄂本笃的贡献 载《中西文化研究》2—3 页，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主办
乌·满达夫（校勘、标音、注释） 1995 华夷译语 （出版社用蒙文写，不懂）
西安测绘信息技术总站、星球地图出版社 2003 内蒙古自治区地图 星球地图出版社
邢向东 2002 神木方言研究 中华书局
宣德五、赵习、金淳培 1990 朝鲜语方言调查报告 延边人民出版社
张安生 2000 同心方言研究 宁夏人民出版社
张成材 朱世奎 1987 西宁方言志 青海人民出版社
张光明、温端政 2002 忻州方言俗语大词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张惠英 2001 汉语方言代词研究 语文出版社

2002　语言与姓名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张振兴、张惠英　2003　从山西话的称谓看古代文明　《语文研究》第2期1—5页
郑　光　2000　{原刊}《老乞大》研究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
赵元任　1956　现代吴语研究　科学出版社
照那斯图　1981　土族语简志　民族出版社
郑张尚芳　2002　汉语方言异常音读的分层及滞古层次分析　载何大安主编《南北是非：汉语方言的差异与变化》97—128页　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筹备处
曾贻芬、崔文引编　1982　辽史人名索引　中华书局

# 从"胡同"说起*

## 一、胡同（胡洞、忽洞、圪洞）来自"圪洞"

张清常《漫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一文，提出汉语"胡同"来自蒙古语"水井"：

蒙语［xottok］（水井）借为汉语"胡同"。（张清常 1978，196 页）

"胡同"在蒙语本来是"水井"，北京的地名有"二眼井"、"四眼井"，可能就是这种命名的痕迹。于是汉语在街道、里、巷、弄堂之外，又有了具有北方特点的"胡同"。有些"胡同"没有出口，有的称为"口袋胡同"，有的叫做"死胡同"。因此，有"敌人钻进了死胡同"之说。（同上 196－197 页）

之后，1991 年，张氏又发表《一种误解被借的词原义的现象：兼论"胡同"与蒙古语水井的关系》（《语言教学与研究》第 4 期），照那斯图于 1991 年发表《论汉语中的蒙古语借词"胡同"》（《民族语文》第 6 期），进一步阐说这个观点。

舒新城等主编的老《辞海》（1938，未集 188 页）对"胡同"的注释是："北方谓巷也；又作衚衕。"修订本《辞源》（1993）"胡同"注为："元人呼街巷为胡同。本作衚衕。见明沈榜《宛署杂记五·街道》。以后即为北方街巷的通称。《正字通·行部·衚》：'衚衕，街也。今京师巷道名衚衕。或省作胡同…。'"又"衚衕"注为："巷，小街道。《古今杂剧·（元王实甫）歌舞丽春堂一》：'排列着左军也那右军，恰便似锦衚衕。'又缺名《孟母三移二》：'辞别了老母，俺串衚衕去来。'"到了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词典》（1990），对胡同的注释就有了大的变更："源于蒙古语 gudum。元人呼街巷为胡同，后即为北方街巷的通称。元关汉卿《单刀会》第三折：你孩儿到那江东，旱路里摆着马军，水路里摆着战船，直杀一个血胡同。'"

显然，《汉语大词典》的注释，认为"胡同"源于蒙古语 gudum，和张清常的说法，结论相同，而根据不同。蒙古语 gudum 和 huddug（水井）声音没法协调。

笔者最近读到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 1998 年编的《内蒙古行政区划简册》（内部资料），从中得到不少信息，觉得汉语"胡同"来自蒙古语"水井"之说值得商榷。

首先，蒙语表示"水井"的音为［xottok］（拼音方案的近似音为 huddug。——引自张清常 1991），和"胡同"的声音差距较大。新疆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水井这个词的音都和蒙语 huddug 的音相近，并非胡同的意思。

再者，内蒙古有一些地方就以"胡同"作为村庄之名（注意，没有街巷义），而且有"胡洞、忽洞、圪洞"等多种写法。

所以，与其说汉语"胡同"借自蒙语"水井"［xottok］（huddug），不如说直接借自蒙语"胡同"。因为不只声音一致，而且意义相近，因为村庄和胡同在人物聚居这一点上意思相通。

*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语言和民俗研讨会论文。

还有，既然汉语“胡同”借自蒙语“水井”[xɑttɑk]，为什么内蒙古的村庄地名“胡同”又不用和“水井”[xɑttɑk]（huddug）声音相近的汉字来翻译呢？

我们以为，不只汉语“胡同”和蒙语“水井”[xɑttɑk]（huddug）没有渊源关系，而且内蒙古地名“胡同”就来自汉语的“胡同、圪洞”。

请看《内蒙古行政区划简册》中的地名“胡同、胡洞、忽洞、圪洞、忽浪”：

胡同：哈业胡同（40页，包头市郊区）
北波罗胡同，南波罗胡同（64页，赤峰市松山区）
得力胡同（101页，宁城县）
乌兰胡同（108页，傲汉旗）
德力板胡同（110页，傲汉旗）

胡洞：刀拉胡洞（271页，化德县）

忽洞：公忽洞（28页，武川县）
乌兰忽洞，鳃忽洞，圪妥忽洞（47页，达尔罕茂名安联合旗）
鳃林忽洞（48页，固阳县）
乌兰忽洞，毛忽洞（51页，固阳县）
赛林忽洞，鳃忽洞，大毛忽洞，东毛忽洞，乌克忽洞（52页，固阳县）
公腊忽洞（270页，化德县）
甘草忽洞（282页，凉城县）
乌兰忽洞，甘草忽洞（286页，察哈尔右翼前旗）
哈达忽洞（288页，察哈尔右翼中旗）
阿麻忽洞，塔布忽洞（289页，察哈尔右翼中旗）
哈产忽洞，阿麻忽洞，阿来忽洞（292页，察哈尔右翼后旗）
古半忽洞（294页，察哈尔右翼后旗）
点力素忽洞，哈产忽洞（297页，四子王旗）
赛忽洞（朝克文都乡），赛忽洞（活福滩乡）（298页，四子王旗）

圪洞：西厂圪洞，麻黄圪洞（21页，和林格尔县）
圪洞坪（22页，和林格尔县）
侯家圪洞（25页，清水河县）
北圪洞（26页，清水河县）
大水圪洞（29页，武川县）
南圪洞（34页，包头市区）
大圪洞（247页，太仆寺旗）
厂圪洞（283页，凉城县）

忽浪：胡忽浪（19页，托可托县）

我们以为，胡同者，就是忽洞，就是圪洞也。“圪、忽、胡”都是词头，可以互通。“洞”之用作地名，犹如内蒙一些地方以“窑（夭、尧）、沟、壕（号）、洼、梁”等同类地形之称用作地名。“洞”读同送气音“痛”，是一些西北方言的特点，山西“洪洞县”也读送气音。

邢向东《神木方言研究》307页，就明确记载，和内蒙临界的陕西神木方言，胡同就叫作“圪洞”。同书324页又说到老派新派用词异同时还特别指出，老派称胡同为“圪洞”，新

派除了说“圪洞”外，也说“黑浪”。“黑浪”者，“巷”也。同书255页：

黑浪 $xəʔ^4$ $lã^{53}$——巷 $xã^{53}$

“黑浪”和内蒙古地名“胡忽浪”的“忽浪”正相对应。

山西汾话“圪洞”指门洞（王临惠教授提供）。笔者以为，“胡同”和“门洞”在通道这个意义上是相通的。

据暨南大学华文学院硕士生李英俊告知，山西吕梁地区，桥洞、门洞等像窑洞那样的圆形通道都叫“圪洞”，方山县城旧名就叫“圪洞”。经查《方山县志》，果然记载着：“民国三十四年（1945）县城迁于圪洞镇。”（30页）而且还说明，“当地人称壕沟为圪洞”（41页）。

“圪洞”作为地名，在和内蒙接壤的山西省，还见于离石县的“圪洞公社”（《离石县志》18、19页）；兴县城关的“圪洞”（《兴县志》8页）；沁水县的“圪洞则、胡圪洞”（《沁水县志》2、35页）。“胡圪洞”的取名，大概受普通话“胡同”的影响而致，所谓与时俱进。山西应县一处“圪洞”在下马峪乡，另一处“圪洞”在大临河乡，三条岭乡还有“土忽洞”（《应县志》23、33、35页）。

这个“圪”是词头，来源于量词兼指示词“个”（参拙作《词头“圪、阿”探源》，张惠英2001，216—200页，此从略）。

河南社旗县社旗镇有二道胡同、井胡同、当铺胡同等以“胡同”为名的地名（《社旗县志》63页），但口语音则是“古洞”（郭熙教授告知）①。

“胡同”作为地名，又如河南省原阳县（据《原阳县志》）：

路胡同　屈胡同（105页）

黄胡同（今名黄杏兰）（794页）

贺巍先生告知，河南获嘉县，凡是小巷子，书面都写“胡同”，而口语音就是“骨洞”，周围地区也都是这个情形。社旗话没有入声，所以“骨洞”和“古洞”相应，而且和山西话的“圪洞”也一致。“古、骨、圪”都是词头，都是“个”的异读。

贺巍《洛阳方言词典》就载有：

骨洞儿 $ku^{33}$ $tuɯ^{412}$：胡同（45页）

活骨洞儿 $xuə^{31}$ $ku^{33}$ $tuɯ^{412}$：两端都能通行的胡同（96页）

需要指出的是，40页的“死胡同儿”则记的是“胡同” $xu^{31}$ $tuɯ^{412}$ 了，可能受书面语、普通话的影响而致。

所以，“胡同、胡洞、忽洞、圪洞”是汉语北方方言用语。

我们注意到，在孙竹主编的《蒙古语族语言词典》中，在后附《汉语词汇首字音序索引》中，就没有“胡同、巷、城、镇”这类名称（有“村子、乡村/原野、街/市场”）的索引，说明蒙语没有相对应的词语。这可能和蒙族的游牧生活方式以及住宿蒙古包的生活习俗有关。

## 二、唠嗑、囫囵（囫囵、库伦）、曲连（胡阑），来自“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词典室编的《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727页、832页载有“唠嗑（囫囵）”一词：

---

① 郭熙教授告知笔者，他从家乡口语音出发，对“胡同”来自蒙语水井一词的说法，早有怀疑，早想著文讨论。

㖞（圐）kū：［㖞㖞］（kūlüè）蒙语指围起来的草场，现多用于村镇名称：马家～（在内蒙古）。也译作库伦。

又罗竹风主编的《汉语大词典》第3册427页载有“㖞㖞”，注音、解释和《现代汉语词典》完全一致。650页载有“圐圙”，释义同。

果然，我们在《内蒙古行政区划简册》（内部资料）上就看到不少地名，写作“圐圙、库伦（呼伦、忽伦）”：

呼伦南路（2页，呼和浩特郊区）

大厂库伦，小厂库伦（6页，呼和浩特郊区）

大圐圙（8页，呼和浩特郊区）

张宗圐圙（18页，托克托县）

大圐圙，养大圐圙，西大圐圙（19页，托克托县）

李家圐圙（23页，和林格尔县）

西圐圙兔（25页，清水河县）

板定圐圙，公布圐圙，小场圐圙（44页，土默特右旗）

何家圐圙（46页，土默特右旗）

吉忽伦图（47页，固阳县）

大圐圙（49页，固阳县）

吉呼仑图（51页，达尔罕茂名安联合旗）

呼伦路（116页，海拉尔市）

圐圙（263页，丰镇市元山子乡）

圐圙（264页，丰镇市新营乡）

马家圐圙（264页，丰镇市马家圐圙乡）

十里圐圙（265页，（丰镇市）

大库伦，库伦图（275页，商都县）

老圈子，大库联（279页，兴和县）

樊家圐圙（282页，凉城县）

冀家圐圙，大圐圙（283页，凉城县）

喇嘛圐圙（285页，察哈尔右翼前旗）

库伦苏木，大马库伦（288页，察哈尔右翼中旗）

老圈（291页，察哈尔右翼中旗）

喇嘛圐圙（294页，察哈尔右翼后旗）

老圈滩（297页，四子王旗）

北库伦（298页，四子王旗）

库伦图（299页，四子王旗）

大圐圙（306页，达拉特旗）

库伦（314页，鄂托克旗）

南库伦（343页，乌拉特前旗）

我们知道，今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原来也叫“库伦”，1924年才改为今名。新、老《辞海》都认为，“库伦，蒙古语，城圈也。”哈森、胜利著《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词典》27页就记载有丰镇话过去称乌兰巴托为“大㖞㖞”。

“呼伦”亦即“库伦”，犹如“蒙古”之为“蒙忽、忙兀”。老《辞海》对呼伦池的解释是：“古曰俱伦池，元曰阔连海子，明曰阔滦海子，……其形椭圆”。

关于“啰嗩、囫圇（囫圇、库伦）”的语源，我们初步的想法，是来源于“圈”，是从张清常和李葆瑞的讨论中得到启发。

张清常《漫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中国语文》1978第3期）196页说：

如果不熟悉蒙语，可能碰到困难。例如：睢景臣《高祖还乡》“一面旗白胡阑套住个迎霜兔，一面旗红曲连打着个毕月乌”，过去的注释未能落实。

李葆瑞《关于“胡阑”和“曲连”——《漫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读后》（《中国语文》1979年第5期）第385页指出：“这两句话完全是汉语，没有蒙语借词。……‘胡阑’是‘环’（huán），旗上画一个圆圈，涂上白色表示是月亮。……‘曲连’是‘圈’（quān”），也是一个圆圈，涂上红色表示是太阳。”下文第386页还说到，“东北各地有些老年人管小的金属圈儿叫［tɕ'yliar］，应该写成‘曲连儿’。”

“胡阑”合音为“环”，“曲连”合音为“圈”，这在山西忻州话中也能见到，例如温端政、张光明《忻州方言词典》第351—352页的“窟□（子）、忽□子”：

窟□（子）k'uəʔ²lyɑ̃³¹³（·tɔ）：（1）等于“忽□子”

（2）周围：忻州～谁也知道个他（351页）

忽□子 huəʔ²luɔ̃·tə：圆圈：在地下画了个～（352页）

显然，忻州话的“窟□（子）、忽□子”，不止意义都是圆圈、周围，而且，其合音也都是“圈、环”。

所以，从语音上看，“啰嗩、囫圇（囫圇、库伦）”也像“曲连”一样，拼合起来就是“圈”。而“圈”作为牧养牲畜的地方，人畜聚居的处所，和“啰嗩、囫圇（囫圇、库伦）”所指围起来的草场，意思也一致。内蒙古呼和浩特话就有“草啰嗩/草库伦”的说法，指围起来的草场（据《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词典》324页）。青海汉语方言也说“草库伦”，指围起来的草场或围起来堆干草的地方。程祥徽教授《认父》（收入《泛梗集》，已付梓）诗中就有：

访贫来到草库伦
乡长原为受苦人
敢问令尊何处在
传闻就在水之滨

草库伦：空旷草原上为挡风、堆积饲料而建之临时性矮土墙。
老一辈牧民尚有知其母不知其父者，故“敢问”之。问曰：
“敢问令尊安在？”答曰：“人们说在山那边，我看也像。”
乡长并不以为尴尬。

按照程先生所注，“草库伦：空旷草原上为挡风、堆积饲料而建之临时性矮土墙。”那就更清楚，草库伦，是指围起来的“矮土墙”，笔者于2004夏游青海湖路上就曾见到，那就是一个土墙圈。

内蒙古临河话“院圈”就指院子、场院（据《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词典》373页）。

而且，“圈”也可以用作地名，古今都有用例：

《广韵》去声愿韵：“圈，邑名。臼万切。”仙韵丘圆切还载有：“弮，古县名，在弮阳。”这个“弮”，和“圈”的阴平调同音，大概这个“弮”就是仙韵未载的或者回避的用作地名

的“圈”。山西离石县古地名“羊圈”改为现在的“杨卷”（《离石县志》12页），这是为了回避牧养牲畜的“圈”而致。可以看出“劵、卷”异曲同工、古今通理。又如河南原阳县有个“卷城”也来自“圈城”，《原阳县志》106页特别作说明：

《括地志》捲城在郑州原武县西北十里，即今原武镇西北4公里处之圈城村。

“卷、圈”同音。

今地名以“圈”为名的在内蒙、青海、陕西、甘肃、宁夏、山西等地就有。例如：

内蒙：老圈子、老圈、老圈滩（见上引）

青海（据青海省民政厅2000）：

羊圈、羊圈沟30页　马圈沟36页　上圈、下圈37页　乌圈40页　羊圈60页

上圈74页　上鹿圈、下鹿圈129页

陕西定边县（据定边县志编委会2003）：

张圈、郑圈、辛圈、田倪圈、梁圈、赵圈梁、贺圈、蔡圈、高圈、西高圈、任圈、王圈、石圈、马圈、王圈、贾圈、牛圈唐、雷圈、乔圈梁、薛圈46页、许连圈、范圈47页、牛圈圪坨48页

甘肃金昌市（据甘肃金昌市地方志编委会1995）：

大石圈沟59页（原文注有：“沟内有石头砌成的大牧圈”）

大箩圈54页

双清圈、黄石庄圈61页

红羊圈65页

宁夏固原县（据固原县志编委会1993）：

羊圈沟165页

李圈沟167页

白沟圈、黑马圈、卷槽子、杨家圈、马圈子168页

宝地沟圈、羊圈、天生圈、罗圈河、马圈湾、李家圈169页

羊圈洼、羊圈沟、圈槽子、羊圈堡、圈洼、羊圈170页

羊圈湾子171页

（按，168页“卷槽子”的“卷”，是“圈”的雅化。参下文宁夏同心县的“赵卷槽”。）

宁夏同心县（据同心县志编委会1995）：

阎家圈、周家圈、丁家圈96页

丁家圈、拓家圈、苏家圈、白家圈、吴家圈97页

石羊圈100页

白圈子、白圈口子、中圈口子、南圈口子101页

左家圈、田家圈102页

顾家圈滩、田羊圈、四羊圈、赵卷槽、羊圈壕105页

圈塘、羊圈湾、东红圈、新圈山107页

（按，105页“赵卷槽”的“卷”是“圈”之雅化。参上文宁夏固原县的“卷槽子”。）

山西兴县的地名既有叫圐圙的，也有叫圈的，例如（据《兴县志》）：

马圐圙（8页）

马圈沟（9页）

圐圙头（10页）

山西朔县地名既有叫圐圙的，也有叫圈的，例如（据《朔县志》）：

王圐圙（7 页）

东王圐圙、圐圙、牛圈梁（8 页）

羊圈圪台（9 页）

山西应县地名既有叫圐圙的，也有叫圈的，例如（据《应县志》）：

大圐圙（23 页）

北马圈、鹿圈掌（35 页）

山西山阴县地名既有叫圐圙的，也有叫圈的，例如（据《山阴县志》）：

羊圈头　羊圈铺　薛家圐圙（8 页）

薛圐圙（10 页）

山西偏关县有“马圈嘴”（《偏关县志》75 页））

山西原阳县有“西圈、东圈”（《原阳县志》95 页）

山西沁水县有“羊圈岭、马圈”（《沁水县志》27 页、34 页）

山西忻州话“圈子”就有城的意思，例如温端政、张光明《忻州方言词典》245 页：

瓮圈子 vəŋ$^{53}$ tɕyã$^{313}$：瓮城，围绕在城门外的小城。

上述关于“圈”可以有“曲连、窟□（子）k'uəʔ$^{2}$ lyã$^{313}$（·tə）”等分音合音说法，“圈”可以用作地名的说法，在栗治国《伊盟方言的“分音词”》一文中得到验证。伊盟是内蒙伊克昭盟的简称，和宁夏银北地区、山西雁北地区、陕西榆林地区相邻。伊盟的汉语方言自然和西北地区汉语方言关系密切。请看栗文 208 页“窟连、胡ˏ阑”的记载：

窟连 k'uəʔ$^{31}$ lyɛ$^{23}$——圈 tɕ'yɛ$^{23}$圆环状：拜年不拜年，先尝糕窟连圆环状的粘米糕甜不甜。‖元曲《高祖还乡》中窟连作“曲连”。

窟连 k'uəʔ$^{31}$ lyɛ$^{44}$——蜷 tɕ'yɛ$^{44}$蜷缩。头尾相接如圈状：年轻人一点点志气也没，成天窟连下睡觉怎能活成个人？

窟连 k'uəʔ$^{31}$ lyɛ$^{23}$——圈 tɕ'yɛ$^{23}$（1）围建的牲畜圈棚：那是个圈［tɕ'yɛ$^{23}$］羊窟连。（2）村庄名，反映了古代村落圆环状的特征：他家住在吴家～。‖又作“圐圙”。

胡ˏ阑 xuəʔ$^{31}$ luan$^{23}$——环 luan$^{44}$（1）圆环形：过年吃两个糕窟连，走路绕两个胡阑墕墕，小山头。（2）环状物：篮球架上安得个铁胡阑。（3）给人设置圈套：他心术不好，真能胡阑人嘞，一不操心就中圈套。

按，“胡ˏ阑 xuəʔ$^{31}$ luan$^{23}$”的“胡”，注明读的是入声，和“忽浪”的“忽”同音。“圈”与“环”，声音相近，意义相通。

最后，从字形上看，都是框框中的“四方”和“八面”，这个框框多数放在外面，表示圈起来的意思，有时放在旁边，总之是把四方八面圈住围住的意思，所以无论草场、畜栏、村庄、围城，都可以表达。

有意思的是，清朝时，云南佤族就以“圈”作为村落的行政划分单位，相当于“村”，行政首长就叫“圈官”。例如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研究》（上集）：

（清光绪十三年［1887 年］）在山区以佤族“戈恩”为基础划为帕莱、和林、糯良、曼来帕良、曼行、帕丘、拉猛、海别、广洒、丁来、广弄、班良、班乌、曼莫、控角、广龙、曼库和宽甸等十八圈，并想各圈的佤族征派劳役、兵役、门户、烟课、实物和杂费等六项贡赋：……（171 页）

总之，傣族封建土司、清镇边厅、国民党设治局对佤族的统治，都是利用佤族固有的父

系氏族制度。特别市利用父权制中生长的氏族显贵，委任他们为土都司、圈官、达拉木，直到后来的乡镇保甲长，使佤族固有的氏族显贵正式向封建主转化。(175 页)

这个相当于“村”的行政单位“圈”，和“圈围、圈拦、圈栏”的本义还是相通的。

[附：围]

广东广州、珠海、东莞、中山以及相临的澳门等地，常见用“围（圩)”等字作地名。笔者以为，围、圩、还有围子、圩子都有圆圈（名词）或围圈（动词）的意思，如土围子、墙围子等（详《汉语大词典》第二册 650 页)。

请看广东“围、圩”地名（据中国地图出版社《广东省图册》)：

| | | | | | | | | | |
|---|---|---|---|---|---|---|---|---|---|
| 广州： | 老围 | 二围 | 茂祥围 | 上围 | 下围 | 隆生围 | 大福围 | 新围 | 云生围 |
| | 厚伦围 | 义隆围 | 积生围 | 均和围 | 隆兴围 | 中围 | 下陈家围 | 团结围 | 六安围 |
| | 利安东围 | 明经圩（5 页） | | | | | | | |
| 珠海： | 保丰围 | 永加围 | 泗喜围 | 米围村 | 东二围 | 广有围 | 瑞昌围 | 尖锋围 | 昭义围 |
| | 龙生围 | 裕安围 | 利大围 | 沙头围 | 恒昌围 | 同穗围 | 永隆围 | 裕兴围（8 页） | |
| 东莞： | 新围 | 上涧大围 | 旧围 | 樟木头围 | 顶头围 | 新塘围 | 乐平围 | 庙岭旧围 | |
| | 田心围 | 梁头围 | 渔梁围 | 大塘围 | 老围 | 坭尾围 | 西头围 | 铁硬围 | |
| 东围 | 新围 | 秋盛围 | 大安围 | 上围 | 农裕围 | 塘沥圩（32 页） | | | |
| 中山： | 禾围 | 安围 | 三星围 | 西國围 | 天成围 | 尖尾围 | 头围 | 赖八顷围 | |
| | 上围 | 罗家围 | 八顷围 | 竹围 | 善顷围 | 余庆围 | 美隆围 | 同裕围 | |
| | 禄围 | 大围 | 五围 | 安吉围 | 围尾 | 厚光围 | 淡木围 | 永祥围 | |
| | 蕉树围 | 全胜围 | 安畅围 | 协隆围 | 大连围 | 广成围 | 西头围 | 东就围 | |
| | 华生围 | 三才围 | 风稔围 | 六合围 | 第十围 | 新圩 | 结民圩（33 页） | | |
| 开平： | 四九圩 | 茅冈圩 | 锦湖圩（36 页） | | | | | | |
| 恩平： | 点火圩 | 民围 | 城围 | 潭围 | 围村（36 页） | | | | |

还有澳门的“围”字地名也很不少，详见黄翊博士论文《澳门语言状况与语言规划研究》113－115 页。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广州话“围、圩”同音，“圩”在“圩田”词中或用作地名时是“围”的俗写（参白宛如《广州方言词典》135 页)，上海崇明话“围、圩”在口语中也读同音，新开垦的江边海边的滩地就叫作“圩”：“套子一只圩开了一块新滩地。”这“圩”也是“围”的俗写（参张惠英《崇明方言词典》17 页)。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北方以“圈”为地名，和南方以“围”为地名，正相呼应，大概和北方多畜牧草地南方多沙洲水地有关。

## 三、蒙语村庄叫嘎查，来自“嘎岔”

《内蒙古行政区划简册》第 1 页就载，内蒙村级行政单位叫做“嘎查”。

《蒙古语族语言词典》289 页“乡村”条就载有：

| | | 乡村 |
|---|---|---|
| 蒙古语： | 正旗旗 | gatʃaː |
| | 巴林右旗 | gatʃaː |
| | 陈巴尔虎 | gasaː |

| | |
|---|---|
| 达尔罕 | gaʃaː |
| 喀喇沁 | gatʃaː |
| 鄂托克 | gatʃgaː |
| 阿拉善 | gatsaː |
| 都兰 | gatʃaː |

我们以为，内蒙村级行政单位“嘎查”，就是读的 gatʃaː 这个音（鄂托克作 gatʃgaː，tʃga 中的 g 疑误，似衍）。而“嘎查”就来自西北地区地名用字“岔”，其中的“嘎”是词头，和山西等地的“圪”来源相同。笔者随意检阅甘肃、陕西、宁夏等地地方志，发现不少地方以“岔”为地名。现在先以甘肃惠宁县的地名为例来看“岔”字地名的出现频率（据甘肃省惠宁县志编委会 1994）：

盖家岔　小岔　路家岔　燕家岔　下岔口　刘家岔　史家岔　金家岔　甜水岔151页
大岔湾　甜水岔　下苦水岔　上苦水岔　小岔湾152页
万家岔　马家岔　赵家岔　瘫子岔　李家岔　马家岔　岔垴湾　沧浪岔　彭家岔
田岔朱河　田家岔　彭家岔口153页
上白草岔　下白草岔　老鸦岔　安家岔　麋岔　杨广岔　徐家岔　马家岔
下岔口154页
苦水岔　王家岔155页
姬家岔　回岔下庄窝　岔　回岔上庄　眼合岔　通岔　上蒲家岔　下蒲家岔
斜岔　斜岔中庄156页
丁家岔　上麻岔　下马岔　栗家岔　分岔湾　石家岔　榆林岔　小岔湾157页
剪子岔　小岔湾　田家岔　阳关岔　韩家岔　东岔湾　小岔　大岔　魏家岔
岔子沟　花岔湾　王家岔　夏家岔　李家小岔　石家岔　陈家小岔　代家岔
何家岔　岔口下158页
马营岔　刘家岔　下岔　张家岔　正岔　雷保岔159页
窝岔　朱杆岔　黄家岔　谢家岔　高家岔　文家岔　文家岔　柳家岔　王家岔160页
小岔　汉家岔　阎家岔　那坡岔　马家岔161页
下水岔　上水岔　马头岔　大岔　张家岔　占家岔　白家岔　杨家岔　赵家岔
沈家岔　智家岔　马家岔　年家岔　麦头岔　何家岔　六房岔　甜水岔　通岔口
小胡岔162页
白虎岔　张家岔　徐家岔　刘家岔　大水岔　岔儿湾　吕家岔　尹家岔　岔口下
上岔口　富家岔163页
吴家岔　陷岔　荨麻岔　宝川岔　上吴家岔　沈家阳岔　南岔湾　席家岔　冯家岔
吴家岔　严家岔164页
下陆家岔　上陆家岔　稍岔　蒲家岔　小西岔　后岔沟　上岔沟　高家岔　颜家岔
周家岔　麻家岔　小岔沟　大岔垴　大岔　童家岔　细米岔　景家岔　乔家岔165页
堡花岔　大岔沟　半岔里　小岔　韩家岔　关子岔　岔口湾　石家岔　明岔湾166页
南岔王家　小岔　岔口上　窦家岔　水家岔　柏家岔　杨家岔　刘纪岔　麋子岔
芦子岔　乔家岔167页
双头岔垴　罗家岔　万家岔　打马岔垴　打马岔　赵家岔　丑儿岔　秦家岔
徐家岔　白土岔　甘岔　万家岔　王家岔　南坡岔168页

徐家岔口　侯家岔　李家岔　韩家岔　塔寺岔　邹家岔　蒲岔孟家　小岔湾
黄蒿岔169页
纪家岔　王家岔　南坡岔　岔口　关家岔　四合岔　野狐岔　牛坡岔　大岔湾
任家岔　东岔　罗家岔　姜家岔　梁家岔170页
大南岔　小南岔　谷宿岔　下杨巩岔　谢家岔　杨巩岔　田家岔　商家岔　何家岔
钟家岔　林家岔　梅家上岔　梅岔中庄　修家岔　李家岔　圈家岔　吴家岔
赵岔湾　白条岔　陈家阳岔　袁岸岔171页
后岔　赵家岔　下马莲岔　上马莲岔　张家岔　东岔　陈家岔　狼儿岔　旭家岔
大沟岔　吉酉岔　什家岔　段家岔　短岔梁　什字下岔　小岔湾　姚沟岔　鞭子岔
汉家岔172页
赵家岔　上赵家岔　下赵家岔　朱母岔　短岔湾　南岔口　关家岔　散岔沟
散岔梁　魏家岔　缺沟岔　何家岔　细岔　七家岔　刘家岔　南家岔173页
焦家岔　马岔沟　塔寺岔　岔口　李家岔滩　赵岔湾　黑石岔　岔口湾花儿岔
粘糜岔　蒋家岔　小岔湾　三岔湾　瓦窑岔　小牧关岔174页
糜儿岔　歪跨岔　上小岔　宽岔　池岔　苦水岔　大牧关西岔　大牧关东岔　上岔
中岔　上贺家岔　下贺家岔　张家岔　袁家岔　周家岔175页
赵家岔　白家岔　马岔山　李家岔　落龙岔垴　马家岔　杜家岔　屈家岔　小岔
小马岔　烧马岔　三岔塬176页
中岔　宽岔　姚家岔　刘家岔177页
钱家岔　东岔　上半岔　下半岔　左家岔　黑虎岔　陈家岔181页
大岔　小岔　细岔坪　杨家岔　垴垴岔　白家岔182页
碾下岔　上王家岔　下王家岔　马家岔　坪岔　马家坪岔　南岔山　八家岔
刘户子坪岔　八家岔　下八家岔183页

又如陕西吴旗县（据吴旗县地方志编委会 1991）：

大岔　韩坪沟岔　袁沟岔　榆树沟岔45页
黑朱岔　阎岔　高岔46页
白杨树岔　许岔　王岔　小岔　韩岔47页
后张户岔　前张户岔　前刘台岔　后刘沟岔50页
庙沟岔52页
屈岔　山榆树沟岔　寺岔　八岔湾55页
李畔沟岔58页

又如宁夏同心县（据同心县志编委会 1995）：

锁家岔102页
魏家岔103页
小岔　郭家岔　张家岔　黄茬岔104页
袁家岔105页
二方岔　羊羔岔108页

又如宁夏固原县（据固原县志编委会 1993）：

西岔166页
南岔　迁儿岔　白家岔167页

火岔湾　羊岔里　头道岔　二道岔　三道岔　撒岔沟　大岔168页
上三岔　下三岔　六岔路169页
李家岔　小岔子170页
李岔　大岔湾里　小岔　下小岔　高家岔　汪家岔　黄壕岔　二道岔171页

## 四、蒙古语表示"街"的 gɛː / dʒəːl 来自"街"

蒙古语族一些语言表示"街、市场"有 gɛː / dʒəːl 之类说法，请看（据孙竹主编 1990，438 页，附上 439 页"镢头"条，显然是汉语借词，可供语音比较参考）：

| | | 街，市场 | 镢头 |
|---|---|---|---|
| 蒙古语： | 正蓝旗 | dʒəːl | dʒəːtuː |
| | 巴林右旗 | dʒəːl | dʒəːtuː |
| | 陈巴尔虎 | dzəːl | dʒəːtuː |
| | 达尔罕 | gɛː/dʒigəːl | dʒəːtuː |
| | 喀喇沁 | gɛː/dʒigəːl | dʒəːtuː |
| | 东苏尼特 | dzəːl | dzəːtuː |
| | 鄂托克 | dʒeːl | dʒituː |
| | 阿拉善 | dzeːl | dzeːtyː |
| | 都兰 | dzeːli | dzeːtyː |
| | 和静 | xanz | dʒoːtuː |
| 达斡尔语 | | giɑː | dʒəːtuː |
| 东部裕固语 | | ɢai / dʒeːl | dʒye tu |
| 土族语 | | giːɕaŋ | bandʑoː |
| 东乡语 | | gaidao / dʑi | dʑiətəu |
| 保安语 | | aɢəl | |

我们以为，蒙古语表示"街、市场"用 gɛː / dʒəːl 之类说法，实际上就是"街"的几种方言读法。东乡语 gaidao，就是汉语"街道"，ɢai、gai、gɛː 是"街"的古读，今西南官话如成都、武汉等地，"街"都读阴平调 kai（参梁德曼、黄尚军 1998，172 页；朱建颂 1995，152 页），西北方言也有读见母洪音的，例如青海西宁话的"街"就读 $kɛ^{44}$（张成材 1998，123 页），宁夏银川话也是读 $kɛ^{44}$（李树俨、张安生 1996，152 页）。dʒəːl、dzeːli、dʒeːl 等则都是"街"今音 jiē 的借音。保安语 aɢəl 是词头 a 加上词干"街"ɢəl。和静话 xanz 就是"巷子"的借音，"巷子"也是街。

"街、镢"在北方话中声音相近，所以蒙古语族的读音也接近。土族语镢头叫做 bandʑoː，bandʑoː 中的 dʑoː 就是"镢"，ban 可能是榜地的"榜"音。

### 引用书目

白宛如　1998　广州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方山县志编纂办公室　1993　方山县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定边县志编委会　2003　定边县志　方志出版社

甘肃金昌市地方志编委会 1995 金昌市志 中国城市出版社
固原县志编委会 1993 固原县志 宁夏人民出版社
黄 翊 2005 澳门语言状况与语言规划研究（博士论文）
惠宁县志编委会 1994 惠宁县志 甘肃人民出版社
哈 森、胜 利 1999 内蒙古西部汉语方言词典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贺 巍 1996 洛阳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贾维桢、尚永红、孙海声主编 1993 兴县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李葆瑞 1979 关于“胡阑”和“曲连”——《漫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读后 《中国语文》第5期
李树俨、张安生 1996 银川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李文凡主编 1996 离石县志 山西人民出版社
李志斌、黄冀主编 山阴县志 1999 中国华侨出版社
栗治国 1991 伊盟方言的“分音词” 载《方言》第3期
梁德曼、黄尚军 1998 成都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罗竹风主编 1990 汉语大词典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马 良主编 1992 应县志 山西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自治区民政厅 1998 内蒙古行政区划简册（内部资料）
偏关县志编委会 1994 偏关县志 山西经济出版社
沁水县志编委会 1987 沁水县志 山西人民出版社
青海省民政厅 2000 青海省行政区划简册（内部资料）
社旗县志编纂委员会 1997 社旗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
舒新城等 1938 辞海 中华书局
朔县志编委会 1999 朔县志 山西古籍出版社
宋恩常 1980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研究（上集） 云南人民出版社
孙竹主编 1990 蒙古语族语言词典 青海人民出版社
同心县志编委会 1995 同心县志 宁夏人民出版社
温端政、张光明 1995 忻州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吴旗县地方志编委会 1991 吴旗县志 三秦出版社
吴泽炎、黄秋耘、刘叶秋 1983 辞源（修订本） 商务引书馆
邢向东 2002 神木方言研究 中华书局
原阳县志编辑委员会 1995 原阳县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张成材 1998 西宁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张惠英 1998 崇明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汉语方言代词研究 语文出版社
张清常 1978 漫谈汉语中的蒙语借词 《中国语文》第3期
　　1991 一种误解被借的词原义的现象：兼论“胡同”与蒙古语水井的关系 《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
照那斯图 1991 论汉语中的蒙古语借词“胡同” 《民族语文》第6期
中国地图出版社 2004 广东省图册 中国地图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词典室 2002 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 商务印书馆
朱建颂 1995 武汉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 从"窟"表示寺庙说起*

关于佛教的寺庙，周围少数民族有很多说法，表面上看着很纷繁，如果我们加以分析归纳，那么他们的来历还是能够看清楚的。

有不少少数民族称寺庙就说"庙"，如侗语说"庙"［mjiu$^{31}$］（据区亨元 2004，177 页），瑶语也说"庙"［miːu$^{6}$］（据刘宝元 1999，118 页）；而傣语称寺庙有多种说法，既有方音的不同，又有来历的不同。请看（据周耀文、罗美珍 2001，246—247 页）：

| | 寺庙 |
|---|---|
| 芒市 | mɛu$^{5}$/ tsɔŋ$^{2}$/ vun$^{5}$ |
| 孟连 | vɑt$^{8}$ |
| 景洪 | vat$^{8}$ |
| 金平 | hən$^{2}$ mɛu$^{5}$ |
| 元阳 | mɛu$^{5}$ |
| 武定 | hən$^{2}$ hun$^{5}$ |
| 元江 | mɛu$^{5}$ |
| 马关 | hɯn$^{2}$ mɛu$^{5}$ |
| 绿春 | hə$^{2}$ miɛu$^{5}$ |

显然，傣语方言 mɛu$^{5}$/ miɛu$^{5}$ 的说法来自"庙"；vɑt$^{8}$/ vat$^{8}$ 是方言变体，来源一致。芒市的其他两种说法 tsɔŋ$^{2}$和 vun$^{5}$，则另有不同的来源，其中 vun$^{5}$ 和别处的 hən$^{2}$/ hun$^{5}$/ hɯn$^{2}$ 又是方言变体（绿春的 hə$^{2}$ miɛu$^{5}$ 和金平的 hən$^{2}$ mɛu$^{5}$ 来源相同，绿春话鼻音韵尾在很多情况下都已失落，所以和 hən$^{2}$/ hun$^{5}$/ hɯn$^{2}$ 完全对应。参周、罗《傣语方言研究》61—62 页，绿春话和景洪话的语音比较，凡是景洪话的鼻尾韵，在绿春话中多数已经没有）。

笔者以为，vɑt$^{8}$/ vat$^{8}$ 来自来自"窟"，tsɔŋ$^{2}$ 来自"冢"，vun$^{5}$/ hən$^{2}$/ hun$^{5}$/ hɯn$^{2}$ 似为"魂（君？）"。分别说明如下：

## 一、傣语表示佛寺的 vɑt$^{8}$/ vat$^{8}$ 来自"窟"

我们注意到，泰国称佛寺也是 WAT，例如（据 MAP OF THAILAND 泰国地图，PUBLISHED BY WORLD EXPRESS MARKETING SERVICES）：Wat Pho，Wat Arun，Wat Benchamabophit，Wat Traimit，Grand Pakace and Wat Phra Kaeo，Wat Sing，Wat Sai 等。泰国以 WAT 作地名的如（据同上）：Wat Suwan，Wat Ngiu Rai，Wat Kuan Mit；在七十一府县属名称中还有（据胡子丹《国际汉译地名词典》）：WAT PLENG（越烹分县）$_{263页}$、WAT SING（越信县）$_{266页}$、WAT BOT（越不分县）$_{272页}$。

傣语方言除了说"庙"以外也说 vɑt$^{8}$/vat$^{8}$（周耀文、罗美珍《傣语方言研究》246—247

* 2005 年 3 月在广西大学语言学论坛会上的发言。

页)。

在辛华编《世界地名译名手册(内部使用)》中，我们看到柬埔寨也有不少以 WAT 为名的地名，例如：

| | |
|---|---|
| Wat Ampil Kba Po | 瓦安比格班波 |
| Wat Ang | 瓦昂 |
| Wat Ang Satha | 安波罗萨寺 |
| Wat Champou Vorn | 瓦占布冯 |
| Wat Chantarangsei | 瓦占达朗赛 |
| Wat Kandoeung | 瓦干登 |
| Wat Kdol | 瓦格多 |
| Wat Khmoung | 瓦克蒙 |
| Wat Kor | 瓦戈 |
| Wat Krang Ponley | 瓦格朗奔莱 |
| Wat Krous | 瓦格鲁 |
| Wat Norea | 瓦诺列 |
| Wat Phnom | 塔子山 |
| Wat Samali | 瓦索马里 |
| Wat Sambung | 瓦三邦 |
| Wat Sleng | 瓦斯伦 |
| Wat Sop | 瓦索 |
| Wat Svay | 瓦斯外 |
| Wat Tamin | 瓦达明 |
| Wat Thmey | 瓦特梅 |
| Wat Tom | 瓦栋(以上 662 页) |
| Angkor Wat | 吴哥窟(23 页) |

我们从柬埔寨的地名翻译中，可以窥测到，原来这个地名 WAT 还可以翻译为“寺(安波罗萨寺)”或“窟(吴哥窟)”。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傣语称寺庙为 $vat^8$/ $vat^8$，和泰国称寺庙为 WAT，和柬埔寨称寺庙为 WAT，都对应了起来。这些 $vat^8$/ $vat^8$ 和英文拼写的 WAT 的音，实际上就是汉语“窟”的方言读音。请看：

香港新界靠近黄金海岸有条“扫管笏路”，英文就拼写为 So Kwun Wat。在清桂文灿《广东图说·新安县图》11 页下，“扫管笏”写作“扫管鬱”。

萧国健等《香港岛仿古遊》28—30 页有“蚺蛇鬱”、“山鸡鬱”，《广东图说·新安县图》10 页上下作“蚺蛇窟”、“山鸡窟”。

所以，“笏、鬱、窟”是粤语方言中用作地名时同一个来源的三种不同写法，其实还有多种别的写法，如“屈、崛、鹘”等，都来源于“窟”。

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研究(下集)》145 页说到，“寺院傣语称为瓦(vat)，瓦可能来源于巴利语 vana(园林)。”从音义看，都不相近。

“窟”用作寺庙，从敦煌石窟、千佛洞等古迹就可以明白。“窟”用作寺庙，不只在南方少数民族或邻国中看到，在北方民族中也看得很清楚。例如：

蒙古语族寺庙有两种说法(据孙竹主编《蒙古语族语言词典》347、617)：

| | | 寺庙347页 | 寺庙617页 |
|---|---|---|---|
| 蒙古语： | 正蓝旗 | xi:d | səm |
| | 巴林右旗 | xi:d | səm |
| | 陈巴尔虎 | xi:d | xəm |
| | 布利亚特 | xi:d | həm |
| | 达尔罕 | xi:d | səm |
| | 喀喇沁 | xi:d | səm |
| | 东苏尼特 | xi:d | səm |
| | 鄂托克 | xi:d | sym |
| | 阿拉善 | xi:d | səm |
| | 都兰 | ki:d | sym |
| | 和静 | ki:d | sym |
| 达斡尔语 | | sum | sum ~ miau |
| 东部裕固语 | | ki:d | ki:d |
| 土族语 | | sme:n | sme:n |
| 东乡语 | | miao | miao |
| 保安语 | | sɿjn | mio |

我们以为，xi:d 和 ki:d 就是“窟”，sɿjan 就是“寺院”，sum、sum ~ miau 就是“寺庙”。

## 二、傣语表示佛寺的 tsɔŋ$^2$ 来自“冢”

以 tsɔŋ$^2$ 称佛寺，在傣语方言中，在《傣语方言研究》中见于芒市，这个说法分布可能很广。戴庆厦教授告知，景颇语表示佛寺的说法借自傣语的 tsɔŋ$^2$。在云南省编辑组的《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中，我们就看到不少称佛寺为“冢”的记录，这个“冢”和 tsɔŋ$^2$ 的音完全相合。请看“冢”的用例：

（1）（摆夷［傣］族）他们称佛寺为“冢”，当地汉人称“冢房”，俗称“缅寺”。供奉的佛像都是从缅甸请来。（173 页）

（2）元旦日早饭后，一家大小穿上新衣，年老的上冢房去拜佛，已婚男子上冢房赌博……（177 页）

（3）烧白柴——在立春时举行，多为年老人参加，烧前三天，各家送些亲砍的不太干的柴块，堆在冢房门前，烧时由佛爷念经，男女两行跪在佛爷后面，非至柴烧尽不回去。（177 页）

（4）泼水节——……先到冢房以小木槽把菩萨泼湿，然后泼佛爷、泼家人、再泼家门口过往的人，忌泼头部，……（177 页）

（5）进冢房（佛寺）必须在门口将鞋脱下，才能进去。（178 页）

（6）一般年老族官、男女青年都是进了“冢房”就向佛爷下跪叩头，烧香贡果。冢房内的设施布施都由土司支持，……（189 页）

（7）约在每天上午十时，午后五时敲鼓以后就把煮好的饭菜送进冢房；……（189 页）

笔者以为，“冢、窟”在表示墓穴这一点上是一组同义词，所以，用“冢”表示佛寺，犹如用“窟”表示佛寺，是方言对同义词的不同选择。

## 三、傣语表示坟墓的 heu$^{6}$/ hɛu$^{6}$/ hiu$^{3}$ 来自“丘”

傣语关于坟墓的说法，据周耀文、罗美珍《傣语方言研究》246—247页，有以下几种：

| | 坟墓 | | 坟墓 |
|---|---|---|---|
| 芒市 | pa$^{5}$ heu$^{6}$ | 元阳 | kɔŋ$^{2}$ hiu$^{3}$ |
| 孟连 | pa$^{5}$ heu$^{6}$ | 武定 | pa$^{5}$ hiu$^{3}$ |
| 景洪 | ku$^{5}$/ pa$^{5}$ hɛu$^{6}$ | 元江 | hiu$^{6}$ |
| 金平 | pɔm$^{1}$ hɛu$^{6}$ | 马关 | me$^{3}$ hiu$^{3}$ |
| 绿春 | hiu$^{4}$ | | |

笔者以为，傣语方言关于坟墓说法的词干是 heu$^{6}$/ hɛu$^{6}$/ hiu$^{3}$，词首的 pa$^{5}$/ me$^{3}$/ ku$^{5}$/ pɔm$^{1}$ 是词头。而这个词干 heu$^{6}$/ hɛu$^{6}$/ hiu$^{3}$ 大概就是“丘”。从声音看，heu$^{6}$ 和“走、就、釉、勾、求”的韵母相同，所以属于流摄字，和“丘”的韵母、声母都合。从意义看，“丘墓、坟丘子”在今口语和书面语中都能见到；“丘”是土包、土堆，和坟墓外形也相似。《现代汉语词典》“丘”的一个义项就是“浮厝”，即临时停放灵柩的地方。举例为：“先把棺材丘起来。”

宋恩常《云南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研究（下集）》135页，把 pa$^{5}$ heu$^{6}$（坟墓）这个音写作“巴肖”：

西双版纳傣族从灵魂不灭的观念出发，认为人死后与活人一样地生活，生前生活在同一个村落，死后也同样生活在同一个村落墓地（巴肖）。……一块大的村落公墓里，又划分成正常死亡的成年人墓地（巴肖弄），未成年人墓地（巴肖千批）……

显然，“巴肖”就是 pa$^{5}$ heu$^{6}$ 的译写。

### 引用书目


桂文灿　广东图说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据同治刊本影印

胡子丹　1980　国际汉译地名词典　国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刘宝元　1999　汉瑶词典（拉珈语）　四川民族出版社

区亨元　2004　侗汉词典　民族出版社

宋恩常　1980　云南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研究（下集）　云南人民出版社

孙　竹主编　1990　蒙古语族语言词典　青海人民出版社

WORLD EXPRESS MARKETING SERVICES（无出版年月）MAP OF THAILANGD 泰国地图

萧国健、沈　思　1992　香港岛仿古游　香港中华书局

辛　华　1978　世界地名译名手册　商务印书馆

喻翠容、罗美珍　2004　傣仂汉词典　民族出版社

云南省编辑组　1986　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　云南民族出版社

周耀文、罗美珍　2001　傣语方言研究　民族出版社

# 临高话和汉语方言比较研究举例*

在第四届国际闽方言讨论会上，笔者所撰《海南方言量词［$mo_2$］考》一文中，对临高话量词［mo[33]］的几种用法，及其语源为“物”，作了说明，本文则想进一步对 ʔbeʔ[55]（父）［本文用 ʔb 代替桥本万太郎所用的 ɓ］、mai[13]（母）、lan[55]（家）、leŋ[23] hun[55]（人）作些比较研究，并探讨其语源。本文所用临高话仍根据桥本万太郎的《临高方言》（1980），桥本万太郎书后所附音序索引，对他已经清楚的语源都注明了汉字，也使我们便于比较研究，而他未判明来源的字音，正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很巧，“父、母、家、人”这一组词，正体现了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状态的基本概念。

## 一、表示父亲的 ʔbeʔ[55]（即“伯”）

临高话 ʔbeʔ[55]指父亲，也可指伯父、叔父、指伯父时读 33 调，也可称人。例如（据桥本万太郎 1980。笔者可辨明来源的字音，用“按语”注明汉字，仅供参考）：

ʔbeʔ[55]父亲（278 页·3）

ʔbeʔ[55] mai[31]父母（196 页·16）

ʔbeʔ[55] tok[33]叔父（191 页·31）按，音即“伯叔”。

ʔbeʔ[33]伯父（191 页·28，·29）

ʔbeʔ[55] kxu[31]舅父（192 页·44）按，音即“伯舅”。

kuŋ[23] ʔbeʔ[55]前世（139 页·30）按，音即“公伯”。

kuŋ[23] ʔbeʔ[55]祖先（140 页·51）按，音即“公伯”。

ʔbeʔ[55] kua[35] hai[33]外省人（199 页·37）按，音即“伯过海”。

ʔbeʔ[55] pfan[23]西洋人（200 页·39）按，音即“伯番”。

ʔbeʔ[55]ʔek[33] tiŋ[33]农夫（203 页·29）按，音即“伯百姓”。

ʔbeʔ[55] ka[33] ŋu[55]屠夫（203 页·34）按，音即“伯解牛”。

ʔbeʔ[55] pfəŋ[23] hai[55]鞋匠（204·38）按，音即“伯缝鞋”。

ʔbeʔ[55] san[33] hau[33]理发师（204 页·40）按，音即“伯铲头”。

ʔbeʔ[55] kit[33] het[33]打铁的（204 页·45）按，音即“伯击铁”。

ʔbeʔ[55]ʔdon[23] kai[23]［骟鸡的］(204 页·61）按，音即“伯骟鸡”。原文只有英文译文，方括号［ ］为引者所加。

ʔbeʔ[55]pfəŋ[23] ʔdou[23]［补锅的］（204 页·61）按，音即“伯缝豆”。原文只有英文译文，方括号［ ］为引者所加。

ʔbeʔ[55] sia[23]车夫（205 页·67）按，音即“伯车”。

ʔbeʔ[55] ɕi[33] tsə[33]戏子（205 页·70）按，音即“伯戏子”。

---

* 原载深圳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深港澳语言研究所编《双语双方言（六）》409—414 页。

ʔbeʔ$^{55}$ kuai$^{31}$ ʔdai$^{55}$拐子（208 页·125）按，音即“伯拐带”。

ʔbeʔ$^{55}$ pfui$^{55}$胖子（281 页·61）按，音即“伯肥”

桥本先生治学严谨，对此 ʔbeʔ$^{55}$音未注汉字。笔者以为，当是“伯”字无疑。在桥本先生《临高方言》的音序索引中，临高话“百、柏”音 ʔbek$^{33}$，“伯”和“百、柏”古音韵地位相同，而今读成 ʔbeʔ$^{55}$，笔者以为，这是“伯”用作常用称谓词时，变读为 55 调喉塞音韵尾，这是很可能的；而且，相邻的海口话“白、伯”就都读 ʔbɛ$^{55}$（陈鸿迈《海口方言词典》74 页），文昌话“伯”的口语音为阴入调 ʔbe$^{51}$（云惟利《海南方言》121 页），作为入声的辅音韵尾都已经失落，所以临高话“伯”有类似的发展趋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且可以认为是称谓词“伯”在口语中带普遍性的至少是区域性的现象。

至于“伯”除了表示伯叔意义之外，又可以称呼父亲，这种现象在汉语方言中也属常见。即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江浙吴语看，称父亲为“伯伯”或“阿伯”的，就有常熟、昆山、上海、吴江、绍兴、余姚、宁波、温州等地（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09 页）。笔者故乡崇明岛，还用“爷伯”称父亲的。在北方官话方言中，同样有用“伯”称父的情形。如河北沧州称父为“伯”，河南郑州、陕西宝鸡称父为“伯”，湖北襄樊、红安，以及安徽合肥、安庆，则称父为“伯伯”，贵州毕节称父为“老伯”。和称父为“伯”相类，广西柳州称父为“叔”（均见陈章太、李行健《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2331 页）。在闽语，如福清话，“阿伯、阿叔、阿哥”都可以用来称父（冯爱珍《福清方言研究》186 页）

最后，顺便提一下，临高话被海外学者称为“贝”话、临高人被称“贝”或“翁贝”的原因。桥本先生《临高方言》是汉字题名，英文书名则是 THE BE LANGUEGE。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723 页也说到临高人被海外学者称为“贝”或“翁贝”。笔者以为，这个“BE、贝”就是对人的尊称“伯”，临高人出口称人就是“伯”；“翁贝”就是“翁伯”，“翁、伯”并用，都来是对男性长者的尊称。桥本万太郎《汉语动式的历史·区域发展》一文附注 32，就把他 THE BE LANGUAGE 一书译为《伯语临高话分类词汇》。

## 二、表示母亲的 mai$^{31}$（即“母”）

临高话的 mai$^{31}$指母亲、也可指妻子和女人，又可指雌性。例如（据桥本万太郎 1980）：

ʔbeʔ$^{55}$ mai$^{31}$父母（196 页·16）

mai$^{31}$母亲（259 页·2）

mai$^{31}$ hai$^{31}$ ŋɔi$^{31}$后母（191 页·22）按，音即“母第二”。

mai$^{31}$ pfa$^{55}$婆婆（夫之母）（191 页·26）按，音即“母婆”。

mai$^{31}$ ko$^{23}$姑母（191 页·34）按，音即“母姑”。

mai$^{31}$姨母（192 页·47）

ou$^{23}$ mai$^{31}$取妻（144 页·6）按，音即“要母”。

mai$^{31}$ lɔk$^{55}$妻子（192 页·51）；女人（198 页·12）

mai$^{31}$ hua$^{23}$妓女（207·111）按，音即“母花”。

mai$^{31}$ ʃuai$^{13}$姘头（199 页·29）按，音即“母私”。

mai$^{31}$ mai$^{33}$寡妇（198 页·16）

mai$^{31}$ ŋu$^{55}$母牛（20 页·3）按，音即“母牛”。

mai$^{31}$ mou$^{23}$母猪（20页·9）

mai$^{31}$maʔ$^{55}$母马（20页·17）按，音即“母马”。临高话“码”也读maʔ$^{55}$（参刘剑三《临高汉词典》406页）。

mai$^{31}$ ma$^{23}$母狗（20页·26）

桥本先生对这［mai$^{31}$］音未注汉字，其他临高话著作也未注汉字。笔者以为，这个［mai$^{31}$］音当是“母”之又读。临高话“母”一读mu$^{33}$，如191页“母亲、妈妈”条，都作mu$^{33}$，桥本先生在音序索引中mu$^{33}$就注明是汉字“母”。显然，临高话mu$^{33}$（母）音和汉语mǔ（母）相当，而“母”的又读音mai$^{31}$和汉语方言中“母”的又读音相对应。

先看海南方言。海口话、文昌话“母”一读阴上调mo（陈鸿迈《海口方言词典》引论7页，云惟利《海南方言》126页），又读阴上调mai（分别见上引书126页、115页）。这个又读音反映了比较古老的读法。用作地名时，为了雅化、美化，就写作音近的“迈”或“美”，今海南琼山、临高一带密集的“迈”字“美”字地名，实际上都是“母”的雅化，当地的口语音都读同mai$^{213}$（海口）mai$^{31}$（临高）。

再看吴语方言。吴语“母”一读阴上调mu；在“姆妈（母亲）”词中，“姆（母）”读阴平调m（自成音节）；而在今江苏启东、海门、高淳，今仍称母亲为［m$^{55}$ mɛ$^{55}$］，这个mɛ$^{55}$，就是“母”的又一种读法。吴语的mɛ和海南的mai完全对应。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09页，当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苏州称“母”为“姆mɛ”，赵注明是“妹轻音”，也就是说和“妹”同音；浙江诸暨则称“母”为“阿mɛ”，赵也写作“阿妹”，注明是同音字。清末韩邦庆所著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第一回就出现用“无娒”称母亲（“无娒”相当于今写“姆姆”）。而且，也用“娒”称大妈、大娘。例如：

（1）（赵朴斋对洪善卿道）无娒勿曾来，说搭娘舅请安。（按，可译为：母亲没有来，说给舅父请安。）（一回10页）

（2）三人上楼，那娘姨杨家娒见了，道：“噢，洪大少爷，房里请坐。”（一回5页）按，“娘姨”即女仆；“杨家娒”相当于杨大娘或杨大婶。

我们要指出，赵元任所记和韩邦庆小说所叙，完全吻合。赵氏写同音字“妹”，韩氏写以“每”为声的“娒”，和海南地名俗用字“迈、美”正相应。由于“母”读mai是一种古老的读法，今叶祥苓所编《苏州方言词典》已不载此词，而在鲍明炜主编《江苏省志·方言志》404页，我们还可以看到苏州、吴江称伯母为“姆□”［m$^{31-22}$ mE$^{44}$/ m$^{213-22}$ mE$^{44}$］，海门话称伯母为“□□”［mɛ$^{24}$ mɛ$^{24-55}$］。笔者母语崇明话，我母亲一辈称伯母、叔母分别为［mɛ$^{424}$ mɛ$^{55}$］、［sen$^{424}$ mɛ$^{55}$］。而到笔者口中，已不会说老一辈的称呼了，代之以“大妈妈（称伯母）、小妈妈（称婶母）”了。笔者在《崇明方言词典》（第2版）82、174页把这个［mɛ$^{424/55}$］写作“妈”，以为是“妈”的又读，显然是当时见少识寡，未及多所比较，特此订正。

## 三、表示家的lan$^{55}$（即“栏”）

临高话lan$^{55}$表示家，也表房子、住宅。例如（据桥本万太郎1980，中文注释由引者据原文英文注释译出）：

mu$^{33}$ hau$^{55}$　lo$^{31}$　ʒeu$^{33}$ lan$^{55}$　（278页·16）

母　我　复数尾　是　家（妈妈在家里）

lan⁵⁵ nə³¹ moʔ⁵⁵ ə³³ hai³¹ ʒo³³ (278 页·7)

房子 这 个 词尾 太 大（这间房子太大了）

lan⁵⁵ pfu³³ 商店（110 页·19）

由于 lan⁵⁵ 表示家、房的意思，所以临高和琼山一带地名很多用 lan⁵⁵，字就写作“兰”，如临高的“兰王、兰林、兰秦、兰烘、兰李、兰谢、兰古、兰堂、兰刘”等。这类地名实际上相当于王家、林家、李家、秦屋、洪屋等。

临高话表示家、房子的 lan⁵⁵，桥本先生未注汉字。笔者以为，大概就是“栏”字。临高话和 lan 声母韵母相同的有：“兰、栏、拦、懒（桥本万太郎 1980，396 页）；阑、栏、拦、蓝、篮、懒、缆、滥、烂（刘剑三 2000，529 页）”等。所以，lan⁵⁵ 来自“栏”，声音相通。而且，“栏”在汉语可以指饲养家畜的圈，用“栏”指家，是古代人畜合住的反映。这和汉语的“家”可谓异曲同工，因为“家”从字形看，也是室内养猪（豕）之意。所以，“家、栏”是一组同义词，只是汉语用“家”临高话用“栏”，取舍不同而已。犹如“盲”由“亡目”组成，“瞎”由“害目”组成，“盲、瞎”是一组同义词，只是用在不同的词语中或不同的地区而已。其实，无论少数民族居住的“干阑”，还是《水浒》等白话小说中的“干阑”，究其源，都是这个人畜共住的“栏”。

## 四、表示人的 leŋ²³ hun⁵⁵（即“灵魂”）

临高话 leŋ²³ hun⁵⁵ 指人。例如（据桥本万太郎 1980）：

leŋ²³ hun⁵⁵ 人（200 页·41）

ʃiŋ³³ leŋ²³ hun⁵⁵ 雇工（202 页·8）按，ʃiŋ³³ 就是“请”。参刘剑三 2000，280 页。

ʔbən³¹ ʔdi⁵⁵ leŋ²³ hun⁵⁵ 本地人（199 页·36）按，ʔbən³¹ ʔdi⁵⁵ 就是“本地”。

ʔdək⁵⁵ tʃui⁵⁵ leŋ²³ hun⁵⁵ 得罪人（211 页·45）按，ʔdək⁵⁵ tʃui⁵⁵ 就是“得罪”。

pfai³³ leŋ²³ hun⁵⁵ 派人（211 页·45）按，pfai³³ 就是“派”。

hok³³ leŋ²³ hun⁵⁵ 托人（213 页·89）按，hok³³ 就是“托”。

leŋ²³ hun⁵⁵ lim⁵⁵ kou²³ 临高人（269 页·38）

nə³³ hu⁵⁵ leŋ²³ hun⁵⁵ 那个人（270 页·58）按，nə³³ hu⁵⁵ 就是“那个”。山西文水话“个”也有 hu 的读法。

桥本先生对 leŋ²³ hun⁵⁵ 未注汉字，笔者以为，leŋ²³ hun⁵⁵ 就是“灵魂”。从《临高方言》的音序索引中，我们看到，“零、灵、伶”都读 leŋ²³；“训”读 hun⁵⁵，所以“魂”读 hun⁵⁵ 于音理可通。灵魂是人的主宰，用“灵魂”指人，和用“鬼”称人如“酒鬼、机灵鬼、小鬼（昵称小孩儿）”等是同样的道理。

### 引用书目

鲍明炜 1998 江苏省志·方言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

陈鸿迈 1996 海口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陈章太、李行健 1996 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 语文出版社

冯爱珍 1993 福清方言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刘剑三 2000 临高汉词典 四川民族出版社

桥本万太郎 1980 临高方言 东京：亚非文化语言研究所
1987 动式的历史·区域发展 《中国语文》第1期
叶祥苓 1993 苏州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云惟利 1987 海南方言 澳门东亚大学
张惠英 1996 海南方言量词［mo ₂］考 收入《汉语方言代词研究》140—146页，语文出版社
1998 崇明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赵元任 1956 现代吴语的研究 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等主编 1994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使用情况 中国藏学出版社

# 临高话和汉语方言的一种比较*

## ——从“家、宿、栏”可作词头说起

## 一、“家”可作词头

广州话“家”可用作称谓词头，例如（据白宛如1998，13—14页）：

家父、家母（13页）

家婆（夫之母，背称）

家公（夫之父，背称）

家姐（姐姐，背称：我有三个家姐）（以上14页）

按，郑定欧《香港粤语词典》19页“家姐”条指出：“引称、对称都可以用：佢有两个家姐”

家嫂（儿媳妇，旧时面称：大家嫂、二家嫂）（14页）

按，李新魁等《广州方言研究》298页“家嫂”也可以称呼嫂嫂。

家持（尼姑庵的庵主；做法事时尼姑中的主持人）（14页）

其实，“家”用做词头的现象，在全国很多方言中都能见到。例如（据许宝华、宫田一郎1998）：

家己（自己）：福建永春、厦门、仙游。广东潮阳。台湾。（5152页）

家自（自己）：福建三明。

家孙（孙子；孙儿）：北京官话；西南官话。（5154页）

家叔（叔父）：福建福州。（5155页）

家爸（泛称非族、戚的长辈男子）：甘肃兰州。（5155页）

家婶（泛称非族、戚的长辈妇女）：甘肃兰州。（5157页）

家首（妻子）：云南昆明、澄江。（5155页）

家台（妻子）：安徽太平。（5153页）

家达达（有孩子的妇女对丈夫的称呼）：青海西宁。（5159页）

家达子（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儿）：北京。（5159页）

家达子（自家人或有亲戚关系的人）：天津。（5159页）

家松儿（极心爱的东西）：贵州铜梓。（5160页）

家枣儿（枣儿）：山东牟平。（5160页）

家狗母（母狗）、家狗牯（公狗）：浙江云和。（5160页）

家狗嫲（母狗）、家狗骒（骒子）：浙江丽水。（5160页）

家鬼子（麻雀）：河北张家口。（5160页）

* 载戴庆厦主编《双语学研究》第三辑，396—406页，民族出版社，2004年。和张振兴联合署名。

家麻雀（麻雀）：江苏连云港，福建泰宁，贵州黎平。（5161 页）

家雀子（麻雀）：山东济南、郯城、枣庄、费县、平邑。（5161 页）

家翅儿（麻雀）：山东利津。（5160 页）

家拔子（麻雀）：内蒙西部。（5160 页）

家巴子（麻雀）：山西山阴、大同、忻州。（5158 页）

家拉巴（麻雀）：河北廊坊。（5160 页）

家拉拉（麻雀）：青海西宁。（5160 页）

家黑子（麻雀）：河北张家口。（5161 页）

家岑鸟子（麻雀）：山东淄博、桓台、临朐。（5161 页）

家扁豆（扁豆）：山东诸城。（5160 页）

家提手（扫帚把）：福建漳平。（5161 页）

家提仔（扫帚）：福建漳平。（5161 页）

四川成都方言“家家”称外婆，“家孙儿”可以统称儿女的子女，或特指儿子的子女，或特指儿女的儿子。（梁德曼、黄尚军 1998，106、314 页）

## 二、“宿”可作词头

海南屯昌闽语“宿”可作词头，表示家的意思。例如（据钱奠香 2002，14 页）：

宿父（家父）　　宿母（家母）　　宿姐（家姐）　　宿老弟（家弟）

宿姑强原文有女旁（家妹）　　宿舅爹（家舅）

宿妗姩（家妗）（以上 14 页）

宿老弟（小弟）（93 页）

宿公（爷爷）（93–94 页）

宿老公（丈夫）（110 页）

宿老婆（老婆）（122 页）

宿父母（父母）（126 页）

《海南屯昌闽语语法研究》把“宿父、宿母、宿姐、宿老弟”等注释为“家父、家母、家姐、家弟”，好像只有称自己亲属才用的谦辞。而我们从实际用例看，这些称谓不只是用于和人交际时谦称自己的亲属，也可以用来称呼别人的亲属。例如（据钱奠香 2002）：

（1）开妚门映下，ka⁵⁵是汝宿母，住外叫我。（打开门一看，原来是你妈在外面喊我。）（110–111 页）

（2）许枚是伊宿母，无是伊宿姐。（那个是他母亲，不是他姐姐。）（131 页）

（3）伊是汝宿哥无？（他是不是你哥哥？）（180 页）

（4）喝叫 ɦak$^{5}$ ɦak$^{5}$ 去然许枚是伊宿父，啼叫 ŋɛ$^{213-33}$ ŋɛ$^{213}$ 去然许枚是伊宿老弟。（ɦak$^{5}$ ɦak$^{5}$ 地斥责的那个是她父亲，嘤嘤地啼哭的那个是她小弟。）（93 页）

（5）行猛猛许枚是伊宿父，行宽宽许枚是伊宿公。（走得很快的那个是他父亲，走得很慢的那个是他爷爷。）（93–94 页）

（6）iɔm$^{31}$过 ni$^{55}$今旦转外家，ka$^{55}$是伊昨暮凑伊宿公搅闹相争。（怪不得她今天回娘家，原来是昨天她跟丈夫斗嘴过不去。）（110 页）

（7）伊宿老婆撒伊斥蜀顿。（他老婆把他臭骂一顿。）（122 页）

（8）连遘伊宿父母都无认伊去。（连他的父母都不认他了。）（126页）

上述例中“汝宿母、伊宿母、伊宿姐、汝宿哥、伊宿父、伊宿父母、伊宿公、伊宿老婆”等，都是称呼别人的亲属。既然可以用来称呼别人的亲属，就已经从谦称演变为一般称呼了。

当然，“宿”作为词头，自然是由住家的意义引申而来，古代汉语“家父、家母、家严”等谦称就是用“家”构成。“家、宿”在住处这一点上是一组同义词，而且和临高话的“栏”也相类似。

屯昌话“宿”表示家、房子、住处的例子，如（据同上）：

许间宿夥大？（那幢房子有多大？）（40页）

两山宿（［前后院相连的］两排房子）（50页）

蜀眼宿（一小间房子）（50页）

转宿煮煮糜妚嫂（回家烧饭的那位大嫂）（73页）

我是讲伊转宿去然。（我还以为他已经回家了呢。）（86页）

伊宿住屯昌是无？（他家在屯昌，是不是？）（181页）

## 三、海南临高话 $lan^{55}$（栏）可以用作词头

海南临高话 $lan^{55}$（栏）可以表示家、住宅、房子，也可以用作词头。这和“家、宿”既表居处也用作词头正相类似。

$lan^{55}$（栏）可以表示家、住宅、房子的例子，如（据桥本万太郎1980）：

$mu^{33}$ $hau^{55}lo^{31}$ $ʒəu^{33}$ $lan^{55}$（278页·16）

mother I plural be at home （妈妈在家里）

（母亲 我 复数尾 是 家——引者）

$lan^{55}$ $nə^{21}$ $moʔ^{55}$ $ə^{33}$ $hai^{21}$ $ʒo^{33}$（278页·7）

house this cl suffix too big （这间房子太大了）

（房子 这 个 词尾 太 大——引者）

$lan^{55}$ $phu^{33}$（110页·19）

house shop （商店）

（房子 铺——引者）

按，$phu^{33}$即“铺”也，汉语词。

在刘剑三《临高汉词典》156页，$lan^{55}$表示家、房子的用例就更多了。例如（原文声调标的是调类，为统一起见，引用时改标调值）：

$lan^{55}$ $miu^{21}$（庙宇）按，$miu^{21}$者，庙也。汉语词。

$lan^{55}$ $fəŋ^{55}$（旧式房屋［三开间］左边的那间，即厢房）按，$fəŋ^{55}$者，房也。见290页。

$lan^{55}$ $dəŋ^{13}$（房东）

$lan^{55}$ $tia^{55}$（茅屋）

$lan^{55}$ $nia^{21}$（外婆家；娘家）

$lan^{55}$ $nau^{21}$（新居）

$lan^{55}$ $lau^{21}$（［老屋］祖屋）按，作者标出“［老屋］”，明白交代来自“老屋”。

$lan^{55}$ $tsu^{33}$（房主；房东）按，$tsu^{33}$者，主也。见51页。

lan$^{55}$ tsau$^{33}$（［灶屋］厨房）按，tsau$^{33}$者，灶也。

lan$^{55}$ tsiŋ$^{33}$（正屋）按，tsiŋ$^{33}$者，正也。

lan$^{55}$ huaŋ$^{13}$（横屋）按，huaŋ$^{13}$者，横也。

lan$^{55}$ tsɔŋ$^{33}$（［众房］公房）按，tsɔŋ$^{33}$即众。

lan$^{55}$ ki$^{33}$（［己房］私房）按，ki$^{33}$即己。

lan$^{55}$ ŋua$^{21}$（瓦房）按，ŋua$^{21}$者，瓦也。

lan$^{55}$ haŋ$^{55}$（糖寮）按，haŋ$^{55}$者糖也。普通话读 t 声母的，海南地区多数读 h 声母。

lan$^{55}$ hɔk$^{55}$（学堂；学校）按，hɔk$^{55}$者，学也。

我们要说，临高话这个 lan$^{55}$，就是“栏”也，临高话“栏、阑、拦、烂、懒”都读 lan，只是声调有别而已（刘剑三 2000，156 页）。这个 lan$^{55}$（栏），也就是汉语“羊栏、牛栏、干栏、勾栏”等人畜居留之处，犹如“家”的字形包括有人畜共居的意思，所以，“家、宿、栏”是一组同义词。

“栏（字也作阑、蘭）”之用作人的居处，大江南北，汉族少数民族，都有记载。例如：

《魏书·獠传》：“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阑’，干阑大小，随其家口之数。”（按，《北史·獠传》作“干阑”。）

《旧唐书·西南蛮传·南平獠》：“人并楼居，登梯而上，号为‘干阑’。”

《新唐书·南蛮传下·南平獠》：“山有毒草、沙虱、蝮蛇，人楼居，梯而上，名为干栏。”

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东角楼街巷》：“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按，“勾栏”指戏院等娱乐场所，也是人们聚居之所。）

元无名氏《蓝采和》第一折：“俺先去勾栏里收拾去，开了这勾栏棚门，看有甚么人来。”

所以，“家、宿”可作词头或词尾，“栏”也可以作词头，在姓氏前作称呼词头，或地名词头。当然，在书写时，多写作同音的“蘭”。

临高地名很多以“兰（栏）”为词头，大概就是从“栏”的家、宅义虚化而来。例如（据海南省民政厅 1996）：

波莲镇：兰社、兰闹（177 页）

和舍镇：兰栋、兰文、兰林、兰胡（178 页）、兰文、兰堂、兰古（179 页）

博厚镇：兰威、兰梧（181 页）

东江乡：兰堂（182 页）

美台乡：兰芳、兰乐、兰吾（182 页）

美良镇：兰田（183 页）

新仍镇：兰林（184 页）

东英镇：兰吾（185 页）、兰堂、兰刘、兰麦、兰李、兰庄、兰谢（186 页）

临城镇：兰琴、兰栋（186 页）、兰河、兰堂、兰秦、兰颜（187 页）

多文镇：兰洪、兰林、兰庞、兰王、兰林、兰合（187 页）

临高话的 lan$^{55}$（栏）可以用作姓氏词头，例如“lan$^{55}$张”桥本万太郎中文就译作“张三”，英文译作 old Chiang（老张）。刘剑三《临高汉词典》156 页把 lan$^{55}$看作姓氏，例如“lan$^{55}$刘”就译作“刘氏或老刘”。请看桥本万太郎（1980）提供的例子：

（1）张三太胖了 lan$^{55}$ tʃiaŋ$^{23}$ hai$^{21}$ pfui$^{55}$（278 页 12）

old Chiang too fat

(2) 张三先走了 lan⁵⁵ tʃiaŋ²³ ɓoi²³ kua³³ na³³ (279 页·18)

old Chiang go first 引者按：原文 Chiang 误作 Lim.

(3) 张三要大的鸡 lan⁵⁵ tʃiaŋ²³ i⁵⁵ ou²³ kai²³ ʒo³³ hu⁵⁵ ə³³ (280 页·51)

old Chiang want to－take chicken big cl suffix

(4) 李四要小的（鸡）lan⁵⁵ li³³ ou²³ nə²¹ nok³³ hu⁵⁵ ə³³ (280 页·52)

old Li want this small cl suffix

(5) 张三比李四高两寸 lan⁵⁵ tʃiaŋ²³ ɓi³³ lan⁵⁵ li³³ haŋ²³ von³³ son³³ (281 页·58)

old Chiang than old Li tall double inch

(6) 张三看了一看李四 lan⁵⁵ tʃiaŋ²³ vok³³ lan⁵⁵ li³³ phoi³³ ɔ³³ (281 页·68)

old Chiang look－at old Li once suffix

我们以为，临高话用"lan⁵⁵（栏）"作姓氏词头来称呼人，不只和广州话用"家"作称谓词头、海南屯昌话用"宿"作称谓词头相对应，而且和陕西户县话姓氏后加"家"尾表示人、和湖南益阳话、上海话姓氏后用"家里"（或写作"格里"）、"下家"表示某人相类似。例如：

陕西户县"家"在姓氏后指某人：王家、李家、张家、刘家（孙立新 2001，42 页）

按，"王家"就是王某，"李家"就是李某。这和临高话"lan⁵⁵ tʃiaŋ²³"（栏张）表示老张、"lan⁵⁵ li³³（栏李）"表示老李的语言现象完全相类，只是词序不同而已。

湖南益阳话的"家里"，接于单音姓氏后，用以指称某人，多用于背称（据崔振华 1998）：

刘家里　张家里　李家里（223 页）

旧时上海话也是（音变为"甲里"kæʔ⁵⁵ li³¹，书面常写作"格里"）：

张甲里　王甲里　黄甲里　杨甲里　陆甲里……

上海松江话就用"家里"在姓氏后称某人，多指男的，例如："白家里，侬啥辰光到广州去？老白，你什么时候到广州去？——引者译"（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8，5154 页）

拙作《崇明方言词典》41 页（修订本）写作"家弟"，注释为："用在姓氏后，来称呼成年男子，表示熟悉、随意、亲昵之意：陆家弟，多时未看见口特，到哪墩去口特老陆，多时没见了，到哪儿去了？"现在比较了湖南益阳话、上海松江话的词尾"家里"，笔者以为，词尾"家里、家弟"来源相同，因为崇明话"家弟"连读时和"家里"同音，di 音节作为后字读同 li，所以写作"家弟"或"家里"并无不同。

湖南益阳话的"下家"本指牌桌上居下手的人，引申为买主或对象。虚化后作名词后缀，多接于双音节形容词性语素后，指具有某种性格的人（崔振华 1998，223－4 页）：

厉害下家（对人厉害、不好对付的人）

跳皮下家（调皮不驯顺的人）

可怜下家（可怜的人）

正经下家（正经的人，用于否定句）（以上 224 页）

陕西户县用"家子"作词尾，表示擅长于某些事务的人，例如（据孙立新 2001，42 页）：

干家子（实干家）

谝家子（善于吹大话的人，善于自吹者）

闹家子（闹派人物）

踢家子（败家子）

咬家子（善于窝里斗者）

写家子（擅长写作者）

最后，简单说一下，临高话用“lan$^{55}$（栏）”表示家、房屋，在南方少数民族语言中很常见。先看张均如等《壮语方言研究》660 页：

| | 房屋 | | 房屋 | | 房屋 | | 房屋 | | 房屋 |
|---|---|---|---|---|---|---|---|---|---|
| 武鸣 | ɣaːn$^2$ | 横县 | ðaːn$^2$ | 邕北 | laːn$^2$ | 平果 | raːn$^2$ | 田东 | laːn$^2$ |
| 田林 | laːn$^2$ | 凌乐 | laːn$^2$ | 广南$_{沙}$ | ðaːn$^2$ | 丘北 | ðaːn$^2$ | 柳江 | hjaːn$^2$ |
| 宜山 | hjaːn$^2$ | 环江 | raːn$^2$ | 融安 | θaːn$^2$ | 河池 | raːn$^2$ | 南丹 | raːn$^2$ |
| 东兰 | laːn$^2$ | 都安 | raːn$^2$ | 上林 | hjaːn$^2$ | 来宾 | ɣaːn$^2$ | 贵港 | raːn$^2$ |
| 钦州 | laːn$^2$ | 连山 | jaːn$^2$ | 邕南 | hlaːn$^2$ | 隆安 | hlaːn$^2$ | 扶绥 | luːn$^2$ |
| 上思 | luːn$^2$ | 崇左 | luːn$^2$ | 宁明 | luːn$^2$ | 龙津 | ɬəːn$^2$ | 大新 | ɬuːn$^2$ |
| 德保 | ruːn$^2$ | 靖西 | ruːn$^2$ | 广南$_{侬}$ | loːn$^2$ | 砚山$_{侬}$ | ruːn$^2$ | 文马$_{土}$ | zun$^2$ |

再看王均等《壮侗语族语言简志》824—825 页“房屋”条的读音：

| | 房屋 | | 房屋 | | 房屋 |
|---|---|---|---|---|---|
| 壮语（武鸣） | ɣaːn$^2$ | 布依 | zaːn$^2$ | 侗 | jaːn$^2$ |
| 壮语（龙州） | ɬəːn$^2$ | 仫佬 | ɣaːn$^2$ | 傣（德） | hən$^2$ |
| 毛南 | jaːn$^2$ | 水 | ɣaːn$^2$ | 傣（西） | hən$^2$ |

以上这些方音变体，其来源都是一个“栏”。

## 引用书目


白宛如　1998　广州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崔振华　1998　益阳方言研究　湖南教育出版社

海南省民政厅　1996　海南省行政区划简册　（打印本）

李新魁 黄家教 施其生 麦耘 陈定方　1995　广州方言研究　广东人民出版社

梁德曼、黄尚军　1998　成都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刘剑三　2000　临高汉词典　四川民族出版社

钱奠香　2002　海南屯昌闽语语法研究　云南大学出版社

桥本万太郎　1980　临高方言　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

孙立新　2001　户县方言研究　东方出版社

王均等　1984　壮侗语族语言简志　民族出版社

许宝华、宫田一郎　1998　汉语方言大词典　中华书局

张均如等　1999　壮语方言研究　四川民族出版社

郑定欧　1997　香港粤语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 音韵和方言 *

## ——关于以母读同晓匣母

自曾运乾提出喻三（云母）归匣、喻四（以母）归定以来，大家基本无异议。王力《汉语史稿》上册 73 页附注中提到，“有极少数的字是不规则的变化，例如‘炎’、‘矣’、‘惟’（引者按，当是‘帷$_{云母}$’之讹）在上古按谐声当属余母，而到了中古变入云母”。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的《方言调查字表》（商务印书馆 1981 年新 1 版，直到 1999 年第 5 次印本）止摄合口三等脂韵云母字就宁可空缺而未列“帷”字。董同龢《汉语音韵学》152 页说道：“以母（喻四）可以说在所有的方言里都没有声母。云母（喻三），则有些字在闽语为 h-以外，都与以母混了。”可以说，这些代表了音韵学界对云母以母来历和演变趋向的基本认识。

我们以为，音韵学的问题，如果联系活的语言、方言，就会看到一些这样那样的复杂现象，会增长我们的见识，启发我们的思考。同时，对有兴趣利用音韵学来解决一些语言文字中疑难杂症的同仁来说，可以借此尝试联系实际。下面就以“以母读同晓匣母”谈起。

方言学界首先提出以母今有读 h-声母现象的，大概是彭小川先生。彭小川发表在《中国语文》1995 年第 6 期《南海沙头话古云、以母字今读初析》一文，介绍了南海沙头话中，古以母字今读 h 声母的例子。如（462 页）：

耶爷野夜（假开三）

余与誉预愉裕（遇合三）

移易以已异姨（止开三）

谣窑鹞（效开三）

盐艳焰叶页（咸开三）

延筵演（山开三）

沿缘铅悦阅（山合三）

羊洋阳养样药（宕开三）

蝇翼（曾开三）

根据这些大量的例字，彭小川认为，“以母字念 h-，这在粤方言系统内乃至全国各大方言中都是少见的”（461 页）。她提出，上述遇、止（开三）、咸、山、宕五摄的以母读 h-是以母混同于云母，而大多数汉语方言喻三从喻四读零声母（463 页）。

接着张晓山（1997）发表了《广宁话的 h 声母》一文，其中也介绍了广宁话古以母今读 h-声母的例子（89 页）：

余馀誉预豫（遇合三鱼）

榆逾愉愈喻裕（遇合三虞）

* 2002 年 10 月参加在石家庄召开的中国音韵学年会的论文，和张振兴联合发表。

移易难易（止开三支）、夷姨（止开三脂）、饴高粱饴已以异（止开三之）

摇谣窑姚舀耀鹞（效开三宵）

盐艳盐腌叶页（咸开三盐）延筵演（山开三仙）

沿铅兖悦阅（山合三仙）

赢（梗开三清）

张晓山在文末特别提出，以母今读 h-声母问题，“还很值得研究”。

在其他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中，我们还注意到一些古以母读同 h 或 l（和 ŋ 相对的浊擦音）的较为零散的例子。如：

*海口话“跃（跳跃义）” hek⁵。（陈鸿迈《海口方言词典》281 页）*

海南文昌话有些古以母字今读 l-声母，云惟利《海南方言》11 页特别说明，“海南方言的 l 是由 h 弱化而来的。所以，和其他方言的 h 有对应关系”。例子如（据云惟利 1987）：

也（114 页，117 页）

椰杨（117 页）

悠（131 页）

焰（135 页）

寅（125 页）

叶页弋浴（149 页）

悦阅（150 页）

福州话和福清话也有古以母字读 h 声母的例子。如：

页　hie⁵（冯爱珍 1993，98 页；1998，410 页）

融（融城，福清的别称）hyŋ⁵⁵（冯爱珍 1993，89 页）

客赣方言如广西西河，也有少数古以母字今读 h 声母。例如（据李如龙、张双庆 1992）：

余　hie²（33 页）

延　hiɛn²（99 页）

粤西的粤语也有少数古以母字今读 h 声母。例如（据詹伯慧、张日昇 1998）：

| | 肇庆（高要） | 广宁 |
|---|---|---|
| 页273页 | hip³³ | hit²¹⁴ |
| 余129页 | jy²¹（老派新派） | hy²¹ |
| 馀129页 | hœy²¹（老派），jy²¹（新派） | hy²¹ |
| 榆逾愉愈喻裕140页 | | hy²¹⁴（芋云母读 wu²¹⁴） |

武鸣壮语中也有几个汉语古以母字今读 h 声母。例如（据李方桂 1953，15 页）：

已　hoi⁵¹，hi

异　hi²⁴

姨　hoi³¹

赢　hiŋ³¹

我们以为，古以母读同晓匣母，并非后来有的方言现象，古代汉语的谐声字和古文献中以母匣母字的通假现象，都反映了以母和见母匣母（还有疑母）的密切关系。当然，上文也已提到，云母也有和透母谐声的情形。

先看谐声字。

以母：舆欤誉与　　　　　　　见母匣母：举觉学

| | |
|---|---|
| 以母：阎焰 | 匣母：陷馅 |
| 以母：浴欲慾 | 见母：谷 |
| 以母：匀 | 见母：均钧 |
| 以母：捐 | 见母：绢娟 |
| 以母：沿铅 | 溪母：铅（吴语，北京话） |
| 以母：缘 | 晓母：喙 |
| 以母：药 | 疑母：乐（音乐）广韵入声觉韵五角切 |
| 云母：炎 | 透母定母：毯谈痰淡 |
| 云母：帷 | 端母透母：堆碓推 |

在 1993 年冬出土的湖北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竹简中，我们见到很多“谷、欲”相通或“谷、浴”相通的例子。例如（据荆门市博物馆 1998）：

不谷（欲）以兵强于天下。（111 页）

圣人谷（欲）不谷（欲），不贵难得之货。（112 页）

我谷（欲）不谷（欲），而民自朴。（113 页）

江海所以为百浴（谷）王，以其能为百浴（谷）下，是以能为百浴（谷）王。（111 页）

卑（譬）道之才（在）天下也，猷（犹）少（小）浴（谷）之与江海。（112 页）

再看古籍中以母“与”和匣母“乎”都可用作疑问、反诘以及感叹的例子，现以《论语》为例：

“与”

(1)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

(2)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学而》）

(3) 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学而》）

(4) 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学而》）

(5) 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八佾》）

(5)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先进》）

(7)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雍也》）

(8) 子曰：善哉问。先事后得，非崇德与？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非修慝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颜渊》）

(9)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卫灵公》）

(10) 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卫灵公》）

(11) 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季氏》）

(12) 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季氏》）

(13) 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

(14) 子曰：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阳货》）

(15) 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颜渊》

“乎”

(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

(2)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

(3)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4) 子曰：管仲俭乎？(《八佾》)
(5) 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雍也》)
(6)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述而》)
(7) (子贡) 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子) 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述而》)
(8) 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
(9) 吾谁欺，欺天乎？(《子罕》)
(10) (司马牛) 曰：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颜渊》)
(11) 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
(12) 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八佾》)
(13) 子曰：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阳货》)
(14) 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子罕》)
(15) 子夏曰：富哉言乎！(《颜渊》)
(16) 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再看其他典籍中“与、欤、乎”的有关用例：

“与”

《楚辞·渔父》：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与？

《史记·刺客列传》：此人暴虐吾国相，王县购其名姓千斤，夫人不闻与？

《诗·商颂·那》：猗与那与，置我鞉鼓。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曰：归与归与，吾党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

“欤”(就是语气词“与”)：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

《史记·樗里子甘茂列传》：甘罗说赵王曰：王闻燕太子丹入质秦欤？

晋陆机《五等论》：岂世乏曩时之臣，士无匡合之志欤？

晋陶潜《五柳先生传》：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汉武帝《贤良诏》：猗欤，伟欤，何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业休德？

唐韩愈《师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乎”

《书·尧典》：吁！嚚讼，可乎？

《史记·陈涉世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左传·隐公六年》：其陈桓公之谓乎？

《左传·哀公二十六年》：子将大灭魏乎？抑纳君而已乎？

《楚辞·卜居》：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将从富贵，以媮生乎？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吾闻圣人不相，殆先生乎？

《史记·孟尝君列传》：长铗归来乎！食无鱼。

最后，我们要说，我们谈这个古以母读同晓匣母问题，实际是出于一个非常浅近的目的，就是闽南话、儋州村话、壮语、泰语等表示给予和被动等意义的“互”是否就是“与”。厦门话和儋州村话、武鸣壮语、龙州土话表示给予和被动的那个词完全对应，都是鱼韵阳去调 h 声母，研究闽语的著作一般写作“互”或“与”。我们认为，这个表示给予和被动的鱼韵阳去调 h 声母字，和古汉语的“与”意义和用法完全相通，但要证明这一点，首先得从音

韵入手，也就是说首先能否解释古以母能否读同晓匣母。现在，我们确信，闽语、壮语、泰语等表示给予、被动的鱼韵 h 声母字，和古代汉语的“与”都有同样的来历。

## 引用书目


陈鸿迈 1996 海口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丁邦新 1986 儋州村话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专刊之 84

董同龢 1981 汉语音韵学 台湾文史出版社

冯爱珍 1993 福清方言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8 福州方言词典 江苏教育出版社

荆门市博物馆 1998 郭店楚墓竹简 文物出版社

李方桂 1953 武鸣僮语 中国科学院

1940 龙州土语 商务印书馆

1977 *A handbook of comparative Tai*,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

李如龙、张双庆 1992 客赣方言调查报告 厦门大学出版社

彭小川 1965 南海沙头话古云、以母字今读初析 《中国语文》第 6 期

王 力 1980 汉语史稿 中华书局

云惟利 1987 海南方言 澳门东亚大学

曾运乾 1927 喻母古读考 《东北大学季刊》第二期

詹伯慧、张日昇 1998 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 暨南大学出版社

张晓山 1997 广宁话的 h 声母 载詹伯慧主编《第五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论文集》 暨南大学出版社